黃念祖老居士講述

黃念祖老居士著作彙編

（下册）

三重淨宗學會印贈

▲黃念祖居士著作彙編總目錄▼（全三冊）

【上冊】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解
【中冊】大乘無量壽經白話解
華嚴念佛三昧論講記
【下冊】心聲錄
淨土資糧
谷響集
肩衆生慧命，作人天眼目
淨語序
阿彌陀經三種合印序
阿彌陀經三種合印附註
善導大師新傳
會集善導大師傳後贅語
寶王三昧懺跋
無量壽經夏會本與曇鸞大師讚佛偈中的十二光佛
請入彌陀願海

黃念祖居士著作彙編

（下册）

三重淨宗學會印贈

心殼錄

黃念祖上師 著

心聲錄　目錄

一、佛法的基本與要徑
以一九八七年於北京蓮舍錄音爲基礎……五
二、淨宗心要
以一九八七年於北京廣濟寺念佛七道場錄音爲基礎……三四
三、彌陀願王大願核心
—善導大師獨尊之五眞實願—
以一九八九年於北京廣化寺念佛七道場錄音爲基礎……五六
四、依止善導大師，持念彌陀名號
（本文舊名，善導大師與持名念佛。曾刊於中國法音雜誌第75期，茲經修改充實，收入本錄，改用今名。）……八三

五、無量壽經今得善本（夏蓮居會本）之大事因緣
—彌顯本經即華嚴，即禪，即密；一切含靈依此度脫—
（一九九〇年十月宣讀於日本第三屆中日佛教學術交流會議）……九三
六、蓮宗妙諦—淨語三則
以一九八八年於北京居士林念佛七道場錄音爲基礎……一〇四
七、首楞嚴經觀世音菩薩耳根圓通章舉要
以一九八七年於北京居士林錄音爲基礎……一三六
八、心經略說
以一九八七年於美國維州蓮華精舍錄音爲基礎……一七三
九、金剛經一滴
以一九八七年於美國維州蓮華精舍錄音爲基礎……二二二
十、佛教的大光明與大安樂
以一九八七年於美國華府佛教會錄音爲基礎……二五八

附錄一　送信佛青年赴日進修博士學位　一九八七年於北京蓮舍……三〇七
附錄二　示女偈　丁卯春……三三〇
附錄三　七十九齡自述偈　一九九一年春……三三一

佛法的基本與要徑

以一九八七年於北京蓮舍錄音爲基礎

要蓋摩天大樓，必須有堅固的地基；要入汪洋大海，必先具有航海地圖與羅盤；欲證究竟果覺，成就無上菩提，對於無上的聖教，必先有正確的基本認識。在修行道路上，能辨別重要的途徑，在佛教正道之中，居首位的便是正知正見。在密法中，「見、修、行、果。」先有正見，才有正修。所以本文之目的，試圖用淺顯的道理與文句，指一指佛教的根本勝義與修行的要徑。希望初機的同修，認清目標與道路，穩步前進。

(一)本師證悟的無上勝義諦—大教之源，萬法之本

當初本師釋迦牟尼佛，捨棄了王位，捨棄了最美麗的眷屬，捨棄了世間難捨的一切，只是因爲大悲心切。他做太子時看見鳥吃蟲子，看見衆生爲了生活而互相吞吃；又看到有老人、有病人、有死人，人有這麼多的苦痛，老病死皆不能免

。自己不能無動於衷，不能不去救度，於是就出家了。當時印度許多種外道。現在西方人學東方，對於印度的婆羅門外道（梵）還是學的。梵水平很高，相當於中國的老子。太子出家後，對所有的外道名師，一一參拜求學。但很快就達到老師的造詣，同老師齊等了。再要前進，就須另找新老師了。於是從一個又一個，全都學遍了，仍是不行，只有靠自己。就在菩提樹下，結吉祥草爲座，發大誓願，不證菩提不起於座。在臘八夜裏，一眼看見明星，豁然大悟。徹見本來。悟時開口的第一句：「奇哉，奇哉，一切衆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唯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一切有生命有情感的生物，都具有如來（如來是佛十號之一，就是佛。）的智慧與功德。佛就是覺者，最徹底的覺悟者。一切衆生在迷惑之中，尚未覺悟，可是都已經具有如來的智慧和功德。這是在釋迦牟尼佛之前，沒有任何人說過的。中國人讀四書五經、老子道德經、諸子百家，都沒有這樣的語言。老子是恍恍惚惚的有這麼點體會。說道：「恍兮，惚兮，其中有物，吾不知其誰氏之子，象帝之先。」所以老子就比孔子高了。「唯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一切衆生都有如來的智慧功德，怎麼當前你不顯出來呢？鳥還要吃蟲子啊，蟲子還要被鳥

吃呀，你們不都是佛嗎？這是爲什麼呢？就是因爲妄想執著的障礙，對於自身本具的智慧光明種種功德之相，不能證得。很簡單。就這四個字，「妄想執著」。因爲妄想，妄就是虛妄，就是錯誤的。近代大科學家愛因斯坦說：物質、時間、空間，都是由於人類的錯覺。咱們這個「妄想」對「錯覺」，天然的對子。形容詞對形容詞，名詞對名詞。這是愛因斯坦所說，物質是由於人的錯覺，佛教則說由於妄想。因心在妄動，才看見萬類萬物。我們不但有妄想，而且執著，堅持所見。搞什麼就著什麼。抓著什麼就粘在什麼上頭，擺脫不開。執是堅持，著是粘住。妄想是錯誤，執著是堅持錯誤。由於妄想與執著，所以衆生就不能證得。本有的佛性，本具的智慧德相完全顯不出來。

本師釋尊以上的開示，道破了宇宙的玄秘，也道盡了宇宙的玄秘。這是十方如來的心髓，是三大藏教的源泉。一切經論，一切修行法門，莫不從此推演而成。因此這是聖教的基本，一切法門的出發點，也即是一切法門的歸止。一切莫不從此語流出，一切也莫不流歸此語。一切衆生，蠢動含靈，平等平等，同具如來智慧德相。也即是同具佛性，佛性即是妙明眞心，法身如來、眞如、實相等等。

所以經云「心佛衆生三無差別」無差別者是本體，凡事有體有相有用，在本體上無差別，可是，在相用上就有差別。如來離妄，所以成聖。衆生執妄，沉淪六道。雖然本具佛性，依舊昏迷不覺，若欲轉凡成聖，只在遠離「妄想執著」。衆生墮在妄中，堅持不放，膠粘繩縛，雖然本有法身，可是法身的神妙相用，無法顯現。更嚴重的是，自有佛性，不能認識，不敢相信，如《首楞嚴經》所說，自己本來有頭，可是偏偏認爲自己無頭，四處狂走，另覓自頭，所以學佛首先須認識，自頭從未丟失過。何須「頭上安頭」。若問如何辨認，請看臨濟禪師法語：「有一般學人向五臺山裏求文殊，早錯了也。五臺山無文殊。你欲識文殊麼？祇你目前用處始終不異，處處不疑。此個是活文殊。」又說：「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眞人，常從汝等諸人面門出入。」「今日多般用處，欠少什麼？六道神光，未曾間歇。」「心法無形，通貫十方。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臨濟禪師直指目前衆生用處，眼見、耳聞……手執、足奔，都是通貫十方的心法。即是六道神光，也正是自心的「無位眞人」（臨濟喜用此語，意指妙明眞心，自家的法身佛）從自己面門出入。這就是活文殊。也即

是「你目前用處」。目前的「用」必然有體，其體就是無位眞人，是他從面門出入。從體起用，從用使你認識活文殊。這就是從用顯明了本體。體用兩者關係可歸納爲「從體起用，『用』顯本體。」迷人不識本頭，只因妄想執著，於是奔走找頭，狂心不歇，這就是衆生。一旦覺知本頭就安住在脖子上，於是狂心頓歇，「歇即菩提」。別無他術，只是消除其錯誤顚倒的「妄想執著」而已。這即是最眞實、最徹底、最直接、最了當、最殊勝、最圓頓的「修」。蓋「修德有功，性德方顯。」性修兩方面可歸納爲「從性起修，『修』明自性」。

(二)生死苦海六道輪迴

衆生由於妄想執著，起惑造業，豈但障蔽了本有的佛性，而且招致種種業報，沉淪生死海中，輪轉六道，欲出無期。而且輪迴之說是佛教獨有的。一般是斷見，認爲死了就完了，一切都斷滅了。另一種是常見，認爲死了就是鬼，鬼老存在。沒那麼簡單。斷常兩見都是錯誤的，鬼是六道之一，都在輪迴轉變，無有休止。輪迴之說國內外已經證實了。死了之後還在輪轉，有前生有後世。已經得到

證實。今天看到國外的報導：姊妹兩個，一個五、六歲，一個十一歲。在外國高速公路車禍太多了。因爲車超速，把兩姊妹同時撞死了。他們的父母很傷心，原來的房子住不下去了，因爲一看見房子，睹物思人啊。她們姊妹活著的情況都想起來了，只好擺脫，就換了地方住。過了一段時候，又懷孕了，生一對雙胞胎。雙胞胎沒什麼奇怪了，但是她身上都有記。而這個記一個在頭上，一個在背上。就是兩姊妹撞車受傷之處。所以今生這個地方就有記。並且兩姊妹都常做有車開來直撞自己的惡夢。中國也有類似的事，上海一位工程師訪問了一個記得前生的人。他前生是土匪，與軍隊遭遇，他們土匪就跑，後面就開槍，一槍從後面打進來，他就死了。死了他就投胎了。他並說「我前生挨槍子的地方今生凹一塊」。這位工程師摸了一摸，果然在脊椎骨旁邊凹下去一公分多，是一個坑。正是前生挨槍子的地方。

佛教的輪迴之說，不但國內當前有許多活生生的事例來作證明。國外也同樣有大量的人死後又投胎的眞實事蹟。並且進行了種種研究，出版了專書，證明確有輪迴之事。佛教認爲由於衆生妄想執著，造種種業。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因

果報應，一絲不爽。於是或因還債，或因索命，種種因緣，輪迴六趣（即六道）。天、修羅、人是三善趣；畜、鬼、地獄是三惡趣。人在中間，人就很苦，惡趣中的畜生比人更苦。七十年代初，我在郵電學院確山幹校，曾經被派去養豬。豬眞可憐，豬的可憐不在於它自身被殺，更可憐的是：注定了它的所有的子子孫孫都要被殺。這眞是一個大苦。不但自己被殺，子子孫孫都要被人殺光，被人吃光。誰都有父母，誰都有孩子，誰不心痛孩子，你的子女注定都要做人家嘴裡的菜，這苦不苦啊。這還是輕的呢，鬼趣的苦，地獄中的苦更不可說呀。鬼沒有不挨餓的，所以叫做餓鬼，看見水，都是濃血，渴得嗓子冒火，也沒法喝。食物進口就化爲烈火。廟裏放燄口，就是救濟餓鬼，這個法爲什麼叫燄口，因爲餓鬼滿口都冒火燄。放燄口是密法，要給餓鬼開喉嚨，把食物化爲甘露，使餓鬼都能受用，並加持說法，救度餓鬼離苦得樂。

鬼趣的監獄，就是地獄。地獄有多種類形，罪報的形式，受報的長短，都隨衆生所犯的罪行而有差別。地獄之罪，十分慘重。人間一夜，地獄已經歷無數生死。例如炮烙地獄中，燒紅了的鐵柱子，可是多姪衆生妄執過深，習氣太重，他

看見燒紅的鐵柱，他就抱住，於是燒焦了。他爲什麼去抱？多婬的衆生，婬慾心特別重，他的業力支配，使他看見這個柱子是個美女，看見美女他就不由自主的去擁抱。擁抱就燒了，疼啊，死了。但是記性太壞了，風一吹又活了，活了又忘了，看見美女還要抱，就這麼一千次一萬次，一萬萬次也記不住。所以是愚癡，愚癡到了萬分。所以地獄就是這樣形成的。人是屬於善道，但人也是很苦啊。也八苦交煎。愛別離苦，你總有愛別離吧，愛的人要別離呀，越是愛，別離的時候就越是苦。因爲是凡夫，一別就永別了。難道不苦嗎？怨憎會苦，怎麼這個同事單讓我和他碰上了，眞蹩扭。越蹩扭，越碰到一起，到哪都碰到些蹩扭人。你因緣不好到哪都怨憎會，最不理想的是這樣：有的夫妻，兩人在一塊就吵架，就怨憎會，等兩人分開了又彼此想，又成了愛別離。所以說衆生沒辦法。還有求不得苦。你總有個求不得，求不到手的事物。你求不死就求不到手。求不得每個人都有。成吉思汗打平了歐亞，想不死不可能。因爲有求不得苦。再加上人人都有生老病死苦。還有五陰（即蘊）熾盛苦，五陰，就是色受想行識。觀自在菩薩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衆生恰恰相反，妄想執著，於是五陰熾盛，受一切苦厄

。五陰障蔽了本有的佛性，所以它最苦，餘苦皆從它而生，共爲八苦。這就是人類的八苦。八苦交煎，其苦萬狀。

至於地獄之苦，文中極簡單的介紹，詳情請讀《地藏經》。其它宗教是把地獄當作神的懲罰。而佛教就不是這樣。佛是極慈悲，是平等。佛就是覺悟的衆生，衆生就是還沒有覺悟的佛。平等平等。佛沒有罰人的思想，《地藏經》中佛拜託地藏，連稱，地藏地藏啊，拜託了再拜託。我讀了《地藏經》老要落淚啊。釋迦牟尼佛拜託地藏菩薩，這個人只要生前有那麼一點點，細頭髮尖那麼點善，你都不要叫他進地獄啊。拜託地藏啊。不是佛處罰你進地獄，佛是大慈悲，大平等，但是衆生有時候沒有辦法啊。習氣太重。妄想執著，過於深重。自趨地獄，自抱鐵柱，徒喚奈何！

(三)背覺合塵與背塵合覺

衆生沉淪六道，受無量苦，十分冤枉，因爲衆生本來與佛平等，具有同樣的智慧功德，只是由於妄想執著，枉受輪迴。所以我們要理解佛教，要自覺覺他，

都須從這句話開始：「一切衆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唯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這一句話啓發我們的智慧，也增長我們的悲心，不但我們自己不要枉受輪迴之苦，我們也應讓一切有緣的人出苦。你總有最關心的人吧，你忍心讓他在地獄中這麼受苦受難嗎？先說今生有親的亡者你不忍心吧，而且過去的亡者無量無邊，決定有許多曾是至親骨肉，可是當前正在苦趣受苦，你能夠無動於衷嗎？焉能不發大慈悲心，誓願救度。所以從世尊這一句話就引起我們要自覺覺他。我們可以自覺，可以覺他，因爲自他本來都是佛，都跟佛是平等的。只要去掉妄想執著，那就恢復本來面目。輪迴本是空的。那麼怎麼做呢？問題很簡單，只是覺與迷。迷的是什麼呢？迷的是塵世間這些事，所以叫作塵。覺是本有的覺性。塵是塵勞妄想，與覺對立。衆生是背覺合塵，對於本來的覺悟，本來和佛一樣平等的心，完全不認識，只知欣賞這些聲、色、貨、利，心中想的只是加官晉級、享福受樂，這叫作背覺合塵。你跟這個覺就違背了，你的心所想的跟塵就相合了。這樣你在六道中轉吧。

輪轉六道，就因爲背覺合塵。所以要回轉，回頭是岸。你背了覺向塵，現在

回頭，背塵向覺啊。這就回頭是岸了。你把頭回過來，不向塵向覺。所以那天講的觀音菩薩耳根圓通法門，不是去聽聲音的美妙，欣賞聲音的柔和。甚至去分別這個聲音是罵我，我就生氣，恭維我，我就高興。被聲音所迷。所以反一反，不去聽聲，去聽是誰在聽？能聽的是誰呀？不去聞聲塵，而去返聞自己的聞性，這就是背塵合覺。我們現在都想度衆生，要成佛，要擺脫生死，要普作救度，宏揚正法，這些思想就是背塵合覺的開始了。開始有這種念頭和想法要趨向覺悟，這就是可貴的「始覺」的萌芽。久久堅持不斷發展，就自然達到念念之間，事事之間，處處之間都是背塵合覺，慢慢就跟本有的覺性就合了。就是說有一天始覺能與本覺相合了。你若能完全相合，徹底恢復了本有的佛性，也即是本有的法身，那就是成佛了。所以一個人背覺合塵就六道輪轉，受苦無盡。要能背塵合覺，可以出六道，得到徹底覺悟，成爲九界導師普施救度，自利利他，自覺覺他。

㈣勤修戒定慧，息滅貪瞋癡

背塵合覺，再把他說得具體一點。在塵勞之中最厲害就是貪瞋癡三毒。貪是

貪戀、貪求、貪愛。貪名好利，好色貪杯等等都是貪心。瞋是瞋恨、仇恨。發脾氣，暴燥如雷，笑面虎，笑裏藏刀都是瞋心。癡，愚癡，不懂道理，不明是非，無有智慧，不信正道，這是癡心。稱爲三毒。再加上一個字就是「慢」。我慢。老覺得自己高明，比別人強，別人的作品都不如我的，老子天下第一。再加上一個字就是五毒。第五個字有不同的說法，一個是疑惑的疑，一個是妒嫉的嫉。妒嫉別人，逞能好勝，這是修羅的特性。另一個是疑。初果斷見惑裡面，就有貪瞋癡慢疑。多疑是很大的毛病。因爲有了疑，就不可能眞信了。所以嫉或疑都是毒。但不管是貪瞋癡慢疑還是貪瞋癡慢嫉，其中以貪瞋癡是最嚴重的，所以要「息滅貪瞋癡」。我們要背塵，首先要降伏自己的貪心，瞋恨心，愚癡心。但他是多生的習慣，你一起心動念不知不覺就在貪瞋癡裏。那就要有一定的辦法。就是要「勤修戒定慧」。貪瞋癡是從六樣裏挑出的三樣，那六樣都是毒。戒定慧也是從六樣裏挑出的三樣。這六樣是六度，六度總括萬行。菩薩就修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般若就是智慧。挑出三個主要的就是持戒、禪定、般若，就是戒定慧。布施精進忍辱也就包含在裏面了。

戒定慧稱爲三無漏學。《首楞嚴經》曰：「攝心爲戒。因戒生定，因定發慧，是則名爲三無漏學。」戒是攝心。最淺近的說，就是壞事不做，好事多做。眞正講到徹底覺悟的時候，好事也不著相去做了。就離開好壞，就任運了。所做的沒有不是好事。像孔子，從心所欲不逾矩。所以戒的一個總的精神就是止惡生善，這是最基本的。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所以它是第一條。你總要做好事，不要做壞事。不要去傷害別人，不要去影響別人。現在有很多人都是把自己的利益建築在別人的痛苦的上頭，踩著別人的肩膀往上爬，這種情況很多很多。這都不好嘛。具體說呢，作爲佛教徒，應該是受三皈五戒。三皈依就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受了三皈依就不能再去皈依其它宗教道門。皈依後這才是眞進了佛門。也可以自己受皈依，自己在佛像前表示決心。我依止佛，依止佛給我傳的教法，我也皈依這一切奉行佛的教法的大衆。這就叫三皈依。有了三皈依就成爲佛教徒。再進一步，居士要受五戒。殺盜婬妄酒。這個五戒不一定全受。你五戒能受哪一條，受哪一條都可以。比方說，酒我可以很容易就不吃了。我就受一條不喝酒。那你也受了戒了，你有了一條了。你做不到的事情，你不一定要受。所以受一條

受兩條受三條受四條都可以。受了五條就是具足的五戒。因此受戒就不是很難了。但是受了之後，就不能犯。再往上有八關齋戒，在家菩薩戒，修密宗有密戒。戒是寶塔第一層。你要蓋個寶塔，最底下這一層絕對不可缺。你不受戒不要緊，暫時你可以用戒來要求自己。總之自己對自己有個要求吧。戒就能生定。定能生慧。戒是寶塔第一層。沒有戒怎麼樣呢？就像一個東西是漏的。牛奶是好哇，你把牛奶倒一個破瓶子裏，全給你漏光了。你不受戒，受了戒你不持戒，破戒，都是漏器。你對自己一點約束都沒有，屬於漏器。現在大家沒有因緣受戒，可以按這個來要求自己，減少殺盜婬妄酒這些事情。不殺生，首先是不殺人，也不要爲了口福大量吃很多活的東西。不偷盜，偷竊搶奪，貪污受賄，佔公衆的便宜，私吞別人財物等等都犯盜戒。在家人不邪婬，夫婦之間是不犯戒律。所以剛才說到戒，還有菩薩戒。你守菩薩的戒律就是行菩薩道，就是初發心的菩薩。密教是金剛戒，三昧耶戒，三昧耶戒第一條最要緊的就要相信師父。對於師父要非常相信，要依照他的話去做，遵重他的話，而不是外表的恭敬，見了站起來鞠躬作揖的。你外表很恭敬心裏不恭敬更壞。虛僞。要眞正從內心中對師父要眞正了解，不

是硬裝著的恭敬，眞正有所了解了，而從內心中生起恭敬心來，這就如法了。你能不能學密，這一條就是如人飲水。可以檢驗自己，如果能從內心生出來根本的恭敬心，那你學密就能順利。受了戒就必須認眞持戒。比方說，你不殺生，你要是沒有受殺戒，你不殺生沒有造孽就是了。你也就沒有別的功德。你又沒有救他，你有什麼功德？但是你要受了殺戒的話，你就有功德，你有持戒的功德。從反面看，殺了生的話，要是不受殺戒的人殺了他，就是一個罪報，你欠它一條命，將來就要還它一條命。你殺它吃了，將來它把你殺了吃了，這樣才平等，不然講不過去。但是沒有破戒的罪了。要受了殺戒的人，你把鴨子殺了吃了之後，來生你變鴨子被它殺了吃，這樣還解決不了問題，你還要加上一個破戒的罪。破戒的罪就大得多，就比被鴨子殺了吃還要大得多了。所以持戒就是這樣，你要持住了，功德極大，要犯了，不僅僅是受殺生還命的報，而且加上一個破戒的報。所以要受戒。要有一個約束自己的心。還沒有受戒，就先拿戒條來要求自己。不好的事情少做，利他的事情我要盡力去多做。

定：使心堅定在一個境上，不叫它散亂，就是定。三學中是禪定，也稱定學

，指從修行中所得的禪定。梵名三摩提，翻譯爲正定，等持。在三界中這是超過欲界，在色界與無色界中心地的作用，須勤苦修行才能得到。其中「四禪」是衆所周知的。這是佛教與外道都可修習的法。須要伏欲界的迷惑，上升色界天，所以這是天乘，修成功了也不能出六道輪迴。

初禪：端坐，調和氣息，安攝自心，使之清淨平穩，專注一緣，沒有移動。這是粗住。再繼續修下去，其心愈來愈靜，這叫細住。此後相續一二日，或兩月，忽然自心開明一分，（這只是自心極初步的開動，與開悟完全是兩件事）此時自身如同雲影，空無實質，但猶存身相之相。這是欲界定。在此基礎上，身心又一轉，以前定中所猶見之身體衣服床鋪，到此皆同虛空一樣，這是未到定，未入初禪。在此定中，身心更加空寂，內不見身，外不見物，如是相續一日，乃至一月或更多，定心不壞。就會在定中發現八觸功德（動、癢、輕、重、冷、煖、澀、滑），這是從欲界的四大（地、水、火、風）轉變爲色界四大之相，此時正入初禪。

呵棄初禪的覺受入二禪。呵棄二禪之喜受入三禪。呵棄三禪之樂受（三禪非

常樂，俗說菩薩怕三禪，怕留戀三禪的禪樂）入四禪。四禪心如清水。以上爲色界四禪定，再加無色界四空定：空無邊處定，識無邊處定，無所有處定（能觀所觀皆無所有），非想非非想處定（極爲寂靜，心想雖有如無）共爲八定，是即衆所周知的四禪八定。可見前五度，若無般若，則不是波羅密，上述之非想非非想定，最高只能生無色界最上之天，不能到彼岸。

慧：是通達事理的作用。它能分別事理與決斷所疑。《唯識論》說：「云何爲慧？於所觀境，簡擇爲性（分別事理，決定是非），斷疑爲業（破除疑念）。」慧不同於智，通達有爲事相爲智。通達無爲之空理爲慧。《大乘義章》說「眞心體明，自性無闇爲慧。」故慧實即般若。般若之用，能解了諸法。《譬喻經》云「慧解可修經戒」梁僧傳序曰：「慧解開神，則道兼萬億。」「慧解開神」即是「眞心體明，自性無闇。」則無量無邊聖道，都在其中了。三無漏學中的慧學是般若，這個智慧不是世間說的智慧，世間的智慧很膚淺，不能跟佛的般若相比。佛的智慧，非語言分別之所能知，是不可思不可議。這個事情是你腦子裏想不出來的，理解不了的，叫不可思。你用語言表達不出來的，你長一萬個嘴，一個

嘴有一萬個舌頭，一萬萬個舌頭來表達也表達不出來，表達不清楚，這叫不可議。這個智慧是不可思議的。戒是止惡向善，定是去亂趨專，慧是除惑明理顯明自心。勤修此三無漏學，自然除滅三毒。三毒之中，癡是根本。癡正屬無明，無明當然不明白，不明白就是癡。行人勤修三學，生一分智慧，就去掉一分無明，見一分法身。勤修戒定慧就回頭是岸，背塵合覺了。

(五)直趨覺路會歸淨土

勤修三無漏學，消除自他三毒，背塵合覺，直登覺岸。這是萬古顛撲不破的原則。至於具體行持，則有八萬四千法門，門門可通覺岸。但當前已是末法，環境是五濁惡世，所選行門，切須合於時代，契於行人根器，所以不能不知決擇。善導大師說：「釋迦所以興出世，唯說彌陀本願海。」這就是說本師釋尊爲什麼要出現於世？只是爲了宣說阿彌陀佛廣大如海的本願。也就是說：世尊說法四十九年，廣演種種經教，另開教外別傳，全部目的：只爲衆生彙歸淨土。《大集經

》中佛說：末法中億萬人修道，難見一個人得道，只有念佛法門仍能救度衆生。蕅益大師說：一句佛號，三藏十二部經論，禪宗一千七百則公案，一切戒律都在裏面。又說一切禪定也都在裏面。所以末法行人，洗砂應知淘金，探龍須能得珠，學佛須明佛心，入道咸歸淨土，才不負兩土導師苦心，才是眞實佛子。

淨土法門是易行道，是心要中的心要，捷徑中的捷徑。《無量壽經》以「發菩提心，一向專念」爲宗。小本《阿彌陀經》以「信願持名」爲宗。這就是淨土宗的宗要。也就是淨宗的正行。先師夏蓮老於正行外，兼及重要的輔行。寫了兩句話：

持戒念佛看經教
察過去習毋自欺

這兩句是一切淨宗行人，背塵合覺的要徑，包括了最主要的相輔的修持。上一句，即是「勤修戒定慧」，頭兩個字，是戒學。末後三個字「看經教」是慧學。「定須習，慧須聞。」多看經教，正是聞。一切依據聖言量，禪宗不立文字，但禪宗的悟證，沒有不合於聖言量的。中間「念佛」兩個字是核心。念佛得念佛

三昧。三昧就是三摩地，正定。念佛三昧是寶王三昧，是三昧中的王，三昧中的寶。念佛得正定，可見念佛正表定學，但念佛還不僅是定學，老實念佛就能暗合道妙，巧入無生。專心念佛，不起雜想，就暗合「無所住」。老實念佛，一念接一念，暗合「生其心」。於是暗合了《金剛經》的「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所以念佛，也是慧學。念佛時「都攝六根」，豈但不做惡事，心中也不起惡念，所以念佛也攝「戒學」。念佛雖攝戒定慧，但夏師句中，還是指出了「持戒」與「看經教」喚起大衆的重視。

夏師的第二句：「察過去習毋自欺」，正表「息滅貪瞋癡」。「察過」就是檢查自己的過失。察是明察秋毫的察，要認眞察看自己的過錯。「去習」，去掉不好的習氣，一些不好的習慣叫作習氣。多生多劫的煩惱，成爲積習，煩惱雖除，舊習未盡，這就是習氣，所以要去掉習氣。「毋自欺」要認眞，不能自己欺騙自己。這句話就是不但要除貪瞋癡三毒，還要對煩惱所留的餘習，都要檢查除去，不可欺騙自己，這才眞是背塵。兩句話合起來，就是淨土宗的人，背塵合覺的、全面的、具體的、必要的行持，是淨土行人修行的要徑。我們要背塵合覺，要

證到本來是佛，要覺他要自覺，就須在這十四個字上用功夫。在這十四個字中，要抓住「念佛」作爲核心。淨宗與密宗的殊勝之處，就因爲這是他力法門。前在介紹觀音耳根法門時，已經說了，觀世音菩薩入三摩地證入楞嚴大定這一步，經歷了多少修持，破除了多少層「能所」，一切所都破了，一切結都開了，覺也滅了，空也滅了，滅也滅了，一切生滅都滅盡了。於是寂滅，獲兩種殊勝，上與十方如來同一慈力，下與六道衆生同一悲仰，並得十四無畏。你念觀世音菩薩的名字，就可以求男得男，求女得女，求長壽得長壽，乃至求大涅槃得大涅槃。這就是他力法門，所求得的種種果實，是靠觀音加被之力。密宗和念佛法門都是靠他力。也都是他力門。持戒，察過去習都是靠自己，必須自己振作，自己管自己，這是靠自力。但是這個自己很難靠，不是那麼老實。進進退退，力量又很微弱，所以還要靠他力。沒有自力，自己根本沒有動力，也不中用。但是光靠自己也不行，要靠他力。《觀經》指出，至心念一句佛號，能消八十億劫生死重罪。念一句佛號有這麼多的功德與作用。自力能行嗎？八十億劫生死重罪。劫是多長啊，說不清了，電子計算機都打不出來。單位是劫，八十億個劫，這時間是多少？那

麼重的多劫生死的罪，一句佛號能消。要不是觀音耳根圓通章講出道理來，今天大家理解《觀經》的話仍是很困難。觀世音菩薩以超越無比的大慈大悲的心，專精勤久，勇猛無畏的精進修持，證到了兩種殊勝，與十方諸佛同一慈力，與一切衆生同一悲仰。所以就可以施無畏，有這個力量。可以讓你念觀音聖號的人得到無畏。因此你念就對了。我們抓住這個救生圈。密教說觀音是彌陀化身，所以念觀音正是阿彌陀佛化身的名號。念佛是核心。其餘是輔助，也不可沒有。不持戒是個漏器。多少功德都會漏光。不看經教，行而不解，只是迷信。古德說：「行而不解，增長無明。」不但無功，反而增過，所以必須行解相資，使理解與實修互相促進，兩方面自然慢慢增長起來。所以「念佛」是核心，同時一方面持戒，一方面看經教，讀誦大乘。要多聞法，要多思維問題，要多問問題，這是第一句「持戒念佛看經教」。另外一句「察過去習毋自欺」。你念了半天，你的效果表現在哪裏？都等臨死再檢驗，那就晚了。過去是不夠，到臨死才知道有什麼用，落了個灰溜溜。灰溜溜就更壞，連勇猛勁都沒了。所以要早知道，要早知道就早日改變這種情況，要把我們的主動性、積極性，早日發揮出來。常看看念佛之後

，到現在爲止，自己的過失，習氣是如何了，一點没變呢，還是有所減輕呢。還有的人甚至是有所發展，添了毛病。所以要注意，這是我們眞正的修持。眞正要自覺覺他，發了大願的人就不避諱這個問題。就時時要觀照自己，所以，夏老師檢點一身都是短。把自己檢點一下，我這一身都是短處。這才謙虛，才不會錯誤估價。這才會精進。貪瞋癡很難對付，不可掉以輕心。不眞實用一番功的人不知道。有人在用功過程中貪瞋癡會暴發，這仍是自然的現象，不是出軌。有的人婬慾心猛增，脾氣越來越蹩扭，有的越來越糊塗，這都要警惕，不能退縮，要堅持，要祈願，要勤求佛力加被。一切不要怕，這一句佛號就是咱們數學上的無限大。總之，你眞正依靠這句佛號，眞正念的清淨了，你任何的習氣，任何貪瞋癡的毒都可以徹底消除。這個信心必須得有。所以因此，持戒念佛看經教，行解相資，要加上察過去習，綿綿密密的，使得自己對於塵緣日漸淡薄。這就是背塵的初步，再加上持戒看經的自力，念佛的自力兼不可思議的他力，這便是日趨覺路，我們已在背塵合覺的大路上。

㈥覺路進程—理明、信深、願切、行專、功純、業淨、妄消、眞顯

先師夏老以：「持戒念佛看經教，察過去習毋自欺」十四個字，概括了淨業行人背塵合覺，全部的用功下手處。又以「理明信深：：妄消眞顯」十六個字，指出了在覺路前進的，從始至終的全過程。夏師所示，文字精簡，義理深廣，實是無上醍醐。

「理明」。「理」是本體，即「實際理體」。「理」與「事」相對。從理顯事，從事表體。譬喻：理爲水，波爲事，波從水現，波有千差，水只一體。理即人人本具的自心，即是法身。法身無相，現一切相。所以「青青竹葉，無非法身」。密宗觀音儀軌：「所見一切皆法身」。大地山河森羅萬象，都如水上之波，從水所現，除水以外，沒有自體。於這些道理，若能明白，便是最初步的明理。若能深明妙諦，老實念佛，念念中暗契無住生心。念來念去，念到事一心，見思惑任運脫落，便是進一步的明理。若到理一心，破一分無明，顯一分法身，便是眞實的明理。打破全部四十二品無明，明顯本具的如來智慧德相，便成正覺。

「信深」。經教中說：「佛法如大海，信爲能入，智爲能度。」足證若缺信心，就不能入佛法。蓮池大師《疏鈔》中說：「信即心淨」、「唯有不信，自相

渾濁：：如極穢物，自穢穢他。」大師說：信心就是清淨心，只有狐疑，才使得自己身心渾濁污穢一團糟。這個不信的心，不但使自己渾濁，它就像極髒的東西，誰接觸到它，誰就沾上了髒。所以大師總結說「信爲急務」。禪宗碩德高峰禪師在語錄中說：「信是道元功德母，信是無上佛菩提，信能永斷煩惱本，信能速證解脫門。」又說：「從上若佛若祖，超登彼岸，轉大法輪，接物利生，莫不皆由此一個信字中流出。」可見「信」是關鍵當中的關鍵。

一般人都會說，我是佛教徒，焉能不信。這由於不知信有深淺邪正之別。許多人皈依佛教仍信外道，這個信心就不正。又有人能信有西方有極樂，有阿彌陀佛，只信到這裏，此信很淺，不是深信。《彌陀要解》指出六信：理、事、自、他、因、果。六者都信才是深信。信有極樂，是信事；信有彌陀，是信他；在六信中，只佔兩信，僅有1/3，此信甚淺。若要深信，就須明理。六信中的「理」與「自」，都包括在所明之「理」裏面。前已說明理是理體，是法身。也就是當人的本源佛性。極樂的一切事相莊嚴，都是理體、法身、自心的流現。這就不但信受了表面的事相，而且體會了事物的本體，才認識事物的眞實處，這才是深信。

他佛自佛也是如此。只信阿彌陀佛是信他佛，不明本師所示自身本具如來智慧德相，自己是佛。《觀經》說「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若能信受本師成佛時的開示，就容易了解《觀經》的經文，自己修行念佛，是自己的本心在作佛，至於自己的本心呢？「本具如來智慧德相」，「是心是佛」。這才能接受《觀經》的無上開示。不但信他佛，並能信自佛，所信就深入了。同樣是信，邪、正、深、淺四種功德的差別，不是數字所能表示。

「願切行專」。上明理明信深，由於明理，能生正信，而且深入。既明理體又能深信，自然會發願。產生願力。一切衆生都具如來智慧德相，都是可度的。目前沉淪六道痛苦無量，都是冤枉的在受苦。都是在做惡夢，驚嚇得大喊大叫，趕緊把他叫醒，快醒醒吧，別發夢癲了，何必受這罪。一醒就什麼事都沒有了。獅子老虎都沒有，夢境，就是這樣。你懂得這個道理願力就來了。衆生都是可度的。沒有不可度的，都是由於妄想執著，一時的顛倒。信能深，願就切。切就是懇切與切合實際。不懇切的願叫做虛願。不切實際的願叫做狂願。兩者都是徒勞，不能落實。若發切願自然行持就專一了。《四十二章經》說「制心一處，無事

不辦。」《大經》三輩往生都因一向專念阿彌陀佛。不是今天學這個明天學那個。東翻一翻，西找一找。東張西望一事無成。

「功純業淨」。以上「理明信深」四字實是修行的關鍵，信願行稱爲三資糧，缺一不可。明理生正信，信深起正願，願切起正行，非信不能導願，非願不能啓行。有願無行，只是狂願，有行無願，不是正行。以上四者關係密切，自然行專之後久久功夫純熟，乃到「功純」。由於念佛都攝六根，自然不造新業，又由於念佛一聲能消八十億劫生死重罪，故自然「業淨」。

「妄消眞顯」。念佛功純，妄想自然不起。既然不起妄想，何來執著？所以「妄消」。「衆生本具如來智慧德相，唯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妄想執著」既已消除，本有佛性，自然顯現。《首楞嚴經》說「狂心不歇，歇即菩提」，鏡淨心明，本來是佛。所以過程就這十六個字：「理明信深願切行專功純業淨妄消眞顯。」這十六個字，我們還不忙於後頭八個字，現在要抓前頭這八個字「理明、信深、願切、行專」就夠了。

本文開頭導師直指：「一切衆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唯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

。」結尾在夏師之偈：「功純業淨，妄消眞顯。」淨除了妄想執著，恢復個人本有覺性，顯露如來的智慧功德之相。這就是聖教的根，大法的源。也是學佛者必須具有的對佛法的基本認識。有此知見，名爲正見。捨此別求，難出魔網。

衆生沉淪，只因妄想執著。恢復本覺，顯露三身，只因消除了妄想執著。迷悟有天淵之別，關鍵處只在回頭一轉。從背覺合塵，轉爲背塵合覺。勤修戒定慧，息滅貪瞋癡，更具體的內容，就是「持戒念佛看經教，察過去習毋自欺」，這兩句包括淨宗一切要行。貫徹始終，可從初步直到歸家。

佛法如大海，轉入轉深，循序進修，自然入軌。初機學人，必須從明理生信處下手，信心既深，必發切願，願心懇切，必起正行。正行專一，自易純熟，功夫純正，無有夾雜，功力殊勝，速消業力，業淨功純，妄想自然不生，妄想執著全空，本有佛性朗現，這就是全部修持的過程。

依止「持戒念佛看經教，察過去習毋自欺」這兩句，這就是背塵合覺。在覺路上，從「理明信深：：到妄消眞顯」就是殊勝圓滿。淨土行人，但能深信切願，持佛名號，決定往生。前八個字就已能解決問題。下餘八個字，則到蓮邦中繼

續進修。若有人抱大丈夫沖天之志，誓於今世破無明，見法身，那還有以下八個字，切盼您速成帶角虎，普爲人天之師。

一九九一年初夏於北京蓮舍重訂

淨宗心要

以一九八九年講於北京廣濟寺念佛七道場錄音爲基礎

㈠世尊唯說彌陀願海

中國可以說是一個淨土宗的國家，信的人很多，但是眞正能夠理解淨土宗的殊勝的，還是很希有。中日共尊舉世敬仰的善導大師有兩句話：「釋迦所以興出世，唯說彌陀本願海。」這是說世尊爲什麼出興於世，到人世間來說法，來度衆生，開演種種的教化，其唯一的原因就是要說，彌陀如海的本願。這兩句沒有什麼特殊的名詞術語，就是佛所以興出世，唯一的要說的是彌陀的本願的海嘛，都能懂。但眞能懂得，確實十分希有。大家想想看，佛說這麼多法，怎麼說就是說彌陀本願海呢？這裏就不好懂了。所以佛經語深。我們一輩子把這兩句話能夠眞正明白了，就沒有白來一趟啊！這話只有像善導大師這樣的水平才能說得出。所以蓮池大師說：善導大師人稱是彌陀化身，縱然不是彌陀，也是觀音勢至文殊普

賢的同等人物。所以才能說出這樣的話。我能聽到這樣殊勝的開示，深感佛恩。由於感恩故想報恩，所以今天抱病來到這個念佛道場。爲彌陀本願大海敬申供養淨宗心要。

佛法是傳心之法，心法的綱要稱爲心要。淨土三經中《阿彌陀經》稱小經，《無量壽經》稱大經。有的竟當作一部經，《阿彌陀經》稱小本，《無量壽經》稱大本。所以我們就從這兩部經研究淨土宗要。因爲《無量壽經》稱爲淨宗第一經，《阿彌陀經》則是流傳最廣天天念誦的經。

(二)阿彌陀經宗要

《阿彌陀經》的綱宗是什麼呢？蕅益大師說得最好，蕅益大師寫的《彌陀要解》近代淨宗大德印光法師說：這個《要解》是此經一切註解中最好的，釋迦牟尼佛自己來寫也不能超過。小本宗要是信願持名；我們研究小本，我們就尊蕅益大師。蕅益大師說小本綱宗是「信願持名」。信願行稱爲三資糧。我們出去旅行要預備錢這是資呀，要帶糧票這是糧，所帶乾糧那更是糧了。信、願、行這三個

是三種不可少的資糧。今天大家都成爲居士，還能說不信嗎？來參加這個念佛道場當然知道有極樂世界有阿彌陀佛，也是信，而且是很殊勝的信。但是蕅益大師在他的《要解》裏對於這個信字舉出六樣，今天簡單說一點。信是六信，剛才我說的，信有極樂世界，信有佛，這信的是事，這是些事相。在事上你能信，你就可得分。應知有不少專研究佛學的人，在這方面不信。信有阿彌陀佛，那是他佛，這是信他。六信之中信了事信了他，最多是信心的三分之一。而六信裏頭跟事相對的還有理，所以信事還要信理。與他相對的是自，信他還要信自。這就四信了。理是本體，但我們衆生認識一切東西，都僅僅只認識他的事相，一些表面的樣子。例如金子打一個戒指，是個圓圈，打個環子又是一個樣子，打條項鏈又是一個樣子，你只認識這個戒指、耳環同項鏈，只認得事相，不認得都是金。金就是這些耳環戒指的本體。本體是金，是平等的，沒有差別的。所以理體，這個本體是不變動的，無生無滅的，他可以出現一切形相。金子可以打出任何形相的東西，但是金子沒有固定的式樣，究竟是長的是方的？不一定。根據鑄造的情況能出生一切相。金子不因打成戒指而出生，它是本來就有的；也不會把它熔化了就

消滅，金子全部都在。

理和事，我們能信事還要能信理。理就是法身佛了。法身佛徧虛空盡未來，沒有過去現在未來。理與事應同信，若有欠缺便不是深信。自與他也是同樣，信他之外還要信自，這是密宗的根本道理。很多人都想學密，不知道這是密宗的要領。只是去受灌頂、修法是得不到殊勝法益的。密宗殊勝之處在於自己就是本尊。禪宗說什麼是佛？「清潭對面就是」。你一看清潭的水，清潭對面，你自己就在水中現出來，就是自己啊。《觀經》中，「是心是佛，是心作佛。」你在念佛，就是是心在作佛，你作佛的這個心，他本來就是佛。這跟禪宗和密宗完全是一味的。所以信他還要信自。再有信因信果，現在先說一般的因果，很多佛教徒都把他忘了，要眞信因果他還敢作惡事嗎？那他這個人就變了。這是一般說的因果，信得也很不夠。但是這個六信的因果更深一步。不只是相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個當然得信，但這不是深信。深信呢，就信：你是個凡夫，信願持名一生念佛，臨終還在念，你就成爲阿鞞跋致。你本是凡夫，有信有願專念阿彌陀佛，就這麼一句一句的念，沒有什麼另外的巧妙，你現生所得的果，決定成佛。證了不

退轉，那不就決定成佛嗎？這個信願持名的因得無上菩提的果。很多人恐怕不見得能信。一般人總想再修點這個，修點那個，東求一點，西求一點，不能相信這個殊勝的因果。所以我們要具有六信，要能具有六信這已經是很深的智慧了。如果還沒有具足的話，那就一點點去增加嘛。現在從信事信他開始。我們需要不斷地深入，不斷地發展。生了病不相信我念佛就能好，要找個氣功師給你治病。那你就認爲氣功師的力量比你這個佛號的力量大呀。你這個信心應該打個問號！所以都是要深入，要深信。信有六個方面，這六個方面都要深信。這就是心要。

念佛念得多念得少，念得有妄想沒妄想，那不是往生的關鍵。關鍵就在於你有沒有深信切願，所以蕅益大師的話：「往生與否，全憑信願之有無。」願：「欣慕極樂，厭離娑婆。」看來這事很容易，實際並不容易。尤其是「厭離娑婆」這四個字很不容易。多少修行人還在爭名啊，爭利啊。這個名利不都是娑婆世界的東西嗎？還不是在留戀嗎？總想生活改善一些，生活不更是娑婆世界的東西嗎？兒女呀，夫婦這些感情，唯恐自己的對方對自己的愛不眞啊，計較我對你很眞，你對我不眞，很傷心！這些感情極樂世界沒有。極樂世界都是男人。這些東西

正是娑婆世界的纏縛，就是這些東西使得本來是佛的你，墮落成今天這個樣子。所以要眞正的厭離，對於這一切都不留戀。不是說都要出家，許多出家人他身出家而心在家，他又爭佛教中的地位與名聞，他又有新的關係，有和他相親的又有相疏的，不知不覺形成幫派，團結一派打擊別人。出家而在家，還是留戀娑婆。居士們最好是在家出家。先從淡開始，漸漸發展到眞實厭離，毫無留戀。信心堅定，欣願極樂，老實持名，三資糧就圓滿了，這是小本的阿彌陀經的宗要。

㈢大乘無量壽經宗要

大本宗要是發菩提心一向專念阿彌陀佛。發菩提心不僅是淨土宗單獨注重的。任何一個大乘法門，不管你是參禪，你是學教，尤其是密宗。密宗之所以殊勝，所以成就快成就大，唯一的原因就是特別重視菩提心。看經看教種種都不能離開菩提心。菩提心是什麼心呢？也就相當於剛才六信都深信，對於娑婆毫無留戀，一心只願同衆生都到極樂世界去精修。所以小經的信願也就是菩提心。菩提心是大智慧大慈悲大願力三個一體，這樣的心。不是一般的智慧，是大智慧，是般

若，大慈悲和大願，這樣的心才稱爲菩提心。這個在密宗稱爲行願菩提心，勝義菩提心。顯教也一樣稱爲順事菩提心或者是順理的菩提心。或者叫做事俗菩提心，勝義諦菩提心。總之可分爲兩種。兩種具足的那才是眞正的發起了菩提心了。唐朝有個新羅僧人，元曉法師在《無量壽經宗要》中說，「無上菩提心一是順事發心，二是順理發心。」隨事發心呢，就是咱們的四宏誓願。「煩惱無邊誓願斷」，這就是斷德。能把無邊煩惱一齊斬斷是斷德。「法門無量誓願學」，這是智德，你能修佛這麼多法，這麼多法是大智慧是智德。斷煩惱就要有智慧呀。「衆生無邊誓願度」，是恩德。對於衆生有恩。那麼這三個合起來就成佛了，「佛道無上誓願證」。所以眞正發起四宏誓願也就是發起了一部分菩提心。叫做隨事發心或者叫做事俗菩提心。密宗叫做行願菩提心。發起這個心功德不可思議。

進一步呢，順理發心了，順理發心就不好用言語來說了。勉強來說，實際這個心，就是自己本有的眞心，覺悟的心。菩提就是覺悟。覺悟什麼？覺悟自己自心就是佛，自己本來是佛。這個大覺就言語道斷。言語這條道路斷了。在無可說中勉強說來：一切法皆如幻夢。這個不但是破人我這個執，法執也破了。《金剛

經》上說：「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許多人，經是天天念，但對這些內容如聾如盲。很多人天天練功，把練功當作眞實的事。這和金剛經的差距就太大啊！一切有爲法，有爲嘛，想幹個什麼，想得到什麼，鍛煉個什麼。你把這個臭皮囊不要了，換成不壞之體，九轉丹成，羽化脫胎種種，還都是如夢如幻呀！所以一切事（與理相對）法，不但上面說的法是幻夢，就是阿羅漢的出世法也一樣。阿羅漢沒破法執，他還是有煩惱可斷，有阿羅漢可證，這成了法執了。應知是非有非無，事理無礙。

「佛說諸法空，爲除諸有故。」佛告訴你諸法空是因爲你著了有了。破你這個有啊！底下就要提防啊，你倘若著在空上了，那更壞了。「若復著於空，諸佛不能度」啊！佛教的殊勝高妙也就在此。順理菩提心，理是實際理體，簡稱本體，它是非有非空，空有不二，從容中道。你著有著空都是背離了本體，都落在二上。空是對有說的，就二了。二就不是「不二法門」了。《維摩詰經》就是講的不二法門。很多修行人，就在這二上打轉，這離成就很遠啦。先應離言絕慮，離開言說，所以言說無非是指月的標，指路的路牌。例如到頤和園，路上有塊指路

牌上寫：頤和園，你按牌子所指方向，自然會找到園子，但許多人以爲牌子所在之處就是頤和園，那就大錯特錯了。又例如室內有燈我指一指，並說這就是燈。我這麼一指，一伸手，你認爲這個手是燈。現在人們錯就錯在這兒，尤其是學者。這是燈，我的話沒錯啊！這個是燈，他不知道順著我手所指去看燈，他認爲我這個手是燈。離言，言也不是不要，經也不是不要，但你要是執著，你就是抓住了手指或這個指路牌了。所以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心的行處沒有路了。所以禪宗之開悟，密宗的大圓滿大手印，都是到這個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火滅灰寒之後，冷灰中突然爆出一顆熱豆。從這樣的悟解發起廣大心。從這個地方出發，這樣來發心。不見有煩惱跟善法作對，但仍是斷煩惱修善法，這才是中道。有人聽到煩惱善法也平等，那我也不必去修善了，也不必去斷煩惱了，煩惱與善法平等了，眞能平等嗎？吃烤鴨與霉麵包一樣嗎？如不能一樣，還是要修善法斷煩惱，雖然是修善法斷煩惱，而煩惱善法平等。對於度衆生，要度無量無邊的衆生，沒有能度所度之心。《金剛經》上說：我應該如是如是滅度無量無邊衆生，而實無一衆生得滅度者。就是這個意思。我願終日度生，而終日沒有

一個誰是能度誰是所度的念頭。所以布施講三輪體空，我把一萬美金送給這位朋友，內不見能給美金之我，外不見接受美金之他，中不見這一萬美金，就稱爲三輪體空。我們布施供養修一切福都應該體會這三輪體空。那你的功德就大一萬萬倍，一萬億倍，一億億倍，就可以無限大。因爲你一執著就成爲有爲法，有爲法就有限量，無爲法是無限量的。順理發心就沒有退轉，如是發心功德無邊哪！諸佛窮劫演說，說其功德猶不能盡。

《維摩詰經》說：「能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菩提心就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的簡稱）即是出家。」有很多人想出家，不過常有困難，例如父母不答應也是不行。你發菩提心就是出家，你一個在家人有出家人一樣的功德。《維摩詰經》又說：「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一切具足」。一切功德你已經具足了，你不再欠少什麼。所以我們這個修行，要抓住這個根本哪！一切具足。還有《毗婆沙論》（註①）中說：「此法門是諸佛之父」。此法門即是發菩提心，這是一切佛的父親。「諸佛之母」。看見沒有，諸佛完全是從發菩提心生出來的。又說：「是諸佛之眼」。諸佛要普度，要能照見一切，什麼是眼呢？菩提心是眼。「

是無生法忍之母」。我們都是花開見佛入無生。見了阿彌陀佛，花開見佛了，入了無生法忍，無生法忍的母親是什麼？是發菩提心。你在花開時爲什麼證無生，因爲你曾眞正發起了菩提心。「是大慈大悲之母」。常常修習功德無量啊！無邊哪！讚嘆發菩提心的殊勝啊！佛的父佛的母，花開見佛入無生，這是無生之母。再有《大般若經》（註②）裏頭說：「如以箭射物」，拿箭去射靶子，那你就可能射中或者射不中。但是你往地下射，誰都中。這就是說，你發菩提心就像拿箭射地，絕對中的。這是發菩提心的功德。底下講一下密宗的菩提心功德，那就更深刻。所以人們往往是捨本求末。最根本的東西你把他扔了。密宗經典《菩提心義》（註③）：「菩提之心，成佛之本。」這個菩提的心呀，是成佛之本呀！本源呀！是大事因緣，佛出現於世是大事因緣，「大事因緣莫過於此」。大事因緣沒有再超過發菩提心了。底下更說明「若人求佛慧」，你如果有人要求佛的智慧，佛就是智慧，轉八識成四智就是智慧。涅槃三德是法身、般若、解脫，得解脫，恢復本有的法身，都全憑般若妙慧。欲求佛慧就須「通達菩提心」。通達了菩提心就可「即身成佛」。父母所生的身，就在這個身中得證大覺果位。禪宗是即

心成佛，密宗是即身成佛。即身成佛的關鍵在於徹底通達菩提心。但現在所遺憾的，不管是顯教是密宗，眞正明白什麼是菩提心的人已不多了。尋枝摘葉者多，著重根本者少。《菩提心論》（註④）還說：「此菩提心能包藏一切諸佛功德法故」。這個菩提心就包括了含藏了一切諸佛的功德之法。「若修證出現」，所以這要注意，這不是空洞理論。若在你修法證道時這個心出現，「則爲一切導師」。所以這相當於開悟啊，開大圓滿解，大圓滿見，然後契入大圓滿。這就跟禪宗一樣啊！五祖跟六祖說：「不明自心，不識本性，學法無益。」不明白自己的心，不明白自己的本性，學法沒有什麼好處。「若明自心，明自本性，即是丈夫天人師」，你就是佛，衣缽就給他了。一個沒有出家受戒的人得衣缽，這是千古第一奇事，所以當時廟裏人想不通，怎麼佛的衣缽讓一個廟裏做工的人拿走了。所以追呀。這不是爲名利去追。大家要知道，這是太想不通了。

上一句「爲一切導師」是覺他，自覺則「一切導之歸本」。所發的心不是向外馳求，而是返究心源，回心達本。本者，本源，本覺。如珠發光（發心）還照珠體（是歸本）。《淨修捷要》說：「始本不離，直趨覺路。」始覺合本覺就不

離覺悟。再者，「本」就是密嚴國土。密嚴佛土即是極樂世界。淨宗有「先送心歸極樂」之說。這話是指雖然自己身在娑婆，可是神棲極樂，自己心神不離彼土。這是初步解釋，進一步心土不二，若自心與極樂常寂光土相應，自身當下便是法身大士。所以你當下「不起於座能成一切佛事」。不用起座，一切佛事都圓滿成辦。這是圓頓教的教旨。若能理解，有極殊勝的功德。縱是不能理解，一經於耳根，都有永劫不消的法益。因爲都是金剛智慧，佛的眞正心髓！要成佛，要種佛的因。佛是覺悟，覺什麼？平等法。自心佛心平等。釋迦牟尼佛成佛時第一句話就是：「奇哉奇哉，一切衆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唯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一切衆生，蒼蠅螞蟻也一樣都有如來的智慧德相。但因有妄想執著，就不能出現，成了凡夫。怪誰呢？只怪自己。

前面講了發心的殊勝功德，若問不發怎樣呢？可從兩面說，《涅槃經》佛在涅槃時說：「雖信別相」（對於差別的能信），「不信一體無差別相」（不信自性是一切一體，本無差別之相。），這叫做「信不具」。現在大家具信不具信，大家自己根據涅槃經的話考慮考慮，信不信這個一體無差別的本體！若不具足，

經中說：由於信不具足故，所有境界亦不具足。這話分量很重。因爲信不具足，你雖然認眞持戒，不殺生不飮酒不什麼什麼，你的五戒仍不具足。「雖有多聞亦不具足」，你雖聽得很多，但對這最重要的不理解，古德還說，「無菩提心，三歸五戒亦不成就。」這就說到根上了。三歸五戒都不成就，那就慚愧了。所以我們要眞正明白什麼是順理菩提心。爲什麼三歸五戒不成就啊？佛法的根本義你不明白。

華嚴更有一句話，大家聽了應該記住，你發過菩提心你忘了。經云：「忘失菩提心修諸善法是爲魔業。」你做的善事也成了魔的事業。所以到底是學佛還是學魔，這個地方很多人，還是搞不清楚。很多人自己以爲是在學佛，不知道已是在魔隊裏頭上班。在佛堂念發心文，出了佛堂忘得一乾二淨，煩惱照舊生，火氣依舊旺，學法無益。不明根本只行小善不能出魔。所以希望大家輾轉勸說，要明這個根本。否則沒有歸依就不是佛教徒呀。

上面所說順理菩提心比較深刻。現在我們淨宗初機行人怎麼做？引用曇鸞大師《論註》（註⑤）中的話，他說「無上菩提心即是願做佛心。」不求聲聞緣覺

，不是想生天，想有個好死，來生富貴，這都不行了。要發願做佛的心。「願做佛心即是度衆生心。」不是我自己要成佛，佛教的偉大就是不爲我。爲什麼要成佛？要度衆生。怎麼度衆生？即是「攝取衆生生有佛國土心。」攝受衆生都生到有佛的國土去的心。《大乘起信論》上說：「衆生如弱鳥纏枝」。小鳥剛會飛，離開樹枝不行。沒有成就的人，離開佛不行。怎麼度衆生，讓衆生生到有佛的國土去，「是故願生彼安樂國土要發無上菩提心。」「若人不發無上菩提心，爲樂故願生，必當不得生也。」不是爲了普度一切，爲了利他，只是自己能夠幸福；學法但求一切吉祥，沒有苦惱，不但今生這輩子要好，我死了下輩子還要好，整個是個人打算，就不是大乘心。極樂世界往生的都是大乘，其中稱爲聲聞緣覺者，是指斷惑的程度，若論發心，都是發了大乘心。《往生論》說：「二乘種不生」。二乘種性的聲聞緣覺不能往生。所以淨土大法，不要把他看淺了。

大經宗要是發菩提心，一向專念阿彌陀佛。蕅益大師說：一句佛號即釋迦牟尼佛所得的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阿彌陀如來在因地上，發了種種大願，多少劫的修行成了佛，他這是無量種種功德的果實。這句阿彌陀佛名號，是無量劫來

多少功德所成就的，所以名號是功德的果實。所以名號中自然含有無量的一切功德。現在把佛的這樣一個果地覺悟的果實，作爲我們縛地凡夫，生死苦海中衆生在因地中修行的初心。阿彌陀佛這句佛號具有萬德，我念阿彌陀佛，我的心就是這句阿彌陀佛，這句就有阿彌陀佛的萬德，就成了我的心了。所以我的心召來了阿彌陀如來的萬德。直接了當不可思議。淨宗妙用可從蕅益《要解》中摘錄兩句：「從事持達理持」，「即凡心成佛心」。事持人人能行，從這裏開始，漸漸垢淨功純，暗合道妙，達於理持。這是凡心已在不知不覺超凡成聖，成了佛心。咱門開始就這麼一句句念去，所以很多老太太老修行得到往生。福建有一個八十多歲老太太，她幾十年吃素念佛。臨終一直八天不吃飯，端坐念佛，死後還是端坐，搭扣都不亂，還很莊嚴。八十多歲了。她從事持不知不覺地暗合道妙趨向理持。你念時，世間事都不貪戀，萬緣就放下了。心中只念這一句阿彌陀佛，就是一念單提。事持若能一切放下，就無所住。《金剛經》宗要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你這一句佛號明明朗朗，不斷不滅就是生心。這無住生心本是登地菩薩才做得到的事，但是凡夫老實念佛，不知不覺，暗合道妙，不住萬緣，生心不息，你

就等於地上菩薩了。所以你念佛功德不可思議。（持咒也如此）從事持達到理持，於是這個事持的凡夫之心，就當下成爲佛心。即凡心成佛心，即心成佛，直接了當。所以念佛功德不可思議。再有《觀佛三昧經》打個殊勝譬喻，一個窮人偷了王子的金瓶子，這是寶貝。大家就追他，他就上了樹。追趕者把樹弄倒了，窮人掉下來。可是這個時候，他把金瓶這個寶貝吞下去，他終於摔死了，後來身體都壞了，可是那個瓶子還在放光，那些毒蛇都嚇跑了。這是個佛說的譬喻。佛又告阿難：「住於念佛者，心印不壞，亦復如是。」你住於念佛的人，它的心印不壞。就跟這窮人吃這寶貝以後，都摔死了，四肢都壞爛了，這寶貝金瓶還在心中放光，還把蛇都嚇跑了。所以你這念佛者應知，心中老有這句佛號就是心印不壞。心印者，佛就是以心傳心，以心印心。以心爲印，印證萬法。傳法，傳的是什麼？傳的是心。怎麼給你印證？是拿心來印證。印就是印鑑，你這印鑑對了，人家銀行就付款。印鑑不對，你本人的錢從銀行取不出來。「住於念佛者心印不壞」是《觀佛三昧經》的經文，不壞就是常照，就是放光。禪、密、淨土有很多相通之處。

㈣先師虛老開示淨業心要

一九三一年福建功德林居士念佛七，中國近代三大高僧（諦老印老虛老）中的虛老（虛老是接我入佛門的第一位恩師），正好有事在當地，聽說有念佛七，他就去了。功德林居士們正在念佛，聽說虛老來了，很多人出去迎接禮拜。誰知虛老大加呵斥，責怪他們說：「你們都是居士，參加念佛七，學佛好多年了。今天是佛七道場，你們怎麼倒插法幢呀！倒著插呀！爲什麼跑出來給我瞌頭？」這樣大家就都回來了，坐好聽講。這樣虛老就接著講：「念佛打七貴在一心。」（虛老之意：身在道場就是要一心一意地修，如果不是一心一意，東看西聽，有人還要聊點天，這麼參加念佛七，念到彌勒下生，還是業障纏身，不但現在不成就，念到彌勒菩薩再來的時候，你還是業障纏身。應當從頭到尾的綿綿密密，一句緊跟著一句，一字一字、一句一句不要亂。不是說證到一心不亂，就是你念這一句別亂。一會兒想吃餅，一會兒又想去看電視，一會兒又想家裏爐子上還有水壺，這心就亂了。在道場裏這些都放下，就是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佛來

也這麼念，不用說虛老來了。佛現前，還是這麼念，魔來也這麼念。念到風吹不入，雨打不濕，不受外頭的干擾，才有成功的日子。佛是什麼？佛就是覺悟。佛者覺也。魔是什麼？魔是魔惱。魔者惱也。魔是惱亂，讓你煩惱。佛就叫你覺悟，佛是覺者。所以你覺的時候就是見佛的時候。覺心朗照清清楚楚就是見佛。生了煩惱，你在惱害人，或者被人惱害，那樣的時候就是著了魔了。）虛老又開示：「剛才佛七道場有很多人就坐著不動。不管誰來還是念佛，這些人都見佛了。」「那幾位來瞌頭接我的，你們接到什麼？虛耗時光，白白地浪費了時間。」（所以我們大家都盡量珍惜時間，時間就是生命。）「那豈不是因爲我而惱亂了你們的大事呀，你們在念佛，我來，你們就不安心，出來接我。我是干擾了你們，也就是你們把我推到魔的旁邊去了。」這眞是極殊勝的開示，許多學佛的人都顚倒了，怎樣才是尊敬三寶，怎樣才是如法修持，怎樣才能免於自欺欺人。再有幾句談到神通方面的事情，「一般不明佛法，未忘名利，求通求變，存此妄想非邪即魔。」一般人不明白佛法是什麼？名利之心根本未忘，念念之間所盤算的是如何爭奪佛教中的名位與權利。學法之後就想得神通，就想能變化，存在著這種妄

想不是邪徒就是魔的眷屬。非邪即魔。須知心外無法，一切法是在自己心內。剛才說信自，要信自心本來有如來智慧德相。不可心外求法。剛才說我們念阿彌陀佛，那不是在心外求，你要信自，都在你自心之內，你的心跟佛的心一樣徧滿一切處，不但阿彌陀佛在你心內，沒有一個佛不在你心內。虛老又說：神通「豈可起心希求，有此用心，豈能證無住眞理。」《金剛經》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你先有一個要求得通的心，就有所住，怎麼能夠相契無住的眞實道理。「此類人們」，佛就稱他們「爲可憐憫者」！

虛老的開示妙意無窮，其中殊勝之處是苛責離座迎接頂禮之人爲「倒插法幢」，而讚在原座不動之人是「念佛見佛」。這同當年釋尊昇天爲母說法後回到人間苛責來迎的比丘尼，而讚不來迎接的須菩提，如同一轍。這位比丘尼有神通，化現爲轉輪聖王，於是排在迎佛隊伍前首第一位，果然她第一個看見佛，佛一見便責備她爲什麼站到大僧的前面，她說「想早見佛」。佛說「你沒有看見我，倒是須菩提第一個看見我」。這天須菩提在林間靜坐，動了一念，今日世尊回來是否去接？繼而想到如來無所從來，亦無所去。佛無來去，何須迎送。就繼續靜坐

。可見禪門是傳心之法。世尊的心就傳到現代的虛老。心心相印，一味無差。從此公案的啓示，什麼叫做見佛，如何才能見佛，都不必再問了。

同時對於淨宗也是極寶貴的開示，大力宣示，「念佛貴在一心」。佛來魔來一切不管，只要老實專念，前後相繼。苛斥迎接者是「倒插法幢」（顛倒，毀法）。讚嘆繼續持念不動之人爲「念佛見佛」。淨宗警語「念佛時即見佛時」，可見虛老的話，正是當代禪宗第一大德對淨宗的寶貴印證。或有人說：你錯會了，虛老的重點在「不動」而不在念佛。我說：念佛的重點正在「不動」。淨念相繼，正是「如如不動」。

末後補足所引淨宗妙句「念佛時即見佛時，見佛時即成佛時」作爲本文結語。

一九九一年歲在辛未春整理於北京蓮舍

註①：《毗婆沙論》：「此法門是諸佛之父，諸佛之母，諸佛之眼，無生法忍之母，大慈大悲之母，常常修習，功德無量無邊。

註②：《大般若經》：「如以箭射物，或中或不中，以箭射地，無不中者。」

註③：《菩提心義》：「菩提之心，成佛之本。大事因緣，莫過於是。」「若人求佛慧，通達菩提心，父母所生身，速證大覺位。」

註④：《菩提心論》：「此菩提心能包藏一切諸佛功德法故，若修證出現，則爲一切導師，若歸本則是密嚴國土，不起於座，能成一切佛事。」

註⑤：《往生論註》：「此無上菩提心即是願作佛心，願作佛心即是度眾生心，度眾生心即是攝取眾生生有佛國土心。是故願生彼安樂國土，要發無上菩提心也。若人不發無上菩提心，但聞彼國土受樂無間，爲樂故願生，亦當不得生也。」

彌陀願王大願核心

—善導大師獨尊之五眞實願—

以一九八九年於北京廣化寺念佛七道場錄音爲基礎

五願願文

一、設我得佛，國中天人不住定聚必至滅度者，不取正覺。《魏譯・第十一願》

我作佛時，所有衆生，生我國者，遠離分別，諸根寂靜。若不決定成等正覺、證大涅槃者，不取正覺。《夏會本・第十二・定成正覺願》

二、設我得佛，光明有能限量，下至不照百千億那由他諸佛國者，不取正覺。《魏譯・第十二願》

我作佛時，光明無量，普照十方，絕勝諸佛，勝于日月之明，千萬億倍。《夏會本．第十三．光明無量願》

三、設我得佛，壽命有能限量，下至百千億那由他劫者，不取正覺。《魏譯．第十三願》

（設我得佛，國中天人壽命，無能限量。《魏譯．第十五願》）

我作佛時，壽命無量，（國中聲聞天人無數，壽命亦皆無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衆生，悉成緣覺，於百千劫，悉共計校，若能知其量數者，不取正覺。《夏會本．第十五．壽命無量願。第十六．聲聞無數願》

四、設我得佛，十方世界無量諸佛，不悉咨嗟稱我名者，不取正覺。《魏譯．第十七願》

我作佛時，十方世界無量剎中，無數諸佛，若不共稱嘆我名，說我功德國土之善者，不取正覺。《夏會本．第十七．諸佛稱嘆願》

五、設我得佛，十方衆生，至心信樂，欲生我國；乃至十念，若不生者

，不取正覺。唯除五逆誹謗正法。《魏譯・第十八願。》

我作佛時，十方衆生，聞我名號，至心信樂，所有善根，心心回向，願生我國，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覺。唯除五逆、誹謗正法。《夏會本・第十八・十念必生願》

淨土法門，《阿彌陀經》說是「一切世間難信之法」。玄奘大師更把「難信」上頭加一個「極」字，這是一個「極難信法」。我們很多人輕視淨土宗。實際上雖然人人都知道阿彌陀佛，人人也會念。然而能了解淨土宗眞正的意思，那是「唯佛與佛乃能究竟」。只有佛跟佛才能徹底明白。《無量壽經》是淨土的第一部經，所以十分重要。善導大師有兩句極重要的開示：「釋迦所以興出世，唯說彌陀本願海。」佛爲什麼要出現于世，到娑婆世界降生、出家、成道、說法，就只是爲了一件事情：唯獨要說「彌陀本願海」。就是要說阿彌陀佛本來的誓願廣如大海。佛菩薩都是大願，釋迦牟尼佛五百大願，藥師佛十二大願，普賢菩薩十大願王，但是我們天天唱讚：「阿彌陀大願王」。因爲阿彌陀佛大願是一切大願

中的王。佛教說話要求符合眞實情況的，不能誇大也不能縮小，不能隨意稱贊或貶低，這都是謗法的。所以善導大師所說「釋迦所以興出世，唯說彌陀本願海」，是眞誠從大光明藏中流出的實語。古說善導大師是彌陀化身。蓮池大師說善導大師縱然不是彌陀，也是觀音勢至文殊普賢同等人物。日本淨土宗稱第一代祖師是阿彌陀佛，第二代是善導大師，第三代是日本人。中國其它的人都不在內。善導大師在淨土宗非常重要。大師在長安的時候，長安城中幾乎沒有一個人不念佛啊！弘化的力量就這麼大。

世尊說法四十九年，五時說法，廣演八教，教外還有單傳之心法。一代時教，浩若煙海，怎麼善導大師說世尊是「唯說彌陀本願海」呢？這確是超越衆生情見之說，現在參証日本淨宗名著《無量壽經甄解》可以幫助我們接受善導大師的無上開示。

《甄解》認爲一般經論若與《華嚴》相比，那麼《華嚴》是實教，其它是權教。若《華嚴》與《無量壽經》相比，那麼《無量壽經》是實，《華嚴》是權。若《無量壽經》與四十八願相比，那麼四十八願是實，餘處是權。由此可見只有

四十八願，彌陀本願之海，才是世尊唯獨要說的唯一眞實之法。

《甄解》接著講，四十八願若與善導大師所尊的其中五願相比，則五願是眞。若十念必生願與其它四願相比，那麼只有第十八願是最眞實之法。《甄解》所說可從《彌陀要解》得到證明。《要解》說：「一聲阿彌陀佛，即釋迦本師於五濁惡世所得之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也證明善導大師這兩句無上開示。

所以我們根據善導大師指導。要學習彌陀本願海，要學善導大師在這四十八願裏頭所選的五眞實願。這五願是四十八願的中心，也就是整個佛教的眞實核心。這五願就是：「定成正覺」，「光明無量」，「壽命無量」，「十方稱名」和第十八願「十念必生」。第十八願正是眞實中的眞實，核心當中的核心。凡具信願者念十句彌陀名號，必得往生。稱名功德超情離見。正如《要解》所示：「一聲阿彌陀佛，即釋迦本師於五濁惡世所得之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故功德不可思議。

（善導大師時代，《大經》尚無善本，大師弘經以魏譯爲主兼採餘譯，現先師夏蓮老會本，已被公認爲本經善本，所以文中專採會本經文，至於魏譯之五願

則與會本對照並列文前。）

(一)「定成正覺」願

古德說：「四十八願，全顯法身。」又說：「一一誓願爲衆生故」。現合起來說，就是彌陀每一條願文，都是爲衆生究竟成佛。徹底體現彌陀的大智大悲大願。顯法身是大智，因人人本有法身，所以可以救度成佛。一心救度，願願爲衆生是大悲。徹底救度普遍救度是大願。所以彌陀號爲大願之王。這一條願文就是願求：凡往生極樂之人，無論過去劫中有無深重宿業，一律都絕對成佛。

正覺就是無上正等正覺，就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必成正覺就是決定成佛。佛是什麼？佛就是覺悟。人人都有本覺，但是現在大家在迷，就不覺了。在這不覺之中忽然起了一念要趨向覺悟，這是始覺。始覺老跟本覺相合，就最後達到究竟覺了。這是三覺，本覺、始覺、究竟覺。這三個都圓滿就成佛。願名「定成正覺」，就是說凡是往生的人，決定全部都成佛。至於願文：「我作佛時」，這個「我」就是阿彌陀佛成佛以前因地發願的自稱。當時他是國王，見了那時的佛，世間自在王如來，他覺得佛法殊勝，王位就不要了。所以大家看看，阿彌陀佛

，釋迦牟尼佛都是捨棄王位。如果有人對世間地位、名譽、金錢都捨不掉呀，這就沒有眞正的學佛。國王出家法號叫做法藏，這個「我」就是法藏比丘的自稱。法藏比丘發誓願說，在我成佛的時候，「所有衆生，生我國者」，不管是什麼衆生，所有一切，不但是人可以往生，鬼也可以往生，畜牲也可以往生。鬼很愚癡，其中惡劣的是惡鬼惡神等等。動物中螺螄極愚癡，終日躲在殼中睡眠，不見天日。這些衆生都能往生成佛，就如同一位醫師能醫不治之症，這就是淨土宗特殊之處。到了極樂世界之後，一定都成佛，都可以不離極樂國土就成佛。「衆生生我國者」，生到法藏比丘成佛所成就的國土，現在已經成就，就是西方極樂世界。凡是生到極樂世界的人自然「遠離分別，諸根寂靜。」「若不決定成等正覺，證大涅槃者，不取正覺」。只要是生到極樂世界，自然就没有分別，身意諸根，自然寂靜，決定成無上正等正覺，證大涅槃。現在有很多人也肯爲衆生辦個工廠，給衆生找個工作，或興辦種種慈善事業，但這都是不徹底的，暫時的救度，不能給衆生徹底的、永久的利益呀！將來他又墮落了，又是在地獄中火山、刀山、火柱裏頭過日子。只有眞正徹底覺悟，這才是徹底的度脫。

至於什麼是分別？又如何遠離分別？分別，我們常說你這個分別心太重了。我們要去分別它，這個對呀、不對呀、好呀、壞呀、善呀、惡呀、邪呀、正呀等等，都叫分別。這個茶杯美不美、好不好、貴重不貴重、我喜歡不喜歡，也都是分別。這種分別有眞實意義嗎？究實而論毫無意義，只是虛妄，所以叫做虛妄分別。本來一切是本無分別的，可是偏要去分別，所以叫虛妄分別。所有我們的一切分別心皆是虛妄。如同我們到故宮的珍寶館，看見金的盤、金的佛像、金的寶塔等等的這一切，你要是從這些表面形象來看，就沒有一個是一樣的。這就有種種的差別。其實你如果認識本體，就知道所見的盤、佛像、塔這些相，只要在爐子裏一化，就全沒有了。所有這些都是同樣東西，就是金子。可見一切分別之相，皆因虛妄之心。所以要斷分別惑，要斷這個惑，就依靠無分別智。所以《維摩詰經》講不二法門。一切都沒有兩樣。我們入不二法門，這個不二法門，沒有對立，沒有矛盾。所以願文中「遠離分別」，就是說往生後自然捨除虛妄的分別，了達「眞如即萬法，萬法即眞如」。至於還沒有往生的佛教徒，也應知分別是虛妄，而趨向於平等。心佛衆生三無差別，佛跟衆生也無差別，我們自己心與佛無

差別，和衆生無差別。消除減少這些分別，在修行中是很重要的事。

「諸根寂靜」。「諸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這六根，「寂」就是沒有煩惱，沒有痛苦患難叫做「靜」。衆生終日在危難苦惱之中，八苦交煎，憂患無盡。憂愁這個，憂愁那個，患得患失，沒有的想得，得了又怕沒有了。徹底消除所有的苦患叫做「靜」。沒有煩惱，沒有苦患稱爲寂靜，這是淺說。深說，寂靜就是涅槃的本體，或者叫做理體。我們世尊的聖號是釋迦牟尼。「牟尼」翻成寂默。《仁王經合疏》把「牟尼」解釋爲寂默，即身口意三業都寂默之義，《理趣釋》的解釋「牟尼」是身口意寂靜，所以「牟尼」就是寂默，寂靜的意思。沒有煩惱，沒有苦患，安然如如而不妄動，往生到極樂的人都是如此，所以受用種種大乘法樂。由於「寂靜」是「涅槃」的本體，所以就「決定成等正覺」（「等正覺」即是無上正等正覺的簡稱）。「證大涅槃」。「大涅槃」跟阿羅漢的涅槃不同。「大涅槃」也是佛果的名稱，翻成圓寂。現在和尚去世也稱圓寂。其實圓寂兩字的涵義很深。以義充法界，德備塵沙叫做圓。這就一切德無不具備了。妙絕相累，體窮眞性叫做寂。一些事相不能有累於你了，而能窮究本體，契合眞性了。簡說

就是德無不備稱圓，障無不盡曰寂。圓寂就是大涅槃的涵義。大涅槃不同於小乘涅槃。不同之處：大乘涅槃，涅槃三德，法身德、般若德、解脫德。佛證到涅槃，三德圓滿。阿羅漢只有解脫德。他解脫了，不入生死了，三界攔不住他了，但他不明般若，未證法身。大乘涅槃具「常樂我淨」。阿羅漢呢？他只有常樂淨，不認識這個妙明眞心的眞我。所以大乘佛教徒，你要說他是阿羅漢是貶意詞。在這兩種生死裏頭，阿羅漢是出分段生死，還有變易生死。從迴小向大到成佛，這五十幾個位次，一步一步的變易。佛是極果不再變易，了二種生死。佛是具足一切身，一切智，現無量身智，度脫衆生。阿羅漢涅槃是灰身滅智。所以小乘和大乘兩種涅槃不一樣。

這條願文是凡往生極樂國者決定成佛，證大涅槃。阿彌陀佛成就極樂世界。爲所有衆生都生到極樂。佛並不是要拉一部分群衆，增加自己的勢力，將來選舉的時候多張選票。他只是念念爲衆生，爲大家成佛呀！是爲了我們在座的，和全法界的所有這些人，要把大家都接到極樂世界，讓大家成佛。是爲我們！

㈡「光明無量」是第十三願，全文是：「我作佛時。光明無量。普照十方。

絕勝諸佛。勝于日月之明。千萬億倍。」底下還有：「觸光安樂」願，「衆生見我光明。照觸其身。莫不安樂。慈心作善。來生我國。」顯出阿彌陀佛這些誓願都是爲衆生。日本的望西師說得很好。普照十方。十方者，東西南北加上四個角就是八方，再加上和下，稱爲十方。十方就是一切處。佛光普照十方一切地方。日本的望西師解釋說，虛空是無邊的。（現在天文學用最大的望遠鏡發現從未發現過的一個星體，離咱們地球是一百四十億光年，也就是說他的光，要傳到我們這裏，光要走的時間是一百四十億年。咱們現在看見他的光是一百四十億年前的事。光是一秒鐘三十萬公里。光要走一年要走多遠？這叫一個光年。它離咱們一百四十億個光年。這還是現在科學所能觀察到的，已經是這麼大了。那觀察不到的還不知有多遠，現在科學都承認宇宙的大是沒有邊的。）十方無邊，十方的國土也無邊。所以衆生也無邊。佛菩薩的大悲心也就無邊了。因爲大悲心無邊，也就要光明無邊。因爲光明可以爲衆生作佛事。光明無邊，所以攝取衆生的利益也就無邊。扼要來說：爲了利益無邊，所以光明無邊，利益是給衆生的利益。佛爲什麼要無量光？是要給衆生無量的利益。這個解釋是很好的。所以我們常說：佛

教徒應是利他。不是老考慮自己。有的佛教徒只是想：逢兇化吉，遇難成祥，有事許個願，求求佛，念念佛，念念觀音菩薩，死後要往生。不但今生活得很好，死了也要找個好地方，比別人好。徹頭徹尾的個人打算。曇鸞大師說：這種個人打算的人，是不能往生的。往生極樂都是發大乘心的人。

佛光「絕勝諸佛」是阿彌陀佛的光明絕對勝過一切佛，大經裏講了，諸佛的光明不同，是因爲他發願時候不一樣。各人發了不同的願，成佛的時候實現他的願，於是光明就不同了。阿彌陀在發願的時候，最初的出發點就要勝過諸佛國土。本經說：「諸佛光明，所照遠近，本其前世求道，所願功德。」因彌陀有絕勝諸佛國土之願，所以成佛後「阿彌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諸佛，所不能及。」下願中還提到遇著光的人「莫不安樂，慈心作善，來生我國」。在《無量壽經》後頭說：「遇斯光者，垢滅善生。」這些煩惱垢污就消滅了，善念就生出來了。而且就是在三塗極苦的地方「見此光明，皆得休息，命終皆得解脫。」衆生在三塗極苦之處，地獄之中，如果見到這個光明，當時受罪的情形馬上就停止了，而且命終之後，可以往生極樂世界。爲什麼要無量光，光有這樣不可思議的

妙用，可是我們現在遇沒遇呀？不能說我沒有看見就說佛光沒有照到，不能這麼理解，你肉眼雖然沒有見，焉知你沒有接到佛光。我覺得我們都是在佛光攝受之中，所以今天能夠相會一堂，研究彌陀大願。面前擺一部電視機，電台正在廣播。電視機沒接電源，電台廣播的信息，充滿在你這裏，你不能察覺。你插上電源按了電鈕，跟你所要的台不一致收不到，調不好也收不到，實際訊息已全在這裡，稍稍一調，馬上聲音圖象都來了嘛！電台的節目本來在這裡嘛！不是調的時候再把它請來。你要換一個台，一按鍵，第二個頻道就來了。前頭的就沒有了。這說明一切頻道，一切的電波，一切信息都在當處，哪個也沒有短少，但你不把頻道選對了，就無法接收。同樣的問題，佛的光明就在這兒，就遍照我們身心，你所不能感覺者，就是你沒有調得相契。彌陀大願光明無量，普照十方，攝受一切衆生，給予安樂，令生極樂，佛光無量，利生之益無量。

㈢「壽命無量」願：「我作佛時，壽命無量，國中聲聞天人無數，壽命亦皆無量。」此是夏會本之願文，至於魏譯則分爲佛壽無量與國中天人壽命無量兩願，會本則攝二爲一，善導大師五眞實願，則專攝佛壽無量願。前爲無量光，此爲

無量壽。日本名著《甄解》認爲這兩願是「眞實報身之德」，「方便法身大悲之本」（這句話的意思是：從法身所流現的大悲與智慧方便的根本）。接著《甄解》就說明以上兩句話，它說：「蓋無量壽則豎窮三際佛身常住，衆生有依。（佛的壽命無量，在過去現在未來三際之中，沒有窮盡，所以佛身可以常住世間，給衆生作依靠。）無量光則橫徧十方，德用遍周攝化無盡。（光明無量所以遍滿十方虛空，隨光普施佛的功德與妙用，攝化衆生，沒有窮盡。）故爲大悲方便之本，報身之宏德也。故知願中自誓光壽無量，實爲一切衆生悉皆光壽無量。」所以日本有位澄憲法師說：「佛壽命無量這是化道的至德」。衆生可以常蒙庇佑有所依歸。

澄憲法師又說：「人民壽命無量淨土第一德也」。你得到往生，一切都好。壽命如果有量，就有一天要死呀！這像個什麼？像一個好的玉杯子，非常好，非常美，玉質非常好，雕刻也極精，就是沒有底。「玉杯無底」沒有用，廢物。所以日本大德望西說：「極樂世界諸樂根本只在此願」。壽命無量。所以我們要往生極樂世界，這是根本原因。打個比方說：投考大學，有的學校需要六百分以上

，一般學生考不上，但有個大學二百分就能考取，這個學校不但取分低，並且考進來之後，沒有退學開除等等。個個都成功，個個都是博士，個個都成爲愛因斯坦。這個學校太殊勝了。現用來譬喻極樂世界，往生很容易，中間沒有退轉，壽命無量決定成佛。大家要知道這是彌陀大願給我們的恩德。我們一直不成就，不是永不發心，甚至也發過很勇猛的心，但是往往一遇退緣就懈怠了，退了下來，又碰到什麼善因緣又發心。又過兩天又涼了。進進退退，所以進一退九，好不容易進了一步，一退退了九步。再說壽命，能讓我更活七十年，我就很樂觀了。過去七十多年日積月累修持、聞法，不斷改正錯誤，到今天也不容易。如果再有個七十年，又可有進步，又可做很多工作。但是，沒有了。極樂世界之殊勝，一個是不退，再一個是壽命無量。你想一個人老進步而且老活著，你不成佛成什麼？你不成佛不可能呀！所以阿彌陀佛稱爲大願之王。所以善導大師說：「釋迦所以興出世，唯說彌陀本願海。」我常說你們修什麼都可以呀！我從來不勸人放棄他所修的本門，另換一個。但是我常勸：不管你修什麼，你要求生極樂世界，拿你的功德迴向往生。如果不願入彌陀大願之海，要在這一生中出生死，我就可以說

一句很大膽的話：「絕無希望。」

㈣「諸佛稱嘆」願：「我作佛時。十方世界無量剎中。無數諸佛。若不共稱嘆我名。說我功德國土之善者。不取正覺。」十方世界一切佛剎之中，諸佛不共同稱嘆我的名字，說我的功德，說我的國土好；不能作到這樣，我不取正覺。所以這個願我們要很好的體會。決不是凡夫的思想。我要聞名於天下，要成爲佛教的大學者，要成爲佛教的大德，我的徒衆要遍天下，全世界都聞我之名。看起來好像跟彌陀這個願很接近，其實沒有任何共同之處。這一點必須知道。想成爲佛學家，成爲佛教的大法師的心，往往是夾雜著名聞利養的心，求供養，求得名望，正是個名聞利養的心。阿彌陀佛這個心，是個利他的心。跟第十八願連起來，我們現在說，我們今天能夠知道阿彌陀佛的名號，就全因彌陀所發「諸佛稱嘆」這個願。阿羅漢不知道他方的佛的名字。極樂世界距我們十萬億佛土，多少萬億個光年，那麼遠的事情，衆生怎麼能知道，而我們都知道。這個事情不知大家想過沒有，誰都知道阿彌陀佛，不管你信不信，不管男男女女，一跤沒摔著，哎呀，阿彌陀佛！他就阿彌陀佛念出來了。誰都知道有阿彌陀佛。咱們本土的釋迦牟

尼佛，有幾個人知道？本土的釋迦牟尼佛知道的人很少，而十萬億佛土之外的阿彌陀佛知道的人反而很多。這不是偶然之事，這是由於彌陀的本願。「諸佛稱嘆」，所以十方聞名。十方聞名，所以十方的衆生求往生。你看，《阿彌陀經》各方佛都吐廣長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說誠實言，汝等衆生，當信受如是法門，求生淨土。都要往生西方極樂世界。釋迦牟尼也一樣，也吐廣長舌相，遍覆我們這個娑婆的三千大千世界，說誠實言，告訴我們。因此我們才能聞阿彌陀佛的名字。所以淨土法門是千經萬論共指，十方諸佛同贊。《阿彌陀經》翻成六方佛，玄奘大師翻譯的就是十方佛。《無量壽經》也是十方佛稱贊。過去稱贊，現在也正在稱贊阿彌陀佛極樂世界，勸大家往生。

至於《魏譯》中願文是：「設我得佛，十方世界，無量諸佛，不悉咨嗟，稱我名者，不取正覺。」日本《會疏》說：諸佛贊嘆，稱我名者，包括三個意思。㈠是十方的佛都稱揚贊嘆，阿彌陀這個名號。㈡諸佛也稱贊一切念佛的人。所以十方佛也稱贊我們說，娑婆世界有這麼多衆生，大家在念佛，或在家中或在寺中，或單修或共修，在那念阿彌陀佛。所以凡是念佛的，也都在十方諸佛稱贊之列

。㈢十方佛也都稱贊他自己，因爲十方的佛也稱念阿彌陀佛名號，都由念佛三昧而成佛。

㈤「十念必生」願。「我作佛時。十方衆生。聞我名號。至心信樂。所有善根。心心回向。願生我國。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覺。唯除五逆誹謗正法。」四十八願中唯此五願推爲眞實，在此五願中又以此第十八願最爲眞實。可見此願實爲眞實當中的眞實，核心裏面的核心，實是兩土導師的心髓，乃無上大悲心的具體顯現，無上智慧所流出的究竟方便。首先要理解什麼是「至心」。在《觀經》第十六觀教令衆生稱念彌陀聖號，經文說：「如是至心令聲不絕，具足十念。」兩經都是指出「至心」。可見重要。「至心」就是至誠的心。《金光明經》注解，「徹到心源，盡心實際，故云至心。」徹到了心的本源，究竟了心的實際，這叫做至心，至誠的心。到底怎麼叫至誠的心？羅什大師的譬喻最好。所以就是大德呀！大師指示什麼叫至心：有人在野地裏，忽然間碰到強盜了，冤家債主，仇人相遇，他們就拿著弓箭刀槍追趕索命。這個人趕緊逃跑，若被追上就沒命了，一想不好，前面有一條河，我到河邊上，我是脫了衣服過河，我還是就這

麼過呀！我要是穿著衣裳游泳不便，我不好過呀！要是脫了衣裳，費時間呀！他們抓住怎麼辦？這個時候心中所想只是怎麼過河！這時還會想：我銀行存款怎麼辦？家裏還有什麼事要吩咐？全沒有了。就是怎麼過河！心裏沒想任何其它的念頭，這就叫「至心」。這我們容易體會。你聽到佛的名字，你就這樣一條心的信受歡喜，就是「至心信樂」。你念佛就是這樣一條心，一個心眼兒的這樣念，就是「至心」念佛。

願文中「至心信樂」，信是信心。樂是歡喜，表示願意。所以這兩個字顯示了信願，很重要。有的人光重視持名，不重視信願。這是非常不夠的。截流大師講正信。《彌陀要解》講六信。《無量壽經》講發菩提心，那就更深入一步了。所以肯用功是很不錯了，但可惜還不圓滿。信願行三資糧，缺一不可。三件事情像一個香爐三條腿。有人說我信，我也願意去，就是不念，那是兩條腿的香爐，站不住的。另一種，我就知道念，我也願意去，眞正什麼叫六信、什麼叫事、什麼叫理、還有自佛與他佛、什麼因果都不能信，信這條腿就短了。截流大師勸發正信文中發揮得十分深刻，若無正信，雖然努力念佛，不能往生。來生富貴，就

造業，這生造業，下一世便入地獄，這叫做結三世冤。所以我們不但信事上的報佛與化佛，還應信理體的法身佛，不但信極樂的他佛，還應信自心是佛的自佛。相信以信願持名之因，決定得往生之果。

「所有善根，心心回向。」因爲作的善事，他可以又生長枝葉，結出果實，而且牢固不能拔，所以稱爲善根。所有我這一切的六度萬行種種善根，我都是一念一念的，一心一心的用純正相繼的心念來回向，就是「心心回向」。回是回轉，向是趨向。例如阿羅漢的回小向大，就是回轉只求自覺的功德，發起趨求大乘的心，這就是回向。也就是回轉自己的一切功德都使之趨向於自己的誓願。《往生論注》說得很好：「回向者，回己功德普施給衆生，共見阿彌陀如來，生安樂國」。大家常念：「若有見聞者，悉發菩提心，盡此一報身，同生極樂國。」這話要是至心念去，就有無量功德。因爲：把你的功德，施給無量衆生，同生極樂國，不是只爲自己，這個心是可以往生的。

「願生我國」。「願生我國」明白指出了三資糧中的「願」字，在「至心信樂」已暗指，這句是明指。「信樂」明指了「信」，現再明指「願」字。所以說

第十八願是大願核心，因它明指了淨土法門信願持名的綱宗，具足信願，但有十念就可往生。這是兩土導師剖露心肝的精髓。《彌陀要解》代佛傳語，「往生與否全由信願之有無，品位高下全由念佛之深淺。」這說明了，能不能往生，只決定於你有沒有信願，若有深信切願，決定往生。往生後的品位才是念佛水平所決定的。《要解》接著說，若無信願縱然念得如銅牆鐵壁，風吹不入，雨打不濕，也無往生之理。盼學淨之士，深留意焉。

「乃至十念」你這念佛，念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就是一念。「乃至十念」，你多念當然更好。到臨終有十念相繼就可以往生。《寶王論》裏說：臨終有一念都能往生。所以持名往生稱爲易行之法，其餘的修行都是難行之法。唯有淨土法門是橫出三界，其餘是豎出三界。例如，一個蟲子長在竹子裏頭了，要從竹子裏頭出來，有兩個辦法，一個辦法：在竹子裏一節一節的咬，咬來咬去，出去了。這是豎出三界，咬很多節。淨土法門是橫出三界。橫著咬，當然費點勁，竹子皮硬一點，但就在一個地方釘住，咬一個窟窿，出來了。這是易行道。「至心信樂，十念必生」就是體現這易行道。爲什麼要易行？彌陀的大願嘛！你說我要救衆

生叫你解脫而是一個很難的方法，誰都辦不到的，有這個方法和沒這個方法有什麼分別，誰都辦不到。修唯識觀，修法界觀而能得到成功的人就太少了。衆生辦不到哇！觀一切都是自己識心所現，如眞知道一切都是識，還有什麼分別，吃也吃的，識。看也看的，識。說也說的，識。什麼就都是識。這方法很好，但是說來容易，要眞到了誰罵你一句，你馬上火就來了。高明容易解脫難，講得高明很容易，你眞正跳得出來才算呢！不大做得到。

念佛就是三資糧中的「行」，有人會問爲什麼臨終十念甚至一念，這樣微小的「行」，就能取得往生淨土證不退轉的殊勝妙果呢？這就是持名法門無上殊勝不可思議之處。也就是彌陀爲什麼尊稱爲大願王之處；也就是善導大師說：「釋迦所以興出世，唯說彌陀本願海」之處；也就是第十八願成爲五眞實願，四十八願一代聖教的核心之處。這願之名爲「十念必生」。「必」是決定之義。這就因爲這句名號是彌陀歷劫以來無量無邊萬德所形成。名由德成，所以名具萬德，名即萬德。衆生持名，彌陀萬德全入衆生介爾心中，由於彌陀萬德，莊嚴了念佛人的自心，於是自心頓具彌陀的萬德。拙著《大經解》云：「名號即實德。」正是

此義。故云：「念佛時即見佛時，見佛時即成佛時」。極圓極頓不容擬議。《彌陀要解》：「一聲阿彌陀佛，即釋迦本師，於五濁惡世所得之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足證持名妙法，是方便中的方便，究竟中的究竟，但當老實念去。

「唯除五逆，誹謗正法。」《觀經》是五逆可以往生，但五逆再加上誹謗正法就不能往生了。這裏多了一個罪名，有人又設問：另外有一個人，他不是五逆，單是謗法，能不能生啊？古德回答：「這個人生不了」。五逆十惡他不謗正法能生。這人謗正法，不五逆十惡不能生，爲什麼？謗法的罪重於五逆十惡，很多人不知道。有的人就喜歡隨便說說，他以爲他很高興，很滿意，隨便說，他不知道他是造了一個極大的業呀！隨便批評，隨便說呀！這都是做了於法不利的事情，原因就在這兒。爲什麼他五逆十惡？他敢於做這樣的壞事，就是他不明佛法，他要眞信了佛法，知道有因果、有報應，天天念《地藏經》，眞相信了，他敢殺父殺母啊？就因爲不明白佛法，所以不相信因果，不殺白不殺，不貪污白不貪污。他就這個思想。他做壞事就因爲他不明正法。可見正法重要。你誹謗了正法，那就有很多人會變成五逆十惡了。所以罪很重。以上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許多

人想解脫，求覺悟，尋求正法才能出煩惱生死的苦海，登清淨解脫的覺岸。這須正法來做舟船，可是有人把船破壞了，或者無船可渡，或者中途漏水沉沒，斷人慧命，沒有罪比這個更重了。對於如來傳給大家的妙法，如果有人加以誹謗，必須痛自懺悔。也有的是無意的，由於自己理解的不夠，任意發揮，於是「離經一字便同魔說」。

善導大師選出上述五願爲彌陀願海的核心，眞是頂門具金剛正眼，剖露了兩土導師的心髓。㈠定成正覺願。這是彌陀願海之本。導師唯一的心願：就是願一切衆生，頓歇狂心，朗然覺醒，恢復本有的覺位，也就是成佛。一切法不離因緣，所度衆生從有緣往生極樂國土的開始，所以本願指出「生我國者，：：證大涅槃」。

於是引出無量光壽兩願。普度衆生，唯靠佛陀。生極樂者，賴佛教化，芸芸衆生，賴佛攝受，生死流中，賴佛慈航。但未來不可窮盡。賴佛救度的衆生也不可窮盡。所以彌陀的壽命不能窮盡。未來時間無量，衆生無量，所以佛壽無量。佛放妙光攝受衆生，加持衆生，十方虛空不可限量，其中衆生無有限量，大悲不

捨衆生故，所以彌陀光明無量。

無量光，無量壽祇因眞純一念利生之心，自然流現了。古德說：彌陀無量光壽，只爲一切衆生同臻無量光壽，確是如此。

願文中「生我國者」這就指出西方極樂世界清淨國土（簡稱極樂淨土）。要依止彌陀成佛的人，須先往生淨土。於是四十八願所莊嚴成就的國土，種種清淨光明，種種美妙安樂，種種賞心快意，種種演唱法音，受用種種大乘法樂，沒有退緣，一切增上，所有國中人民也都壽命無量決定成佛。極樂國土這樣殊勝，怎麼才能去呢？這就成爲全部大願的關鍵。關鍵是什麼呢？

這就是「十念必生」願。但當深具信願，只要念十句南無阿彌陀佛就決定往生。這是人人能做到的易行道。所以全部大願一齊都活了。這是大願之心，聖教的眼。如果沒有這條易行之願，其餘之願，再廣大，再殊勝，也都是虛願，甚至是狂願。衆生只是可望而不可及，徒增惆悵。

所以《大毗盧遮那成佛經》說：「大悲爲根，菩提爲因，方便爲究竟。」所以果覺的究竟處只在徹底救度衆生的「方便」。如能給予衆生以究竟（徹底）方

便的辦法，使他們得度，這才是究竟的成就。

現在持名念佛往生極樂的法門，橫出三界，成爲一切法門中的易行道。這就是究竟的方便。

大慈大悲的阿彌陀佛，爲了普作饒益，所以再加一條「諸佛稱嘆」願。十方如來各放廣長舌相，宣說彌陀世尊極樂國土種種功德，勸令衆生求生淨土。於是十方衆生才能聞名得度，同生西方淨土。我們身在娑婆，與極樂相距十萬億佛土，我們能聞彌陀名號，能求生淨土，正是由此「諸佛稱嘆」願之力，所以釋迦導師「唯說彌陀本願海」。

善導大師選以上五願爲眞實願，「眞實」二字恰與《大乘無量壽經》三眞實（眞實之際，住眞實慧，眞實之利）不謀而合。㈠「定成正覺」願，正由衆生個個本來是佛，歇即菩提，定成本覺，此願所開示者，「眞實之際」也。

以無量光壽攝取教化衆生。以種種殊勝方便，增益極樂國人善根，永離退轉，唯是增上，皆由於彌陀眞實之慧。

「十念必生」願正顯「眞實之利」。具縛凡夫，但能深信切願，持佛名號乃

至僅有十念，就可往生極樂國土，永離惡趣，證三不退，位齊一生補處菩薩，決定成佛。所得利益，超勝一切，故爲無上殊勝究竟眞實之利。乃眞實究竟的方便，故此願爲眞實中的眞實。

文末敬申一偈　普祝

願解如來眞實意　願得彌陀眞實利

普願早生眞實慧　速證究竟眞實際

一九九一年春於妙雲禪室

依止善導大師，持念彌陀名號

本文舊名，善導大師與持名念佛，曾刊於中國法音雜誌第75期，茲經修改充實，收入本錄，改用今名。

善導大師是我國唐代高僧，乃中日等國淨土宗同尊的大祖師。大師得十方如來之心髓，作無量世界人天之眼目。依止《無量壽經》獨讚持名念佛。開示悟入，佛之知見。以身弘道，恩德無極。超世希有，萬古同欽。日本淨宗稱大師爲「高祖」，「吾家」，「宗家」等，並有尊奉彌陀爲淨宗初祖，善導大師爲二祖，日法然上人爲三祖者。法然上人讚大師之《觀經疏》說：「此疏是彌陀傳說，此文是彌陀親講。」上人並讚大師是「彌陀願王之垂跡」。日親鸞上人說：「善導獨明佛正意」。我國蓮池大師說：「善導和尚世傳彌陀化身。見其自行精嚴，利生廣博。萬代之下猶能感發人之信心。若非彌陀，亦必觀音普賢之儔。嗚呼大哉！」是以中日淨宗先德，對於大師莫不俯首歸心崇敬景仰。承恩衆生，則頂禮膜

拜，永劫依止。

大師爲什麼能長受後世無限的尊崇敬仰呢？祇因大師依止《無量壽經》，十念必生的本願，拈出持名妙法。指出徑路修行的徑路，顯示彌陀願王的本心。大師出家後，初依《觀經》修觀，已成深妙。但廿九歲時（貞觀十五年，公元六九一年）於玄中寺，蒙道綽大師授予《無量壽經》。頓如貧子歸家，全承富業。衣底現珠，照用無窮。大師說：「釋迦所以興出世，唯說彌陀本願海。」而詳陳彌陀本願之金文，唯此《無量壽經》。於是力弘經中十念必生之大願。一心持佛名號，誠篤精進，如救頭燃。如《新修傳》說：「入堂則胡跪合掌一心念佛，非力竭不休。甚至寒冷亦須流汗。」又《往生傳》說大師念佛「如是一聲，則有一道光明從口中出。十聲乃至百千聲光亦如之。」

大師的《觀經疏》說：「一心專念彌陀名號，行住坐臥，不問時節久近，念念不捨者，是名正定之業。順彼佛願故。」又於《觀念法門》中，爲使彌陀第十八願文義明確，乃將願文寫爲「若我成佛，十方衆生，願生我國，稱我名字，下至十聲，乘我願力，若不生者，不取正覺。」按魏譯經文中原作「十念」。「念

」字則有想念、憶念、參念，或爲觀念等義。今寫作「十聲」則只含「稱念佛名」之義，不容更作別解。所以日法然上人說：「須將此文常唱於口，浮於心，遇於眠。此文是四十八願的眼、肝、神。」我國善導以後蓮宗諸祖，亦皆同遵此旨，首宏持名念佛。

又《新修傳》說大師：「出即爲人說淨土法。」《往生傳》說：「續至京師，擊發四衆弟子。無問貴賤。」《往生傳》說：「士女奉者，其數無量。」又《往生西方略傳》說：「三年後，長安城中，已被念佛者所充滿。」可見大師宏化之盛，冠絕古今。

夫念佛法門爲易行道，優於餘法，故稱捷徑。但念佛有四：一實相念。二觀想念。三觀像念。四持名念。持名念佛，更爲簡易精深，直截了當，契理契機，萬修萬去。故持名一法稱爲徑中之徑。《阿彌陀經》說：「執持名號」。《無量壽經》說：「一向專念阿彌陀佛」。《觀經》說：「如是至心，令聲不絕，具足十念，稱南無阿彌陀佛。稱佛名故，於念念中除八十億劫生死之罪。」可見淨土三經，同讚持名念佛。又此法門，乃十方如來所同讚，千經萬論所共指。或問六

字片言，爲什麼有如是無量功德？此一問題，實難酬對！因此一句名號，乃如來自證境界。唯佛與佛，乃能究竟。我一介凡夫，何足語此。祇能略綜顯密教典，禪宗公案，一抒盲人摸象之見。

淨宗之妙，首在「以果地覺，作因地心。」彌陀一乘願海，六字洪名，即是如來大覺圓果海，以此果海，作我因地修行之因。從果起修，所修即果。性修不二，因果同時。直截根源，千了百當。不歷階梯，非因造作。至圓至頓，不可思議。所以《彌陀要解》說：「故一聲阿彌陀佛，即釋迦本師於五濁惡世，所得之阿褥多羅三藐三菩提法。今以此果覺全體，授與濁惡衆生。乃諸佛所行境界」也。又近代太虛法師於所著《佛教宗要論》中，歸納印中日三國大乘佛法爲教理行果四門。一教門。以言教爲宗。三論、唯識、天台、華嚴等宗屬之。二理門。唯顯眞理，不假言說，以心爲宗。臨濟，曹洞等宗屬之。三行門。注重行持。律宗、蓮宗（指偏重自力實修之淨土宗）屬之。四果門。依佛果福智圓滿之身土，加持自之身土。密宗、淨土眞宗等宗屬之。淨土眞宗乃日僧親鸞上人所倡。此宗所憑，唯一個「信」字。純依他力。唯以佛果功德爲依。與密宗相類。太虛法師

分淨土爲行與果二門。實則我國之淨宗正脈的承傳正是果門。如蕅益大師說：「得生與否，全由信願之有無。」是謂往生關鍵，全憑信願。往生後品位之高下，則由持名之深淺。日淨土眞宗之說，即全在其中。先師夏蓮老常說：「淨宗是密教顯說」。今承其旨。

又密淨不二之說，曾屢聞於密教大德。例如寧瑪派諾那祖師曰：「千佛萬佛不離阿彌陀佛」，「成佛最穩最速之法莫過於明白自心與彌陀大法」。又如先師噶居派大德貢噶呼圖克圖曾親示筆者，「往生極樂世界即是密宗即身成佛」。又如蓮華精舍金剛阿闍黎則以往生極樂作爲全體信徒之共願。至於東密，如日古德興教大師曾說：「毗盧彌陀，同體異名。極樂華藏，名異一處。」又於《阿彌陀秘釋》中說：「天竺稱阿彌陀，唐翻無量壽，無量光等。（中略）一者無量壽，法身如來居法界宮，不生不滅。是故大日如來或名無量壽佛。二者無量光，法身如來妙觀察智光，徧照無量衆生，無量世界。常恆施利益。故大日如來或名無量光佛。（中略）是故唱阿彌陀三字，滅無始重罪。念阿彌陀一佛，成無終福智。如帝網一珠，頓現無盡珠像。彌陀一佛，速滿無邊性德也。」又釋阿彌陀之梵字



說：「字一心平等本初不生義。字一心平等無我大我義。字一心諸法如如寂靜義。」又字佛部義。字蓮花部義。字金剛部義。又字空義。字假有義，字中道義等等。又於《阿字觀》中說：「字是諸字之母。（中略）自（阿）字出一切陀羅尼。自一切陀羅尼生一切佛。（中略）（阿彌陀）之寶號，勝於諸法者，則此（阿）字之故也。」

興教大師之說，不但深明密淨不二之義，且將持名一法中果覺因心之旨，剖露無餘。洪名中一個阿字，即是平等不生之本心，亦是一切眞言與一切諸佛之母。故知持名，是稱性而修，非餘法所能及。又密教所以能即身成佛者，在使行者之身口意三業頓同如來之三密。唯三密齊修，乃上根利智所能行。東密大德，圓融無礙，即一即三。故云一密相應，亦必成佛。如興教大師所說：「唯誦一明一字成佛，唯相應必定即身成佛故」。淨宗持名即是持咒，即修語密。但能一念相應，即是一密相應。亦必即身成就。可見淨宗，即是果門。乃密教之顯說也。

上明密淨不二。其實禪淨，禪密都是不二。如興教大師引《觀經》說：「『

是心是佛』，本來一體，更不可求。『是心作佛』，迷卻（卻者除也）智顯，即身成佛」。夫「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乃《觀經》之綱要。今則亦正是密教即身成佛之眞諦。密淨不二，於茲益顯。又「是心是佛」即馬祖之「即心即佛」。「是心作佛」亦即宗下之「眞參實悟」。請問禪淨二宗，又有何別？夫「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能作佛者，是本妙明心。所作之佛，即此本心，別無他物。故知能作所作，能念所念，囫圇是個妙明眞心。故云「一聲佛號一聲心」。如蕅益大師說：「無量光則橫徧十方，壽則豎窮三際，橫豎交徹，即法界體。舉此體作彌陀身土，亦即舉此體作彌陀名號。是故彌陀名號即衆生本覺理性。持名即始覺合本。始本不二，生佛不二。故一念相應一念佛，念念相應念念佛也。」以即佛即心故，「念念佛」即是念念心。大師此論，精徹無比。

至於直顯禪淨不二者，莫過於《大集經》所說：「若人但念阿彌陀，是即無上深妙禪。」可見持名不但是禪，且是無上深妙之禪。因爲此禪，不待參究，當念即是。不論迷悟，全體現前。故先師夏老有詩句說：「念佛即是自心現」。古德也常說念佛之人，譬如「此身已在含元殿，更從何處問長安。」又如臨濟禪師

常說的「孤明歷歷」。念佛人萬緣放下，一念單提，這就是「孤」。清清楚楚，淨念相繼，便是「明歷歷」。又「孤」即是《金剛般若經》的「無住」。「明歷歷」即是「生心」。故持名即是無住生心。又如有僧名慧超，問法眼說：「如何是佛？」答曰：「汝名慧超」。這等於說「你就是佛」。又如僧問洞山，「如何是佛？」答曰：「麻三斤」。且道這兩則公案與「一句佛號是什麼？」「念佛之人是誰？」是同是別？「麻三斤」尚且是佛，所念之佛與能念之人焉能不是！又如《首楞嚴經念佛圓通章》說：「不假方便自得心開」。「自得」二字，宜深著眼。蓋謂不從外得，自然圓現也。所以蕅益大師說：「豈知念得阿彌陀佛熟，千七百公案向上機關，亦在裏許。」元中峰國師說：「禪者，淨土之禪。淨土者，禪之淨土也。」

又這一句佛號，如蕅益大師說：「三藏十二部極則教理，都在裡許。」可見天台的圓頓三觀，性具性造，一念三千等。華嚴宗的理事無礙，事事無礙，圓融具德，一眞法界，都在其中。

如上所說，表明持名法門的「契理」，因能信所信，能願所願，能念所念，

能生所生，一一皆是實相的正印。但此法門之卓絕，更在於它的契機。機者，指根機與時機。持名一法，普被三根，廣應群機。《大毗盧遮那經》說：「菩提心爲因，大悲爲根，方便爲究竟。」太虛法師解釋說：「須知方便之義，全在利樂衆生，故可稱爲大乘之究竟。」今此持名往生一法，上至文殊普賢，下及五逆十惡，但能臨終十念一念，皆得往生。可見攝機至廣。又但得往生，便橫出三界，圓淨四土，圓證不退。位齊補處，即與觀音勢至等諸大菩薩並肩。故知此眞是方便中之方便，究竟中之究竟。

又持名一法，最契時機。蓋此法門，不廢世法，而證佛法。不離佛法，而行世法。因持名之法，隨時隨地可行。不須入山潛修，閉關宴坐。於有益世間之事，仍可進行。只要深信切願，一向專念。若不得閑，下至行十念法，或臨終十念一念，皆可往生。所以說「不廢世法，而證佛法」。又大乘宗旨是莊嚴國土，利樂有情。因持名念佛，最爲方便。故於當前人民，亦應隨緣利樂。現居國土，正好一併莊嚴。可見淨業行人乃「不離佛法，而行世法」。足證持名法門契合時機無能過者。

粗知持名殊勝，彌感善導大師宏讚恩深。大師說：「弘誓門多四十八，偏標念佛最爲親」。念佛何以最親？蕅益大師說得好：「蓋所持之名號，眞實不可思議。能持之心性，亦眞實不可思議。持一聲則一聲不可思議，持十百千萬無量無數聲，聲聲皆不可思議也。」普願具信之士，永遵大師遺教，持念阿彌陀佛，同入不可思議果海。

無量壽經今得善本（夏蓮居會本）之大事因緣

—彌顯本經即華嚴、即禪、即密；一切含靈依此度脫—

一九九〇年十月宣讀於日本第三屆中日佛教學術交流會議

㈠淨土第一經。

無量壽經稱爲淨土第一經，蓋由於經中宣示：彌陀因地之殊勝大願與精進行持，極樂依正之超逾十方，三輩往生之條件與正因，娑婆穢土之五惡痛燒，一乘願海之不可思議，萬德洪名之究竟方便；以一眞法界爲體，圓明具德事事無礙爲相用；廣攝一切善法，普度九界衆生；以十念必生一念亦生故稱頓教，因最易最穩橫出三界而號易行，一切含靈依此度脫，當來經滅獨留此經。中日大德讚此經者不勝枚舉。日淨宗大德道隱師讚此經爲「專中之專，頓中之頓，眞中之眞，圓中之圓。」蓋因此經不僅爲淨宗綱要，實爲世尊一代時教之指歸也。

㈡五種原譯苦無善本。

無量壽經如是殊勝，而中國古德註釋此經者，唯隋淨影唐嘉祥兩家。千餘年來讀誦者希。實因此經存世之五種原譯瑕瑜互見，彼

此差別甚大。此經東來極早，自漢迄宋，可考之譯本共十二種。（七種佚失，名單見拙著《大乘無量壽經解》）現存者爲：①無量清淨平等覺經（漢譯），②佛說諸佛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吳譯），③無量壽經（魏譯），④無量壽如來會（唐譯），⑤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經（宋譯），五者之中魏譯流通較廣。而淨宗九祖蕅益大師則認爲唐譯最佳。但各譯皆有缺陷，例舉於下：

①漢譯，有賢者名爲「大瘦短」，比丘尼名爲「生時侍者頭痛」。魏譯謂極樂「地輒開裂」。是皆譯者筆拙之處。②十念必生乃阿彌陀大願之核心，漢吳兩譯均未彰明。③國無女人與蓮花化生兩大願，於魏譯願文未顯。④唐宋兩譯文義較優，但於五惡痛燒之宏文，竟告闕如。且各譯之間差異極大，例如彌陀大願，漢吳古譯爲廿四願，魏唐兩譯爲四十八願，宋譯則爲三十六願。彼此相異有如此者。是以清初彭紹升居士曰：「此經闡揚者少，實以無善本故」。

㈢校會之本。　宋王日休居士悲五原譯無善本，使聖教度生之旨「紊而無序，鬱而不章」。乃取漢吳魏宋四譯，會集成經，名爲《大阿彌陀經》。王本一出，舉世流通。但王本頗多舛誤。蓮池大師謂爲「抄前著後」，「去取未盡」。

彭紹升居士斥爲「凌亂乖舛，不合圓旨。」竊按王本之病有三。①抄前著後，抄引經文於前，自撰文句於後。既是會集舊譯，焉可杜撰經文。②魏譯三輩往生皆發菩提心，而王本唯中輩發菩提心，下輩不發（此不但杜撰，並乖圓旨），上輩則未曾談及。故謂「去取未盡，高下失次」。③五譯中唐譯文義俱精，王氏所會獨缺此譯。（王本爲本經第六種）

第七種。彭紹升居士爲宏此經，乃取魏譯而刪節之，仍名無量壽經。較原譯簡練。但只是節本，未能救王氏之失。

第八種。清咸豐中魏承貫居士，備取五譯，會成一册，嗣定名爲《摩訶阿彌陀經》。魏本文辭精簡，包舉綱宗，八種相較，實居魁首。但可憾者，魏氏雖力求字句皆有來歷，以救王本之過，而未能盡免。例如：①魏氏謂往生中「無有胎生」。而魏唐宋三譯皆曰「有胎生者」。②魏氏以「生時痛：：是爲五痛五燒。」數句，概括魏譯數千言，魏本之文並無來歷。③魏氏謂極樂宮殿「或依寶樹而住」，亦各譯所無。④魏氏謂法滅之時，「唯餘阿彌陀佛四字，廣度群生。」亦非本經原文。是以魏本仍未完善。

㈣勝緣成熟，善本興世。　先師夏蓮居老居士，力踵前賢，誓成善本。掩關數載，稿經十易。文句精義，悉本原譯，而流暢自然，渾若天成。會本稿成，名爲《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夏本一出，風行寰宇。四衆弟子，獲睹善本，歡欣鼓舞，不可名狀。讚揚讀誦，講播印刷者，風起雲湧。加拿大、美國現七處成立淨宗學會，台灣、新加坡，亦皆成立。於此善本修習宏揚，現能背誦全經者日益增多，聞經獲益者不可勝計。本經印行已超卅餘萬部。錄音帶亦流行海外。台灣新印之《淨土五經讀本》即以夏會本爲無量壽經讀本，餘八種列爲附本。本經光明，方興未艾。

夏會本廣攬衆妙，圓顯聖心，大開如來秘藏，頓顯慈尊妙心，《華嚴》之事理無礙，事事無礙法界，備顯會本之中。禪密妙諦悉寓此經之內。一切含靈因此得度，當來經滅，唯此獨留。可見善本興世實爲大事因緣。

㈤事理無礙法界。　會本中佛答彌陀成佛時處，文曰：「彼佛如來，來無所來，去無所去，無生無滅，非過現未來。但以酬願度生，現在西方：：（見宋譯）。有世界名曰極樂。法藏成佛號阿彌陀，成佛以來，於今十劫」。上文中無

有來去生滅，亦非過現未來，所顯者理體也。有極樂，有彌陀者，事相也。攬理成事，因事顯理，體用齊彰，從容中道。正顯理事無礙之旨。

又會本採魏譯之「開化顯示眞實之際」，「惠以眞實之利」，復採宋譯中「住眞實慧，一向專志莊嚴妙土」，於是經中具三眞實。成爲一經綱宗。亦即一代時教之教眼。眞實之際乃眞如實相之本際，故爲理體。眞實之慧者，從本體流現之妙智，如珠生光，相也。眞實之利，乃本體之大用，亦即一切衆生所獲究竟堅固之實惠也。又此三眞實，正如涅槃三德，∴字三點，非一非三，不縱不橫。眞實之際，法身德也。眞實之慧，般若德也。眞實之利，解脫德也。由眞實之體流出眞實之慧，令一切衆生普得究竟解脫眞實之利。是以極樂國土一花一香，悉皆法身妙智之流現，時時處處，法音宣流，妙音普聞，若有見聞，悉皆增上。九品萬類，一生彼土，永不退轉，決定成佛。正是眞實智慧無爲法身之妙用。事理圓融一切無礙。

㈥事事無礙法界。 事理無礙法界乃大乘經論所同宣，事事無礙法界唯《華嚴》所獨顯。華嚴宗立十玄門以表事事無礙。今此會本一如《華嚴》同具十玄

。可證本經正是《華嚴》之中本。今依《探玄記》次第，引據經文以表本經十玄。

①同時具足相應門。《大疏》曰：「如海一滴，具百川味。」表一法成，一切法同時具足圓滿顯現。今此經中泉池功德品：「其水一一隨衆生意（見宋譯）」。只是一水，而能同時滿足一切衆生意。於一法中同時具足圓滿無礙。

②廣狹自在無礙門。《大疏》云：「如徑尺之鏡，見十里之影。」今經「欲見諸佛淨國莊嚴，悉於寶樹間見，（見魏譯）猶如明鏡，睹其面像。（見宋譯）」極樂一樹是狹，十方佛土是廣。無限廣大之境，現於一狹之中，正表廣狹自在。

③一多相容不同門。《大疏》曰：「若一室之千燈，光光相涉。」如一室多燈，一燈之光可遍全室，餘燈之光亦遍全室，並皆在此一燈光內。彼此相容各各皆然。本經中「國土所有一切萬物，皆以無量寶香合成。其香普薰十方世界。」無量寶香成彼土一物，是多法入一法。香遍十方，是一法遍多法。皆一多相容之旨。

④諸法相即自在門。《大疏》曰：「如金與金色，二不相離。」本經中，「世尊能演一音聲，有情各各隨類解。（見唐譯）」一音聲中具種種衆生所願聞，彼此不離，相即自在。

⑤隱密顯了俱成門。《大疏》曰：「若片月澄空，晦明相並。」經中讚如來曰：「光明無量照十方，日月火珠皆匿曜。（見宋譯）」佛光是顯，日月火珠是隱，隱處具顯，顯處具隱。兩者俱成。

⑥微細相容安立門。《大疏》曰：「如琉璃瓶盛多芥子」。此表極微之中可含無量諸法，同時湧現。本經極樂國中蓮花，「一一華中出三十六百千億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億佛。」蓮之一光乃蓮光中三十六百千億分之一，實至微細。但含攝三十六百千億佛，表極廣大。於極微中安容諸佛，同時湧現。

⑦因陀羅網法界門。（因陀羅網乃帝釋天宮之網，網有千珠，互相映照。）《大疏》曰：「若兩鏡互照，傳耀相寫。」如上所引經文，極樂有無數蓮，一一花放難數光，一一光現難數佛。經中復云：「如是諸佛，各各安立無量衆生於佛正道。」如是一一之佛，其國中各有無數蓮，蓮放光，光現佛，重重無盡。

⑧託事顯法生解門。《大疏》曰：「立像豎臂，觸目皆道。」一塵一毛，揚眉瞬目，皆顯全體法界。經中道場「有菩提樹……復由見彼樹故，獲三種忍……三者無生法忍。」見樹得證無生，全顯託事顯法之妙。

⑨十世隔法異成門。《大疏》曰：「若一夕之夢，翱翔百年。」本經會中菩薩「能於念頃，住無量億劫（見唐譯）。」一念多劫，正表延促同時。

⑩主伴圓明具德門。《大疏》曰：「如北辰所居，衆星拱之。」隨舉一法，則餘一切法趨之而爲伴。故一法圓滿一切法之功德。今此經中，「乃至獲得一念淨心，發一念心，念於彼佛。此人臨命終時，如在夢中，見阿彌陀佛，定生彼國得不退轉無上菩提。（見唐譯）」淨心念佛一聲，便具往生，定成正覺之無量功德，可見六度萬行，三藏十二部，禪門一千七百則公案，一切功德法，皆趨一句名號之中。徹顯六字洪名，圓具萬德。又彌陀因地於發四十八願後頌曰：「一切皆成佛」。正如《首楞嚴》一切事究竟堅固。依正主伴，無非法身。有情無情，悉是如來。此一句子，頓開諸佛秘藏，吐露三藏心髓。道破宗門玄旨，直顯無上密意。一眞法界，圓明具德，事事無礙十玄之旨，貫徹全經。

(七)禪淨不二。 持名秘要：「自念自聽，自呼自應。」點出「自」字。淨宗正印：「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妙顯「心」字。本經極樂國人「自然無爲：：一旦開達明徹，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見漢譯）。」「一旦」者，驀地觸著碰著。「開」者，開解。「達」者，達本。「明」者，明心。「徹」者，徹悟。以上經文，正顯《大勢至念佛圓通章》中「自得心開」。亦即禪門「識自本心見自本性」。《觀佛三昧經》：「佛告阿難，住於念佛者，心印不壞（常照）。」《大集經》曰：「若人但念阿彌陀，是即無上深妙禪。」蓋萬緣放下，即「無所住」；一念單提，正是「生其心」。但當老實念佛，自然暗合道妙。從事持達理持，即凡心成佛心。句句是金剛般若，念念顯妙明本心。故云「念佛即是自心現。」又云：「一聲佛號一聲心。」又「念佛時即見佛時，見佛時即成佛時。」禪淨不二，因果同時，超情離見，不可思議。

(八)密淨不二。 稱名何異持咒，大日即是彌陀，淨宗正是密教顯說，根本並無二致。此中密意因善本而彌顯。例如會中菩薩皆「昇灌頂階，授菩提記，爲教菩薩作阿闍黎。常習相應無邊諸行。（見唐譯）」表來會之諸方菩薩，咸得受

位灌頂，並普教十方菩薩亦作密教金剛上師。恒常宏修無邊密宗相應諸法。又如泉池功德品，「波揚無量微妙音聲」，其中有「甘露灌頂受位聲。（見唐譯）」極樂國中泉池交流，周徧其國。水波聲中，有甘露灌頂與灌頂受位妙法音聲。波聲即是佛聲。佛聲所宣正是彼土會衆之願樂欲聞。泉池徧國，故宣揚灌頂受位之法音，亦周徧其國。

又密淨兩宗同爲他力派與果教門。經中第十八願爲十念必生。第廿願爲臨終接引。凡發菩提心一向專念之人，願文曰：「臨壽終時，我與諸菩薩衆迎現其前，經須臾間，即生我刹，作阿惟越致菩薩。」本經小本《阿彌陀經》之唐譯本，謂臨終佛迎時「慈悲加祐，令心不亂。」表凡夫往生全憑佛迎加祐，乃能念佛往生。全憑佛力，故稱他力門。又十念必生，使帶業凡夫，橫出三界，徑登不退者，實因此句佛號正是阿彌陀如來之果覺。亦即東密所判第十住心之秘密莊嚴心。東密興教大師曰：「從阿字出生一切陀羅尼，從一切陀羅尼出生一切諸佛。」今以此無上殊勝之如來果覺，作爲具縛凡夫因地之心，乃使因心頓同果覺，因果同時，性修不二，果教妙法，極圓極頓。

(九)法滅盡時，獨留此經。　本經之首，佛告阿難，一切含靈皆因此經而得度脫。經末復云：「當來之世，經道滅盡，我以慈悲哀愍，特留此經止住百歲。」蓋以本經正是：眞實之際所顯示，眞實智慧之流現。乃能眞實普利衆生也。善導大師曰：「釋迦所以興出世，唯說彌陀本願海。」可見善本慶成，正契如來興世之大事因緣。現此善本正如旭日初升，光明漸盛於寰宇，當來經滅，此經仍如燈塔，劃破長夜於末世。善本出現，今正是時。見聞宏讚，莫不獲益。兩土導師，恩德無極。

蓮宗妙諦—淨語三則

以一九八八年於北京居士林念佛七道場錄音爲基礎

《淨語》是先師夏蓮居老居士的淨土詩集，原名《歡喜念佛齋詩鈔》。五十年代初，大量增補新篇，改名《淨語》。夏老之詩，乃一代時教之醍醐，從大光明藏中自然流出，滴滴自然精妙，開人心眼。今名《淨語》彌符其實。淨者，淨宗也，語者，警語也，故名《淨語》。又淨者，清淨本然也，當生清淨心也，無量清淨覺（彌陀名號）也，淨念相繼也。語者，言爲心聲也，故《淨語》者，清淨心之顯露，清淨覺之開示，欲復清淨本然，但當淨念相繼也。

《淨語》直指當人自家寶藏，敬選三則，供養大衆。

㈠在極樂庵念佛道場作　四首

其一

念佛最忌　精神渙散　字句模糊　先快後慢　既無音節

又不聯貫　心不應口　聲不攝念　輕忽養識　古德所歎
如此念法　永難成片

其二

聲和韻穩　字正音圓　懇切綿密　沉著安閑　聲合乎心
心應乎聲　心聲相依　妄念自清

其三

佛號如珠　念頭如線　分則各離　合則成串　心不離佛
口不離念　如線貫珠　相續不斷

其四

未能一心　先求專念　未能不亂　先學成片　眞勤眞專
功效自見　無須問人　還請自驗

第一則共四首，是夏師甲申（一九四四）年在念佛道場中所作。夏師領導佛七，十分嚴格如法，正式參加者，都是閉關念佛，這四首正是關中所作，啓發大

衆，認眞修持。所說皆大修行人從眞實履踐得來，修淨業者當依爲指南，故莫因未見驚人之語而忽之。

第一首先講念佛的人容易發生的主要偏差，是要防止的。頭兩句是「念佛最忌，精神渙散。」念佛的時候，思想不集中，提不起精神來。心情低落，意志消沉，無精打彩，雜念無窮，不是昏沉便是掉舉。這個是最忌了。還忌諱「字句模糊」。這一句佛號，聲音出來是模模糊糊的。別人聽不清，自己也聽不清。故云「己尚不聞佛豈聞」。「先快後慢」，一上來念得很快，越念越慢，越慢越沒勁。「既無音節」，音節指音聲的節奏，共修念佛時用的魚磬，統一大衆的音節，保證了大衆所念共同的內容。個人念同樣可用魚磬，不用魚磬同樣要有音節。音節調適，念佛容易攝心，法益加大。相反，一句佛號中六個字，不論某個字所佔的拍子，時而一拍、半拍、¼拍、1/8拍，那麼整個佛號每句在變，念得亂成一片，還談什麼攝心。不但時間上每個字安排得很好，聲音的高低輕重也合節奏。節奏很重要，普通的舉臂抬腿，若合節奏，便成舞蹈。所以念佛若有節奏，就像流水潺潺，自然合韻，念佛易於成片。

無音節已不好，加之以「又不聯貫」就更差了。後句不接前句，念佛最重要是「淨念相繼」，若不聯貫怎麼能相繼。「心不應口」，嘴裏念的是南無阿彌陀佛，心裏頭盤算著另外一件事，某某眞對我不起呀，我對他那麼好，他對我就這樣呀。或者惦記買部彩電。你多盤算這件事，心口怎能相應。至於另外一種情況是：在念佛時雜念紛飛，不知從何處來這麼多的雜念。此起彼伏，無法排除。這不用擔憂，這是念佛過程中必然的現象，不要去管它，「任它妄念紛飛，聽我念佛分明」，這是要訣。關鍵是提起這一句佛號。「聲不攝念」。「聲」指念佛時嘴裏發出的念佛聲，這聲音有很大作用，淨土法門的關鍵，也可以說是密訣呀，就在於自念自聽。所念的是「南無阿彌陀佛」，所聽的也是「南無阿彌陀佛」。所以「都攝六根」，首先就把舌根、耳根都攝住了。你這時聽的是佛號，念的也是佛號，想的也是佛號，意根也攝住了。手持念珠（身），眼看佛像，鼻中所聞是供佛所燃的香，所以這三根也都攝住了。都攝六根，關鍵在於聽。一般我們自修，以金剛持最好，就是剛剛有一點聲音在嘴唇跟牙齒之間，不是很大。這樣念既有聲音又養氣，叫金剛持。默念也可以聽，不過默念聽起來要累一點。聲音大

小可以靈活，散亂的時候，煩惱來的時候，你可以大聲念，用聲音攝住念頭。如果你念得很清淨，就可以小聲地念，金剛持或再小一點都可以。要有聲，要聽這個聲。這聲音就能攝你的念。這是念佛法門特別殊勝之處。古人說：「以音聲作佛事」。極樂世界是法音宣流，聽到的人自然念佛念法念僧。一個人聽到寺廟中鐘鼓梵唄之音，自然內心清淨。你念的這聲佛號就是法音，如果你念得既有節奏又相連貫，你念時懇懇切切，清清淨淨，你所念的這一聲就是妙德音聲，所念是萬德莊嚴的佛，其聲自然是萬德莊嚴之聲。這樣殊勝無上的妙聲又從耳根流入心地，加持自心，自感自應微妙難思。關鍵之處在於自聽。

「輕忽養識」。如果念時自心煩雜散亂，所念之聲，必然嘈雜難聽。心不專注，雙耳也就失靈，所念之聲自然毫無攝念的作用。在這種情況下焉有都攝六根的作用。能引起的反是有害的惡果—輕忽養識。這是佛教裏一個常用的成語。你很輕率地念，你不是轉識成智，你是在培養識。咱們的修持就是轉八識成四智。咱們念佛就是把分別的意識轉成妙觀察智。要使他轉呀。你這麼去念，又無音節，散亂，精神渙散，又不連貫，自己心裏想的跟嘴裏念的不一樣，所念聲音也攝

不住心。這種念法不是轉識是養識。識在那兒休養了，這正是「古德所嘆」呀。就這樣念太可惜了。人身難得，中國難生，佛法難聞，淨土難信，你還肯念。但是你就這樣念哪，所以古德很嘆惜呀。這樣念就「永難成片」。念佛念到一心不亂很難，首先須達到念佛成片。我們要念到成片，少則十幾句，多則三十句、五十句，再多你有一串、二串，這個裏頭心不跑動，自始至終都是南無阿彌陀佛，這就叫成片。自己的水平是什麼，自己完全可以知道。所以像上頭這種念法，就「永難成片」。這是不好的，是要避免的。要避免易生偏差的地方，而集中精力面向著光明。

第二首：前一首指出念佛所禁忌，力加排除。下三首相反，指出應遵循的道路。下面的第二首正是針對前一首而說的。「聲和韻穩」。「聲和」，指念佛的聲音和諧、和美、安和。聲音很有關係，念得很尖噪嘶啞，聲音不和。人聽到美妙清淨莊嚴的聲音，自然心曠神怡身心安和。相反，令人心亂，焦躁不安。「韻穩」，韻是和諧的聲音，又指高雅的神韻氣度。穩是安定妥貼之義。韻穩是指音聲安和沉靜，氣韻高雅。自然而然有一個韻調。「字正音圓」，字音要念正，阿

彌陀佛四個字就有許多人念得音不準了。最主要是阿字，應讀作國音字母中的A字。初念的人如不準，要把字念正。久修的人已經念慣了改不過來，你就照常念吧，不要改了。但是你要知道，念阿彌駝佛是正音，你不要勸別人把阿字改成你念的音就好了。如來悉知悉見，知道你念的是佛。但是只從音聲方面對你身心的好處來說，就要求你字音念正呀，並且聲音要圓。圓的對立面，尖劈嘶啞等等，這類聲音一觸於耳當下心中痛楚難過，精神不適，圓和善雅之音使你聽後，心裏歡喜、舒暢、安靜、清淨。音樂很重要，感人很深。古琴和現代搖滾樂聽了之後，反應絕對不一樣。好的古琴跟一般的古琴又不一樣，好的古琴彈奏入妙之時，你聽幾聲，當時就妄心平息。聲音關係很大，所以自己念佛的音聲要圓和。

「懇切綿密」，懇切，懇懇切切，我念佛就如在佛前，或如在大海驚濤駭浪之中乞求佛菩薩的救度。這樣每念一聲，都是從至誠的內心發出來的，是在呼叫，是在求救，懇切懇切：南無阿彌陀佛。要一句跟一句，這就是綿密，也就是淨念相繼。在已有定課的人，首先要求在定課之中很綿密，這時候不要打閑岔。再進一步的話，那就不僅僅是在定課之中是綿密，要能貫徹到隨時隨處，都要常常

提起這一句。這個事情難不難呢？事實上有誰阻止你不准你念。你要念就念嘛，完全自由自主，所以說不難。可是眞正能做到的人十分希有。隨時隨地都有一句佛號，要能到這樣，成片也就沒問題了。那就快要事一心了。淨土法門好就好在這裏，世人能夠做到，不是高不可攀的。要你開悟，那就難了，不是人人都能的，你也有可能性，但要做到就千個萬個難得一個半個。恐怕一億之中也難得一個半個。在中國你能數出十個開悟的人嗎？念佛往生就不是這樣了，誰都可以念。要綿密，老有這一句，事情是可以做到的，問題是自己不肯念。煩惱一來，人就不肯念了。生氣、著急是煩惱，歡喜也是煩惱，我很高興呀，今天來了很多賓客，大家狂歡呀，談得很好呀，這就是煩惱。它打你的閒岔，其實煩惱中照舊可以念，只是自己不肯念，若能綿綿密密、懇懇切切地念下去，自然會成片。所以念佛往生的事例時時可以聽到。

「沉著安閒」。這句話直指目前許多修行人的病處。有人用功，但是有急躁情緒，恨不得很快就要有所成功，於是很緊張，很著急。這就是有求的心了。念佛的殊勝就在從有念暗合無念；從有求而契到無求；從往生證到無生。要沉著，

沉著鎮定，沒有那些憂慮徘徊，患得患失，焦慮不安的情緒。而且要安閒，有的人努力，但由於急躁情緒而陷入緊張，忙亂、焦急之中，與聖教背道而馳。「安閒」兩個字又進一層，不但鎮定，而且是萬緣都一齊放下了，無取無求，所以是天地間一個大閒人。心中只管念佛，一句聖號朗朗現前，既無罣礙又不顛倒，所以寂然心安。可見安閒兩字十分重要。相反若有急躁情緒，想見佛見光，想有瑞相，這樣去念，念出毛病來了。並不是念佛念出毛病來了，是你那個急躁情緒出的毛病。我們很安閒，爲什麼能安閒？信心哪！有信心你就很安。有人說我怎麼還念不好，還有妄想，還有什麼什麼，就往生無份了。這是他自定的規章，不是佛的意思。蕅益大師講得好，「往生與否，全憑信願之有無」。你有沒有深的信心，你是不是眞的發願，眞的不留戀這個娑婆世界，欣慕極樂願求往生呀。實際上很多人還是留戀，盡量想多活幾年呀，聽說哪裏有點氣功，自己馬上想去練一練呀。想長生不老，正是留戀這個世界。所以欣慕極樂，要發大願。這多劫以來曾做過自己親眷的一切衆生都在苦海中等待我去救度，但我怎麼才能度衆生呀，我還是在苦海中掙扎的一個人，當下毫無能力救度別人；只有往生之後，乘佛的

加持力，我就有神通智慧來救度亟待我救度的這一切有親的人。是這樣的心情，這樣的大願力呀。有信有願自然會念，就一定往生。所以往生與否全憑信願之有無。大家想往生的話，大家先在信願上下功夫。六信，我這六信是不是具足了，我這願是不是眞切。信願切的話，你決定是往生，你再念的話，心裏就不會急躁而自然安閒了。

「聲合乎心，心應乎聲」。從誠懇清淨心中發出的念佛聲自然和諧寧靜，妙善高雅。這句微妙的念佛音聲，經歷自耳而達本心，所聽正是所念。所以自然相合，聲合於心。這個聲音是萬德莊嚴的佛號，也就是萬德莊嚴的音聲。這個聲音從耳根而入，是自心所念。自心念佛，自心是佛。所以自心必與所聞之聲相應。聲合心，心應聲，故云「心聲相依」。簡淺說來，我念佛，念佛有聲，聲音又幫助了我。由我發聲，聲又助我，所以說是相依。這樣念下去，用不著排除妄念，「妄念自清」。

第三首：「佛號如珠，念頭如線」，你如果不念的時候，這珠子一顆一顆都散了，這是「分則各離」。一念呢，拿線一穿成了一串。所以念佛就是把佛號穿

成串，這是「合則成串」。「心不離佛」，這就要求能隨時隨地心中不離這句佛號。這事並沒有任何人攔著你，沒有任何人干涉你，就看你自己肯不肯呀。要做到心不離佛，先須「口不離念」。口念比較容易，口裏念時，心不見得在佛上；心在佛時則口裏必能念佛。嘴裏頭老念這一句，「如線貫珠」，像是用線穿珠子，就是一句跟一句，「相續不斷」。

第四首：「未能一心，先求專念，未能不亂，先學成片」。這是末後一首，指出了當前修淨業行人中存在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人們看到秦譯（羅什大師譯）中，一心不亂，於是個人體會就認爲：不念到一心不亂，就沒有資格往生。但能念到一心不亂的人極少，念了幾乎一生還沒念到一心的人，就悲觀失望，消極苦悶。實際上這並不是釋尊教法的原意。這一點《無量壽經》的功德最大了。《無量壽經》三輩往生所要求的根本條件只是一向專念。老念，專念這一句阿彌陀佛。沒有要求你一心不亂。而且「一心不亂」是只見於秦譯。玄奘大師所譯是「繫念不亂」。這句是你念的時候很專心，沒有胡思亂想，這就是繫念不亂，比較容易做到。若指出一心呢，就有事一心、理一心。念到事一心，你的見惑思惑

自然全消失了。念到理一心，那至少要破一分無明（無明共四十二分）。先不談無明，只看見、思二惑，見惑有十樣，是：身見、邊見、見取、戒取、邪見、貪、瞋、癡、慢、疑。思惑是更細的貪、瞋、癡、慢。誰能把這些都去掉？事一心，還有貪瞋癡慢心，你就沒到事一心。例如：貪心，總想得點好東西，不但貪物質，貪人家恭敬，貪名呀，貪威信；我要有地位，要有什麼呀，都是貪啊，你都能去掉嗎？再者瞋心，人家批評你，說你不好，你能不能不生氣呀。孩子很不聽話，做壞事，你不生氣呀。婆媳之間好多矛盾，瞋恨呀。舉個三十年代突出的實例，一位做過將軍（相當於現在的軍區司令員）夫人的老修行，後來與兒媳失和。她在念佛，但也壓不住心中的瞋恨，決心殺死兒媳，她就下座找刀，但當她看到自己手中念佛珠時，才壓住這顆殺人的心。癡，更厲害了，衆生整個在癡裏頭，愚癡呀。還有慢，我慢貢高，妒嫉障礙，已是人非，老子天下第一，也是根深蒂固。貪瞋癡慢都破完了，這才是事一心，這很難呀。阿羅漢斷見思惑得漏盡通，斷人我出生死，稱爲豎出三界，稱爲難行道。如果念佛法門同樣也要斷見思惑，那不與豎出三界是同等的難度，爲什麼還稱之爲易行道，是捷徑中的捷徑呢？

既稱爲易行，當然不須達到斷見思惑，證阿羅漢的水平。也就是說，往生極樂世界凡聖同居土，不須達到事一心的水平。能達到當然更好，就可往生方便有餘土。若證理一心，破一分無明，就證一分法身，生實報莊嚴土（菩薩所居的國土），部分證到常寂光土。

我們根據玄奘大師所譯「繫念不亂」與無量壽經的「一向專念」可以肯定，一向專念是往生的必備條件，「專」字有專一不變與專心持念兩方面的意義。既是專心在念，即是唐譯的「繫念不亂」。

當然，達到一心不亂往生西方上三品是更好，但是未達到一心，先須要專念。專一不變是針對見異思遷的人說的。一山望見一山高，總是不能安於自修的法門，今天想參禪，明天又想學密，念了兩天佛，又羨慕外道的氣功。這樣的人學什麼都是白費事，我們是佛子，當依本師釋尊的慈悲教導，末法修行，唯有念佛法門可以解脫。應該一向專念阿彌陀佛。

「未能不亂，先學成片」。達到一點都不散亂做不到，先叫他成片。我不能整個不散亂，但我有幾十句能成一片，在這幾十句中沒有雜念了。這都是眞實用

功人的情況。那天我碰到一個人，他說他自己要能找兩句念得清淨的都沒有。我說你這是實話。可見不容易，所以應該咬定牙根，腳踏實地，先學成片。「眞勤眞專」，要眞正的勤，「若非一番寒徹骨，焉得梅花撲鼻香。」不到極冷的時候，梅花怎麼會開撲鼻的香。由於「寒徹骨」呀。這不是件小事，我們多少劫來在生死中流浪。釋迦牟尼佛說：光說變白狗，我的骨頭都有須彌山那麼高。六道中輪轉，無量的生死。現在要在這一生中，把他扭轉，不再輪迴了，這是我們不能不解決的一件大事。眞正是自己本身的一件大事。別的都是兒戲。都是肥皂泡，如夢幻泡影。再好再好也是肥皂泡。非常好看，但它必定馬上就要破。我就快八十了，轉眼就要破了，一切苦空無常。所以要眞勤眞專呀。專一呀。最不好是十八般武器樣樣會弄，件件稀鬆。刀槍劍戟樣樣能耍，可是要殺敵制勝，哪件都不管事。有人是什麼都修著一點，既在打坐又想參禪，既修淨土又學密宗。又要念阿彌陀佛，又要念地藏王菩薩，還要念點觀音菩薩，再加一點黃財神法，這不是眞實修行，是在開玩笑。「眞勤眞專」，必有功效自然可見，故云：「功效自見」。「無須問人，還請自驗」。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二)深妙禪偈

有大福德始念佛　發菩提心修十善　佛說無上深妙禪
淺人當作淺法看　四儀莊嚴三業淨　堅守重戒勿少犯
打破人我是非關　放下生平間知見　談玄說妙不相干
三字眞傳老實念　只此即是長夜燈　苦海慈航斬魔劍
要拔多劫生死根　直拼此身作獃漢　五宗八教一句收
切莫念外覓方便　過緩過急同是病　強想一心心愈亂
志堅如鋼氣如綿　不問不雜自成片　因心果佛互感應
根身器界潛轉換　煩惱未伏念不一　習氣不除佛不現
千萬句如一句時　何愁不見彌陀面　此事非易亦非難
三昧全憑信行願

第二個內容是深妙禪。怎麼又談到禪了，這是《大集經》的話：「若人但念

阿彌陀，是名無上深妙禪。」不但是禪，而且是深的禪，妙的禪，而且是無上的深妙的禪。中國舊日的知識分子（士大夫階級）欣賞禪宗，鄙視淨土，認爲唯有禪宗才是高深玄妙之法，至於淨土只是愚夫愚婦的行徑。其實他本人正墮在顚倒見之中，如大富盲兒身在寶中爲寶所傷。另外一種，目前有許多人，久修無功，產生消極情緒，自認什麼都不行，我看經不能深入，參禪更不是根器，學密還有許多懷疑的地方，我什麼也不行，所以我沒有辦法就只好念念佛吧。這個說法，表示這個人雖然習淨，但對於淨宗缺乏正確的信念與認識。《大集經》說「但念阿彌陀」，就是只念、專念、唯念阿彌陀，這就是無上的最深的最妙的禪。

這裏所說的無上深妙的禪，是指六度裏的第六度，是般若。一般所說禪定，是在前五度裏面。兩者雖都用一個禪字，可是差別極大。經教中說，前五度如盲，般若如目。這就是說，禪定等前五度都像瞎子，要到第六度才有眼睛，才能照見天地萬物。《淨語》談「深妙禪」並不是提倡大家再去參禪，而是要你知道你現在念佛啊，你已經是參了深妙之禪。

「有大福德始念佛」。第一句就像獅子咆哮，震驚百獸，普告一切輕視淨土

的人，不要認爲齊公齋婆愚夫愚婦都能修淨土，就輕視淨土。修淨的人更不可認爲自己根器低下，沒有水平修其他法門，沒有辦法，只好修淨土。應知：唯有「大福德」的人才能信受念佛法門，你才會念佛啊。所以我們要增加信心，《大乘無量壽經》說：「若不往昔修福慧，於此正法不能聞。」你不是在過去的多生多劫裏頭修了福修了慧，對於這個法門你想暫時聽一點都不可能。所以第一句就很好，「有大福德始念佛」。你應當鼓起勇氣，振作精神。我們應充分自信，這個極殊勝的法門我們現在能遇到了。自己也應該珍重自己。

「發菩提心修十善」。《無量壽經》三輩往生，每輩都須「發菩提心，一向專念」。發菩提心在《淨宗心要》之中講得比較詳細。這裏簡單介紹一下：菩提心粗說就是一個大智慧大慈悲大願力三結合的心。《華嚴經》說這三方面如同供佛的油燈，必須有燈油，燈炷和光明，三者缺一不可，這就是說菩提心是燈，智慧慈悲與願力三方面結合，組成供佛的燈。我們常念的四宏誓願，「衆生無盡誓願度，煩惱無邊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證。」這是順事發心。順理發心呢，那就是《金剛經》的話，度無量無邊的衆生，而實無一衆生得滅度

者。這便把法執也破了。你終日在度生，而沒有自己度生的相。要發起這樣深具智慧的大菩提心。

「修十善」，釋尊的教法，全面說來，於三乘法外再加天乘人乘，成爲五乘。這才是全部的教化。決沒有任何人是覺悟日增，作惡照舊。那就說，他說覺悟是謊話。人都做不好，想要作佛，那是笑話。修行是善男子善女人的事，所以人人都止惡行善。持五戒可得人身，修十善可生天界。十善的對立面是十惡，身三，殺盜淫；口四，妄語、綺語、兩舌、惡口；意三，貪瞋癡。十善要把十惡都加上一個不字，這是止惡，例如不殺生還放生，不貪還要布施，才能生天。可見十善生天談何容易。因爲這完全是仗自力。至於念佛願求往生，有佛力加被。但也不能說，我念佛啊，我這個善事就可以不做。這是錯誤。不肯行善利他，還有菩提心嗎？沒有發心還能往生嗎？所以還是要修善。念佛是正行，我們還要種種的輔助。《無量壽經》裏頭講得特別多，咱們這個世界有五惡五痛五燒。有五種惡，殺盜淫妄酒。（開廣即十惡）那麼就現生受惡報，是五痛。來生還要入地獄是五燒。不斷的告誡，所以勸導人們要修十善。

「佛說無上深妙禪，淺人當作淺法看。」佛說念阿彌陀佛是無上深妙禪。可是許多人與佛相反，偏說念佛是淺法，到底是什麼淺呢？正是這個認爲念佛是淺法的人，是他淺，他正是淺人。由於他自己淺，就把念佛當成淺法。所以我們在座的都應該發希有之心哪。能夠聞到如此之法，能夠相信這個法，是多生多劫的善緣哪。我們要很珍重，要一氣呵成，趁熱打鐵。把這個趁還有餘輝，太陽還沒有落山，趕緊走到家。

「四儀莊嚴三業淨，堅守重戒勿少犯。」「四儀」就是行住坐臥四種威儀。我們念佛的人要在這四種威儀之中端正身心莊重嚴整。「三業」，是身口意，都清淨無染。「堅守重戒勿少犯」，首先是這戒裏頭的重戒，先要護持住不可違犯。在犯戒之中最厲害的是謗法。例如整個佛法是假的，這種謗法我們不會做了。但是我們還是會謗法呀，你跟隨別人的話說某個經典是假的。明明某人是善知識，有人誹謗，你隨聲附和說他缺德。這都是屬於謗法呀。故意說得過度了也不好。誇張不如實是增益謗，存心說得不夠是減損謗。謗法罪很重，尤其是受了戒的人要做壞事就比不受戒的人慘重多了。不受戒的人殺了個人，殺了張三，將來張

三殺了自己這就了了。受戒的人可不行，你犯了殺戒。破四重戒是地獄罪。你被他殺回來那是必然的，但是你還要入地獄，上刀山下油鍋。所以我們受了戒不可不研究戒，不可不了解戒。要遵守不能犯。戒要破了，你是漏器。這個碗是漏的裝上什麼水一會兒就都漏完了。所以「堅守重戒」這幾個字要牢記心頭。

「打破人我是非關，放下生平閑知見。」有人我就有是非，有是非就有愛憎取捨。種種差別對待，無非妄自分別。於是煩惱萬千，無人出得，所以叫做關。畫地爲牢，自身是始作俑者，諸惡源頭只是一個我字。有我就有人，永無出身之路故稱爲關。這些是非無可逃避，有人出家，誰知廟裏這些是非何曾比廟外少。就說，哎呀，早知這樣咱們還不如不出家了。這個人我是非不但在家人有，出家人也有。這個關哪，就是你不對我對；己是人非，是是非非打不破，就不能很好地修持。再進一步，「放下生平閑知見」，一些沒有用的閑知閑見裝滿一腦子，自以爲有學，其實只是一些邪見。都把他放下，打掃乾淨吧。必須在捨字上下功夫。捨字就是要捨這閑知見。但捨字很不易，捨身容易捨見難。夏老詩偈中所指都是救命的基本。

「談玄說妙不相干，三字眞傳老實念。」口談玄而心實未明，語高妙而行爲卑劣，縱然口若懸河，著作傳世，喚得佛學大師光榮稱號，於人於己有何實益。對生死大事一絲毫也不相干。所知愈多，理障愈深。這比煩惱等事障更難排遣。總之是作繭自縛，欲升反墮。眞實履踐的人，必不肯這樣務虛，而是奮發無上菩提之心；凜遵釋尊慈教；於彌陀願海之中，唯修念佛；在念佛妙法，唯修持名念佛；在持名念佛之中，唯有老老實實單念一句名號。不求一心，不除妄想，不貪淨境，不參是誰（以上四者稱爲念佛四大秘訣）。只是南無阿彌陀佛一句接一句，這就是無上深妙禪。這才是釋迦牟尼佛的眞傳。善導大師說：「釋迦所以興出世，唯說彌陀本願海。」蕅益大師說：「一句佛號是釋尊所得的阿褥多羅三藐三菩提法。」唯有老實念佛才是一代時教的眞傳。

「只此即是長夜燈，苦海慈航斬魔劍。」只有老實念是衆生長夜黑暗中的明燈，出苦海的慈航，斬除魔障的金剛王寶劍。關鍵在於老實。老實平常，世人輕忽。《淨語》云：「道在平常中，惜君未曉此。」

「要拔多劫生死根，直拼此身做獃漢。」我們能得人身，能聞佛法，能信淨

土法門，實因多生的修持才有今日。我們既然多劫修行，爲什麼現在仍墮輪迴，在生死海中頭出頭沒？就因爲多劫的生死根本極難拔除，所以我們今生要奮發大志，決定在這一生之中，拔除多劫以來生死根本。這是沖天的大志，是多劫以來空前的壯舉。是眞要自覺覺他的大心。所以要排除萬難奮不顧身，就像在敵人重重包圍之中殺出一條血路。這是你（業力）死我（眞心）活的戰鬥。要用眞刀眞槍，不再是表演戲台上的花拳繡腿，所以要拼這一生當個獃漢。不做賣弄聰明的人，他們是心心念念都在投機取巧，看風使舵，結交權貴，盜名欺世不惜用盡種種機關，到頭來受害者只是自己。眞實欲同衆生出生死海的人，必然根除這些行徑，任憑舉世之人都說自己是個獃漢而無悔。宋高峰禪師（元中峰國師之師）爲參「睡眠中無夢時，主人翁在何處安身立命」，自誓曰：「拼一生做個癡獃漢，決要這一著子明白。」五年後果大徹大悟。

「五宗八教一句收，切莫念外覓方便。」「五宗」是禪宗「一花開五葉」所分出的臨濟，曹洞，溈仰，雲門，法眼這五宗。「八教」是教下，天台宗所立，化法四教，藏、通、別、圓；化儀四教，頓、漸、秘密、不定，共八教。禪宗的

五宗，教下的八教都收在這一句佛號之中。蕅益大師的話：這三藏十二部經論，一切戒律，禪宗一千七百則公案都在這一句裏頭。還說一切禪定也在這一句裏頭，可見這一句佛號具足一切功德，即是總持陀羅尼。所以絕對不要在念這一句之外還要找什麼竅門，找什麼更方便的道路，那只是庸人自擾。

「過緩過急同是病，強想一心心愈亂。」前一則指出念佛的音聲的大小、節奏，不要間斷。這裏指出：念的速度不可太慢和太急。「過緩」就給妄想留機會，造成輕忽養識的毛病。「過急」引起緊張，耳朵可能聽不清楚，這就受極大的影響。所以過快過慢都不相宜。應把速度調節合度。行之有效的辦法，是開始時稍緩一點，漸漸地不知不覺地增加速度，等到快得念不成時，便頓然停住，再從頭念起。念時不除妄想，不求一心，這是念佛四大秘訣的主要內容。唐張拙秀才有名詩句「欲斷妄想重增病」，因爲「欲除妄想」，正是「去一添兩」。同樣的道理，不求一心。正當念佛，又在希求一心，或卜度分別計較自己念得是否一心，這早已不是「老實念」而是有爲法了。

「志堅如鋼氣如綿，不間不雜自成片。」誓願應堅定，如鋼似鐵，彌陀因地

中發願說：「縱使身止諸苦中，如是願心永不退。」這就是給我們示範的「志堅如鋼」。志要鋼，而心欲虛。若固執己見，則成爲剛強難化之人，禍莫大焉。《大乘無量壽經》中，極樂國人「身心柔軟」。氣如綿正表柔軟。心意柔和，自然易受教化。在念佛時，不要間斷與散亂，「不間不雜」自然容易念佛成片。若達一心不亂，則得念佛寶王三昧。

「因心果佛互感應，根身器界潛轉換。」咱們念佛是在因地中修行，我們現在念佛的這個心，就是我們因地的心叫做因心。我們念的是阿彌陀佛，是已經得了果覺，叫做果佛。我們念佛時，我門的因心就與阿彌陀果佛互相感應。我們心裏就包括阿彌陀佛的萬德。還有，佛的心遍滿一切處，我在念佛，是在佛心裏頭念，如來悉知悉見，沒有一點可以弄虛做假的。再者，我們的心跟佛心是一樣的遍滿一切處，所以佛也是在我心中。爲什麼我們能念佛呢，正因爲佛在念我呀，佛在攝受我呀。佛不攝受，我們就被煩惱牽纏，念不了佛。我念佛時即佛念我時，因心果佛互感互念，感應道交不可思議。於是使得內而根身（眼耳鼻舌身意）外而器界，在不知不覺之中潛移默化，暗自在轉化變換，所以說：「根身器界潛

轉換」。器界是一切東西，大地山河，桌椅板凳，大到世界，小到微塵，這些東西在我們念佛的時候不知不覺暗暗地就轉變了。這就比自己身心隨著自心與他佛的互感而起變化難懂得多。應知自心與外物也是不二。《華嚴經》說：「知一切法皆是自心。」《起信論》說：「三界虛僞，唯心所作。」《唯識樞要》云：「諸境無體，隨執而生，因自心生，還與心爲相」。這都是說明心物不二，物我一如的道理。古禪師說：「盡大地是沙門一只眼」。就是說，整個地球是和尚的一只眼。茫茫大地只是自身一只眼睛，念佛時是因心與果佛相感的時候，因心中所包括的日月星辰男女老少焉能不受感化。所以眞用功的人，世界萬物一切一切都在往好方向變。變得更適合於你，更適合於你的修持。假如別人和你是怨憎會，你念來念去那人就變得不再可怨可憎了。我們要知道，一個地方有人用功，這一方都得益。我們千萬不要以爲念佛只是消極自了。一個念佛用功的人造福一方；不但造福一方，他造福地球啊；不但造福地球，他造福法界呀。這一切沒有不可轉換的。所以大家有什麼煩心的事，就歸到好好念這一句就對了。那爲什麼他老跟你作對呀？因爲你用功不得力，你要得力了，他就不跟你作對了。自身他身，

世界一切都會潛移默運發生變化。所以古代參訪的人到一個地方，怎麼能知道這個地方有沒有大德，就看這個地方的山水樹木。如果有得道之人這一切都不一樣了。

「煩惱未伏念不一，習氣不除佛不現。」煩惱因多劫積累，堅強難破，未能斷除，應先伏煩惱。譬如一盆濁水過份混濁，不能飲用。那麼就靜靜地等它沉澱，濁垢沉到盆底，上面都是清水，就可以喝了。清水是譬喻心念專一。濁垢還未全部沉澱，譬喻煩惱未伏。自然之理就是這樣，不能勉強。習氣者，煩惱的餘習，叫做習氣。例如舍利弗瞋惑之種子都斷了，可是還易於發怒，這就是習氣，夏老師有兩句寶貴開示說：「持戒念佛看經教，察過去習毋自欺。」可見去習是十分重要。全除習氣唯佛一人能做到。所以這裏所說的除習氣，不是除盡之意，而是要求積極地除習氣。佛者覺也，這裏所說的佛現，既可指見佛見光之類，一般所說的佛現；而更重要的是指朗然大覺的心。不去除習，朗然大覺的心就無由顯現了。

「千萬句如一句時，何愁不見彌陀面。」上一句有兩種解釋：㈠念一千一萬

句佛號，就同只念一句時一樣清清楚楚，沒有雜念。念一句念得很清楚，念佛的人都有這個時候，但是延長到一千句一萬句都是同樣清淨，自然往生極樂，花開見佛。還發什麼愁，怕見不到彌陀呢？㈡千句萬句，如同一句。所念一句，如同千句萬句，打破數量，一多相即。（一就是多，多就是一）超情離見，不可思議。既然不可議，我當然擱筆，不再畫蛇添足。

「此事非易亦非難，三昧全憑信行願。」唐代龐居士全家，禪林崇仰。龐公說：「難不難，百擔麻油樹上攤。」龐婆說：「百草頭上祖師意」。其女靈照說：「不難亦不易，饑來吃飯睏來睡。」老實念佛，即是無上深妙禪，「棒打石人頭，曝曝論實事」誰和你說難道易，若論難易，古佛過去久矣！

「三昧」指念佛三昧，乃一切三昧之王，故又稱寶王三昧。入此三昧，但須信願行三資糧。信須深信，如滿益大師的六信，如截流大師的正信。願須切願，欣厭懇切。行就是老實念。

㈢老實念

但只老實念　不必問如何　莫管同與異　休論自與他
止貴願力強　哪怕妄想多　散亂固成病　分別易入魔
境緣無好醜　佛號一掃過　句句念能眞　決定出娑婆

前則偈云：「三字眞傳老實念。」故以《老實念》偈緊接於後，須在箭靶紅心裏面射中紅心，方是承受聖教眞傳的好手中的好手。

「但只老實念，不必問如何。」「老實」很平常，但確甚希有。唐代有位婆婆，人問台山路怎麼去？她只是回答：「驀直去。」任何禪宗巨匠都勘她不破，「驀直」正與此處之「老實」同樣平常，同樣是甚極奇特。妙就妙在不給你留下思議之處。才有所思，不是了也。念佛參禪，都是如此。所以開口第一句，直說「但只老實念」，絕對唯一的老實念佛。不可再問這問那，若還在東問西問，早是不老實了。所以宗門說：「不問如何與若何」。

「莫管同與異，休論自與他。」華嚴宗依六相而談法界事事無礙之義。六相是：總相、別相、同相、異相、成相、壞相。這六相是從體相用三方面來討論平

等與差別的涵義。同異二相是相上的平等與差別。例如磚瓦木料雖形相各各不同，可是可以合造成一間屋子，顯示了同相。在一個屋子裏面，磚瓦木料各有自身之相，這是異相。以相上的同異爲例可以推想體上的總別與用上的成壞。所以這裏就以同異爲代表。「自他」自是自佛，他是他佛。又自身爲自，別人爲他。又身心爲自，萬物爲他。所以同異包括一切體相用的平等與差別，自他攝盡一切人我心物的對立與統一。一概是不管不問。只是一句孤伶伶的阿彌陀佛。聲聲相繼，自然孤明歷歷。

「止貴願力強，哪怕妄想多。」《彌陀要解》：「非信不足啓願，非願不足導行，非持名妙行不足滿所願而證所信。」可見願力是前承信念，後導妙行的關鍵。又云：「深信發願，即無上菩提，合此信願，的爲淨土指南。若信願堅固臨終十念一念亦決得生。若無信願，縱將名號持至風吹不入，雨打不濕，如銅牆鐵壁相似，亦無得生之理。」又曰：「得生與否，全由信願之有無，品位高下，全由持名之深淺。」這就是說，一個修淨的人能否往生，全憑他有無信願。若有深信（六信與正信）切願，不怕平日念佛妄想多，決定往生。相反，縱然念得風吹

不入，雨打不濕，若沒有信願，就不能夠往生。往生的條件決定於信願。往生後品位的高低才決定於念佛的水平。可見蕅益大師無上殊勝開示，正與夏老師這兩句—「只貴願力強，哪怕妄想多」的偈語，是一個鼻孔通氣。夏師還有偈句：「由他妄想紛擾，我只字句分明。」對於妄想，任其自來自去，自生自滅，當處出生，當處滅盡，進一步說，於自心外實無妄念，所謂妄念只是自心妄動，如水生波。請問波是什麼？波只是水。可見妄想也正是自心。妄想不斷，只因自心習於散亂，若能老實念去，久久功純，熟處變生，妄念自然不起。

「散亂固成病，分別易入魔。」多劫的心猿意馬，曾無一刻的專一寧靜，散亂成習，當然是病，但人過中年，多少有點病也是常事。但若墮入魔網，定招地獄之報，那就嚴重億萬倍了。「散亂」如有人患近視眼，「入魔」就像誤入敵人的特務組織，下場就悲慘了。所以不要總是在「分別」好了一點還是壞了一點？這樣修好還是那樣修好？時而歡喜，時而焦慮。無時不在分別之中，處處不離有求之念。於是無上殊勝的無爲法變成有爲法，故夏師有句曰：「分別即是魔網。」念來念去句句都染上有爲有求的色彩，焉能老實念。

「境緣無好醜，佛號一掃過。」一切世法與出世間法的好與醜種種分別，在這浩浩蕩蕩，包涵虛空的佛號聲中，如秋風掃落葉，一掃而空。由心發聲，聲是佛號，名具萬德，圓攝萬法，即此音聲體具萬德萬法，具有無上功德力，無邊法力，故能掃盡分別散亂種種虛妄而無剩餘，聲入自耳，流入自心，如珠發光，還照珠體，心光佛聲，相融相攝，互爲增上，直趨究竟。

「句句念能眞，決定出娑婆。」這兩句中，須解釋的只是一個「眞」字。所念句句都「眞」，決定出離娑婆，往生極樂。怎樣叫做「眞」？現從最平常處解釋，若要念得眞，只要眞的念，不是僞裝欺人，不是走走形式，不是另有目的，不是妄求非份，不是形存實亡（所謂扛空槍）。懇懇切切，老老實實信願持名，就是眞念，再簡單一點，這一句你自己清清楚楚全部聽到了，就是眞的念了。

以上《淨語》三則，全顯蓮宗妙諦，末後再恭錄其中《直念去》一則，淨、密、禪之奧妙，均在其中，念祖不再畫蛇足，敬請自參。

直念去

彌陀教我念彌陀　口念彌陀聽彌陀
彌陀彌陀直念去　原來彌陀念彌陀

一九九一年四月於北京蓮舍

首楞嚴經觀世音菩薩耳根圓通章舉要

以一九八七年於北京居士林錄音爲基礎

諸位大居士發起無上菩提之心，建立道場共修懺法，持誦觀世音菩薩大悲眞言，功德實是不可思議。法界衆生同蒙利益。所以我除了隨喜讚嘆之外，謹以自己對觀音耳根圓通法門的一點體會，向大家匯報，供養觀音大士以及在位的每一位大居士。

今天觀音道場，大家持咒共修，皆得不可思議功德。先師夏老常說：「理明、信深、願切、行專、功純、業淨、妄消、眞顯。」我們若能明白觀音的發心是心佛衆生，三無差別，所得之果是上與十方諸佛同一心，下合六道衆生同一體，所以感應道交，普門示現，我們的信就深哪，我們願就切，行就專哪。所以我們對於觀音大士的成就，有所聞、有所信、有所解、能夠悟入，那就大大的不一樣了。一點都不明白的人，你修哇，修一劫。你要眞能入了觀音耳根法門，那就是圓修哇。你修一天等於不明白的人修一劫，所以日劫相倍。大家實修是肯定的，

但是我們還須讀誦大乘，希望能解第一義諦。要能解悟的話，你就成爲圓人，你圓修一天等於其他的人修一劫。這也就是我願意來作一些供養的基本原因。

觀音耳根圓通章在《首楞嚴經》，這個經的全名叫《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大家稱《楞嚴》過簡了。應該稱《首楞嚴》。《首楞嚴》是一個名辭，不能拆開的。）《首楞嚴經》是經中之王，我國隋代最突出的大德智者大師，他聽到印度有此經，他就在天台山國清寺，修建一座拜經台，（圓瑛法師說此台仍在）每天向西拜求，共十八年，仍是沒有見到。可見此經多麼難遇。此經題深奧，古德解釋不一。今依明代大德憨山大師《楞嚴通議》。大師證入首楞嚴三昧，所議均從大光明藏中自然流出。大師自敘云：「一夕於海湛空澄，雪月交光之際，恍然大悟。忽身心世界當下平沈。如空華影落。是夜秉燭述《楞嚴懸鏡》一卷。」後因弟子請益，直筆成書，名爲《通議》。近代三大高僧之首，諦閑老法師說：當聽到有此書後「銘心五內，從斯歷十餘年，莫不念念於是書也。」可見此書是何等希有的法寶。

《通議》說：「此題雖十九字，而獨重在首楞嚴三字而已。：：：『首楞嚴』

此云『一切事究竟堅固』（在《涅槃經》中，佛自釋如是）。大定之總名也。乃一心之異稱。」首楞嚴之義爲一切事究竟堅固，乃世尊金口所宣，不容疑惑。大師又曰此即一心之異稱。所以首楞嚴即一心，一心生萬法，而「一切無如心眞實」，（布袋和尚禪語）於是一切事即一切法，即是一心，自然就究竟堅固矣。古德謂爲「徹法底源，無動無搖」也正是此義。

又《通議》解釋其餘十六字曰：「此一心具有體相用三大義故。一者體大，二者相大，三者用大。」什麼叫做大？「大者，謂此心體，廣博包含，極法界量，大而無外，體絕名言，強名大也。」就是說心的本體，廣大無邊，包含全法界，除了本身，不更有外部，無法安名，不能描述，勉強叫做大。「佛頂」，約喻「以明相大也」。佛卅二相之第一相名爲無見頂相。佛初生時，乳母捧佛注視，看不見佛頂。又佛成道後，東方應持菩薩，欲見到佛頂，他上升了恆河沙數那樣多的佛土，仍然看不到佛頂。爲什麼看不到？《通議》說得好：「以此至極無相之頂，以喻廣大無外之心，無相而不可以見見，故爲相大也。」佛是至極之聖，頂是人身最尊無上之部。但此頂相不可見，乃以此最尊最上無相之頂相來比喻廣

大無外的一心。有相則可見，但此心無相，故不可以見來見到。所以是「相大」。

此外從「如來……萬行」都表用大。「一切諸佛乘此一心以躋（達到）極果，究竟無餘，故云了義。一切菩薩乘此一心到如來地，故云萬行。以此一心具上三義（體大相大用大）故爲大定之總名。」

首楞嚴即一心。以一心爲乘，到如來地，圓證極果。「若以此一心而照萬法，則法法全眞。故云一切事究竟堅固。若了一題則全經之旨思過半矣。」

經中佛告阿難，「有三摩提，名大佛頂首楞嚴王，具足萬行，十方如來一門超出妙莊嚴路。」故於經中，廿五聖各各宣說悟入三摩提之法門。觀音自述耳根圓通法門，居廿五人之末，但文殊評選則居廿五聖之首。至於「三摩地」我們翻「三昧」，「正定」等等。但此經的三摩地，不是普通所說的正定。一般打坐，修觀，如果是正法修行，正的知見，都可以入正定。也叫三摩地。但是楞嚴的三摩地超出這些。稱爲首楞嚴大定。大定就沒有什麼叫出定，沒有什麼叫入定。大定無出入。這個大定有兩個殊勝之義。一，圓定。不是一般只是自心不動，而是

統攝萬法，成一定體。「日月經天而不動，江河競注而不流」乃成「一切事究竟堅固」之大定。成與壞，生與滅，無不究竟堅固才是圓定。二，妙定。本性自具，不假修成。縱在迷位，其體如故。故稱妙定。所以，於心性外，另用工夫所得之定，都不是妙定。如合以上圓妙兩義，就是首楞嚴王三昧，也稱首楞嚴大定。也即是經中所說的「三摩地」。

爾時觀世音菩薩，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世尊，憶念我昔，無數恆河沙劫。於時有佛出現於世，名觀世音。我於彼佛發菩提心，彼佛教我從聞思修，入三摩地。

經文中「爾時觀世音菩薩」，就在大勢至菩薩說完之後，「即從座起」。觀世音菩薩就站起來，「頂禮佛足」，恭敬向佛禮拜。「而白佛言」。首先他說「世尊」。（這是佛的十號之一。也有人解釋爲十號的總稱。）「憶念我昔」，「憶」是記憶。「念」是思念。「憶念我昔」就是憶念過去。過去久遠啦！是「無數恆河沙劫」。恆河有多少沙子數不清。而這個時間單位是劫，這個時間之長又是說不清的。說不清多麼長的時間，又有無數恆河沙子那麼多，那麼這個總時間

就久遠久遠又久遠了。那個時候有一位佛出世了。佛是不斷出世的，所以過去的佛是無量的，現在的佛是無量的，未來的佛也是無量的。在座諸位都是未來佛呀。那時候有佛出現於世。佛的名號是觀世音。佛佛相傳，所以古佛是觀世音，他的菩薩弟子的名號仍是觀世音。這位觀世音菩薩在觀世音如來之前，就「發菩提心」。大士在佛前發了菩提心這正是關鍵。只有發了心的人，佛才把最殊勝的法來教授於你。實際生活中也是如此。你要種稻田，必然先有了稻種，因爲你眞是要種啊，所以才告訴你應該怎麼種，怎麼培養，一一的告訴你所有的方法。你手裏根本沒有稻種，沒有種子，只是在空談，那就等一等吧。等你有了種子再說吧。觀世音當年在如來前發了菩提心，彼佛就教我了，就傳授我，「從聞思修入三摩地」。此即「十方如來一門超出妙莊嚴路」。底下先解釋「菩提心」與「聞思修」。

菩提。這是印度話，他的含意就是覺悟。所以發菩提心就是發了徹底覺悟的心，也即是具有大智慧、大慈悲、大願力的心。願共一切衆生究竟覺悟的心。這個覺有三個意思：一個是本覺，一個是始覺，一個是究竟覺。所以三覺一齊圓滿

才成佛。本覺就是人人本有的本體，也就稱爲本心，妙明眞心。也就是你的自性，也就是你的法身。這個稱爲本覺，是人人所本有的。但你不知，就像自己有顆寶珠藏在衣服裏頭，你不知道。自己以爲是個窮漢，可是無價寶珠在身上，自己不知道。這是本覺。當你發起一念背塵合覺之心，要恢復本來，以達到究竟覺悟，這就是始覺了。你開始覺悟了。所以我們如果有了這樣的心，精勤去修哇，始覺開始在放光啊。始覺應合乎本覺，如珠放光，其光首先照亮了珠的本體，這就是始覺合本。以後達於究竟圓滿，就是究竟覺。這三個覺都圓滿就稱爲佛。所以發菩提心哪，就是要發這樣一個心。依始覺的智慧，繼續發心，勤求究竟覺，即是發菩提心。很多人不明白發心的重要，念佛只想求得世間好處，這是非常可惜呀！大家要知道要往生極樂世界呀，二乘種性的人是不能生啊！豈但是只求人天福報是不行。若只是想生極樂世界去享受，怕受生死之苦，要出離娑婆，只是一個小乘的心；你只是了自己呀。如果這個心你不能擴大的話，你就是二乘的種性。《往生論》中，世親菩薩特別講了，二乘的種性是不能往生的。往生的人都是大乘的種性。都是發了菩提心。所以《無量壽經》三輩往生，每一輩都是發菩提

心一向專念。發心和念佛兩個要素，少一個都不行。所以菩提心是心中之王。菩薩要修行，要以此心爲先。若不發這個心，你一切的萬行都沒有根本，就無從建立。《華嚴經》有句話很深刻，大家目前很難理解，但應當仰信。慢慢去修持總有一天會懂得的。經說：「忘失菩提心，修諸善法，是名魔業。」忘了利他的心，忘了覺悟的心，你就是作善法，也只是作魔的事業。可見菩提心的重要。《起信論》，很多人讀過。菩提心就是《起信論》的三心。一個是直心。我們常說直心是道場。大家以爲直心只是很直率，沒有那麼些彎彎曲曲。這個解釋很淺。《起信論》的直心是正念眞如法。不落二邊稱爲正念。在正念中以智慧來觀照眞如，就是正念眞如的直心。如，就是相如。相如，當然要有彼此兩個才能說如。所以他不是一。既然如了，彼此就是一樣。一樣就不異（異就是兩樣）。所以「如」是既不一又不異。言語就不能及，思想也不能及。所以正念眞如，這個直心是不容易生起的。直心是大智慧的心。深心，就是要樂修一切諸善行故。諸善奉行。就是對於世出世間，自覺覺他，一切衆善都愛樂奉行。第三個就是大悲心。大慈大悲，要拔一切衆生的苦，對於一切衆生的苦，我們都不分冤親平等對待給拔

除。所以《起信論》的三心就是菩提心，最爲寶貴了。如過去國王太子，他還是一個小娃娃，還在襁褓之中，還要人抱著，任何大臣，哪怕是白鬍子的開國元勳見到時都要禮拜，是不是？看見太子爲有不禮拜之理呀！就是如此。初發心的人，你要發了菩提心，那一切二乘種性和以下的都應該向你恭敬。就是如此。佛法之中這是最重要的。所以《華嚴經》一百個比喻說明菩提心的重要。觀世音菩薩就是發了菩提心。這個菩提心也就是心佛衆生三無差別的心。心跟佛跟衆生這三方面沒有差別。這也是《華嚴》的話。所以後來等觀音成道之後，就跟十方諸佛同一慈力，和一切衆生同一悲仰。既同於諸佛又同於衆生。就是心、佛跟衆生，他三個都無差別。發的是這個心，得的果也是這樣的果。

「彼佛教我從聞思修」。觀音大士在佛前發了菩提心，彼佛（觀世音佛）就教授了從「聞思修」三慧下手的方法，但此處的三慧不同於通常一般的三慧。一般的聞思修，聞到了經教的道理，並能理解這就是聞慧。我依著這個道理起了正的思維，這個就是思慧。所聞的都想通了，接受了，理解了，依教奉行這叫作修慧。這是一般所說的聞思修。但是觀世音如來教導觀世音菩薩的這個聞思修，大大

地深入了一步。這個聞慧是指耳根的聞性。是你的耳根能聞的本性。人人都有自性。但是爲什麼單說聞性，不說別的呢？不說「知」，不說「見」，而說聞呢？就因爲衆生耳根最利。我們從耳根入門，容易明白自己的本心，見自己的本性。此處的聞慧是指從耳根聞性，生出始覺的智慧，不再去馳求耳外的音聲，而是返轉回來注聽自耳能聞的自性。「思」也不是一般的思維。而是離開一切想念的，用正的智慧來觀察能聞的自性，追究一下能聞的是誰呀？有人念佛，問念佛的是誰呀？現在追究一下能聞的是誰呀？這就是思慧。念念都是返回到自己，即所謂返聞自性。念念返觀，始覺合本，發明本來心地的原有風光，這才是修慧。所以這個聞思修三慧是比一般的大大地深入了一步。由此聞思修三慧入三摩地，即入首楞嚴大定。但是這個定和慧是不二的。這個三摩地從修到證，最後寂滅現前，證入圓通，即是「入三摩地」了。

初於聞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漸增，聞所聞盡。盡聞不住，覺所覺空。空覺極圓，空所空滅。生滅既滅，寂滅現前。

以上是觀音依古佛之教，從淺入深的全部修習過程。也即是從三慧入大定的經過。「初於聞中入流亡所」正是從聞性下手。「初」指最初下手之處，「聞中」就是在聞性之中。「入流」馳求聲音叫做出流，不聽外聲返聞自耳的能聞之性叫做入流。「亡所」這是一個極重要的關鍵。眼睛看見紅花綠葉，這些花葉就是所見，耳朵聽到鐘鳴鼓響，這音聲是所聞，肉味是舌根所嚐，孔子聽了音樂，三月不知肉味，就是忘了舌根的所。聲音無動於衷，是觀音最初步的忘所。因爲耳根能聽就叫能聞。能聞的本性叫作聞性。這是單從耳根說，實際聞性也就是全體自性的作用。可見一下手用功，就是從本體上，從自性上用功。這是一個很深入的法門。有的人把他講淺了。佛經涵義，你深入發揮是好的。如果本是很深的，你講淺了，就不甚如法了。觀音大士在聞性之中「入流亡所」，就是入了聞性的流，綿密相續沒有間斷，默照在聞性之中了。入了這個法性的流，就叫做「入流」。忘記了所聞的聲，就叫做「亡所」。參究自心，在心光內，注在聞性中，入了流，忘記了所聽到聲音的塵，故稱「入流亡所」了。這個地方是非常重要。「所」字呀，是修行的一個關鍵。在本章之前，佛弟子富樓那，問佛：「清淨本然

云何忽生山河大地？」佛就指出，其關鍵就在於「因明立所，所既妄立，生汝妄能」。能所對立，擾亂生塵，引成塵勞煩惱，於是「起爲世界，靜成虛空。」可見清淨本然之中，只因「立」了個「所」，於是出現山河大地，出現種種衆生。問題都由於立了所。本經又說：「元明照生所，所立照性亡。」所一立心就不能再照了。觀世音菩薩照見五蘊皆空。但衆生一立了所，有了所見、所聞、所知，都有對待，一切成二，在這以後就不能照而只能想了。所以立了這個「所」就是衆生入迷的根本。現在我們要回頭，要覺悟，就必須從忘掉這個「所」開始。後頭更有許多層次的「所」，一層一層地把這個「所」忘掉。第一步是什麼呢？先忘掉我們所聞的聲音這個塵，把這個「所」忘了。這話是什麼意思呢？就是我們聽見音聲，就分別呀，這個音聲是美呀？是醜哇？是噪音哪？是樂音哪？愛聽不愛聽啊？這是順我的、是稱讚我的，這是批評我的、毀謗我的。於是許多煩惱都來了。由於所聞的聲音，增加你很多煩惱。這個是什麼呢？這就是背覺合塵哪！你本來是佛，本來平等，一切事究竟堅固，現在你就完全違背了。你就被這個聲塵所迷惑，而生出無邊煩惱，生出無量是非分別，這不正是背覺合塵哪！那麼如

果你返聞哪，自心不在這一切音聲上頭，自心所向者，不是向外，你回呀，回轉來，不去聽那個聲音，而我去用耳根聽我的能聞的本性，這就是返聞了嘛！返回來了。能聞者是誰？這個誰那就是你的聞性，你的主人翁，你的本來面目，就是你的本來的覺性，就是你的本來的妙明眞心。因此這就是背塵合覺的開始。這是兩條道路：你到底是背著覺悟向著外塵，還是背開外塵向著覺悟哇？觀世音菩薩就是從耳根聞性之中下手起修，念念內照，於是入於返聞照性之流。於是自心自然離開聲塵，也即是忘記了所聞，而「亡所」。這只是初步工夫的相應，因智光內照，而顯定力，這是工夫。聲塵自亡，這是效驗。永嘉禪師說：「流非亡所而不入，所非入流而不亡」。也即是，不能亡所就不能入流，不能入流也就不能亡所。可見「入流亡所」是修證圓通的總訣。

「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楞嚴說通》解釋爲「前之亡所，且唯亡動。今之既寂，乃是動結已除，靜結方顯也。既寂之後，加功進力，反聞功夫，展轉深切，以至寂靜亦亡，則動靜二塵，迥然雙脫矣。」這就是說：亡掉了聲音，這是亡掉聲塵的動相，動相不能妨礙自己，於是解了聲塵的動結，但動相

一除，馬上顯出聲塵的靜相，這是聲塵的靜結。仍是外塵的結縛，必須繼續入流，返觀聞性，來解除掉。所以我們在修行道路的任何地方，都不能停步不前。當動相消除不能爲礙之後，自然出現靜相，若留戀這個靜相，還是有所著！所以需要更進一步。不住於靜塵，仍是返究能聞靜塵者是誰？（也即知靜的人是誰？）若心住靜塵，即是聞靜塵，是出流，而不是入流了。若能返聞自己能聞靜塵的聞性，於是靜塵也不能爲礙。聲塵的動靜二結，一齊解除，故云「動靜二相，了然不生」。

憨山大師在《通議》中，有極精妙的解釋。如下：「六根順流（出流）奔境，故隨情造業。今於耳根思修，則不緣外境矣。入流者，返流也。謂逆彼業流【業流即指順流（出流），謂馳向外境聲塵，隨情動念，造種種業，所以叫做業流】，返觀聞性，則不由前塵（當前外境的聲塵）所起知見（不爲聲塵起心動念）而聞性現前，塵境遂空，故曰亡所。」這又說明了，非入流不能亡所，非亡所不能入流。

下云：「且未觀聞性之前，以境（指外境）有動靜，則聽不出聲矣。今觀聞

性寂然。則境（指返觀所緣之內境，即聞性）無動靜之相。故曰『了然不生』」。大師所說的妙諦，一時不易領悟，所以再引證一段唐代高麗國普照禪師《修心訣》中禪語，來輔助發明。禪師開示：「且入理多端，指汝一門，令汝還源。汝還聞鴉鳴鵲噪之聲麼」？曰：「聞」。曰：「汝返聞汝聞性，還有許多聲麼？」，曰：「到這裏，一切聲，一切分別，俱不可得。」曰：「奇哉！奇哉！此是觀音入理之門。我更問你，你道到這裏一切聲，一切分別，總不可得。既不可得。當伊麼時（彼時），莫是虛空麼？」曰：「原來不空，明明不昧。」曰：「作麼生是不空之體？」曰：「亦無相貌，言之不可及」。曰：「此是諸佛諸祖壽命，更莫疑也。」以上廣引古德的心要，只是希望讀者，對於觀音返聞自性入理之門，有一個正確理解。

由於目前修行人中多有急於求成的偏見，走上歧路。因此介紹二件實際經驗，請參考。

㈠圓瑛法師他是中國佛教協會的第一任會長。他提到：他在廿一歲的時候，從福建到了蘇州，參一位大德叫做冶開和尚，學禪。他就參「什麼是我本來面目

？」他連參三年。決心要見本來面目，了此生死大事。等到他三年之後，廿四歲的時候，閉關打禪七，他一心參究，到了吃東西也不知道滋味的程度。一切時一切處，自己的心光就照著這一句話頭上。「什麼是我本來面目？」，「什麼是我本來面目？」到了第十天的下午，打了二板香，止靜之後，參究間得力，心身忽然空了，身也沒有了，心也沒有了。啊，內外都虛融，環境也沒有了。入了一種定境。這個時候的法樂，非言語所能形容啊。可是一動歡喜之心，境界就消失了。底下再一支香，還想達到這個境界。沒有了，一直都沒有了。等到圓滿之後考工時，報告了這個情況。說了之後，冶公老和尚說：「你以後還想過要求得這個定境嗎？」他說：「是呀。」老和尚就警戒他：「切不可求。若求則魔得其便。」所以這是很重要的話。吸取前人的經驗，免得走錯路。我們修行人不少哇，所謂修行者如牛毛，得道者如麟角。這個話我們要注意呀！天下有多少牛？牛有多少毛？修行者像牛毛那麼多。成功的哪，如麒麟的角。誰見過麒麟？麒麟的角有幾個？極言其少。就是因爲修行的道路很長，又多有歧路（岔路），所以我們應該重視前人的寶貴經驗與開示。你有求，魔就得到機會了。圓瑛法師謹遵師教，

當廿八歲時，在浙江天童，也是打禪七，在第八天晚上，這個清靜境界又出現了，比以前更殊勝，其樂也更微妙希有。從此相信宗門眞有奇特事，再讀《楞嚴》，以前所不懂的就都懂了。底下他說，可惜以後我在廟裏擔任職務，重興道場，辦理慈善事業，主持佛教會，以致誤了禪功，「未明白本分上事」。老法師十分謙虛，我們讚嘆。他越是眞實，我們越讚嘆。現在有的人自誇三關齊破，我們對於他要先打一個問號。

㈡以前我在廣化寺講《淨土資糧》之後，有一位年長的女居士，她面目枯槁，形神憔悴，心神惶恐，精神緊張，她告訴我說：「我一生念觀世音菩薩，我就想能看見觀世音菩薩。等我眞的看見觀世音菩薩，誰知從此不得了了。我現在簡直活不成了。成天眼前都滿是怪相，不知有多少都在追著我，圍著我。請來多少人坐在自己屋子裏，還照舊是看見許多怪相，我白天不能休息，晚晌兒不能睡覺，我簡直要死了。」後來她說有人勸她念大悲咒來對治，問我怎麼樣？我說：「你不要念咒來對治，俗說：『冤家宜解不宜結』，對治的話，這個結就更緊了。」我就對她說了一則公案：「有位古德在深山中看上了一個清幽之處，他就造個

茅蓬住下來，誰知各地實修的人，聞風而至，很快就搭起了一片茅蓬，成了一個共修的道場，此地本是山祇野鬼等居住之地，他們要趕走這些外來戶，所以日現怪異，大衆十分驚恐，無法靜修，紛紛請求遷居，但古德不動，三年後，一夕晚坐，有一僧說：『現在很安靜。一點也不鬧了，看來還是老和尚對了。』這時古德笑著說：『野鬼伎倆千般有盡，老僧不聞不睹無窮。』」於是我對她說：「您就用這個不聞不睹的方法吧。」她要求我女兒把古德這兩句話寫給她，當這個字條送到她的手中時，馬上所有一切怪相頓然完全永不再見了。可見對於瑞象，神通等等的希求心是十分有害的。

所聞「動靜二相」既已「了然不生」，所修之法，加功漸進，定力加深。如《通議》所說：「『如是漸增』，等者。由境寂滅，復增觀行，以所聞聲塵既無動靜（皆不可得）則此聞根亦泯，故曰『聞所聞盡』」。因爲聲塵是我們所聽到的。咱們能聽到的是耳根。現在聲塵的動靜兩結齊消，所剩下的只是能聞的耳根，這根也是結。根與塵相對，前面說「入流」，「出流」與「返聞」，都是暫以塵爲外，根爲內。現所聞的聲塵既了然不生，就沒有外相，既然外相消除，內相

也隨之而同盡。於是「泯然豁然，無復內外，即根盡之相」。（以上是《說通》句）於是破了根結。又進一步了。此時先得人空。「盡聞不住」，所聞能聞俱盡，就是「盡聞」。但決不半途而返。要一往直前哪。根塵都沒有了，怎麼知道的？自己有覺嘛，覺到的。由於智慧嘛，所以能覺。覺照，照到這個根塵俱空。所以由於能覺，才知道根塵都空了。現根塵俱盡唯剩一覺，若住此境，但得人空，未得法空，永墮無爲深坑，所以「不住」。唯當加功再進，透過此關。當能聞與所聞，都消除之後，根同塵都一齊迥然脫落，當前出現的是清湛純一沒有邊際的境界。這個境界正是自己所覺到的。既有所覺，必有能覺，能覺即是能觀照這個境界的智慧，有能覺與所覺，這就又是一層能所。「盡聞」，是能聞與所聞的盡除，破了根結。達到根塵齊泯的境界，能照這個境界的是能覺，屬於般若。若住於這個「盡聞」的境界，還有能覺與所覺，能覺的智與所覺的境相對，這就是能所仍存，智境相對，仍是障礙。不能吝惜此智，都應捨棄，來破除法執。《通議》說：「根塵雙泯，爲盡聞處。而亦不住盡聞之覺，更增觀行。根塵既泯，而此觀智亦亡，故覺所之覺亦空，此空觀智也。」憨山大師說，盡聞則根塵皆盡，不

住則繼續進修，所覺的境是根塵齊銷，了不可得，所以能覺沒有對待隨之也空。所以「覺所覺空」，於是破了覺結。

「空覺極圓，空所空滅」。空與所空又是一層能所。剛才說「覺所覺空」。其中的空是空觀智，即是現在「空覺」中的「空」字。「覺」字呢，就是能覺和所覺。這個覺結因空觀智的空而解除了。因有這個空，空掉能覺與所覺。覺的結是解開了，但留下空結，還須解除。能空和所空，宛然仍在。一個能，一個所，又是一個對立，還要加功進修入流照性。達到「極圓」。於是不但所空的智境全息滅了，能空的這個空也滅。這就是「空所空滅」。打個比方：就像拿木頭鑽木頭來取火，木頭鑽木頭，鑽來鑽去，一下火出來了，鑽的木和被鑽的木都燒完了。空所空滅就是這樣。能空的和所空的都滅，兩個同時都沒有了，「空所空滅」。這就解了空結證了法空。「生滅既滅，寂滅現前」。以上由於「空所空滅」，破了空結，證了人空與法空，但其中末後的一個「滅」字，仍是一結。動、靜、根、覺、空、滅是六個結，都是生滅法。解結次第：第一步動結滅了（破了聲塵的動相），靜結就出生了。再破了靜結，聲塵的動靜二相都消，只顯能聞的耳根

，於是靜滅根生。耳根之外沒有了可作對待的聲塵，於是根結也不存在了。根結也破了，此時根塵全脫，唯有照境的覺智，這是根滅覺生。所覺之境既離根塵，能覺之智仍在，若常對待，仍有能所，此智亦須放捨。於是能覺與所覺俱空，覺結滅而空結生。「空所空滅」則空結滅而滅結生矣。到此若常住滅相之中。被滅相所障，是一種頂墮，正在百尺竿頭，更須進步，到此也必須著力去滅除，但不存執著之心，以俟一剎那頃，滅相迴脫本理現前，六結俱解，頓證一心。

「生滅滅已寂滅現前」。所以這就跟《涅槃》「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完全是一致的。在寂滅中不是空無所有，而是寂滅爲樂。「寂滅」二字，其中「寂」字，不是與動互相對待的寂，而是從無始來，本自不動的寂。其中「滅」字，不是與生互相對待的滅，而是從無始來，本自無生的滅。故此「寂滅」，即本覺理體，即是如來藏，眞如實際，一乘寂滅場，大光明藏，實即眞心全體，無邊妙用，皆在其中，以上解除六結，是觀音大士「從聞思修」，「寂滅現前」，「入三摩地」，證入圓通。

忽然超越世出世間。十方圓明，獲二殊勝。一者，上合十方諸佛本妙覺心。

與佛如來，同一慈力。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衆生。與諸衆生，同一悲仰。

「忽然」指從聞思修，一剎那間，證入圓通，發揮全體大用的時候。《通議》說：「一念頓證，故曰忽然」。「超越」是解脫無礙之義。《通議》曰：「十界依正，皆寂滅一心所現影像，故曰超越。」（十界中，六凡是世間，四聖是出世間）如古德所云，十方所有諸法，無非自性光明，當然就解脫無礙了。自性光明，圓滿十方，洞然無礙，故曰：「十方圓明」。

《心經》大家熟。正好互相印證。經中一切皆無，無智無得，故云「無所得故」，但最後是「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嘛！這裏也是如此。生滅滅了之後，是「寂滅現前」。是「超越世出世間」。得到兩個「殊勝」。一個「上合十方諸佛本妙覺心」。向上說，和諸佛本來明妙的大覺之心相合。與佛同體。又「與佛如來同一慈力」。跟佛如來同樣的大慈大悲的力量。與佛同用。大士所證乃心佛衆生三無差別的理體。故本心上合諸佛下合衆生，所以我跟六道一切衆生也是同心同體。「與諸衆生同一悲仰」。悲者悲哀，仰者仰望，衆生在苦難之中，哀求

佛菩薩救度。菩薩就和同體的一切苦難衆生同樣悲仰。爲什麼念觀世音菩薩名號，因爲觀世音菩薩跟我們同體嘛。你悲仰，觀世音菩薩跟你同樣的悲仰，但菩薩同時具有佛的慈力，所以衆生馬上得到救度。

觀世音菩薩成道的經過，一層一層。消除能所，連斷六結，才證入圓通，所以我們也須直入寶山，不可在途中貪圖小利，得少爲足，甚至墮入魔途。當前往往有人認爲自己怎麼樣怎麼樣。自己悟了證了。其實也並不是想騙人。在衆生分上，很自然。不知不覺就落到自欺欺人的份上，甚至於破大妄語戒。破大妄語戒是地獄業。這實在可怕。這個事我們要知道。所以我常打比方，你要去頤和園，有的人一走到動物園，出的是西直門，我這方向對了，看見個園子了，那這是頤和園？不對！再往前走，到了紫竹院，這個更像了，這個是頤和園？還不對！再走走到海淀，看見又是山又是水，這是頤和園？還不對！這個譬喻大家記住。你千萬不要把紫竹院等當成頤和園。你把紫竹院當成頤和園，你自己到不了頤和園事小，你耽誤別人。你說頤和園就在紫竹院，耽誤別人的慧命。

世尊。由我供養觀世音如來。蒙彼如來，授我如幻聞薰聞修金剛三昧。與佛

如來，同慈力故。令我身成三十二應，入諸國土。

「世尊」是觀世音於會稱呼本土導師釋尊。「如幻」是喻，因無修而修，修而無修，所以用幻事來比方，也正是永明大師「大作夢中佛事」之意。「聞薰」指本覺聞性自內薰起始覺智。「聞修」指始覺智反聞入流，照性而修。解除六結，澈法源底，究竟堅固，入首楞嚴大定，證入圓通，名曰「金剛三昧」。得佛之體，同佛之用，故「與佛如來同慈力故，令我身成三十二應」。隨機感赴，普門示現，「入諸國土」。

「三十二應」是現十法界（六凡四聖）種種身相，普應群機，廣作救度，一一各隨其類而現身（從佛身、人身、直到藥叉、阿修羅、人非人等）各應其機以說法，令其成就。以上三十二亦只是略言而已，實則應化無量。

世尊。我復以此聞薰聞修，金剛三昧，無作妙力。與諸十方三世，六道一切衆生，同悲仰故。令諸衆生，於我身心，獲十四種無畏功德。

「無作妙力」者，不是由於造作，也即不是「有爲」之法，叫做「無作」。任運顯現不可思議微妙之力，叫做妙力。觀音大士以金剛無作妙力，證得同體大

悲。大士身心與諸衆生，並無二相，衆生悲仰即是大士悲仰，大士妙力即是衆生妙力。故可令一切衆生於苦難中，生悲仰心，即可於觀音身心得十四種無畏功德。衆生遭難，正在怖畏之中，若蒙救得脫，即不復畏懼矣。

一者，由我不自觀音，以觀觀者。令彼十方苦惱衆生，觀其音聲，即得解脫。

這個地方有人誤會爲，衆生在受苦受難時，自己觀音聲而得到解脫。《正脈》批評說：衆生在苦難中，誰還能靜心作觀，這是不可能的。《正脈》與《貫珠》等都主張，在「觀其音聲」之前，補上「蒙我」兩個字正好跟《法華》經中的「觀世音菩薩，即時觀其音聲，皆得解脫」，就一致了。十方衆生只要念觀音名號，觀音就可以觀他的音聲，循聲救苦。衆生就可以立即得到解脫。不是叫苦難的衆生去忘掉所聞的音聲。因爲衆生遇見急難恐怖，手忙腳亂哪裏還能同觀音大士一樣不隨聲塵，返聞自性，不可能啦。又有《通議》解釋爲：「令苦惱衆生，觀自稱菩薩之音聲（即是淨土法門的自念自聽），即脫其苦也。」足證以上「觀其音聲」的關鍵是念觀音聖號，是完全正確的。至於《通議》是自聞，《法華》

循聲。正顯觀音三無差別，自他不二。楞嚴力求文字精練，所以就多刪掉了一些字。這也是《楞嚴》難懂的原因之一。

以上第一無畏力，稱念觀音而得解脫，實爲十四無畏的總綱。每一無畏，能令衆生當下得救，都是由於一心稱念觀音名號，蒙觀音循聲救苦，乃得解脫。

二者，知見旋復。令諸衆生，設入大火，火不能燒。

「知見旋復」指自己的妄知妄見，復歸自性的眞知眞見。見覺沒有火，所以外界之火不能爲害。《正脈》云：「證極法界威神無量，故令一心稱名者，即爲大悲威光所攝，不墮火難。」所以衆生入火，火不能燒。同理：入水水不能溺。入鬼國，鬼也不能害。遇見兵戈殺你，刀就段段壞。夜叉、羅剎、諸鬼都要離開你。一切枷鎖不能著身。經過險路，強盜也不能劫你。如果你性多淫欲，你多念就會離開貪欲。同樣，多瞋，可以離瞋。多癡，可以離癡。並能令一切衆生求男，得生智慧之男。求女，生端正之女。最後第十四，就是念觀世音菩薩名號等於持六十二恒河沙法王子（菩薩的別稱）的名號福德無異。六十二個恆河沙，那麼多菩薩名號功德，加在一塊兒，跟念觀世音菩薩一個名號的功德一樣。

我一名號，與彼衆多名號無異。由我修習，得眞圓通。是名十四施無畏力，福備衆生。

六十二恒河沙數法王子，雖各各不同，總之不離法界智慧海。觀音大士既得圓通本根，於是身心微妙，周遍法界。一身即無量身，不受數量限制。一多互融，所以能令持一名號與衆多名號，福德相同。

世尊。我又獲是圓通，修證無上道故。又能善獲四不思議無作妙德。

《通議》解說：「今觀音圓證一心，故諸佛全體業用自在。隨機適時，不可以類推，心不可思，言不能議，是謂無作妙德也。」也就是說由於圓滿證入一心，所以自在顯現諸佛全體大用，隨著機緣時節，自然出現，不可從比類來推求，不可思議，所以叫做「無作妙德」。這四個不思議的殊勝妙果：

㈠「能現衆多妙容。能說無邊秘密神咒」。或現一個頭，三個頭，五個頭，九個頭，以至於百零八個頭，千個頭，一萬個頭，八萬四千個頭（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是十一個頭）。二臂，四臂，以至八萬四千臂。兩個眼睛，三個眼睛以至八萬四千個眼睛。其形「或慈或威，或定或慧」。或威猛，（六臂的嘛哈嘎拉

。觀音菩薩示現，那是大威猛相）或慈悲（觀世音菩薩一般都是慈悲相）。或者是定，或者顯出智慧。救度衆生得大自在。現這些形相來救度衆生。

㈡「現一一形，誦一一咒。其形其咒，能以無畏施諸衆生」。大士所現一一的形，一一的咒，每一個形，每一個咒，都能讓衆生得到無畏，沒有可怕的事。衆生總是有所畏懼，你如何能達到無畏，那要靠觀世音菩薩嘛。所以十方世界都稱觀音大士是施無畏者。今天大家念大悲神咒，這個咒就能給大家無畏，消除一切可怕的事情。你都得到加持，得到保證。自己內心的貪瞋癡都可以消除，外頭的恐怖煩惱也都可以轉化。

㈢「所游世界，皆令衆生，捨身珍寶，求我哀愍」。大士所過之處，能令衆生皈依布施，甚至捨身。衆生的慳吝心最難破，捨心最難發，今大士所游的國土中衆生，皈依大士破慳好施，實是不可思議。

㈣就是上供下施，有求必應。由於我供養如來，傍及六道衆生。所以能令一切衆生「求妻得妻。求子得子。求三昧得三昧。求長壽得長壽。如是乃至求大涅槃得大涅槃。」因此你念觀世音菩薩名號就可以得大涅槃嘛！所以我們不是立即

就要像觀世音菩薩一樣，一步一步的亡所斷結，再亡所斷結，把筍皮一層層剝掉。我們可以直截享受觀世音菩薩所賜的果實。他成就了，他有這個大的願力。我們只要是稱其名號，你求大涅槃就得大涅槃。我常打比方，現在不需要你去開荒，鋤草，種植，除害，施肥，直到收成。這個成熟的果實大蘋果，擺在你面前了，只需要你吃了。

當觀世音談了古佛授記之後，「爾時世尊，於獅子座，從其五體同放寶光」。從他身體放無量寶光。遠照十方世界如微塵數的如來菩薩，給他們灌頂。本世界的釋迦牟尼佛，給十方佛菩薩灌頂。十方的佛菩薩也放光從諸方微塵的世界，來給釋迦牟尼佛灌頂，給會中諸大菩薩諸大阿羅漢灌頂。當時是這樣的境界。「林木池沼，皆演法音。」一切水木跟極樂世界一樣，都在說法。「交光相羅，如寶絲網。是諸大衆，得未曾有」。諸佛互灌，光光相交，國中萬物，光明照耀，妙光交織如同寶網。與會大衆都得「金剛三昧」。天雨寶華。「青黃赤白」四種「百寶蓮華」遍滿虛空，「成七寶色」。娑婆世界污垢之相就不見了。所見唯是十方微塵國土所共成的一個世界。天樂盈空，「梵唄詠歌，自然敷奏。」演唱念

佛念法念僧，種種妙法音聲。釋尊圓證以上廿五聖圓通法門而現殊勝瑞象。當時佛就告訴大智文殊，這二十五位大聖所修法門本來平等，沒有差別，但你看看對於阿難以及將來此土衆生，以什麼法門最爲當機呀？佛就囑咐文殊來作這個評選。文殊承受佛旨，禮佛說偈，偈文很長，只能揀最重要並最切合初機的介紹。其中讚嘆觀音說：「良哉觀世音，得大自在力，無畏施衆生。」「成就涅槃心，觀世音爲最。」底下就是稱讚觀世音菩薩耳根圓通法門。「我今啓如來，如觀音所說」。我現在稟白如來，就像觀世音所說的，爲什麼利用耳根，大家容易入門，有三個理由：第一個理由「譬如人靜居，十方俱擊鼓，十處一時聞。此則圓眞實。」人在清靜的呆著。十方，不管是東方，南方，西方，北方，各方同時都打鼓，這一切聲音你都聽見。現在我坐在這兒，我只能看見前頭，我就看不見後頭是什麼。你們也一樣。你們只能看見我，你後排是誰你不知道嘛。後頭有人說話聽見聽不見？耳根利呀。耳根不但是利，他圓哪！你要是到了過去的戲園子裏頭，什麼聲音都有哇。唱戲的，說話的，小孩哭，賣東西的，你都聽見。而且都能分別。這是在唱，那是人在說話，這是賣東西的，那是小孩哭。一一清楚嘛。你這

個聞性非常圓哪。不分方所遍一切處。只有從這兒你容易體會。所以爲什麼讚觀音，他有道理。他這個就是說，十處一時聞。這是第一個，是爲圓眞實。我們的性是眞實的圓哪！底下就是「目非觀障外」。咱們在大殿之中，大殿外頭有什麼，咱們不知道。口鼻也一樣。你吃東西，東西不到嘴裏怎麼知道是什麼味！鼻子也一樣，包裝裏的香水，鼻子聞不見香味。身的觸覺，觸身才有觸覺。鐵棍在空中飛舞，不打到自己身上就沒有感覺。風，風吹到我才有觸覺。這就是「身以合方知」。接觸到了才有感覺嘛。可是隔著牆聽聲音呢？大殿外頭機器聲，聽見了嗎？隔著牆呢。耳根之利，其它的根不能比呀！是通的，牆壁這些東西它不能爲礙。這就是「通眞實」。不但圓眞實，通眞實，而且是常啊。這個能聞之性，是不生不滅的。不是因爲有聲音他就生出來了，沒有聲音他就滅了。所以拍掌時這個聲音來了，你聽見拍掌，這是聲音。拍過以後聲音沒有了。可是再拍呢？又聽見了。可見你能聽的那個性能在兩次拍掌中間沒有滅。要是滅了，我再拍時你得重新生起這個能力，才能再聽得見。可是不用嘛。你馬上聽見了。這就證明你能聞的這個性能，是不滅的嘛，無生無滅的。所以這是「常眞實」。所以從這耳根

，從我們生活中，這是最容易體會到我們自性圓、通、常。從這個地方信入，所以對於我們是最方便，最重要哇。精妙的內容太多，時間來不及，只能選擇最緊要的了，最後文殊就告訴大衆還有阿難，你們應該：

旋汝倒聞機，返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圓通實如是。

在會的大衆，阿難當機。阿難初果的聖人，能記住十二部大經。遇見摩登伽女，到這個時候，他全不行了。所以對他及大衆說法，「旋汝倒聞機」。我們能聞的聞機，即指聞性。淺說也即你能聞的機能。但是他顚倒了。你不去聞自己的本性，只去聽外頭聲音，所以是倒聞了。倒聞的這個機，你把他轉過來，不再去追逐那個聲塵了。旋轉汝這顚倒的聞機，你返聞，返回來，聞你的自性。關鍵就在這兒。旋汝顚倒的聞機，你返回來。聞。聞什麼？聞自性。到底我這個能聽的是誰呀！我這個能覺的是誰呀！能空的是誰呀！能滅的是誰呀！把這些個「誰」都打破了他。要徹底呀，聞自性嘛。「性成無上道」。《通議》解釋「返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這兩句經文，最爲精妙，內云：「謂此耳根圓通，並無別法，但旋汝等倒妄之聞機，返自己之聞性。若聞性圓明，則頓成無上道矣」。蓋返

聞自己本有的聞性，以此性爲自己在因地之心，實爲成佛的眞因。「性成無上道」的「性」字，以這個「性」爲因。也就是說我們剛才說以發菩提心爲因是一樣的。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種菩提得菩提。你要成就菩提就得發菩提心哪。菩提心裏頭就是大智慧呀。正念眞如法。你不明自性怎麼能正念眞如哇？所以這是一句一樣的話嘛。返聞聞自性，就是以自性爲因，你就畢竟成就無上之道。「圓通實如是」。圓通眞實就是這樣。所以我們就是要顚倒一下。我們在迷，成爲衆生，是背覺合塵了，把他顚倒一下，背塵合覺。是個方向的問題。譬如咱們被地摔了一跤倒下去了，摔在地上，這是因地而倒，你還是要按著地才起得來。但是方向不一樣。倒下去是往地倒，起來是離開地。可是倒在地上，你不按地起不來，這就是因地而起。都是地，但方向不一樣了。「此是微塵佛，一路涅槃門」。這個微塵，現在知道了，就是中微子。初步吧。這個比電子小到多少多少萬倍，遍滿虛空的這東西。這才是眞正的微塵。多少萬里厚的金屬板都能穿透。因爲他太小了。虛空中常常發現有很多這樣的微塵。微塵多的佛，十方微塵數的佛，是一路涅槃門哪，進入涅槃是一條門路，都是相同的。「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

。過去佛這個法門已成就。「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現在諸菩薩也因此法，而各各入於圓明。「未來修學人」。咱們都包括在內，咱們這些修行人「當依如是法」。應當依止這樣的法。「我亦從中證」。我文殊也是這樣證入的。「非唯觀世音」。不僅僅是觀世音大士。這是總讚。

今天這個觀音道場，所以介紹了觀音成就的經過，觀音所得的殊勝的功德。三十二應，十四個無畏，四個不思議，這都是觀音成就，也是賜給我們的果實。大家如果能夠返聞自性，成無上道，當然很好。不然就是這個果實，我們好好享受。依止這個法門。觀音大士絕無妄語。而且文殊菩薩作的證明嘛。這一切都是眞實。因此修行的道路是如此，果實的功效也是如此。底下稍微再說一點這個法門和念佛的關係。大家一聽觀音法門最殊勝，大勢至菩薩念佛法門，沒有得到文殊這樣的稱讚。大家可能生出一點分別心來。這個問題我有兩個解釋：一個是佛問的問題是入三摩地。入的是首楞嚴的三摩地。這個境界就等於即身成佛。這是最殊勝的成就，究竟的成就。這就是密宗的即身成就。密教的大圓滿，大手印，中國的禪宗，都與觀音法門完全是一味的。所以文殊大士評爲第一。至於淨土法

門，並不以這個世界成佛爲主。如果當時佛所提的問題是：讓一切衆生在即生之中就了生死，出輪迴，往生極樂國土而成佛。那文殊大士必然評定大勢至念佛圓通第一。評比的是什麼，這是關鍵。即身成佛什麼最爲第一。那就是這個返聞自性，成無上道。你要問：甚至於五逆十惡，甚至於動物都念佛往生必定成佛，那就是念佛法門。夏老師閉關念佛的時候，他是坐著念一段，然後經行繞佛念一段。坐下就脫鞋趺坐，起時就穿鞋繞佛。後來他看見一隻老鼠，隨著自己行動。坐下時兩只鞋當中有點空地，老鼠就坐在兩只鞋當中。夏老師起來繞佛，老鼠跟在後頭行走。天天如是。這也眞是不可思議的事情。這都是眞事，學佛人不許妄語。有一天起來了穿上鞋要走之後，老鼠没動，夏老師以爲老鼠忘記了，輕輕地踩踩腳，驚動驚動他。他也不動。再一看老鼠已經坐化了。古今這類事例很多，所以說這個法門連動物都可以救度。要說如何能夠三根普被，即生不再墮入生死苦海輪迴六道之中，那就以淨土法門最爲殊勝，最爲第一了。我們也不要多分別了。總之佛說：「是法平等無有高下」。二、大家注意，我們念佛，講究自念自聽。自聽很重要。自己念，自己聽，自聽就利用了耳根了。你自聽什麼？聽你自己所

念的，這不是聞自了嗎？返聞聞自。這不就返聞了嗎？算不算是聞自性呢？我也再下個補充。大家念咒，佛號就是咒。東密教祖興教大師說，一個阿字具足一切陀羅尼。陀羅尼即是咒。所以咒跟佛號是一樣的。慧明大師說，這個六字大明咒就是觀世音菩薩的本心。觀世音菩薩和我們衆生是一個心哪。我們就在念觀世音菩薩這個咒。觀世音菩薩的心就和我們衆生的心同體呀。我們正在念觀世音菩薩的心，他的心和我們的心同體。那麼我們在念咒時，不就是念本心嗎？我們念了我們的本心，並且在自聽，不就聽了自己的本心嗎？你返聞的呢？不就聞的自己的本心嗎？本心不就是自性嗎？至於念佛法門呢？首楞嚴一切事究竟堅固，一切皆眞如實相，皆是法身，也即是自性，這句佛號不就是自性嘛？《淨修捷要》「無量光壽，是我本覺，起心念佛，方名始覺；始本不離，直趨覺路。」可見所念的佛，即是本覺，即是自性。這樣一來嘛，咱們這個念佛法門也是「返聞聞自性」。稱讚「返聞聞自性」，也就是稱讚念佛法門。這一點我們是應當堅定的。不要一聽稱讚這部經，那個法，就動搖不定。我們必須一門深入。

本文初稿，乃北京善信，根據余數年前在北京廣濟寺，觀音道場講話錄音帶整理而成。茲收入本錄，乃重新校訂修改：㈠補足經文，所引盡量皆是原句。㈡採擷憨山大師《楞嚴通議》文句與精義，增入文中。㈢全篇修校一過。現雖較原稿有所提高，但蛇足之誚仍所難免，勉強付梓，或可稍作欲習本章者，入門之助。

九〇年十二月黃念祖誌於北京蓮舍

心經略說

以一九八七年於美國維州蓮華精舍錄音爲基礎

一、心經兩種形式

在我國廣泛流傳家喻戶曉的《心經》，是唐代大德玄奘法師的譯本。它的格式不同於其它經典，它前面沒有「如是我聞」這一段證信的序分，結尾也沒有大衆歡喜，信受奉行，作禮而去之類的流通分。秦代羅什大師所譯也與此相同。但其它多種古譯（到清季共有七種）以及在西藏的藏文心經，則仍和其它經典一樣，包括了首尾這兩部份。玄奘、羅什兩大師譯本的不同，乃由於他們的簡化。心經正宗分（即常見的心經）只二百多字，首尾兩部份所佔的百分數過大，爲了重點突出，故刪除未譯。

現在把玄奘大師沒有譯出的部份，簡單介紹於下：

甲序分（證明分）。「如是我聞。一時婆伽梵在王舍城靈鷲山，與大比丘衆

及大菩薩衆俱。爾時婆伽梵入深明法門三昧。是時復有聖觀自在菩薩摩訶薩，觀照般若波羅密多深妙之行。照見五蘊皆自性空。爾時壽命具足舍利子承佛威力白聖觀自在菩薩摩訶薩言。」佛的聚會在王舍城靈鷲山，很多大比丘大菩薩都在左右。佛入了深明法門三昧。這時觀自在菩薩也正在觀照般若波羅密多甚深微妙之行，這時就照見色受想行識這五蘊皆是空幻。這時舍利子（即舍利弗）依仗佛的加持，乘此威力敬問觀自在菩薩說：善男子，若欲修般若波羅密多深妙行者作何修習？舍利弗代我們大衆而問，所問非常切要。我們如果現在想修般若波羅密多深妙行的人應該怎麼修習呢？聖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告壽命具足舍利子言。（這裏就肯定了，是觀自在菩薩答復舍利子的話。近代中日的著者，有人根據《大般若經學觀品》中，世尊所說有與本經幾乎全同的文句，就主張《心經》也是釋迦牟尼佛說的。《心經》的首尾乃是後人所增添。此說不敢苟同。佛說與《心經》一致，正表佛佛道同，且古譯中有首尾居絕對多數，西藏經本亦有首尾，焉可都看成妄作。且古德對經文極爲尊重，妄以己意編造經文，實爲戒律所不許也。且流通分中復有世尊讚歎印證觀音所說之文。殊不應全看成是僞造。）

乙、流通分（結尾）。觀世音菩薩說咒之後對舍利子說：「菩薩摩訶薩應如是修行深妙般若波羅密多。」於是「婆伽梵」（就是世尊，就是佛）釋迦牟尼佛從三昧起。出定後就告聖觀自在菩薩說：「善哉！善哉！」兩個善哉重複說，表明世尊非常讚歎。佛又說：善男子如是如是。（善男子，就是這樣，就是這樣。）來證明觀世音菩薩所說的話，就是這樣，就是這樣。這是世尊從衷的無以復加的證明與讚歎。我國唐代禪宗祖師證明人的開悟時說，如是如是，汝如是余亦如是。這就是以心印心。「如汝所說（就像你所說的）深妙般若波羅密多應如是行，一切如來亦皆隨喜。」佛證明了，深妙般若波羅密就應該這樣做。一切如來都歡喜讚歎，都跟你一樣做。釋迦牟尼佛說話後，「壽命具足舍利子，聖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及諸眷屬、天、人、阿修羅、乾闥婆等一切世間皆大歡喜，宣讚佛旨。」最後舍利子、觀世音菩薩、和他門的眷屬（道友弟子）、天、人、和會中的天龍八部、阿修羅等，和一切世間的修學道眾，都產生了前所未有的無法形容的超越一切世間所有的安樂和歡喜。所以叫作大歡喜。向佛禮拜辭去，大眾感受佛恩，感恩便要報恩，於是便宣揚讚歎本人所親聞的般若妙法。把從佛所聽到的向具

有根器的人傳播，這才是眞的恭敬。

二、玄奘大師承受本經的殊勝因緣

我們念誦這部經，是玄奘大師蒙一位神僧親授的本子。經過是這樣的：他和唐太宗李世民很相知，李世民很敬重他。他感覺到有些經典翻譯不夠好，他想再去印度找原本對證一下。但是李世民覺得大師是國寶，不願他冒這麼大的風險，所以不肯放他出國。用現在的話，他就偷越國境，私自出國的。出發時約有三百多人隨從，但因他又沒有得到國家的批准，所以困難重重，回國時跟著的人幾乎死光了。可見是十分困難的。途中走到一個地方，他正趕路，突然聽到有人呼叫的聲音，他找到一個廟，看到一個人生病了，長了一身癩，正在呻吟。他就給他醫治，本來他要趕路去取經，但有人要死，不救不符合本心，就把自己取經的事暫時擱下，照顧這個病人。這個病是傳染的，他也不管，一直照顧他。他把這個病人照顧好了，病人感謝他，就送他一本梵文的《心經》。玄奘大師就一路念這個經。念經免難有很具體的實況，一次走到一個河邊上看到很熱鬧，正是外道婆

羅門舉行祭祀的時候，婆羅門有九十五種外道，有很高的，也有很低的，有很原始的甚至是很野蠻的。這種外道就是野蠻的，他們相信河神，並且每年拿一個活人扔到河裏，就像中國的河伯娶婦一樣，都是極端迷信。這時玄奘大師碰到他們正是他們舉行祭祀，而且已經指定了一個人，要把這個人扔到河裏去，這個人有家眷，他要與家裏人死別。自己也哭，家裏人也哭，正在這極度悲傷的時候，突然看見一個外國人——玄奘大師來了，就決定把這個外國人送到河裏祭祀，家屬都很高興，把玄奘大師用繩子捆起來，要把他往河裏丟。他這個時候看到大衆無理可喻，也就無話可說了，只是有個要求說，我們出家人都要修行，要念經的，你們送我祭神我也沒有辦法，你們讓我念念經好不好？死之前想念念經，大衆說好吧，你念吧。他拿起《心經》就念，念到第三遍時，天地變色，飛沙走石。這些人害怕了，忙說，這樣的人我們不能得罪。趕快把他放了，並且給他磕頭。於是玄奘大師非常感謝給經的和尚。等他取經回來，走的原路，不但這個和尚沒有了，就是當初那個廟也找不到了。於是就更感覺當初所遇不是世間的凡人。這是《心經》到玄奘大師手裏的經過。玄奘大師翻的是這部經，我們念的也就是這部

經。玄奘大師得到神僧傳授本經，一路消災免難，證明《心經》威力無窮，般若妙力不可思議，更重要的是顯示了經中般若妙義無上尊貴不可思議。

以下步入正文，我還不是正式講經，只是宣說一下我對《心經》的點滴體會。

三、經題

（摩訶）般若波羅密多心經

常念的《心經》的經題是《般若波羅密多心經》。括弧中的「摩訶」，見餘譯。「摩訶」就是大、多、殊勝三方面。意義很多，往往就不翻了。「大」不是大小的大，就是說這個道理是極其究竟、徹底，離開我們世俗的相對的這些概念。這是一個絕對的大，不是對比。這個火爐和房子比，說房子大。房子和樓比，它又小了。世間上哪有什麼大小。小的就是大的，大的又是小的，都是相對的。這個大不是比較的，是絕對的。「多」「勝」也都是這樣。

「般若」，也是梵文。我們可以把摩訶般若翻成大智慧。這都很勉強，因爲

翻成我們的話表示不足。翻成智慧就很容易和漢文的智慧這個名詞相混。我們常說的智慧，再說就是聰明，再一混變成伶俐。世間上這種聰明伶俐成了智慧了，恰恰相反。世智辯聰是我們學佛的八種障難之一，跟聾子瞎子神經病是一樣的，成爲學佛的障難呀！這樣混淆就失掉了原文的意思。經中的智慧，是一種怎麼能夠了悟實相，契入證入實相的智慧。實相是什麼，我能夠悟，我不但能夠悟，而且能夠證。也可以這樣說，實相就是佛的知見，所以《法華經》說，十方的如來「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只是爲了一件大事，一個大的因緣，所以出現於世。什麼事？就是開示悟入佛的知見，就是要向衆生開顯佛的知見，宣示佛的知見，衆生聽到這些開示就能開悟明了佛的知見。入佛知見就契入、證入。衆生本來是凡夫的知見，所以大事因緣是什麼呢？告訴我們什麼是佛的知見，我們就從我們的知見逐漸的：有的快，有的慢，快就是頓法，慢就是漸法，把我們原來的知見捨棄了，換成了佛的知見。般若是什麼呢？就是這樣的智慧，你能夠明了，了解，悟到佛的知見是什麼，然後就做到證實到佛的知見。說句很粗俗的話，佛的思想，（當然佛不是想，這是打比方的話。）成了你的思想了。不是一個勉

強的，這個事情就像要追隨一個領袖，要把領袖的思想變成自己的思想，那你就自然地忠實地接受領袖的領導。現在要比這個例子更深一步，是知和見。佛之所知，佛之所見，把佛的知見轉成了我們自身的知見。而佛知見是我們本有的，只是我們現在是迷惑了，所以成爲衆生知見。般若就是這樣一種智慧，不是一般的聰明。你能拿諾貝爾獎金，你能寫出多少好文學作品，都不是般若。

般若一體而有三義：㈠實相般若。㈡觀照般若。㈢文字般若。㈠實相般若是觀照與文字的本體，實相不是有相，不是無相，不是非有相，不是非無相，不是也有也無相，永離一切幻妄的相。可是體性不空，徧爲諸法作相，具足過恆沙等等性德的妙用。六度萬行都是本性所具所起。㈡觀照般若如實相之本體而起照用，照時仍是寂然不動。㈢文字般若如實顯示本體與觀照。以上三者即三即一。實相是觀照與文字的體，觀照是照實相照文字。文字是表達實相同觀照。學人從文字般若入手，而起照用。一旦契悟，入於實相。實相是體，文字是相，觀照是用。

「波羅密多」是梵文。可以譯爲「彼岸到」和「度」（即六度之度）。生死

岸中很苦，這一生變人道。不信佛的人來生保持人身不容易。你要是儒家，仁義禮智信這五種都具足，或在佛道裏要守五戒，若不達到這個水平，人身保不住。信佛的人很少，有仁有義有禮有智有信，這也是稀有的人，既然稀有，就是說來生能變人的人很稀有，所以很苦。變畜生，落湯的螃蟹在鍋裏活活地蒸死。雞豬羊等等動物，都得被殺。並且子子孫孫注定了都是被人吃的。誰願意自己的孩子被人吃，但豬等就注定了。變成鬼就更苦了，鬼比動物還苦，喉小腹大，口中吐火，不能飲食。重罪的鬼判入地獄。鬼在地獄中是極苦的，一日之中生死千萬次。六道中比人好點是阿修羅。阿修羅很聰明，很能幹，很有神通，但是他心不純，不善，他嫉妒。一類是皈依正法作護法，是好的。還有一類嫉妒釋迦牟尼佛，總想破壞。怕人皈依釋迦牟尼佛減少了自己的群衆。這類阿修羅嫉妒障礙，破壞佛法，死後墮地獄。六道中最高是天界。外道想升天，但升天還是在六道裏頭。外道以升天做爲解脫，佛教以升天看成墮落。因爲本來是佛，你現在跑到天界裏去了，沒出六道，早晚一天要轉入三惡道，很可悲。不能以眼前的幸福認爲問題都解決了。未出六道早晚還會變豬，變狗，入地獄，所以在六道中同處於墮落。

這是此岸。（是指生死六道輪迴這一邊。）諸佛以大智慧，勇猛修行，覺悟正道，永離苦趣，證入涅槃，這是彼岸。一切都寂滅了，寂滅就得到眞實的樂。所以佛菩薩是常樂我淨，所以涅槃是彼岸。中流就是煩惱流。爲什麼我們度不過去，煩惱無盡就度不過去。能越過這些煩惱就到彼岸了。到了彼岸，就是從生死這一岸，到本自無生也就無滅，常樂我淨，寂滅爲樂，圓滿無礙的境界，稱爲彼岸。「波羅密多」原來直譯爲「彼岸到」，現翻成「到彼岸」。所以摩訶般若波羅密多就是大智慧到彼岸。

「心」，經題中「心」字的涵義有兩個：一個是中心、心要與核心的意思。佛說般若二十二年，佛說法一共四十九年，幾乎用了一半的時間。足見般若的重要。經中說，「五度（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如盲，般若爲導（又云般若爲目）。」般若經很多，《大般若經》六百卷，而這個經最短，只有二百多字。如同般若中的心，心是中心的意思，核心和心要的意思。例如一個人最重要的是心。大乘佛法是全部佛教的核心，般若是大乘佛法的核心，而《心經》是般若經典的核心，所以稱爲《心經》。二者，心是指明當人的本心，人人都有一個

眞心，但我們現在本有的眞心被妄心所遮蓋。現在這個我是個妄我，不是眞的我。我們現在不實，我們在上當受騙，我們的眞心，釋迦牟尼佛在成佛的那一剎那就說：「奇哉奇哉！一切衆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任何一個衆生，不但在座的你我，任何一位，就說飛的蒼蠅，小小的螞蟻，以至於作爲地獄中的鬼，都有和佛一樣的智慧，和佛一樣的德相。這是我們的本心。具有如來智慧德相的那個心就是我們的本心。是我們的妙明眞心，這一點是我們學佛的最要緊的信念和基礎。要相信自己的心。這是釋迦牟尼佛成佛時說的第一句話，對於這一句話不相信，雖能信佛說的其他的話，你就沒信到根本上，而是信到一些枝葉問題上。要相信這個心。佛接著說：「唯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我們有這個心，爲什麼你沒有佛那麼大的功德和神通妙用？就因有妄想有執著，自己把自己束縛住了，所以就不能證得。所以我們的一切經典，一方面顯明這個眞心，叫你恢復你的本心。一方面是幫助你掃除這些妄見。去掉這一切妄，你本有的眞就自然顯現。所以跟道教不一樣，道教叫九轉丹成，煉丹，修嬰兒，一次又一次的屍解，要修出一個什麼，證出一個什麼來。佛教是我們本來就是，衆生只是錯了，只是睡著了，正

在做夢，種種顛倒，你把夢醒了，叫醒你，一醒就完事了。「如夢幻泡影」，在夢中被老虎吃了，何須找人幫助打老虎，只要拍醒你就沒事了。本來沒有老虎嘛。就是這麼個事，所以我們要明白，我們都有本心，我們的修行方法也就如此，不是眞的把老虎趕走，趕走老虎幹什麼？老虎是虛妄的，你夢裏才有老虎呢，你醒了之後明白了，原來是個夢。所以這個是般若之心，所指是我們的眞心。

這個「心」字在《金剛經》中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應如是生清淨心」。「應生無所住心」。在《觀經》中「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以上兩經中的「心」字，即是本經經題中的「心」字。蕅益大師在《心經釋要》中說：「此直指吾人現前一念介爾之心，即是三般若也。」既然我們當前一念介爾之心就是三般若，足見一切般若經典和一大藏教無非顯明當人各各的自心。而《心經》正是一大藏教的核心，所以直截了當稱爲《心經》。大師又說：「實相般若：：：達此現前一念即實相。」，「觀照般若：：：照此現前一念即實相。」，「文字般若：：：顯此現前一念即實相。」，「是故此心即三般若，三般若祇是一心。此理常然，不可改變，故名爲經」。大師開示精妙絕倫。《華嚴經》說：「心佛衆

生三無差別」。故當人本心與佛無別，若能了達現前之念即是實相，亦即了達當人之心即是佛心，心佛兩者毫無差別。若能了達即是實相般若。若能觀照現前一念，雖是水上生波，但全波無不是水，凡有動念何非實相。這即是觀照般若。文字般若只是顯示本體與照用，顯明當前一念即實相。

「經」。「經」是通名，「般若波羅密多」是本經獨有之名，稱爲別名。經的涵義是貫攝常法。貫通古今（貫），廣攝一切（攝），此理常然（常），永爲法則（法）。可見經題概括很深的意思，古云：「智者見經題，便知全部意」。有智慧的人看見經題，這個經的全部意思也就知道了。

四、經文

觀自在菩薩。

「觀自在菩薩」，就是觀世音菩薩。這是大士的兩個名號。《普門品》是觀世音菩薩，正好觀世音菩薩尋聲救苦。昨天來了一位核電站的朋友，他母親信佛很虔誠，常念觀音。他開飛機突然發生障礙，在很危險的時候就聽見有人告訴他

，你應該如何如何操作，他完全照著做，結果平安降落。所以觀世音菩薩大慈大悲，庇護我們一切苦難中的衆生。這人的媽媽念觀世音菩薩，得到觀世音大士的加被。大家只要念觀世音菩薩名號，功德都不可思議。哪怕平時不念佛的人，在急難之中，臨時抱佛腳都有用。你只要肯念，就會有明顯的感應。我們這蓮華精舍有一個同學，他是留學生，從美國回國不久，結婚了。一次坐飛機，覺得今天的飛機很不平穩。等一會兒就看見駕駛員從駕駛艙的門裏出來了，向大家宣佈：今天飛機的機械出了故障，我沒有本事使飛機到達目的地了。所以大家你們各自決定吧，願意跳傘的就跳傘，願意如何的從便，總之我是沒有辦法了。說完了，他就回到他的駕駛艙。全艙的人先一聽很意外，思想還沒轉過來，等思想一轉過來一片哭聲，命在旦夕。這個留學生說，當時第一念是知道這事危險了，心裏想的倒不是自己怕死，第一想到的是新婚的愛人和孩子。我死了他們怎麼辦，剛結婚，孩子還小，先動了這一念。再動一念是什麼呢？他突然，我們中國不是說有菩薩嗎！當時思想活動就是這樣，一聽這話知道是要死，首先想到老婆孩子很可憐，再一想中國有菩薩，就念起觀世音菩薩來了。他雖然不信，可是在這種生死

關頭的念，往往比平常在佛堂裏念要懇切。只是一片求救的心。念著念著，他就看見觀世音菩薩現身了。他就大聲喊，說：大家不要哭，你們哭沒有用。他就把自己的事情一說，我已經看見觀世音菩薩了，決定是有，我們大家一塊兒念。這時大家一想，現在也沒有別的辦法，沒有別的道路，大家就念吧。所以全艙就都念了，念念，大家不知念了多少時間了，就一心去念了，念得很誠，很專一，也很自然，漸漸覺得飛機平穩了。很平靜，很平靜，大家閉著眼睛不知道，只是一心的念。忽然接飛機的人把艙門打開，來接他們了。到了！大家喜出望外。飛機已經著陸了。駕駛艙的門不開，別人把駕駛艙打開，看見開飛機的人昏死過去了，他穿的飛行服都汗透了。當然有醫生急救了。他睜開眼睛第一句話，你去問後艙的客人幹什麼來著？今天我是絕對沒有辦法把飛機著陸了，不知他們做什麼了。機場人問客人，你們在後邊幹什麼哪？他說：我們在念菩薩。觀世音菩薩尋聲救苦，所以《大乘無量壽經》說：「若有急難恐怖，但自皈命觀世音菩薩，無不得解脫者。」很多很多證明，有許多事情甚至超過古代的《觀音靈感錄》，我知道的很多，但沒有時間去寫，因爲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要把這些寫下來，可以

寫很厚的一本書。都是很直接的，不是輾轉道聽途說的。

本經大士名號是「觀自在」。「觀自在」表示觀照般若已經自在無礙了。再者，觀什麼呢？先師夏老說：「觀自，身體是自否？那是假的」。所以要觀眞我，即是觀自性，自家的主人翁在不在，是不是在做主，是不是被妄心所蒙蔽。夏師又說：「如不知觀自己，不知自在不在，則不能算入門」。「菩薩」全名是菩提薩埵。菩提是覺悟，薩埵是有情，合起來是覺有情。把菩提薩埵簡化稱爲菩薩。所以看見名字就知道，不但自利更要利他了，不是自了。滿益大師說：「智契實相則自利滿足，智宣文字則利他普遍，故名菩薩。」這是能行般若波羅密的人。

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

前面說了，在法會上釋迦牟尼佛入定，觀世音菩薩也在行很深的般若波羅密多。「深」就深淺的深。加一「深」字就分別於小乘也能修習的通（天台宗通教指大小乘相通之道）般若，而是只有大乘才可以明白入手的般若。唯有大乘行人才能信受奉行，所以稱爲深般若波羅密。在修行深般若的時候，「照見五蘊皆空

」。「照」即觀照般若的照。「蘊」是蘊藏，遮蓋的意思。我們剛才說了，人人有佛性，爲什麼佛性不顯呢？就是因爲這五樣給遮蓋住了。五蘊是色、受、想、行、識。色蘊是物質這方面，一切萬物，凡眼所見，耳所聞，鼻所嗅，舌所嚐，身所覺，以及意所想到的東西都是色蘊。受蘊，例如，我們現在看見了風扇，看見有一個東西，這個就是色蘊，我們一看，腦子就有所領受。內心生起一種領納的作用，來領納樂境（樂受）苦境（苦受）及不苦不樂境（括受）。想蘊就是種種思想，當內心與外境接觸時所引起的思想活動。如了解聯想，綜合與分析。而我們這個想是念念不斷的，念念遷流就是行蘊。識蘊是我們能夠了別，認識。例如上述風扇轉動發聲。人最初只聽到聲音，隨即知道是聲音，這是耳識，同時傳達到意，能分別了知這是風扇轉動所發的聲音，這就是意識。意識是了別，這個了別的念頭相續不斷，似水長流，前浪後浪滾滾不停就叫作行蘊，所以行蘊以遷流爲義。至於受蘊，當聽悅耳順心之聲就歡喜，聽到刺耳違心的聲音則煩惱，所以它以領受爲義。受想行識四蘊屬於心的，因爲心、身兩方面心上的障礙更多。所以五蘊裏，四個說的都是心，都是精神方面的，只有一個色蘊是有關物質方面

的。五蘊都遮蓋我們本性，是妙明眞心的障礙。

「照」，無心就叫作照，有心叫作想。我們也念《心經》，也能講經，法師也能說五蘊皆空，但是他並沒有度一切苦厄，因爲他不是照，他是有心叫作想。觀世音菩薩他是照，他能照見五蘊皆空。照的意思是離開我們的妄念。像鏡子照東西一樣，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一根頭髮也不會給你照錯，毫髮不爽。但是鏡子沒有分別，沒有愛憎，不留痕跡。照相的底片照了一張，再按一下就不行了；留了痕跡，再照就照重了，就毀了。鏡子沒有這樣的事，你照一千次，一萬次，都是一點兒也不會錯的。它就是無心。你這個相、東西沒來的時候，它不會來迎接你，你東西走了以後，馬上就不再留一點痕跡。這就是它沒有取捨，沒有愛憎，也不是說白種人我就多照你的優點，黑種人我就不照你的優點，都沒有分別。它無心，無心所以清楚，這就叫作照。也就是觀照般若。觀世音菩薩「照見五蘊皆空」，藕益大師說：「五蘊無不即空假中，四句俱離，百非性絕，強名爲空耳」。也就是說，五蘊沒有任何一蘊不是空諦、假諦、中諦。提出五蘊皆空，這是空諦，但有五蘊的假名，這是假諦，兩方面合起來，即空即假，便是中諦。因之

它們也就離開了「有」，「無」，「非有非無」，「亦有亦無」這四句。既離開了四句，便自然不墮百非。現稱之爲空乃勉強之說。實際應說是第一義空。

「度一切苦厄」，苦是痛苦，厄是窮困疾厄。苦有各種各種的苦，基本的，人生有八種苦，生、老、病、死，都是苦。在母胎的時候很苦，出生與剛降生的時候都很苦，這是生苦。等到老了，跟老年人談談，也就要訴苦了，美國人說，兒童像在天堂，老人像入牢獄。這兒有病，那兒酸了，這兒疼了，吃東西也不行了，聽東西也費勁了，行走也困難了，甚至腦力也衰了，好多年青時所能享受的，這個時候都享受不到了。老是一苦。死是一苦不用說了，說我難受得要死，那就是說死是最難受的。佛說如活的烏龜，你把它的殼兒扒下來；一個活的牛，你把它的皮剝下來，人之死所受的痛苦是難免的。還有病苦，「病來方知健是仙」。可見一生病便不是神仙而是受罪了。在生老病死四苦之外，還有怨憎會苦，這個人就是跟我有意見，怎麼也不行，偏偏碰到一塊兒，或做你的上級，或做你的朋友，做你的鄰居，甚至於成爲你的眷屬。爲什麼有的人離婚，這是怨憎會，與別人都很好，就是這兩個人要吵，這是很苦的一件事，怨憎相會。有的人一生怨

憎相會，所碰的都是不如意，到處都有人事問題，到處很苦惱，非常苦。這是八種苦中的一種「怨憎會」，相怨相憎，偏偏相見。有人最好不見，偏偏天天見面，偏偏要來找毛病。這是怨憎會，人生不免，知道這個我們就心平氣和了。「愛別離」又是一苦，你最喜歡，你最愛的人偏偏要別離。所以生離死別，死別當然是最後一次，但是生離的情況大家都會遇到，相愛的人偏偏要別離。「求不得苦」，不管是誰，你總會有一件事是你要求而求不到的，例如成吉思汗，他那麼大的武功，什麼敵人都被他打敗了，他想求的事情還是求不到，他想求不死，找多少道士，最後給他做了個結論，這不死是不可能的。求不得苦，終有求不得的。一個根本的苦是「五蘊熾盛」，色受想行識這五種東西蔭蓋了你，它很盛，使你的妙明眞心不能顯現，因此你有煩惱，這是苦的根本。所以稱爲八苦，八苦交煎。

觀自在菩薩在修習甚深的大智慧到彼岸時，以般若妙慧觀照五蘊，了達五蘊並非實有，當體即空，又不是空無，乃是第一義空。於是「度一切苦厄」，使自己身心出離分段與變易兩種生死的苦因和苦果，也令全法界衆生同出生死的苦因

苦果（根據《心經釋要》）。初機聽到這話，不易信受。自度生死還易信，怎麼能令法界全體衆生同出生死呢？應知菩薩發心，便是心佛衆生三無差別。在修耳根圓通「寂滅現前」時，便得兩種殊勝，上與諸佛同一慈力，下與衆生同一悲仰。證入了三無差別的本心。自心與衆生無別。所以自身心出生死，衆生同出生死。般若妙用難思，這就是波羅密多。

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在首尾三分俱全的譯本中：修習般若波羅密多深妙行的人應當怎麼修習呢？他提一個問。觀自在菩薩答復舍利子所提的問題，所以首先稱他的名字，舍利子。由於關鍵是「照見五蘊皆空」，所以首先要談五蘊和五蘊皆空。五蘊頭一個是色蘊，色受想行識稱爲五蘊。五蘊之中以色蘊是空最不好領會。色是看得見的，摸得著的，聽得到的，這樣一些能感受到的東西。是眞實存在，現在聽到「色即是空」就不能理解。明明有個風扇在轉，可以看得見，有聲音聽得見，有風吹到自己身上，明明是有，爲什麼說是空？衆生顚倒就在這個地方。風扇是在這裏，

但當體即空。它雖在這裏，但它就是空。不但佛法，科學家愛因斯坦也這樣說：物質是由於人類的錯覺。愛因斯坦又說：宇宙中的存在只有場。磁有磁場，電有電場。現在上海交通大學已經證實人體有場，人的身體能形成一個場，像磁石一樣在空間就形成一個場。要把廢鐵拿回來重化，就把收到很多很多廢料用電磁鐵一吸，其中的鐵就吸上去了，這樣就把鐵挑出來了。爲什麼能把鐵挑出來？因爲有個磁場的作用。愛因斯坦曾說，宇宙間只有場和物質這兩樣東西。底下他又補充一句：實際只有場，物質不過是場裏場強特別高的地方。所以就把目前人類頭腦中有物質存在的認識給否定了。再看所有的物體不過是一百多種元素，氫氧等等，種種的化合而成了千變萬化的種種物質。一切原子不過是帶負電的電子，帶正電的質子，還有中子所形成的。所有這些顆粒都帶有二重性，一重是波動性。聲音有聲波，光線有光波，無線電有無線電波，所以無線電、電視，我們爲什麼能收到？就是通過電磁波。發射台把攜帶節目的電磁波輸送到我們這裏，就在我們這一小間房子裏，我們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節目，都是電磁波的作用。波你抓不著、看不見、聞不著，一點物質性都沒有，但是有很大的作用。它把千里萬里

外的足球決賽讓你看見了。另外一重是顆粒性，顆粒性就是說，能量集中的地方稱之爲顆粒。那麼就没有什麼叫物質的。現在「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不只是佛教徒的語言，也成了科學家的語言。在高級試驗中，把粒子打破，可以得到比電子小多少萬倍的東西，新的家族，許許多多種類的子。試驗當中，你把它們封閉起來，有時有些「子」忽然間就没了，就變空了，另外有的「子」就是在空之中又可以生出來。宏觀世界也證明，有的天體在崩潰，有的天體在新生。可以從空變成有，也可以從有變成空。所以我們從現代科學來理解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比過去容易了。過去我們老認爲，它是明明白白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怎麼說它是空，實際它當體就空。這些是木頭，木頭不過是元素，元素不過是電子、質子、中子。電子、質子、中子，不過是二重性，二重性就是波動和能量，没有什麼叫作木頭。木頭就没有了，木頭空了。這個是金屬，金屬還是一樣，它不過是電子，質子，中子，它有二重性，波動和能量，這個金屬的概念也没有了。所以現代的第一流的大科學家，他們在研究佛法，一種是想從佛法中對科研的方向找一點啓示，再一種就是他在試驗中觀察到的一些新的現象，他們認爲不可思議

，已經突破科學的領域，科學已有的規律對現在科學試驗所發生的現象解釋不了。他們想從佛經上找到一些啓發，以求得解釋。這是一個嶄新的形勢，所以我常說：這是世界文化大飛躍的前夕。同時，電腦的發明解放了人腦的勞動。過去瓦特發明了蒸氣機，可以代替人的體力，起了工業革命。現在電腦可以代替人的腦力，電腦可以替你查資料，給你計算。我寫了一部書，簡體字翻成繁體字，很麻煩，通過電腦去翻就會很快，電腦代替人的腦力勞動，人就可以做別的事情。這是一個很偉大的時代。

我們還回到色即是空上，這個地方，從科學上說，東西根本就是波動和作用。能量就是作用。不是什麼都沒有，有這種動。再做個比方。這個試驗誰都可以做。今天晚上回到家裏，你把電燈都關了，你點一枝香，你把香拿來旋轉，就看見一個亮的圓圈出來了。你要是按∞字形轉，就出現一個∞字。從前演節目，把火棒點起來，可以出現各種花，哪裏有這些東西？可是你看到這些東西。實實在在就是一個點著了的香頭，一個點，它在動。所以佛說這一切物質如旋火輪。一個火在旋轉，成了一個輪子。實際上沒有這個輪子。所以只是一個東西的動相。

現在我們全是動相。我們不要以爲桌子是在靜止，桌子的每一個每一個小原子通通都在動，原子中的電子在亂動，忙亂極了在那兒動。桌子本體也在動。我們人呢，你我也在動，有句詩，「坐地日行八萬里」。人坐在地上，地球在轉，轉一圈八萬多里，你在動。桌子也動，一天轉八萬里，都在動。地球自轉一圈八萬多里，而且地球圍著太陽也在轉。太陽圍著它的中心也在轉，這個中心也要圍著它的中心在轉，到哪個中心找到頭，不知道。實際是不可窮盡的，一切都在動。本來沒有東西，只是動，動中感覺有。一根香一動就出來圈了，沒有這個圈，這是一種錯覺，認爲它是個圈。這就能解釋「色即是空」。

再說所謂這一切東西都是因緣而生，有種種條件，這些條件湊出來的，就形成這麼個東西。例如水因風在吹動，水面上產生了波。波就因有水有風而出現的，它沒有固定的「自性」。風停波息，波又回復成水。這個譬喻說明，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水代表第一義空，中道和本有的妙明眞心。波代表色。從水中生出了波，說明「空即是色」，波又回歸於水，說明「色即是空」。

「色即是空」四句爲什麼要重複，有個說明：第一句是對凡夫說的。因爲凡

夫執著這些物質的東西是實有，所以告訴你是空。破除你這樣一個執著。小乘證了空，他就執著空，空成了你執著的東西，空也就同於色，故說「空即是色」。第三四兩句，兩者完全是一味的，是對菩薩。菩薩本來如此。這一切本來是不二的，所以《維摩詰經》直指不二法門。我們把色跟空看成是對立的兩個東西，是色便不能是空，是空就不能是色，這是形式邏輯。菩薩是圓融無礙，色空不二。

色所產生的東西既然是空，眼睛所接受的也都是空，接受也就不存在了，所引起的想當然也是虛妄的；於是表示思想遷流的行蘊也是虛妄的；那些了別當然也是虛妄的。「色」字一破，下面的就都破了。所以「受想行識亦復如是」。這是一個精簡的筆法，否則每個都有四句，受即是空，空即是受，受不異空空不異受。一直到識，識即是空，空即是識，識不異空空不異識。「亦復如是」概括了好多文字。

說五蘊皆空，但不可以產生斷滅見。消除這些相，正是顯本性。打個比方說，如果你來參觀故宮博物館，這裏許多器件都是金的，我就告訴你說：這些東西都是一樣的，都是金的。這句話是成立的。我又告訴你，這個是金子做的塔，佛

像、壇城，彼此都是不一樣的，當然這話也成立。剛才說一樣的是我，現在說不一樣的也是我，可是這兩句都對。因爲金子代表性，性則相同，事相就有千變萬化。性是一樣的，這就是佛性。佛性、妙明眞心、實相，這些都是名詞，這些名詞不同，說的是一樣的事情。這個佛性也可以拿磁性做比方。一個帶電的電線放在磁場裏它就要旋轉，這是電動機的原理。眼前的電風扇就是電動機，電風扇一開就動了。另外，你要是在磁場裏安裝一個旋轉的線圈，它就要生電，就是發電機的原理。所以磁場的作用很大。產生作用的是磁性，但是你要找出這個磁性是找不到的。磁鐵有磁性，但是找磁性就不可得。通過磁性，可以理解人的自性，（佛性）但你要找是找不著的。人人皆具如來智慧德相，正由於我們的自性，我們的本心啊。而這一切事相都是從本心本性所顯出來的，並無實體，所以說五蘊皆空，唯有一心。

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

大士再喚舍利弗，並進一步開示說，所以五蘊諸法，當下的本體就是眞空實

相（空相）。以上面所舉兩例來說明：㈠風靜波停，滿池清水，波表事物，水喻空相。㈡金杯熔化，杯空金在。杯表諸法，金喻本體。兩喻是同樣的，水與金都是譬喻我們的佛性。我們的妙明眞心，這是不生不滅的。把金子造成一金杯，金沒有變化，而金杯出生了。把金杯再熔化，於是金杯沒有了，滅了。好像金杯有生有滅，可是金杯的本體是什麼？只是金，並無別物。金表眞空，所以「杯」當體就是空。杯成時，金也沒有生，杯滅時，金也沒有滅。所謂生滅只是衆生於無生無滅之中妄見種種生滅而已。五蘊如水上之波，本身就是水。看見波動，實際只是水動。水表空性，故可喻明五蘊即是空相，本自「不生不滅」。

「不垢不淨」，滿天是雲黑暗的時候，太陽並沒有髒。既然沒有髒，也就沒有什麼要恢復乾淨，它本來就是如此。進一步說，一切萬物都從本以來是清淨的。衆生以分別心來看萬物，認爲太陽爲淨，烏雲爲穢，其實烏雲與太陽平等，有什麼穢濁。再者，以煩惱等爲僞，眞心爲淨，其實煩惱由於妄念，妄念源於眞心，如水生波，波全體是水，並無別物。水喻眞心，波喻妄念，若論本體，妄即是眞，有什麼垢淨。

「不增不滅」，我們的本性在做衆生的時候顯不出佛的智慧。好像陰天看不見太陽了。雖一點也看不見，但不是沒有太陽了，太陽還是在。等到雨停了，太陽就出來了。正下雨時，太陽沒有減少，晴了天，太陽也沒有增加。眞空實性連增減都沒有，還有什麼生死，還有什麼生滅？這個東西減少減少，減少到零，那就滅了，根本不減少，哪有什麼叫滅。

這一切諸法本來是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滅，末後綜合前文，指出眞空本性中，本來沒有五蘊。

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

這十二個名爲十二入，（或十二處）也就是前面的五蘊。因衆生根器不同，乃有側重點不同的種種方式的說法。眼耳鼻舌身是色蘊，意就是受想行識四蘊，這六樣稱爲六根。色聲香味觸法，眼睛所對的是色，耳所對是聲，鼻所對是香，舌所對是味，身所對是觸，風一來，吹到身上很涼快，是一種觸覺。前五個，眼耳鼻舌身這是屬於身的，還有屬於心的，意是第六個。這六根代表我們身內的，外境就色聲香味觸法稱爲六塵。「法」字是一切事物。有形的，無形的，道理，概念

，抽象的，具體的，一切一切都可以稱之爲法。在此是指我們不見不聞無香無味無觸時，自己內心所緣的境界。這些境界實際是前五塵留落的影子。例如去年曾上泰山觀日出，此時回憶舊時的景象，心中所念只是舊時泰山日出的影像。這就是法塵。就是我們意的對象。屬於外境的是色聲香味觸法。前面說了五蘊皆空，第一個是色蘊空，色空，所以眼耳鼻舌身，色聲香味觸都空了，前五塵都空，它們的影子法塵當然也就空了。再有，五蘊受想行識都空了，那當然我們的意也就空了。所以「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六根加六塵，這兩個是相對的，互相起一些聯繫，這十二樣東西稱爲十二入，十二入皆空。

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

這句話代表十八界皆是眞空。界是界限、區別、種類。例如可把人區別爲政界、軍界、商界、教育界等。十八界的界正是此意。眼等六根成六界，色等六塵又成六界，眼識到意識是六識，又成六界。共成十八界。其中能取是六根，所取是六塵，根塵和合發起六識。例如，一個設備，手能觸及機體，啓動開關，眼能看到屏上的形像色彩，耳能聽到語言音樂，意根生意識能起綜合作用，而認識這

是一部彩色電視機。所以依眼根而能了別色塵的是眼識，依耳根而能了別聲塵者是耳識：：依身根了別觸塵的是身識，依意根而能了別法塵的是意識。一般稱眼到身是前五識，意識是第六識。眼看見色，內有鏡頭，外有要照的對象，人是活物，還有識的作用，不是簡單的照相機，這是眼識。耳朵聽見聲，耳和聲，耳是根，聲是塵，能了別的還有一個耳識。所以六根六塵再六個識就稱爲十八界。（十八界是眼界、耳界、鼻界、舌界、身界、意界、色界、聲界、香界、味界、觸界、法界、眼識界、耳識界、鼻識界、舌識界、身識界、意識界。）

經中指出：「無眼耳鼻舌身意」，內無六根。「無色聲香味觸法」，外無六塵。「十二入」都無了。因爲根塵都沒有，識又從何發生呢？所以十八界也空。就是把有關「人我」的五蘊，十二入，十八界這些東西讓你理解了，這些都是空。你不外乎內有六根，外有六塵，再加上你識的作用，總之這一切過去我們都認爲這個是我，是眞實的，《心經》告訴你這一切皆無。在眞實的法性之中，這一切都是虛妄所顯之相。如水上之波，正波動時，波整體是水，即是眞空，所以說都無。讓你破除人我。（第六識是分別一切的，什麼是善，什麼是惡，什麼是好

，什麼是壞，什麼是是，什麼是非，什麼是美，什麼是醜。第七識（末那識）是執我，老執著一個我。這就是說，我們之所以成爲一個我，保持自己，種種思想一來，都有個我。這就是第七識的作用。第八識稱爲藏識，叫作阿賴耶識。一切檔案都儲存在裏面。眼耳鼻舌身相當於攝像機的鏡頭，把在外的東西攝收進來，從第六識第七識傳達到第八識，即阿賴耶識。這一切都儲存了，也就是種子，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它是眞正代表你的，所以去後來先。死的時候，身體都壞了，眼耳鼻舌身都沒有作用了，第六識也不行了，第七識也不行了，還有第八識最後從身體離開，這人就是眞的死了。我們不說靈魂，我們說第八識。我們佛教沒有斷見，也沒有常。所以就高於其它一切的宗教和科學。阿賴耶識是檔案室，大家現在聽我說的許多話，腦子裏增加了許多新的檔案。檔案裏增加了新材料，跟剛才不一樣了。你跟剛才是相似，不是剛才那個我了，天天增加新的東西。所以是相似相續，它因爲相似，所以不是常，不是老不變。但它又相續，所以就不斷。不斷不常，相似相續是阿賴耶識即八識。現在我們只談前六識。）

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

上面的五蘊、十二入、十八界都無，破人我執，叫做爲凡人法。從「無無明亦無無明盡」起，破法我執，叫做爲聖人法。從無明到老死叫做十二因緣，是緣覺主要所修之法，其內容是「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這十二因緣，互相依賴而有，有此法才有彼法。經云：「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說明了從因緣而起的法則，例如，「老死」，爲什麼有老死？就是因爲有生，有生就必然有老死。推到源頭則是由於無明。正是由於無明，生死不已。要破除這十二因緣，只要其中一處滅，就一切都滅。這是緣覺的法執，也叫做法我。破此法我，故說十二因緣皆空。《金剛經》說得很好：「知我說法，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法」。大家要知道，佛說的一切法，就是拿船做比喻，因爲你要渡河，沒有船不行，所以佛告訴你這些法。上了岸還要這些船做什麼？所以「渡河需用筏，登岸不需舟」。

十二因緣又名「十二支」。「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這是教導我們，破除十二因緣的法執。十二因緣相互聯繫，包括過去，現在和

未來。也是包括我們怎麼出輪迴的辦法。輪迴不已就因這十二件事情相續不已，所以要修行，斷這十二因緣。「無明」，淺說很容易理解，就是糊塗愚癡，障礙你明白眞理。深一點說，不了達眞如一相，妄生分別執著，就成了無明。無明是我們生死的根本，愚癡是最大的障礙。無明就糊塗，糊塗後就顚倒，顚倒就會造業，造業就是行。第二個是「行」。以上就是過去生中我們所作的因，過去生中我們一直是糊塗造業，驅使阿賴耶識墮入母胎，一念看見父母的情況，一動婬念就跑到胎裏去了。這就是今生生命的開始，這是「識」。在胎裏慢慢長大，還不能形成一個人。這是在胎中身心漸發育之位。已有受想行識等名字，這是心法，所以叫作「名」。還有眼等，這是色法，所以全名是「名色」。第五「六入」。眼耳鼻舌身意，這六根都慢慢成長起來了，就是快出胎之位，叫做「六入」。第六「觸」。出了胎之後，便與六塵相接觸。在兩三歲的時候，對外界的事物只是接觸而已。他沒有什麼思維和領略。再大一點，到了六七歲就能領略一點，也會說話了，很多事情都知道了。第七「受」。六七歲便對事物有苦樂的感受。㈢至㈦這一段就是今生的開始，是我們從過去生中所得的果，是前生決定的。所以小

孩有的聰明，有的不聰明，有的聽話，有的不聽話，這一切由於過去所造的業，通過識而帶來的。第八「愛」。既能領受，便貪愛種種美妙事物。十四、五歲的時候就有強盛的愛慾之心。於是今生又迷惑了。第九「取」。成年之後，對所愛之境貪求不息執著追取。不僅僅愛而已，必要得到就是取。愛和取是現在我們所生的迷惑。爲什麼你要喜歡這些？本來是空，這是錯覺，你偏偏要喜歡。本來是不垢不淨，你偏認爲他清淨美好。妄生分別，妄自取著。愛和取就是現在的迷惑。底下第十就是「有」。由於有愛有取的煩惱，做種種的業，定招有當來的果報。(八)(九)(十)三支是現在所做之因，要招來生的果。(十一)「生」。既造種種之因，來生定又於六道四生之中受生。(十二)「老死」。出生之後當然還是要老死。這二支就是來生的果。這十二因緣修的時候，你從某個地方一截斷，你或從愛取斷，或從無明照破，讓它不是這樣相續不已，使這種東西不是老按這種規律支配你，那麼你就出離生死了。緣覺修的法就是如此，確實可以了生死，可以成爲辟支佛，是小乘的極果。若是大乘菩薩就能了達十二因緣，三世循環，一切境界，因果名目都是水上之波，如夢如幻。故曰「無無明」乃至「無老死」。舉出首尾二支，則其

中十支皆可概括。經中又說，「亦無無明盡」，乃至「亦無老死盡」，是破法執。本無無明，再說盡或不盡都成戲論。「乃至」兩字同樣是帶過其中十支。

再者，進一步體會「無無明」的深義，在佛將入涅槃的時候，入種種境界，入種種禪定，入種種空間去找這個無明，找無明找不到。於是說無明不可得。無明要是不可得，無明都沒有實性，無明就沒有了。這是《涅槃經》中，世尊、大悲慈父給我們的最寶貴的開示。入種種禪定，種種境界所得的結論，就是佛找無明實性不可得。「無無明」。所以這是頓法的關鍵。你要對這個問題體會很深，根本沒有無明，你又本來成佛，你跟佛還有多少距離？所以是有頓、（剎那成就）有漸，（須三大阿僧祇劫）就看你自己的根器，你能信多少。大家想想是不是。釋迦牟尼佛告訴大家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是因爲無明，就因爲妄想執著成爲衆生。但是無明實性找不到，譬如是做夢，夢見老虎吃你了，或者跟一個美女談戀愛，這種種驚嚇，種種歡喜，夢一醒全沒有了。所以只要醒醒夢就完了。不須把老虎趕掉，請大家抓老虎，用不著呵。日本有個笑話很好玩，一個人愚癡，他做夢。日本人很喜歡喝酒，夢中得到一瓶很好的酒，他馬上要吃酒。酒很好，要

燙了吃才好，於是叫他的老婆給燙一燙。就在燙酒的時候他忽然間醒了。醒了一想是個夢，很遺憾，酒沒吃成。早知道如此不燙就吃就好了。哈哈……很可笑。衆生就是這樣。實在是做夢，這一切都是空的。夢中有老虎，根本不存在，大夢一醒，原來自己安臥在席夢思的床上。一切現成，本來是佛。所以永明大師：世尊涅槃時關於無明不可得的開示，衆生應拿骨頭做筆，皮做紙，血當墨來書寫報恩。大乘經中說菩薩要斷盡四十二品無明，方才究竟成佛。爲什麼此處又說「無無明」？這可用一個比方來說明。水（喻佛）與冰（喻衆生）都是氫二氧，毫無分別。可是水無礙，放在任何形狀的容器中都能適應。冰就有礙，處處都不能適應。原因只在水已凝結成冰。毛病只在凝結。（結字很巧，恰恰就是結縛的結字）於是就有礙了。可是請你找出這個「凝結」是什麼？不可得。「凝結」譬喻無明。衆生因有無明就有礙了。可是無明不可得。

無苦集滅道。

苦集滅道叫做四諦法。含義是知苦、斷集、慕滅、修道。這個話又是倒裝的。因爲有集才有苦，修道才能滅。人生是苦，眞實不虛，就稱爲苦諦。一切可以

招引苦果的種種惡因，例如無明，愛見等煩惱叫做集諦。一切苦惱永遠消滅叫滅諦。一切聖道（道即道路與方法）修了能滅除苦惱的叫做道諦。諦是眞實不顚倒之義。人道的八苦在「度一切苦厄」處，已經介紹過了。八苦交煎，苦惱無邊，所以首先是知苦，那麼我們應該怎麼辦呢？苦這麼可怕，我們要消掉苦的因，苦的因是煩惱造業。由於這些因，就要受到苦果，爲除苦的因所以要斷集。煩惱造業，種種惡因不出現於我們的心、身、口，希望苦惱永滅，這就是滅諦。怎樣才能滅苦，修習三無漏學，六波羅密，八正道等等聖道，即是道諦。聲聞乘行人，厭苦乃斷一切苦因，羨滅盡煩惱之樂而修道。以此爲法是即聲聞的法執。大乘菩薩了知根本無無明，也就没有煩惱，也就没有苦。都是事相的顯現，都是夢中事。醒來之後就没有這些事。當體全空，只是一心。本來無苦無集，醒來就是。無道可修。故曰：「無苦集滅道」。阿羅漢修的四諦法也破了。

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

「無智」。菩薩修行成佛，就是把八識轉成四智。前五識轉成所作智，第六識意識成爲妙觀察智，如鏡照物，觀察得很清楚，但是没有受影響，没有分別，

沒有痕跡。第七是執我，末那識變爲平等性智。執我，有自有他就不平等。自他都一樣，一切都同體，就轉爲平等性智。第八識變爲大圓鏡智。這也是個比喻，鏡子無所不照，一個又大又圓的鏡子。我們的鏡子是平面的，只照一方，如果鏡子是大的圓球，就無所不照。這個智慧無所不照，稱爲大圓鏡智，成佛的智慧。所以佛就是把八識轉成四智。

這爲什麼說無智？就是說，轉識成智還是在你沒有成佛之前，修行道路上的事情。眞正到釋迦牟尼佛成佛的時候是什麼，就是這句話：一切衆生本具如來智慧德相。不是還要你轉。你本來就具一切如來智慧。成所作智，平等性智，妙觀察智，大圓鏡智，本自具足，不是你修持轉而得的。所以「無智」。又《破空論》說：「是故此心即三般若，三般若祇是一心。」般若者，殊勝大智慧，只是一心，智如波，心如水，水上生波，全波是水，只是一心，故曰「無智」。

「無得」，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即是成就無上正等菩提。所謂新成只是恢復原來的本有。若有新得，就會有所增。（原是一百，又得一，應爲一百零一）經中前已示明「不增不減」，若有所得，就會有所增，便與經意相違。故《金

剛經》說「實無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這就是「以無所得故」的含義。

這裏從西藏本補充一句做爲參考。「是以無苦集滅道，無智無得亦無不得」。就怕你落空，一切都無，流於斷滅。

「菩提薩埵」這一句的銜接，在中國日本皆有兩種。一種是菩提薩埵緊接前文作爲結束。成爲「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一種是放在後頭作爲開始，藏本譯文正是這樣。西藏跟印度相接，彼此間的大德往返很容易，兩國的往來很頻繁。所以很多經典是到了西藏，沒有傳到大陸。還有好多經典到了西藏，西藏就翻譯了，中國沒有翻譯的也不少。所以現在大家對於西藏的佛教很重視，它有一些經典是大陸，其他國家所沒有的，印度也沒有了。還有一些它已經翻譯成藏文了，而別的國家還沒有翻譯的。西藏還有個特點，他們翻的東西也是求準確。比如《阿彌陀經》，鳩摩羅什翻譯，六方佛讚。東西南北方，上下方。眞正的原來的梵文本是十方佛讚，還有東南、東北、西南、西北，四個角，都有很多佛在讚。玄奘翻譯的就是十方佛讚，西藏翻譯的相同。至於「菩提薩埵」連

接下文，日本宏法大師也正是這樣主張。

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密多故。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

「菩提薩埵」就是菩薩。因爲是無所得故，依止般若波羅密多，就心無罣礙。若老存有所得心，就走不上般若的道路。要有所得，就有所求了，有所求就有所爲，那麼都成了有爲法了。「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有爲法就不是般若了。所以就必須除盡有所得心，方能行至行不到處。這個般若，是大家行所不能到的地方。你要行到，必須把有所得的心除得一乾二淨才可以。這個地方我們就很清楚了。菩提薩埵是以無所得故。因爲無所得故，你就無求無爲。你無求無爲才能依止般若波羅密多，時時觀照眼前的萬事萬物當體就是空。如夢中物，夢中見老虎眞實是有，要咬自己，而其實完全是虛妄，用不著害怕。對於一切都應這樣對待。時時處處長久地這樣觀照薰習，到純熟時就能夠對境無心，妄念不起，這是自然的不起，不是強之使無也。若離妄念還有什麼牽罣障礙。故經曰：「心無罣礙」。也就自然「無有恐怖」了。

無有恐怖，就自然「遠離顛倒夢想」。顛倒是一切不理智的思想行動。顛倒者，凡夫有四倒，二乘有四倒。凡夫的四倒是把不淨的當乾淨的，把無常的當作常，把沒有我的當做有我，把苦當做樂。這是凡夫的四倒。㈠以不淨爲淨：明明是一些很髒的東西，大家看它很乾淨。實際都是些很污穢的東西。人就是一層皮好看，揭掉一層皮，恐怕誰都不願摸一摸。都是些血肉糢糊，到處都是蟲子，這是一個行走的廁所。哪裏會乾淨？哪裏會美麗？凡夫就覺得美好清淨。這是以不淨爲淨。㈡以苦爲樂：這個世界一切都是苦，沒有享樂。頂多只有一點點的享樂，如刀口上的一點蜜，很鋒利的刀口上一點兒蜜，舌頭一舔，剛嚐到甜味的時候，舌頭就破了。這就是八苦交煎。可是大家不覺悟，樂此不疲。在裏頭終日忙碌，爲衣食、金錢、戀愛，在那戰鬥，拼命，很苦。㈢以無我爲我：一切本來無我，哪裏找一個我？鏡子裏看看，當年的我不知哪去了。誰都是一樣，一切一切，老朋友一見面都變成頭白面皺了。哪個算是我呢？而這個我是個主宰的意思，而自己焉能主宰，都是業緣牽引。以無我爲我。㈣以無常爲常：一切事情都是無常。偏把無常當作常。這是凡夫的顛倒。本來時時都在轉變，轉眼間都變化了。無

常，什麼都在改變。人生百歲，便把一百年認爲是無窮無盡，拼死在那營謀。這是凡夫的四倒。阿羅漢也有四倒。到了菩薩是常樂我淨。㈠阿羅漢認爲一切都無常。他又顚倒了，菩薩是常。㈡阿羅漢認爲世間不淨，但常樂我淨，清淨本然，極樂世界一切都清淨，阿羅漢以淨爲不淨。又一倒。㈢阿羅漢證人我空，可是菩薩是眞我，妙明眞心。常樂我淨嘛，阿羅漢有我說無我，又是顚倒。㈣以樂爲苦。阿羅漢知苦斷集，而菩薩境界，慈悲喜捨，是喜。常樂我淨是樂。皆大歡喜。到了大乘境界，皆大歡喜。二乘境界不得其樂，只是執苦。這是二乘的顚倒。

《心經》是文字般若，體會其中深奧妙義，而起觀照。五蘊皆空，一切不可得，反復薰習，漸漸入於無爲，遠離凡夫四倒，阿羅漢四倒，種種顚倒見。並且遠離夢想，夢想即是妄想。觀照純熟，妄想自然不起，一念不生，這就叫做究竟涅槃。阿羅漢所證只是人空，沒有證法空，只是有餘涅槃。大乘則人法俱空，證無餘涅槃。涅槃之義是寂滅，或翻圓寂。涅槃有三德，㈠法身，㈡般若，㈢解脫。因般若才能從無量煩惱中得到解脫，而成解脫德。至於法身德，也須般若德才能恢復本有的法身。迷時不知，智光明照才能顯現。

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密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不但是菩薩依般若而修。過去，未來，現在，三世一切諸佛也都是依般若而得最高無上之正覺。十方諸佛從最初發菩提心，中間行菩薩道，直到最後成佛，沒有不是以般若爲先導，所以般若稱爲諸佛之母。「阿耨多羅」可譯作「無上」。「三藐三菩提」譯爲「正等正覺」。合稱無上正等正覺，這是所證的最高無上之果，至於以前一直講「無得」，此處突然出現佛得無上正等正覺，這正顯中道，無得之得，才是眞得。得而無得。佛不作是念，認爲自己得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故知般若波羅密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眞實不虛。

密咒爲什麼稱爲密？因它的奧義不是衆生的思維所能了達。般若也正是這樣，「衆生之心處處能緣，獨不能緣於般若」，此兩者都是不可思議。所以用咒來形容讚嘆般若。故云《心經》的深般若即是「大神咒」，因爲同具無比的妙用。「大明咒」，因同具智光普照之相。是「無上咒」，因都是以實相爲體。是「無

等等咒」，般若與咒同是一心，無有一法能同此心相等，此心能等同一切諸法，令它們同歸實相正印。故知咒與般若都能「度一切苦厄」，能惠予衆生眞實之利，「眞實不虛」。

故說般若波羅密多咒，即說咒曰：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

以前經文是顯說，觀自在菩薩指出般若即咒。此處經文是咒，乃是密說，指示咒即般若。所以本經顯密圓融不可思議。既有言說又有離言說。可是無言說中，正說般若妙法；有言說中，正含無邊密義。所以蕅益大師說，此咒「正以不翻爲妙」。

總之咒最好是不解釋，因爲你解釋只是把咒中無量的意思中說出一兩個，反而是侷限了。你現在要體會本經，從有說到無說，從顯到密，到離開一切思想，離開一切含義，就更殊勝。所以不需要解釋。因爲它巧妙就是從有說的文字到無說，從可思議到不可思議，從顯到密，如果你把它翻出來，通通變成可以理解的東西了，它的密意就消失了。禪宗往往單提一句無意味的話頭，也就是離開你現

在這些思想這些道理，叫你體會你本來面目，你的本性，你本來的妙明眞心。所以密咒同樣也是如此。

五、《心經》是一切衆生出苦慈航

這是先師夏蓮老講《心經》時的一句寶貴開示，現在引用作爲本文結語，正是畫龍點睛。修行無論哪一宗，都必須以般若爲導引，才能直趨覺岸。般若有三：㈠實相是體。㈡文字是相。㈢觀照是用。從文字起觀照，從觀照入實相。可見從聞法到證果之間，所依的只是般若的照用。這個照用不是侷限於道場佛堂之內，而是根據自身領會，貫徹到一切日用（辦公、管家、待人接物、飲食起居、運動遊戲等等）當中，使人們記得，認識，了悟五蘊皆空，諸法空相，而自然離開罣礙恐怖，顚倒夢想，自然漸入大覺之路。道理不再多說，只舉一個有趣的事例。一小則日本的故事，可以做參考結束今天談話，也就說明我們只要有智慧在心中，就可以免除很多煩惱。

日本有個一休和尚，很小就很聰明。在他八九歲時，一天他的師父出去了，

他就在玩。跑到方丈室，看見師兄在那兒哭，師兄比他大幾歲，哭得很傷心，他說：我們是學禪的人應無所怕，不應該哭，你哭什麼呢？師兄說：你不知道，我這兒不得了了。師父就是這個盒子最寶重，從來不許我看，不許我動，不知什麼東西？我就想看，想動。今天師父出去了，我就把這個盒子偷偷打開來看，是件瓷器，我不小心給摔了，師父回來我怎麼辦呢？我今天實在沒有辦法了，只好哭了。一休說：你不要哭了，說是我摔的。師兄說：那我對不起你，你要受責打怎麼辦呢？兩個都是小孩，最後商定今天師兄應得的饅頭給一休吃，讓一休承認瓷器是他摔的。他拿著一包碎瓷走了。師父回來了，問一休：你在幹什麼？又在玩？答：沒有，我在參禪呢，我參究問題，我在用功。師父問：你參什麼？一休說：我參一切都無常啊，究竟有沒有一個人能夠不死呢？如果能夠，有什麼辦法可以達到呢？師父笑了說：咳，糊塗啊，沒有。都是無常，沒有例外，哪有一個人老活，沒有的事情。一休又問：噢，是這樣。人是這樣，東西呢？師父說：東西也不能常存，法是一樣的，都是無常，沒有一樣東西常有的。一休又問：是這樣。咱們最心愛最喜歡的東西要壞了呢？師父說：那也沒辦法，一切都是不能常存

的，時節因緣到了它就要壞，那有什麼辦法。一休交出一個布包說：師父，這兒就有一個時節因緣到了，壞了的東西。……師父看了也就一笑了之，沒話可說。所以我們心中如果有智慧，碰到忍耐不住或捨不得的事情，也就很平靜。從這小事，我們可以體會觀照般若的妙用。我們在生活中根據這些道理對待一切事物。那麼我們就會比凡夫，比其他不學佛的人減輕很多煩惱苦痛。如果在煩惱苦痛中，這位日僧可能大發脾氣，打這個孩子一頓，這便是惱害衆生。由於一休提醒了一切無常，這樣一來，老和尚就只好一笑了。這很自然，這就是觀照的作用。

我們談到很深的般若之心，因爲六百部的般若經可以濃縮爲一部《金剛經》五千字。五千字的《金剛經》可以濃縮爲一部《心經》二百六十字。所以這一部《心經》就代表了六百卷的般若，是如來一代時教的精華，攝無不盡。

（先師夏蓮老繼續發揮說：一部《心經》可再濃縮爲「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這幾句可再濃縮成「觀自在菩薩」五個字。再濃縮就只是一個「照」字。六百卷大般若經全入一個「照」字，是多字入一字。是一多相即，一個「照」字開展爲六百卷大經，正是「破微塵出大

千經卷」，大千經卷中每一字又含無量經卷，是重重無盡。所以般若功德不可說，不可說。普願有情般若爲導，淨土爲歸。「南無阿彌陀佛」。先師又說：「這句佛號即是眞般若，這是最秘的核心。」）

《金剛經》一滴

以一九八七年在美國維州蓮華精舍錄音爲基礎

一、小引

很榮幸，也很振奮，在華盛頓會見這麼多位深有信根，發心眞誠的佛教同信同修，是殊勝因緣。我很慚愧，自己水平有限，不能滿足大家的期望。我們在華盛頓一起研究釋迦牟尼佛的遺教，今天這一會是最後一次，因爲我很快要回北京去了。今天所要談的《金剛經》中自己所體會的一點點，只能說是大海中的一滴，不能說是講經。

《金剛經》對我來說，佛恩是十分深厚，把我從黑暗無知的牢獄中挽救出來，頓入光明無際的寶山。我的家庭世代奉佛，我童年最喜繞佛，曾於北京廣濟寺釋尊成道日，繞念聖號直達次日凌晨。但稍長到學校讀書之後，接觸到新思想，例如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文章，產生一些影響，但更主要的則是看到來來

往往的佛教界知名人物，從他們的言行可以看出，世俗的纏繞毫不少於常人，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妒嫉障礙，勾心鬥角，爭名好利，排除異己，一樣也不少。於是我十分懷疑，這些人久修多少年，爲什麼一點也不脫塵俗！於是產生一個錯誤的結論，認爲佛法無益於人。直等到十九歲，大學三年級時，寒假考試結束，不想再看書，又無事可做，於是找到母親的一部有註解的《金剛經》和一部《靈魂論》，每本厚約一寸。我一夜之間讀完兩書，在讀經時，產生了空前的希有情況：如聞驚雷，醒人長夢；如沐春風，身心調適；如飲甘露，遍體清涼；如聞妙樂，頓忘俗味。當時只感覺一陣陣清涼與光明，自頭至足，遍灌全身，一夕之間二三十次，其殊勝安樂不是言語所能形容。這才恍然明白，不是佛法辜負人，而是人辜負佛法。這才端正了自己對佛法的認識。當時體會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是經中的核心。凡夫下手最好是持名念佛，但當老實念去，便可望暗合經中妙諦。

二、三般若

這些年在佛教中，自己的體會是：我們的修行，不管你修哪一宗，都要以般若作爲前導，以淨土作爲歸宿。（般若是梵文，在華文中沒有確切適當的辭可翻，勉強可譯爲大智慧，以別於通常所理解的智慧。）因爲沒有般若，沒有大智慧，看不清道路，不知道方向，找不到歸宿，這樣去修持，就所謂盲修瞎練。修持的歸向，當如華嚴十大願王導歸極樂。《華嚴》，經中之王，普賢是華嚴長子，求生極樂世界，正是引導六道衆生，同歸極樂。再從當代情況來看，不管你修什麼，如果說希望在這一生內解決問題，若不求生淨土，那就不可能了。不管哪一宗，想在這一生出生死，願意今生出輪迴，你又不求生淨土，那就要落空。我們當前這個地方的道場叫蓮華精舍，是密宗，共同的願文是同生極樂。所以不管哪一宗，都要以淨土作爲歸宿。

在菩薩道場有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這是前五度，第六度是般若。前五度如果沒有般若，只是單純的布施、持戒、禪定，這樣的五度，不能成爲波羅密。（波羅密應譯爲彼岸到，我方語法則爲到彼岸。生死是此岸，了生死是彼岸。）因爲前五度如盲，跟瞎子一樣，有般若才是有目。所以六度之中

，般若極重要。六度都因有般若才能成爲波羅密，這就是般若的重要性。

般若，若分而言之，則爲三個般若，文字般若，觀照般若，實相般若。這三個般若像伊（∴）字的三個點，一即是三，三即是一，超出衆生的情見。粗淺說來，人們所看的大乘經論，以及所聽的同類言論，這都屬於文字般若。從文字般若的啓發使人體會了佛法的深意，成爲自己思想的定盤星，來看待身心內外一切事物，而更主要是返照自身自心的本源，就稱爲觀照般若。在觀照般若之中，一旦突然了達契悟自己的本來，識自本心，見自本性，就證入實相般若。實相般若是般若的本體。實相就無相無不相。無相者：沒有青黃赤白，長短大小，任何形像；不是有相，不是空相，不是非有非無，也不是亦有亦無，離開了這四句，遍離一切相。爲什麼又說實相無不相？因爲實相雖遠離一切幻妄之相，體性不空，遍爲一切諸法作相。也即是說遍能顯現一切相。蕅益大師《破空論》說：「實相非福，而爲一切福德之聚。實相非慧，而爲一切慧行之本。」實相是般若的本體，怎麼能夠證入本體呢？我們要從觀照般若入手。觀照兩個字，《心經》中說得很清楚。第一個是觀字，密宗叫觀想，想就比較粗，觀就比較細。「觀自在菩薩

，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照見五蘊皆空。」這個「照」字，即觀照的照字。照字和想字就更不同了。有心叫作想，無心叫作照，「觀照」就應該如「觀自在」之觀，「照見五蘊皆空」之照，這才是眞正的觀照。《破空論》曰：「如理而照，照不異寂，即名觀照般若。」理是本體，如實相般若的實際理體而起照用。如珠發光，光是從珠本體而生，發光是照用，珠之發光，先照自體，這就是「如理而照」之義。光照本珠，不必安排，沒有造作，沒有舉動，自然而照，故曰「照不異寂」。也就是雖在照用之中，而本體仍是清湛不動，照用與寂滅沒有分別。文字般若淺近說來，那就是大乘經論中，有關於般若的文字啊、言論啊，所有這些都是文字般若。引申一步，就如《破空論》「如理詮寂，寂詮即照，是名文字般若。」「如理」就是後文中「如如」之義。經云「如何爲人演說，如如不動。」如如中第二個如字，是眞如，是實際理體。說法時要如同眞如而說，這正是此處「如理」兩字。如同眞如的本體，來表達寂滅的妙諦，這就是「如理詮寂」。在了達時，自心仍是寂然不動，這是「寂詮」。這個「寂詮」正是本體的照用，故曰「寂詮即照」。這就是說，所表達的是眞如的本體，能表達者，正當表達時，

仍是寂然無動，全由本體的照用，這叫做文字般若。可見文字，觀照與實相般若，三者之間關係密切。文字般若，觀照般若，都是從實相般若本體所顯現出來的。所以實相般若就是文字般若與觀照般若的體。文字般若表達的內容，就是要表達實相般若與你如何去觀照。觀照般若所照的就是文字般若與實相般若。三般若說是三，而實際又是一體。雖然是一體，而又可分別爲三個。所以是即三即一，微妙難思。

文字般若不同於一般的文字。他是從實相般若所流現，而這個文字所告訴你的，是如何進行觀照，證入實相。文字般若雖然可生起觀照，而證入實相。但我們不可認爲文字般若就是實相般若，更不可認爲了達經文便已契悟實相。《金剛經》說：「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即爲謗佛：：：說法者無法可說，是名說法。」《大乘無量壽經》說：「非語言分別之所能知」。《法華經》說「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可見實相般若不是語言文字所能表達。學人也無法從意識分別中眞實理解實相般若的眞諦。文字般若的重要性，在於指示門路，指示如何去觀照，如何去認識實相。所以一切經論，文字言語，都是作爲一個指路牌。例如

昨天我們去開會，在指路牌上寫著：「華府佛教會」，如果沒有這些指路牌，到的人可能更少一點。這是指路牌的重要作用。但是，你不能認爲那個指路牌所在之處就是「華府佛教會」。這是一個很好的比方。指路牌告訴你方向，你要依著方向去找，文字般若正是如此。佛經上說「因標指月」。茫茫太空之中哪裏是月亮啊？經文裏用文字告訴你。現在本室之內，拿燈當做月亮，我用手指著它說：「這個是月亮」。這就是標指一下。文字般若就起這樣的作用。昨天如果到處都沒有貼著「華府佛教會」，那我們也找不到。可見標很重要。所以不可以棄指求月。若不要這些指示去求月亮，那茫茫華盛頓很難找到佛教會。所以指出方向，你就可以看到。不可以棄指，不要他。這些文字、經典，我們沒有這些是不行的。

另一方面我們更不可以「執指爲月」。我用手一指，這個是月亮。你就誤認我的手是月亮。你看到我的手，就以爲看到月亮了。一般人多是這樣。執著所看到的手，誤認爲就是所願見的月了。這樣的話，不但是看不到月亮了，並且還生出一個極大的錯誤，以爲月亮是我手這個樣子。所以學習般若要從文字、經典之

中得到方向去觀照，專精勤久，一旦相應，方能契入實相。僅在文字上得了一點理解，就以爲是實相般若，那就錯了。那就永遠不能見實相。

三、經題

金剛般若波羅密經是本經總題。「經」字是通名，佛所說都稱爲經。「經」字前的七個字，本經獨有，這是別名。開頭「金剛」兩個字是形容詞。稱讚般若如金剛。金剛是喻，金剛有不同的解釋，但涵義是一樣的。現結合實際，金剛即印度的金剛石（即鑽石）。它最光明，最堅硬，也最珍貴。金剛石做的刀子可以裁玻璃，硬度最高。它能破壞一切，而不被一切所壞。所以它最堅最利，而沒有能破。以這個金剛石做爲譬喻來形容般若。金剛是貴重的寶物，以譬喻實相般若是諸法中尊。它堅固不爲一切所壞，來譬喻觀照般若不被一切愛見所侵犯。金剛能裁切玻璃，作用猛利，來譬喻文字般若能斷衆生種種疑惑。永明大師《心賦註》說：「夫般若者是諸佛之母。故淨名經頌云『智度菩薩母，能生一切導師』。所言般若者，即一切衆生自心靈知之性耳。」因爲諸佛皆由般若而成就，所以稱

般若爲諸佛之母。自心，自性清淨心與實相般若，眞如實相，中道等，只是一法的不同名稱。般若是諸佛之母，般若也即衆生自心靈知之性。《心賦註》又說：「離此一心別無殊勝」。又「此一心，大中大，上中上，圓中圓，滿中滿，實中實，眞中眞，了義中了義，玄中玄，妙中妙，不可思議中不可思議：：佛正法正行中，此心爲最」。所以經中釋尊宣說：本經「如來爲發大乘者說，爲發最上乘者說」。如來所說這個法，是爲發大乘心的菩薩所說的。是爲發最上乘心的菩薩所說的，可見這個經是殊勝的。「波羅密」是到彼岸，也可譯爲度無極。有爲福德不是般若，也不是波羅密。相似般若，名爲般若，但不是波羅密。本經是般若是波羅密，故稱般若波羅密。

四、離相修善

菩薩全名是菩提薩埵，華意是覺有情，也就是度衆生。經裏說：「我應滅度一切衆生，滅度一切衆生已，而無有一衆生實滅度者」。經中說我應該滅度一切衆生，這是我們發的心，不但是有此心，而且要實踐要落實。「滅度一切衆生已

」，衆生都滅度了，這個願已經成就了，可是怎麼樣呢？經中說：而是沒有一個衆生眞實滅度了。這就很奇，要度一切衆生，而這些衆生已經得到了滅度，可是沒有一個衆生是眞實滅度了。這就不是凡夫而是通達般若的菩薩度生的境界了。所有衆生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徹底都滅度了，爲什麼又說，沒有一個衆生眞實滅度了呢？這就因爲釋迦牟尼佛得道的時候，第一句話「一切衆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一切衆生本來就有如來的智慧德相啊。所以說，一切衆生本來都是佛啊。那麼，一切衆生本來是佛，他現在成了佛，他只是恢復了本來而已，他不是得到什麼，變成什麼，製造成了什麼，變換了什麼。他不增不減，只是恢復他的本來。那麼你這個度生的人做了什麼貢獻？他只是恢復他的本來嘛。再者，一切衆生既然同具如來智慧德相，也即是同具如來的法身。我與一切衆生既是同此法身，本來同體，一體之中，誰能度？誰是所度？所以說「無有一衆生實滅度者」。這也就是《金剛經》中重要的指示：三輪體空。內不見自己，外不見對方，中間不見所施之法，所施之物。外內與中間都無一物，稱爲三輪體空。內是一方，外是一方，中間是一方。一般是內有我，外有人，中間有法有物。這三輪就不

空。若是三輪體空，就是不見有能度衆生的我。沒有一個我，我在做事。內若無我，外也就沒有人啊。還有什麼中間？一切都本空啊。所以本來無一物。再例如：我布施了一萬美金，我把錢給某先生了，若是三輪體空，內就不見有我，外不見有某先生，中間不見這一萬美金。雖然不見能施與受施之人，中也不見這一萬美金，但是這件事情還是做了，這就叫三輪體空啊。這就是很殊勝的。這樣的布施就可以稱爲布施波羅密，就可以到彼岸。一般是我有一萬美金給他了，老記得自己做了很大的好事，我把一萬美金救濟了某個人，老記著他曾經得到我的一萬美金。你布施是布施了，他得了一萬塊錢，但不能稱爲布施波羅密。兩者的差別就在這裏。並不是不布施，是要在布施時不住於相。有些人讀了《金剛經》之後，就一切都落於空，都是無爲、無相、無我，都是無了，就跑到偏空的一邊去了。所以蕅益大師就寫了一篇《金剛經破空論》破這種偏見。所以終日度衆生，終日沒有度。終日度生終日無度。不是不度衆生，是度而無度，無度而度。我在度衆生，而沒有度衆生的相。我沒有度衆生的相，而終日終生都在度衆生。這樣度生與般若相契，就是波羅密。

《金剛經》勸離四相：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最粗淺的說：我相就是自身。有了我就有你，這就是人相。不但有你，還有種種的人，輪迴中種種的生物，那就是衆生相。中間有長生長住的是壽者相。這是最淺說的四相。又如剛才說，有一個能度衆生的我，這是我相。我所度的某一個對象，這就是人相。而我所度的種種，就是衆生相。而我所度的衆生他得到涅槃，這就是壽者相。這都是極粗淺的解釋。再說得稍高一點，我就是以主宰爲義。誤認爲有一個能當家作主，主宰一切的我。實際上，實在是無我，一切都是因緣和合，哪個是我呀。相片上二十歲的我早就沒有了。三十、四十歲的我也就沒有了。再過些日子，今天七十歲的我也就沒有了。到底哪個是我呀，我能作主嗎？我能留住年青力壯的我嗎？這都是剎那剎那生滅，都是被因緣牽引，哪有主宰！與我相對的是人相，而且對象之人有種種，就是衆生相。而這種執著有我的想法總是相續不斷的，就是壽者相。更進一步，《破空論》說：「主宰名我，形相名人，衆緣和合名衆生，相似相續名壽者。」能在自身內當家作主的是我相。一切可見的形相是人相。因緣和合生一切法，是衆生相。阿賴耶識相似相續是壽者相。可見四相都從我相而

生，所以經中說：「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如來說名眞是菩薩。」所謂四相，般若就是要照破這四相，離開這四相，然而不是空無斷滅。而是離相修一切善法。經上說：「以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所以這個地方就不落有無兩個邊。沒有我，沒有人，沒有衆生，沒有壽者，（以上空邊）可是修一切善法。修一切善法之中，（有邊）可是沒有我相，沒有人相，沒有衆生相，沒有壽者相。離開了兩邊，契入中道。所以離一切相，修一切善，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翻譯過來是無上正等正覺。阿耨多羅是無上，沒有更上的。正等：上至諸佛，下到蠢動含靈，本性都是平等，是這樣的大平等。正覺：這就是圓明普照一切，沒有偏缺，沒有虧欠的大覺。所以叫做正覺。無上正等正覺是佛所證最高無上的果覺。

以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修一切善法，就得佛的無上果覺。若人只重離相，而輕視了修一切善法，有所偏呀。只知道修一切善法，而不能離相，也是偏啊。蕅益大師說：「蓋不達無我而修一切善法，止成人天僞果。不修一切善法而但證我空，止成二乘小果。妄言我法俱空，而恣行惡法，則爲闡提獄種。唯以無我修

一切善法：：即得無上菩提。」這實在是最重要的一個指示。

五、空假中

《金剛經》中：「所言善法者，如來說即非善法，是名善法。」又說：「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衆生衆生者，如來說非衆生，是名衆生。」經中這種話很多，應如何體會呢？經中指示我們，一切都可以歸結爲眞俗二諦與假空中三諦，一個是假（也稱俗諦），一個是空（也稱眞諦）。眞俗二諦是二諦法。二諦再加中諦便成三諦。世間大地山河森羅萬象，世俗認爲是實有。佛教認爲這是虛幻的有，名之爲假。世俗以虛無斷滅爲空，與有對立。佛教認爲既是幻有，幻有就是空，實際理體不受一塵，萬法皆空，這是空諦，也稱眞諦。世間的看法，認爲大地山河眞實是有。悟道的人，虛空粉碎，大地平沉。六祖說無一物，這就合於眞諦。這個道理過去是最難懂的。有人常發這樣的問題，你面前這個桌子是什麼？不是明明在這兒嗎？怎麼說它是空呢？所以這個問題往往就成了一個攔路虎了。好在現在科學進步，科學家替我們提供了好多有利的語

言。科學家認識到：所謂物質，並非實有，只是由於人類的錯覺。沒有具體的物質，只是人類的錯覺。從科學語言說，宇宙間就是場和物質，愛因斯坦接著補充，進一步說，沒有物質，只是有場。在場的空間裏，場的強度特別高的地方，就是我們所認爲的物質。再仔細說明一下，世間一切萬物不過是一百多種原子所形成的。水，兩個氫原子一個氧原子化合就是水。二氧化碳，兩個氧原子一個碳原子就化合成二氧化碳。一個氧一個碳是一氧化碳氣，你吸入多了就會中毒死人的。很簡單，不過是一百多種東西變來變去。這一百多種東西，你究他的根源，不過是電子，中子，質子。沒有別的東西。電子，中子，質子都有物質兩重性，一種是波動性，光波、聲波、無線電波、電磁波，都是一些波動。只是波動並沒有東西，但是光波有光，光波能傳遞訊息等等。光波中沒有什麼物質。聲波也是如此，聲音傳到大家耳朵裏去了。這是我的聲帶鼓動空氣的變化，而波動達到你的耳朵裏去，你就聽到聲音了，這都是波動。比聲波更高一級的無線電波，什麼牆壁都擋不住，十方的，不管你是東京、莫斯科，還是倫敦、巴黎，旋鈕一轉，在當地就出現了。很玄妙，就是波。但波，你找不到的，看不見，摸不著，抓不到

，沒有個實質。這一切中子、質子、電子二重性的第一個性質，波動性。再有一個是顆粒性。顆粒性也只是能量的集中，並非形成顆粒。能量就是作用。所以說這些東西不過是波動和作用而已。這樣而形成物質。可見物質並不像大家頭腦中那樣的具有實質。這樣說或許不能生信，我再給大家講一個世間極淺近的比方，在夜裏點支香，香頭只是一個明亮的光點，你在暗室中把這枝香去轉動，去畫一個圓圈。你就看到一個發光的圈子，這就是由於一個光點的動相，它在動。光圈是什麼呢？是你的錯覺。你確實親眼看見一個發光的圓圈，到底有沒有？沒有嘛！我剛才說的電子，中子都是在動。整個的宇宙在動，我們在這兒也沒有靜止。我們動得好厲害呀，我們隨著地球在旋轉。坐地日行八萬里，我們坐在這裏不覺得。地球自己在轉，地球圍繞太陽在轉，一切都在動。身體裏一切東西都在轉，一切都是動相。動相就像香火頭在動。經中說：「如旋火輪」。旋火，有種表演節目叫火棒，兩個點著汽油的火棒，表演者揮舞雙臂，可以做出各種悅目放光的圖形，圖形都是沒有的，只是兩個火棒在動。所以大地山河，種種的皆是動相。到底什麼在動呢？咱們再引一個禪宗的公案，六祖到廣東的一個廟裏頭，聽見兩

個和尚在辯論，一個說，你看看，這個幡在動。那個說，不對，哪是幡在動？是風吹得它動。這兩個人就辯論起來。六祖說：兩位仁者，不是幡動也不是風動，是仁者心動啊。所以動相之根呀，在於咱們的心動。所以錯認種種大地山河，一切一切，說是有啊無啊。從動相所顯來看是有呀，若論其實際，只是香動，沒有所看見的火圈。所以《起信論》說：「一切境界，唯心妄動，心若不動，則一切境相滅。唯一眞心遍一切處。」又「三界虛僞，唯心所作，離心即無六塵境界。此義云何，以一切法皆從心起，妄念而生。」永明大師說：「是知心外見有境界皆自妄念情想而生。」由上可見「一切境界唯心妄動」是俗諦也即假諦。「心若不動則一切境界滅」是眞諦也就是空諦。眞心遍一切，不妨萬法縱橫種種境界；萬境紛然無礙於一心不動，清淨本然。這即是中諦，又稱中道第一義諦。《金剛經》許多話都是此義。例如「衆生者」，衆生是假有，是世諦。「即非衆生」，沒有這個衆生，是眞諦。「是名衆生」，若說是有只是個假名而已，若說無，何處來這個假名，所以有就是無，無就是有，是中諦，不二了。不偏於有也不偏於空。所以一切善法即非善法，是名善法。一切法即非一切法，是名一切法。都是

指出有無俱遣，不落二邊，理事齊彰一心全顯；一體寂然，萬用縱橫。所以說：妙契中道第一義，「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就成佛啊。

六、見相非相見如來

離四相修一切善法即得菩提，成就佛果。佛乃離相修善之果，所以不可以色相得見如來。經中說：「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所以不可以色見聲求。這裏一位蔡居士認爲這四句還不圓滿，她很有智慧。這是鳩摩羅什翻譯簡化了，原來是八句。好幾位古德以及玄奘大師翻譯的底下還有四句，玄奘大師的全偈爲：「若以色觀我，以音聲尋我，彼生履邪思，不能當見我，應觀佛法性，即導師法身，法性非所識，故彼不能了」。後四句指出，應觀導師的法身，法身即是佛的法性。（即佛眞性，又稱佛性，或自性。法性所適用的範圍最廣。）如來的妙體即是法身佛的眞性（法性）。但法身不可以世智來見，所以說法性不可見。也不可以「識」知。故玄奘大師云「法性非所識。」不可見又不可識「故彼不能了」。佛身只是衆生不能見不能知，但絕不是斷滅頑空。

打個比方，有的物質有磁性，它產生磁場，有極大的作用。例如電動機，發電機，種種設備都是利用磁場的作用。但是磁場看得見嗎？摸得著嗎？連世間的磁性都不可見，何況法性，當然更是不可見。只是有，法性是有而不可見。法體，如來法身的法體，用我們的思維不能了知。也就是說法性、眞如、實相、般若種種，是如來的法身理體，衆生的知見是達不到的。所以說不可思議。不可議，就是你說不出來，不是你的語言可以表達的。不可思，是你想不到的，不是你腦子裏所能想得到的。只有在離開這個思才可知。在妄想之中，你想去見，去知這個法體，就等於你坐在這個椅子上，自己想舉起這個椅子，是不成的。你只有離開這個椅子，才能拿起這個椅子。「應觀佛法性，即導師法身」。法性偏一切，就是導師的法身遍一切處，遍一切空間。但法性不是你的妄心所能認識的，猜測的。大家在這地方千萬要小心。所以色見聲求，不能見如來。法身如來在衆生的情見之中不可能認識到，知道，看到。我們所能看到的只是一些相。《金剛經》說：「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你所見一切相都是虛妄的，眼前所見本來沒有，只是由於動相所生。再舉一個眞實的例子，讓人心服的例

子。華北三大高僧之一倓虛大師，他的《影塵回憶錄》中記載了這件事。倓虛老人在香港剛剛圓寂，這件事是他親口對我說的。有位董子明居士，原是吳佩孚將軍的顧問。吳佩孚下野後，他就到青島湛山寺當教員。湛山寺是倓虛老人創建的。董居士在湛山寺給佛學班的學僧講國文，改文章。除了上課改卷子之外，他就是用功，把門鎖起來閉關自修。他與當時在湛山寺講戒的弘一大師相知，只是這兩個人彼此間才談談話。一天正在用功的時候，念得很虔誠。動了一念，他想到大殿拜佛。這一念一動之後，人就在大殿中拜佛了。拜了佛之後，他想我正在用功，我回我的房間用功吧。走回到自己房間，門都關鎖著，進不去。別人走過來，他就說：師兄請你給我開開門，我進去。那人說：你叫我開門，你怎麼出來的？門都鎖著，你怎麼出來的！於是這件事就這麼傳出來了，轟動湛山寺。大家聽明白沒有，人是怎麼出來的。我在北京聽到了，我認爲這事很重要，是對我們學佛人一個很好的資料，是一個近代的實證啊。我問夏老師是否知道這件事。夏師說：確有其事。這個董居士就是夏師的外甥。後來倓虛法師由東北經過北京到香港去，我當時是廣播電台台長，我請他在電台播音，我親自招待他。我們談得很

愉快。我就問他，我說：長老啊，你在湛山寺，當時有一個人從鎖閉的關房中出來到大殿，你知道不知道這回事？他說：怎麼不知道，「當時我就是方丈。」倏虛法師自己著作裏寫了這個事情。所以這個事很能破我們的執著。你心中沒有離妄之前，牆壁都是阻礙。你心中能有一念離妄，當下虛空粉碎，大地平沉，何處是牆壁。所以這一切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不是說沒有這些相，而是看到這些相不分別，不執著。自己不因見相而起心動念，就合於「若見諸相非相」。這四句經文中，「凡所有相」，是假諦，「皆是虛妄」是空諦，「若見諸相非相」是中諦。無相而相，相而無相，（從無相的理體顯現事相，是無相而相。雖有種種事相，萬象森羅，可是論其實無一物，故說相而無相）。眞俗雙融，事理無礙，所以是中道第一義諦。從容中道即是如來。所以說「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這又可以舉一個古代的公案。釋迦牟尼佛因爲生下來母親就死了，爲報母親的恩，所以成佛之後就上忉利天給母親說法。世尊上天後，大家很想念，就用旃檀木造了佛像。這是世間有佛像的開始。等到佛說法圓滿從忉利天回來，大家都去迎接。中間有一位比丘尼，她想到如按正規，她只能排在比丘隊伍後面

，前面的人很多，見佛的時間較晚，於是她就變化成一位轉輪聖王，她就排到前面第一位了。佛從天降下，她頭一個見到佛。可是佛一見就呵斥說：爲什麼你越軌跑到大僧前面來了？（大僧是比丘，比丘尼是二僧，不能排到大僧前頭。）她說：我思念如來，想先見如來。佛說：你沒有先看見我，是須菩提先看見我。實際上須菩提沒來，須菩提在山中靜坐，他知道今天佛回來，先動了一念，是不是要去接呢？繼而想到，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佛既沒有來去，又何必接送呢。因此他就安然不動。這個沒有來接的人，佛說是他先看見佛了。排在第一，肉眼親見的比丘尼，倒沒有見到佛。就因爲這個比丘尼犯的是色見聲求啊。須菩提了達如來本無來去，所以先見佛。我們如果體會這個道理，很多教義都可以融會。可以突破很多框框和束縛。所以經中說：「離一切諸相，即名諸佛」。著相就是衆生，離一切諸相，則名諸佛。要離四相，首先從我相入手。世間俗人的哲學：人不爲己，天誅地滅。我相十分牢固，這樣的人就不好辦了。所以破四相，首先破我。無我，四相就全瓦解了。所以經中又說：「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如來說名眞是菩薩。」可見破四相先從破我起。我們不但不要自私自利，就是我

的愛好，我的見解，我的什麼什麼，只要上面有「我」字，「我的」，都是我相。都應首先破除。這就是《金剛經》給我們的極寶貴的啓示。

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這是本經的心中心。蕅益大師說：「金剛般若大旨，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一語，足以蔽之。」也就是說，這一句話可以包括本經的全部金剛般若的玄義。大師又說：生心無住非二，「唯無住故生心」。經云：「應生無所住心」。「應如是生清淨心」。故知所生的心，即是清淨無住的心。本文開頭便引世尊成道時所說：「奇哉奇哉，一切衆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這就直指衆生的本心與十方如來的妙明眞心無二無別。既然是這樣，那爲什麼衆生又在昏昧顚倒之中，那就是世尊當時緊接著說的，「唯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只因衆生執人（人我執）執法（法我執）著一切相。妄念相續從無間斷，所以雖有眞心，但不能顯現。也就是不能證得。所以金剛般若首勸大家離相無住。若能生無所住心，便離一切垢染纏縛，便是清淨心，即是妙明眞心。《心賦註》曰：「無住心體，靈知不昧。」又

「心常寂是自性體，心常知是自性用。」「故云寂知，亦云寂照，亦云無相之知，亦云無知之知。」「不知之知，乃曰一切知。」「一切知者，此心即是一切衆生自心之體，眞性靈知湛然恆照。」又曰：「言般若者，即一切衆生自心靈知之性耳。」百丈禪師說：「靈光獨耀，迥脫根塵。」（也即是說，頓然脫出六根六塵，純眞不二的心光，炳然現前。）臨濟禪師所說的，「歷歷孤明」。（此處的「孤」字，「獨」字，可與一眞法界的「一」字同參。）都是指示所生的心。溈益大師又說：「唯生心故無住。」所生心既是清淨心，無所住心，所以生心自然無住。一燈之光可頓破千年陳暗。大師又云：「生心二字，尤爲下手工夫。以凡外不生出世心，故恒住生死。二乘不生上宏下化深心，故恆住涅槃（有餘涅槃）。唯菩薩不住六塵而行六度，故能如所教住，名第一義住，亦名住於佛住。」又說「言無住者，不住生死，不住涅槃，不住二邊，不住中道，故名無住。言生心者，生上求心，生下化心，生折伏心，生攝受心，遍於法界，窮於三際，故名生心。」上之無住生心，功德殊勝，不可思議。生心與不住不二，故可終日生心終日無住，終日無住終日生心，此實深契不二的大乘菩薩境界。不是凡夫與阿羅漢

緣覺等所能了知。後世學人通病，常把本人的體會當做大乘深旨。而不知無相生心，實非凡小與別教的地前三賢所能行。幽溪大師在《般若融心論》中指示很詳盡，現在擇要介紹：自有生心而不能無住者，事度菩薩是也。自有無住而不能生心者，藏通二乘（緣覺與阿羅漢）是也。：：自有無住非生心，生心非無住者，別教（天台宗判唯大乘之教爲別教）地前（指登地以前十住十行十向，地前三賢之位。）是也。自有即無住而生心，即生心而無住者，別教地上是也。可見這不是具縛凡夫所能辦到的。凡夫舉體在妄想執著之中，曾無一念清淨，怎能生起清淨心。（唯有靠持名念佛法門暗合道妙）世尊因須菩提問，發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云何降伏？云何應住？如來的答復：「應如是生清淨心」。要生一個清淨的心，不是斷滅。要生離相的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這句話是約在經文的三分之一處。六祖當時到客店送柴，聽客人誦經到此處，他就猛醒，直奔黃梅，見到五祖。五祖叫他作務。他說：「阿那自家日生智慧，不知更作何務？」後五祖專給他講此經，又到此處。六祖當下大悟，他說：「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

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五祖便付衣缽。可見般若玄妙不可思議。六祖初聽便超神秀，（他當時是五祖會中的上首，後是武則天時代的國師，不是凡流。）第二次再聽到無住生心便徹悟本心，頓登祖位。五祖開始用《金剛經》教導大家，到了六祖以後，《金剛經》就成了家喻戶曉的經典了。

蕅益大師《金剛破空論》跋曰：「金剛般若大旨，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一語，足以蔽之。」大師指示無住生心這一句，可以包括全經緊要殊勝的涵義。又說：「而生心二字尤爲下手工夫。」由於無住生心不是凡夫與二乘境界，初機修習，則應從生心下手，從生心修六度下手。大師又說：「若不生心修六度，則住斷滅相矣。故余嘗謂此實相爲體，觀照爲宗，文字爲用。舊云無相爲體，無住爲宗者非也。」故經云，寧可有見如須彌山，不可空見如芥子許。與此同旨。《金剛經》的極端殊勝與重要，可是大家常常誤會，以爲《金剛經》中迎請了四位金剛，所以有威力。這是很大的誤解。世俗有很多東西把佛教庸俗化了。我們要淘汰這些庸俗化的內容，還他本來面目。所以我們印《金剛經》，請金剛的部份全不印。重要的是你的自心。你的自心如何？先從生心下手，要如是生清淨心。若單純

無相，是空的一邊，故須生心。自心，清淨心朗然啊。所以就不落二邊。不落俗諦，也不落空諦，合於中道。

回想當我第一次讀《金剛經》還不滿二十歲。讀到這句「無住生心」時，得到很大的加持，得到無法形容的輕安。當時就感覺這句無住生心極殊勝，但是自己怎麼能夠達到這個境界呢？想了一下，會心一笑，就體會到念佛是最好的辦法。你一心的念，什麼都不想，就是無所住，而你念佛這個心相續，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這是念念相續，淨念相續，這不是斷滅，念來念去，眞正念到清淨的時候，是誰在念也就忘了。念的是什麼你也忘了，可是這一句朗朗現前。自自然然，沒有我，自自然然的這一句就出來了。如果相續，那就是極殊勝的境界。所以我們只要念得綿綿密密，老老實實，就這樣念，我們就達到了地上菩薩才能達到的境界。只要誠誠懇懇，綿綿密密，老老實實，清清楚楚，一句接一句，無牽無掛，這就暗合無住生心的道妙。（後來我又一想，可能念咒還要近一點，因爲佛號還有一個佛字。咒很像禪宗的無義味話頭，離開一切思想。）所以古德說，以凡夫生滅心入諸法實相，以持名念佛最爲容易，就是這個道理。

八、最初方便的觀門

一切行人的修持，都應該是：以般若爲導，以淨土爲歸。所以必須善於學習般若，遵循指示，直趨覺岸。學習之道就是：依文字般若的啓示，按自己的正確體會來進行觀照。一步步深入。文字般若的體會越深，觀照的境界就越高。這樣循環不已，將來有一天觸著碰著，契入實相般若。開始下手的地方，就是下面的四句偈，「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是全經中最容易下手之處。也是人人首須下手的地方。像《金剛經》這樣殊勝的經典，我們不是把經念一遍就完了。而是在生活中要能把它貫徹，觀照起用。頌一遍也有好處，得到加持和薰習，很多的功德。但是更重要的，念一遍之後要依文字般若而觀照起用。這四句很好嘛。各個人都用得上。有爲法正與無爲法相對。經中「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至於「有爲法」，則「如夢幻泡影」矣。有爲者，有求有作有成有得，皆是有爲。大乘妙諦全是無爲法，但此無上勝妙甘露注入衆生心田，因衆生心譬如垢器，汙穢含毒，甘露入內亦同混濁。所以不可不先破

有爲法。初起步時，始於足下；萬里之行，在於初步，故須先從最切己處下手。有爲法包括很廣，人們切身的是功名、富貴、妻兒子女，種種這些很粗的，都是有爲法。再高一點，名譽地位，學術成就，事業功勳還是有爲法。再說禪定，初禪、二禪、三禪、四禪，四禪八定種種，還是有爲法。都是有爲法嘛。大家都存在問題，從這裏下手，如果都打通了，下面還有更深入的問題。有法可修有果可證也是有爲法。這句經可以一直用下去。可以從干擾你最深的地方入手。有人愛生氣，一句逆耳的話聽不得，這就是你下手的問題。有的人非常慳吝，稍微吃了一點虧，很不愉快。有人情慾一關打不破，等等。每一個人有他最突出的問題。這個問題就可以先下手。你想想這一切是不是如夢如幻呀。實際就是做夢，轉眼成空呀。夢是很好的比方。夢裏明明有六趣，覺來空空無大千。在夢裏六趣都是有，朗然大覺時，本來無一物。例如害怕的夢，老虎咬自己，沒有人救，在叫喊啊，恐怖啊。你一醒，哪有這些恐怖啊，是個夢。現前一切：整個是個夢。是幻術所變。像肥皂泡，很好看的，五顏六色，但是沒有誰去搶這個肥皂泡，知道它當時就要滅。像人的影子，哪有實際的東西，所以一切一切都是錯認。於是自然

而然對所執著的東西就淡了。能把這些東西淡了，就是一個很大的進步。我們修行就是兩件事情，就是把生的東西變熟，熟的東西變生。貪瞋癡，煩惱，無始以來我們太熟悉了。這個貪心很自然，有人一心就想多賺點錢，他心心念念的，不用誰教給他，很自然的。一百萬就想變爲一千萬。他是自自然然的，這個方面他就是很熟。瞋、癡也是如此。大家都很熟，可是戒定慧三無漏學，慈悲喜捨，自覺覺他，求菩提，發菩提心，無住清淨心，這一切一切我們都很生。這句佛號更是生。所以我們修持就是要把熟的地方變生，生的地方變熟。我們可以兩處一齊下手。佛號不是生嗎？多念啊。貪瞋癡我們不是熟嗎？叫它淡啊。兩處一齊下手，效果就快了。只從一處下手，就像一個輪子的自行車，不能快，也不穩當。兩個輪子的車那就好多了，誰都可以騎了。所以要把熟的地方變生，生的地方變熟。這些有爲法，貪瞋癡，人世間種種可留戀的，束縛自己的東西，我們看他如夢、幻、泡、影。這件事說來容易，做到也很不容易。有位受了菩薩戒的老修行，因爲一點小事，和鄰居生氣，誰知因此一病而亡。你若把這些看淡了，至少你自己少生點氣，對自己身體也好嘛。眞的無所謂了，對方也就無所謂了。例如能海

法師講《金剛經》，說了一個實事，他有一個修密的弟子很有錢，他有一個對頭，兩人仇恨很深。他天天按照密宗修法的規矩，要把六道衆生都觀想在自己周圍，有冤的衆生更是離自己最近，就在面前，自己在修法時加持他們。他天天這樣修法觀想，修了幾年以後，有一天在街上碰到這個人了，由於他天天作觀，已經很習慣了，他看見他，那生氣的印象已沒有了，只是天天修法時所見到的熟人，於是出乎自然的就招呼他，某先生，好久不見，你好。那個人就很感動，他想到對方的地位比自己高，自己過去的不對還更嚴重一點，現在對方這樣和顏悅色地招呼我，我當然也更應該如此，於是兩人從此就和好了。所以把貪瞋癡淡一點，世法上也有很大的好處。這些本來是很熟的，我們叫他生，很生的是發菩提心，持佛號，我們叫他熟。這樣我們就可以早生極樂世界，與諸上善人聚會一處。

九、般若不可思議功德

經中多處校量功德，把持經與布施等來作比較。但其中以下文一段比較最深刻。是拿捨生命來做比較。一個人最難捨的是生命，世人貪生怕死，誰不愛惜生

命。但經中說：一個人「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中日分復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後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上午是初日分，中間是中日分，晚間是後日分。）恒河有多少沙，以恒河沙那麼多的生命，早上以恒河沙那麼多的身體都捨了，布施了。而中午還這麼做，晚上還這麼做。「如是無量百千萬億劫以身布施」。劫這個時間就很長了，一塊幾十里的大石頭，天人以極輕的紗輕輕地在石上飄拂一下，幾百年一次，等把這塊石頭磨光了，這個時間叫一劫。這個時間的數字已經大得不可說了。但還不是一個劫，是無量百千萬億劫。一個人無量百千萬億劫，每天三段時間都拿恒河沙這麼多的生命去布施，這個功德眞是不可思議的。另外一類，「若復有人聞此經典，信心不逆，其福勝彼。」若人聞此經典，能生正信，心中沒有牴觸，所得的福報勝過前面無量劫以無量身命布施的人。這實是衆生情見所不能相信的事。但釋迦牟尼佛是眞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異語者，不妄語者。哪裏能夠有絲毫不眞實啊。「何況書寫、受持、讀誦，爲人解說。」更何況你還可以寫經、印經，自己信受奉行，念經背誦與爲人解說，功德就更加不可思議了。從以上的校量就可以知道金剛般若經的不可思議，也就是般若

的不可思議。

《破空論》中根據經文以八種殊勝來顯示本經不可思議功德。㈠捨身是大事，無量劫是大時，雖然這樣大事大時的布施，還是不如持經功德。因爲這樣的大施，具有五神通的菩薩也能做到，比不上本經「正斷無明漏故」。以上菩薩雖得五通，能行大施，但未得漏盡，無明之惑猶存，故不如本經正斷無明功德。無明斷盡才是菩薩漏盡通，其功德遠超於大事大時。㈡本經不是大小乘共同的般若，而是「如來爲發大乘者說，爲發最上乘者說。」大乘中推仰爲圓頓菩薩的人，叫作「發最上乘者」。可見若人眞能「信心不逆：：爲人演說」即同圓頓菩薩。㈢如是之人，就是荷擔無上菩提，他能受持讀誦廣爲人說，這就是續佛慧命，長保佛種不斷。㈣樂小法的人，著於四相四見（我見：：壽者見）對於本經不能聽受演說。㈤經在之處即是寶塔，具足法身舍利。㈥「受持讀誦此經：：先世罪業即爲銷滅。」轉重爲輕，不再墮惡道。㈦當得菩提。夙業既銷，菩提之體，自然明淨。㈧釋尊在遇燃燈佛之前，雖遇多佛，但心中尚存有所得心，未達無相。所以持經超過釋尊昔時遇佛功德。（釋尊遇燃燈佛後，才恆與般若相應。）經說：「

末世有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我若具說者，或有人聞，心即狂亂，狐疑不信。」那麼我們對於佛所開演的部份，實應衷心信受，不得狐疑。

十、信力圓時全成佛力

末後引證永明大師《心賦註》中一段，長鞏固增長我們的信心。賦中問：「初心學人，悟入此宗，信解圓通，有何勝力？」這正是大家關心的問題。答：「若正解圓明，決定信入，有超劫之功，獲頓成之力。」這四句中，前兩句是因，後兩句與以後諸句都是果。因：㈠需有決定信心，永不動搖。㈡應生正解，不但毫無邪見，而且所解圓融，明鑑無礙。這也非初學凡流造次所能行。只有以弘深誓願，做爲鎧甲，奮力精進，才能眞得如下妙果。於是頓超三大阿僧祇劫之大關，剎那圓成無上菩提之力。

「雖在生死，常入涅槃。恆處塵勞，長居淨剎。」雖是凡夫，常在塵勞世俗之中，輪轉生死海內，然而不離生死，常在涅槃三德之中，塵勞堆裏無異清淨佛國。

「現具肉眼而開慧眼之光明，匪易凡心，便同佛心之知見。」眞實悟心之士，肉眼可當佛眼用。（蕅益大師說自己是「名字位中眞佛眼」，這比「當佛眼用」更進一步自肯了。）因五眼是肉眼、天眼、法眼、慧眼、佛眼。悟心的人不見得具天眼，但有法眼慧眼之用，所以說「開慧眼之光明」。開慧眼，便悟入佛之知見。既是佛知見，即此凡心便具佛智。

「則煩惱塵勞不待斷而自斷，菩提妙圓弗假修而自圓。」於是煩惱不斷自斷，菩提不圓自圓。不靠修持不歷階梯，頓出苦輪，剎那成佛。如是不可說不可說之力，「亦名佛力，亦名般若力：：亦名無住力。」

《心賦註》又云：「若於一心，有圓信圓修，乃至見聞隨喜，一念發心者，無不除八萬塵勞三障二死之病。」

由上可見，若於般若一心妙諦，能圓信圓解圓修，即得超劫頓成之力，剎那成佛。至於初機，於此妙法，只要有緣「見聞隨喜，一念發心者」皆可頓消塵勞業障。般若妙力眞是不可思議中的不可思議。前云老實念佛，即暗合般若無住生心的道妙。所以讚般若就是讚嘆老實念佛。

末後敬作一偈，虔誠祝願

普願見聞者　同沾菩提露

頓契本來心　清淨無所住

一九九一年元月黃念祖校於京華方便關中

佛教的大光明與大安樂

以一九八七年講於美國華府佛教會錄音爲基礎

一、光明與安樂，理體並妙用

今天我有機緣在華盛頓華府佛教會向大家匯報《佛教的大光明與大安樂》十分榮幸。聽起來這個題目好像生一些，新奇一些。其實還都是我們常常說到的「放大光明」，「光明普照」；「拔苦與樂」，「離苦得樂」。這也就是佛法的基本，自覺覺他，自利利他。由於光明，方消癡闇，垢障消除，才得眞樂。慧光破無明，正是自覺覺他，覺心除幻結，正是自他俱利。這個光明與安樂非一切世間諸法所能相比。故稱之爲大。

光明有兩種：㈠色光（指日月火珠及佛菩薩天人的身光）。㈡智光或稱智慧光，心光（指妙法能除衆生愚癡的垢闇）。《大智度論》說：「光明有兩種，一者色光，二者智慧光。」曇鸞大師說：「佛光能破無明闇，故佛又號智慧光。」

憬興師說：「光從佛無癡善根心起，復除衆生無明品心，故智慧。」故《瑜伽論》稱之爲法光明。以現法破闇爲義，別於色光。但佛光具一切光，故《往生論》說：「佛光明是智慧相也。」藕益大師九天寫一部《彌陀要解》，人稱這是從藕益大師大光明藏中自然流出。《思益經》說：「如來身者，即是無量光明之藏。」如來身是什麼呢？就是大光明之府庫。《大日經》說：大日如來所安住之處是「不壞金剛光明心殿」。金剛是表示堅固，永遠不會壞，不會滅，不會滅的。光明的心是讚嘆如來覺心的勝德。殿原意是宮殿，此處光明心殿表示身住於心，心住於身的不思議妙境。《思益》中光明說的是如來身。《大日》中光明說的是如來心。由此可見，如來的身心就是大光明。也正是佛教的大光明。再看，禪宗黃檗的師父百丈禪師，他就說：「靈光獨耀，迥脫根塵。」悟人的心迥然超脫六根六塵，只是一片靈光單獨照耀。這也是拿光明譬喻這個心不與萬法爲侶，心光寂然朗照之象。黃檗的弟子臨濟禪師說：「歷歷孤明」。「歷歷」是清清楚楚，綿密不斷。「孤」就是不以一切爲侶伴，磐然獨存。「明」就是光明、明白、本明。也是同樣說明本心。所以佛教都以大光明來表示本來的妙明眞心。（妙明兩個

字就是勝妙光明的簡稱）阿彌陀佛又號無量光佛。而且《無量壽經》裏頭十二光佛：無量光、無邊光、無礙光、無等光、智慧光、常照光、清淨光、歡喜光、解脫光、安隱光、超日月光、不思議光，都是阿彌陀佛稱號。法身阿彌陀佛所居的國土稱爲常寂光土，可見彌陀身土都是大光明。所以大光明就是佛之身佛之土佛之心。顯示佛的本體。有體必定有用。從大光明的本體，自然流出大安樂的妙用。就普令一切衆生都能因妙法光明消除自身癡闇離苦得樂。更殊勝的是每一個衆生常住於大光明的本體而得到大的安樂。

至於大安樂，更是十方諸佛的本懷。《毗盧遮那經》說：「大悲爲根。」所以慈悲是諸佛的根本。悲是拔苦，慈是與樂。令一切衆生都得徹底究竟的永恒的大安樂，才是如來的本心。普度衆生都離苦得樂。《阿彌陀經》說：極樂世界的衆生，「無有衆苦，但受諸樂，故名極樂。」唐譯本裏說：「無有一切身心憂苦，唯有無量清淨喜樂，是故名爲極樂世界。」經中有十一處稱讚彼土甚可愛樂。《涅槃經》指出：「常樂我淨」。不是無常，是常。不是苦，是樂。不是無我，是有一個眞我。不是惡濁，是清淨。常樂我淨，很樂呀。是眞樂，不是世間之樂

。世間諸樂是壞苦。所愛之境都是無常，所愛破滅，成爲大苦。所以世樂不能不壞，壞則成苦。更重要的是《涅槃經》裏頭四句偈子，「諸行無常，是生滅法」（一切行皆無常，都是生滅之法，有生有滅。）「生滅滅已」（一切生滅都要放下，放下一切，生滅也滅了之後怎麼樣呢？最要緊的後頭一句，那絕不是斷滅呀，斷滅，什麼都沒有了，那大家修行了半天，都變成了桌椅板凳了。）「寂滅爲樂」。寂是常寂光的寂。《首楞嚴經觀音圓通章》觀音返聞自性，在「生滅滅已」之後「寂滅現前」，馬上超越世出世間，得兩種殊勝。正與《涅槃》的「寂滅爲樂」同旨。寂滅爲樂，這是眞實究竟的大安樂。禪宗常說，火盡灰寒，忽然從冷灰裏爆出一顆熱豆。所以禪宗說必須大死才能大活，絕後更甦才是眞活。這與《涅槃》《楞嚴》同一氣氛。冷灰爆出熱豆才是悟境。如同萬里尋親，突於十字街頭一眼看見親爹，這時歡喜不可形容，這正是大安樂。由上可見，佛教的教化，就是從諸佛本有的大光明大安樂的本體，流出來令一切衆生同得大安樂的妙用，普令一切衆生恢復他本有的大光明的本體。永離諸苦，但受衆樂，直到自他永受寂滅的樂的大安樂。這樣殊勝希有的妙法眞是不可思議。

二、釋尊徹證理體示佛知見

至於佛教當然是宗教。但是宗教而超宗教。佛教是科學超科學，是哲學超哲學。也可以說佛教是一切超一切。佛教的超越就在於我們教主的超越，我們的教主釋迦牟尼世尊，他的殊勝正如讚佛偈所說的「天上天下無如佛，十方世界亦無比，世間所有我盡見，一切未有如佛者。」至於我們教主在兩千多年前降生在尼泊爾，是一位太子，聰明過人，文武全才，王妃也極其賢美，一切如意。但當他陪父親在御花園裏，父親休息了，他看見鳥吃蟲子，引發了極大的悲心。哎呀，衆生爲了自己的生存，就要互相來吞噬，這眞是非常可悲呀。因此他就要捨棄一切，出家求道。但父親不答應。後來有一次看到一個老人，腰彎背駝，窮苦的老人。又一次看到病人，痛苦、面容憔悴，形容枯槁，很痛苦。最後看到死人，知道了這是一切人都不能免的，就決心出家了。出家之後，在雪山苦行修道，一天只吃一棵芝麻，一棵麥子的結實。渾身骨頭都顯露於外，活像一具活骷髏。後來忽然醒悟，如果這樣成道，後世就以爲要成佛就必須苦行，這是一個誤解。所以

就放棄了苦行。就起來沐浴，沐浴的時候幾乎從水中起不來了。身體衰弱，攀著一棵樹枝子才能夠出來。出來之後，吃了一個牧女供養的牛奶煮的粥，體力就恢復了。於是發誓在菩提樹下解決問題。到了臘月初八看見天上明星，這時候大徹大悟了。一切問題解決了。他這個之前，他曾經在印度遍訪印度所有的一切外道諸師，他很快就把師父所有的都學會了。都認爲不究竟，不徹底呀。所以只有自己來修證。當看見明星悟道之後，一切問題都粉碎了。驚呼：「奇哉奇哉，一切衆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一切的衆生，不但包括我們所有的人，白種人、黑種人、貓、狗，甚至於蒼蠅螞蟻，以及地獄中的衆生都在內呀。所以叫一切衆生。「一切衆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如來是佛的十號之一，從如而來。一切衆生都有同如來一樣的智慧和功德之相。佛就是徹悟了這件超世希有，無上殊勝，超情離見，不可思議的大事情。這件事情確實是驚天動地，前無古人。但是一切衆生既然皆具如來智慧德相，爲什麼還有我們這樣在迷的衆生相呢？釋尊的下半句就說明了，「唯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一切衆生本來跟佛一樣的，但是他有妄想，有所執著。抓住不放是執，粘住不脫是著，衆生爲情所縛，著於情網，執見不

捨，困於見林，於是從妄生妄，從迷入迷。那麼他就不能顯現他的智慧德相了。這就是佛悟道證道時第一句話。這也就是釋迦牟尼佛所證，證明一切衆生本有大光明大安樂的本體與妙用。所以這一句話也就是釋迦牟尼佛從他的大光明藏中所流現的，給我們衆生的一個大安樂法門。也可以說，佛四十九年所說的一切經典，都是這一句話的註釋。所以現在將來一切衆生都依這一句話而得度脫。世尊所證就是這樣。從這一句話，我們就看出佛教就不同於其它宗教，是超宗教。超在什麼地方？就超在佛教是一個大平等法門。佛和衆生平等。一切衆生都跟佛一樣，同有這個智慧德相，彼此是平等的。這是個大平等的覺悟哇。佛不說我是最高無上，我是獨尊的一個神，我高於一切，控制一切，創造一切。而只是平等。佛就是已經徹底覺悟的人，我們在座的任何一位是還沒有完全覺悟的佛。徹底平等。所以《華嚴經》說：「心佛衆生三無差別。」我們的心，和佛，和衆生，無有差別。所以佛不是上帝，不是眞主，不是什麼無始天尊等等。不是這些神。只是一個徹底的大覺悟者。佛之所證有法身、報身、化身。佛有三身，上面所說，人人本有的是法身。所以我們的法身同諸佛的法身是沒有分別的。法身我們也有。

但是報身現在沒有顯現，佛的報身是萬德圓滿所莊嚴所成就的。釋迦牟尼佛成佛之後，恢復本有法身，成就報身，那麼化身哪，就是示現於印度這個太子，出家修道，後來以至於到八十歲涅槃了。這樣示現到人間來，跟我們人一樣，也有生也有死，也有成就也有說法，這是佛的化身。佛的報身衆生就看不見了，只有菩薩才能看得見。報身是無量廣大和微妙呀，多少萬由旬，一個由旬是四十里。我們不要說微妙，微妙我們看不見，那個我們還不大好體會，就是這個廣大我們就看不見。我們登到華盛頓最高的塔上，一看吧，那就看見是一個圓形的景物，因爲人們視力有限度，所以就把你視力當作半徑畫一個圓，所看見的只在這圓之內，外就看不見了。所見不過是幾十里路，這幾十里路，就是佛身上如果有一根毫毛，毫毛的萬分之一你也看不到。凡夫看不到佛的報身。至於佛的化身是一個示現。釋迦牟尼佛示現爲一個太子，出家成道，示現了涅槃，這是爲了度化我們而作的示現，在實際，在《法華經》開權顯實，說出實際情況，那釋迦牟尼佛在久遠久遠，無量劫無量劫，不可說不可說之劫之前早已成佛。那佛之涅槃呢？那也就是在凡夫就看到佛是涅槃了。隋朝智者大師，他讀《法華經》，讀到藥王菩薩

焚臂，表示捨了斷常二見，經中說是眞供養是眞精進。智者大師突然看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佛在靈鷲山說法，那個法會還在進行，還在說法，儼然未散。可見佛何嘗涅槃。在衆生妄想執著之中就見佛涅槃了。生佛同具法身，所以生佛平等，佛有三身而衆生因妄想執著不能顯現，一迷一悟又有天淵之別。衆生因迷造業，因業受報，在夢幻虛妄的六道之中枉受無量痛苦。輪迴之說許多人不信，現經種種調查與研究，證明確是世間眞實之事。（許多證明散見於拙著中，不再重複）人在善道之中，在人生，生老病死八苦交煎，一生酸辛欲哭無淚。何況墮入苦趣，像蒸籠中的螃蟹，這是人人在生活中都能接觸到的，螃蟹雖苦只死一回。在地獄中，死後立即復活，活後又立即受罪，人間一夜，地獄中千生萬死。更加嚴重的是：「三途（三惡道）一報五千劫」。（墮入三惡道後，一期的罪報就是五千劫。）所以苦趣時長，欲出無門。同時推己及人，自己雖在善道，而自己多劫以來的親眷無量無邊，都在惡道受苦，等待自己去救度，自己焉能不勤求覺悟自覺覺他。

三、修德有功，性德方顯。

一切衆生本性中具有如來的智慧德相，這是本性固有的妙德，所以叫做「性德」。雖本有性德，但以纏縛在妄想執著之中，性德無法顯現，故須依靠自身修持的功德，來掃蕩一切塵勞妄想。修持的功德稱爲修德。譬如明鏡，鏡面上蓋滿了種種污垢，鏡光不能顯現。鏡子竟同廢物。但當我們努力去擦除塵垢，一旦功效圓滿，塵垢全消，「鏡淨心明，本來是佛。」所以說：修德有功，性德方顯。所以行人應抓緊修德，才不辜負本有的性德。

修持方面，佛有八萬四千法門，門門殊勝。但末法衆生，應選契機之法。我常說：買鞋，首先一條是大小合適，其次才是物美價廉等等。爲了幫助大家抉擇，略談三根本與三無漏學。這是一切行人共同遵循的道路。其下再介紹禪密淨圓頓法門。

甲．根本三要：出離心、慈悲心、菩提心。

第一，出離心。此心雖比後兩者淺近，但他是首要的。常說，高明容易解脫難。要能透脫人世間種種纏縛，（妻兒子女、功名富貴、生活享受）談談容易，

做到很難。甚至有的出家人，雖然擺脫了世間的家庭眷屬，名譽地位，可是內心仍夾雜著自己想當佛教領袖，衆生導師。於是大佔山頭，大收徒衆，重用親信，宗派相爭，生活享受如同富翁，這與釋尊捨皇位離王宮，林間度夜，托缽乞食，眞是鮮明對比。所以世間這些難捨之物，都像癌細胞，是萬萬不能發展的。所以首先要對這些難捨的東西能捨，不再留戀。出離心不是消極厭世，恰恰相反，這是眞正的大雄心。爲了積極救世，就須輕裝上陣。自己還在昏睡，焉能喚醒別人的酣夢。更切忌的是留戀世間，正是最嚴重的執著，那麼你的鏡子就擦不乾淨了。首先要有一個出離心，這是個最根本的。

第二，慈悲心。佛爲什麼要出家？首先看到生物互相吞食，你吃我我吃你，這樣來維持生命。衆生非常苦哇，因之發心求道救度。這就是慈悲心。在人世之間我們也看到多少災難，多少苦痛。非洲的災情，兩伊的戰爭，多少血淚呀。怎麼能無動於衷。這種同情與救度的心就是慈悲心。佛菩薩看一切衆生與自身如同一體，這就是同體大悲呀，佛看一切衆生如同佛的獨子，這是大慈悲心，這是我們學佛的根本。《華嚴經》說：「諸佛如來，以大悲心而爲體故，因於衆生而起

大悲，因於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覺。」所以不管佛教哪一宗，都必須從慈悲心出發。修羅都有本領，所欠缺的就只是慈悲心。所以你沒有慈悲心去修練，總之是盲修瞎練，成爲阿修羅而後已。密宗《毗盧遮那經》也說：「大悲爲根」，第一句話就是要從大悲心出發。可見顯教密宗同一根本。有人看見密宗金剛像很厲害，令人生畏。而不知這是極度的慈悲。就跟父母要管小孩子一樣，他要生氣，要教導，甚至責打孩子，都是爲了要教好他們。並不是要傷害孩子。就是這樣。都是大悲爲根。如果沒有慈悲心，只是去修氣，不管修什麼練什麼，最後都要成爲魔的眷屬。

第三，菩提心。覺悟的心。《毗盧遮那經》在「大悲爲根」之下，緊接著便是「菩提爲因」。菩提的意思就是覺悟，也就是佛。一切事從因得果，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所以種菩提就得菩提，種佛就得佛。「菩提爲因」就等於是說，咱們現在播種，你種了一個佛的種子，將來他就要結出佛的果。所以說「大悲爲根，菩提爲因。」這同《華嚴》說：「因菩提心成等正覺。」完全是一味的。菩提心簡單地說，就是大悲大願大智慧相結合的心。《華嚴》說：這三個像是一盞油

燈的三個方面，燈油、燈炷與燈光。缺一不可，而關鍵是燈光，不發光的燈有什麼用。燈的光譬喻大智慧。我們看到本來是佛的衆生，因爲妄想執著，不能覺悟，冤冤枉枉的在輪迴之中受種種苦，所以要救度，這是悲心。悲心廣大，衆生不盡，誓不成佛，這就是大願。大智慧呢，那就是「心佛衆生三無差別」。正如《金剛經》：終日度生而終日無所度。這樣的大悲大願大智慧相結合的心，就是菩提心。我們要發起菩提心來，我們能發起這個心，「初發心時，便成正覺」。如果學佛還沒有發菩提心，或者曾經發過，但又忘掉了，《華嚴》教導我們：「忘失菩提心，修諸善法，是名魔業。」這句經文應該引起學佛的人的深切注意。離開了菩提心，縱使修種種善法，也是爲魔服務。這都是眞語實語，佛不會嚇唬我們。

乙．戒定慧三無漏學

以上三種根本心，是大乘佛教行人，不可或缺的。本段的三無漏學，同樣是一切大乘行人，不能缺少的。戒定慧是六波羅密的濃縮。波羅密翻爲「彼岸到」

，華言就是到彼岸，也可譯爲六度。迷惑與生死是此岸，覺悟與涅槃是彼岸，煩惱是中流。我們處在生死輪迴的此岸，若能超脫一切煩惱，便能到達覺悟成佛的彼岸，所以名之爲「度」。六度代表萬行，濃縮便是三無漏學。六度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這是前五度，第六度是般若。般若是特殊的重要。(1)戒。至於戒呢，是寶塔第一層。第一層若壞，塔就不能存身了。現在我們只談居士，居士有五戒。八關齋戒，因有過午不食，這是齋。居士可以受菩薩戒，學密可以受密戒。戒不受則已，受了就必須精勤守護，千萬不可犯戒，如果不守戒，就如同一個漏水的器具。這個花瓶漏水，我們就不能用。一個漏器，所修的一切功德都必然漏光，所以叫做「非器」。

(2)定。就是禪定。例如四禪八定。色界有四禪，無色界還有四種定。把色界無色界加在一起成爲八定。禪定全靠自力，很不容易修成功。世尊在《首楞嚴經》中開示，若不依靠密咒加持，行人修禪定想避免魔擾是不可能的。至於外界有很多種練功，好像很了不起，其實是初步又初步。但是大家不知道，或者他自己也不知道，就大驚小怪，四禪八定是色界無色界的事。我們是在欲界。欲界裏修

練，起碼要超欲界才行。得了欲界定的人，在入定之後，身就跟雲跟煙一樣的，非常空虛和清淨。不過還是感覺有身，這個是欲界的定。在這個地方修持再進一步之後，突然間一個很大的轉變，這個時候自己不見自己有身，也不見自己的衣服，也看不見自己所坐的床舖，房子也沒有了，一切都空了。所以很多人到這個地步就妄自尊大，自以爲如何如何。其實這是未到定，還沒有到初禪哪。初禪之上，二禪、三禪、四禪，他還不到初禪。就像還在幼稚園，就自認爲我是博士了。這些地方很容易錯認。你自己沒有開悟，說開悟，沒有到四禪說四禪，這叫大妄語。大妄語是決定入地獄的。所以這樣你修了半天還不如不修。這是我們修行人很需要警惕的一件事情。我們不能聽見別人說到了這個境界，我們念佛念了半天沒有到這個境界，就認爲他比我強。應知：他不能和閣下相比呀。那遠遠不能相比呀。他們縱不犯大妄語，沒有損人利己的心行，最多是欲界天。我們則是橫超色無色界欲界諸天，直生西方淨土，永不退轉，一生成辦。他們如何能比。

(3)慧。就是般若。般若就是沒有法翻譯了。在華文中沒有一個適當的名詞來翻譯般若，所以沒有翻。有時勉強用「大智慧」以別於常用的智慧。在三無漏學

與六度中，般若都是最重要的。教中常說，前五度如盲，般若如目。這就是說單修前五度的每一度，若沒有融會般若，那麼修者就同瞎子一樣，你的修行就是盲修瞎練。縱然是善事能得福報，但如仰箭射虛空，福盡，箭還是墮落到地面。般若是什麼？勉強來說，那就是能顯清本有心體，消除妄想執著的心力。參證《法華經》也可以說：是你能了悟佛的知見而證入佛的知見的智慧。《法華經》十方如來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興於世。佛爲什麼到世間來？唯獨爲這樣一件大事因緣才來。什麼事呢？就是要開佛知見，示佛知見。給衆生開示佛是什麼知什麼見。釋尊悟道的頭一句話就是開佛知見，示佛知見。「一切衆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這話要是佛不說誰能知道。所以佛就爲這個大事因緣來的。然後衆生就依止佛的知見，放棄自己的知見。我們都是衆生知見，就是情見，都是從情出發的，也就是妄見。所以要去掉我們的知見，轉換成佛的知見。那要靠什麼？就要靠般若嘛。但般若不是我們情見所能達到的。佛當時就說，衆生的妄心像太末蟲。（太末蟲這個名詞很有意思，佛在兩千多年前就知道有細菌。末是微末，太末是極微末，極微末的蟲不就是細菌嗎？）處處能緣，獨不能緣在火燄之上。細菌什麼地

方都能生存，但在火上不能生存嘛。這就比方衆生的心，本領大極了，沒有不能想的。處處能緣，但不能緣於般若之上，對於般若無法理解。所以我們大家要明白，你如果仍在情見之中，你所能理解到的都不是般若。這是一個極重要的關鍵。這個地方很多人錯認。有的人開了點知解，以爲他所知所解就是般若，不是。你所有用知解達到的都不是。所以這是「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的不思議境界。對於這方面，我的師父，大禪師上虛下雲大師，他有一個很好的譬喻：我們在妄想心中要理解般若，就像你坐在椅子上，要舉這個椅子，這就舉不起來了。要離開這個椅子，才能把這個椅子舉起來。這個比方非常生動。你在沒有離開妄想之前要理解般若，就如同你坐在椅子上，要把這個椅子舉起來一樣，這是不可能的。

行人學習般若，若要一下子便能明白般若的本體，那是不可能的。所幸般若能一分爲三：①實相般若，②觀照般若，③文字般若。一切表達般若的經論語言文字等等都是文字般若。行者思維參究文字，了達其義，依之來觀察對待事物是觀照般若。在久久觀照之中一旦驀地觸著關棙子，（即現在所說的起動鍵）豁

然朗悟徹明本心，即是契入實相般若。

以上三種根本與三無漏學，都是一切行人所共同遵修的。佛爲救度衆生的八萬四千種病，乃有八萬四千種法，如旃檀木，片片皆香。是法平等無有高下，但契合我們根機的，則推以下三種法門。

四、一生成辦，圓頓法門：禪、密、淨。

佛法從印度傳入中國，大小二乘共分十宗：俱舍、成實（小乘）、三論（小乘大乘之間）、唯識、戒律、法華、華嚴、禪、密、淨。其中以後三者最爲殊勝。分別簡介於下：

㈠禪宗。傳佛心印，見性成佛，是禪宗的特色。不立文字，不涉階梯（不經過次第，迷是衆生，悟了就是佛。）這是純粹的頓法，有人對禪宗與第五度禪定相混，這是大錯。禪宗是第六度，是般若。現在世界上把禪宗劃在中國的名義之下。婆羅門和佛教劃在印度。實際上禪宗也是從印度來的，但是他在中國大放光明。禪宗稱爲教外別傳，是另外一個傳授。不立文字，不依靠廣習經論，直指人

心，見性成佛。直接指出你的本心就是佛。就直指明你這自己具有如來智慧德相的本心，讓你自己見到了自己的本性，就成佛了。禪宗在中國古時候就有人反對。宋朝的時候，天台宗有一和尚，他自己覺得天台是最高了，而禪宗認爲天台只是如來禪，而禪宗的祖師禪高於如來禪。於是這位天台宗的人不服氣，就寫了書反對說，你們第一個公案世尊拈花迦葉微笑，經典沒有記載，是你們禪宗自己僞造的。他不知世尊拈花，迦葉微笑，這則公案確確實實見於《大梵天王問法決疑經》。（梵天是色界天）他拿花獻佛，他自己捨身爲佛的床座，極度的恭敬。在這個法會上，世尊就拈起一枝花給大家看。大家莫明其妙，世尊爲什麼不開口，拿一枝花給大家看？大衆莫明其妙，獨有佛的侍者，老的迦葉破顏一笑，他領會了。在佛拈花迦葉微笑之間沒有言說。只是把這個花給大家看一看，可憐當時多少在座聽法的人迷悶不解，唯獨迦葉領會破顏一笑，佛就說：吾有涅槃妙心，正法眼藏，（涅槃，佛所證的是涅槃。）涅槃的妙心，和正法眼之藏，（即正法藏之眼）囑咐摩訶迦葉。（摩訶是大。）佛就把妙心和正眼一齊都吩咐給大迦葉了。這就是禪宗第一條公案，佛與迦葉只是心心相印。以心印心，以心傳心，故稱

禪宗是傳佛心印。而且《涅槃經》裏頭，佛指出對經典理解不同，有所爭論，那就以迦葉的話作爲標準。等於說佛經的解釋權屬於迦葉。爲什麼？正法眼藏，涅槃妙心都囑咐摩訶迦葉呀！迦葉就成爲禪宗的初祖。阿難是從迦葉開悟的，成爲二祖。一直傳下來，都是單傳。佛把所披的衣，所乞食的缽都給了迦葉作爲證明。所以衣缽，誰得了衣缽誰就是傳了心。世尊傳迦葉，迦葉傳阿難。一代一代心法相傳，衣缽作證，都是單傳。第一代是迦葉，第二代是阿難，第十二代是馬鳴菩薩，第十四代是龍樹菩薩。龍樹菩薩突出了，中國分十宗，他是八宗的祖師。等到第二十八代就是達摩。達摩也是王子，也是棄位出家。達摩看到東土（我們在印度的東邊）有大乘氣象，就拿著衣缽到中國來了。達摩之後還一直是單傳，傳到五祖，每代只是一位祖師。到了六祖，六祖是極特殊的一位祖師，俗姓盧，名惠能，是古今第一大善知識，（清雍正皇帝所評，雍正是開悟之人）他父親貶官，降級到廣東邊遠一個很苦的地方，就死在那邊囉。死了之後剩下孤兒寡母，這個孩子就是六祖。六祖當時很窮苦，靠打柴養母，一天送柴到客棧，有個客人在那兒讀《金剛經》，他聽了之後很喜歡，站在門外邊聽，當這個人念到「應無

所住，而生其心」，他就豁然，心中開朗。當他知道這經是從黃梅五祖得來的，他就要去。大家拿錢來幫助他。他就給母親留下錢，自己跑到黃梅去了。到了黃梅之後，留在廟裏做苦工。經過八個多月，一天五祖說，你們只知作福不求出離生死，自性若迷，有福也不能救。各各看看本心智慧之性，各作一偈，若悟大意，就付給衣法，立爲第六代祖，當時廟裏一千多人，神秀是上座，威信很高，大衆的上座，能講十幾部大經。大家就說：我們作什麼呢，當然是神秀得法，將來我們依止他修行就可以了，何必自己作偈，不必費事了。神秀也聽到，別人都不寫，好像自己是衆望所歸，就寫了四句，「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拭拂，莫使惹塵埃。」五祖看見了說，很好，很好，大家念了之後不會墮入三惡趣了。大家念來念去，六祖聽到了。六祖說，我也有四句，誰替我寫，這時廟中有一位江州別駕張日用，替寫了四句：「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也寫在牆上，五祖看見說，也沒有見性。脫下草鞋把這四句擦掉了。五祖暗示惠能於夜間三更到自己房間聽講《金剛經》。又講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這時候六祖就徹悟了。當時他就說：「何期自性本自清淨。」（我哪

裏想得到哇，我的自性本來就是清淨的。）「何期自性本不生滅。」（我哪裏想得到，我的自性從本以來就是不生不滅呀）「何期自性本自具足。」（我本來就具足一切呀，佛說具足如來智慧德相，他自己證實了。）「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不增不減，不來不去。）「何期自性能生萬法。」（焉能想到天地同根萬物一體，一切都是自心所生，都是自性所現。）一口氣說了這幾句。五祖知道他徹悟了，衣缽就給他了。五祖還說：「不識本心學法無益，若識自本心見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師，佛。」（調御丈夫，天人師，這都是佛的名號。）

以上六祖得佛衣缽，繼承祖位的因緣，給我們無比重大的啓示。可以歸納成兩個方面：(1)金剛般若在六祖身心的放光。惠能是一個失學的貧苦孤兒，生長在邊遠落後的獦獠區域，勞動爲生十分勤苦，是一個一字不識的文盲。但當他第一次聽見別人念《金剛經》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心中豁然開朗。就投奔黃梅，作偈就超過當時千來人的首座，當來唐代的國師神秀大師。再聽五祖講一次，又是到同一的地方，就大徹大悟，得衣得法，成爲第六代祖，即名爲佛。何等直截。全顯禪宗特色，「不歷階梯」。沒有什麼過程與位次。沒有台階可爬。迷

即衆生，悟即佛。同時也顯出《金剛經》中無住生心的無上殊勝。這八個字是金剛經關要，也即是世尊成佛證道時第一句所說的話，「應無所住」自然遠離了「妄想執著」，「而生其心」顯明了本具「如來智慧德相」的自心。惠能大師之心正契釋尊證道之心。心心相印，所以立地成佛。用譬喻來說，即是諧振，敲響了一個音叉，另一個同頻率的音叉，自然振動發聲。廣播台也是同理。旋鈕一轉，換一個台，實際是換一個頻率。收音機的頻率與發射台相同，就收到了。這就是諧振，佛教的心心相傳，正可用諧振爲喻，兩心自然合拍。在六祖大悟所說的那一串「何期自性：：」眞是心花怒發，這就是佛教的大光明與大安樂。

(2)五祖所說：「不識自心，學法無益」眞是一針見血的無上開示。所以大乘佛法，都強調「先悟後修」，至少也要有個「解悟」，才好避免「心外取法」。現在人都是心外求法。於是好端端的無爲法變成有爲了。無漏法變成有漏。不是法不好，是您的容器有毛病。曾經裝過「敵敵畏」殺蟲藥。沒洗乾淨就倒了牛奶，吃下去可能會送命的。「行而不解增長無明」，我們要行解相資。

又說「若識自本心，見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師，佛。」不識則無益，若

識則成佛。直截了當，洞然明白。不識只因妄想執著，若識則本來成佛久矣。世尊證道到五祖付法，六祖得法，是一脈相承，以心傳心，所以說禪宗是「傳佛心印」。

六祖後，衣不再傳，法遍天下。一花五葉，形成五宗（臨濟、溈仰、曹洞、雲門、法眼）。各界人士，婦女幼兒皆有開悟的人，甚至種種外道也都學禪。文人墨客若不知禪，便有孤陋寡聞之感。禪宗不立文字，流傳到現在，只有一千七百多個（術語稱爲「則」）公案。記錄了傳心悟道的經過，成爲後世的法寶。現在只舉一二則爲例，以見一斑。

在唐朝，六祖以下的第四代，藥山禪師，他是禪門的龍象，當時他當地太守叫李翺，也很仰慕他的聲望，就去拜訪藥山。藥山正在安坐，看見太守來，沒有理睬太守。太守恃才傲物，認爲我這樣的根器天資，禪師看見我，應該很具禮歡迎才對，怎麼沒有理睬自己，很不高興。就說，原來見面不如聞名。藥山就回答說：太守哇，你爲什麼「貴耳而賤目」哇？爲什麼尊貴你的耳聞而輕視你的目睹？李太守還是很聰明，他就了解藥山是個禪師。於是問法：請問什麼是道？藥山

就指指天上的雲，指指地下的水瓶，並問，你明白了嗎？太守說：不明白。藥山就說：「雲在青天水在瓶。」李翺就禮拜了。他的答覆，這種禪宗的開示，不是給你談很多道理，都是直指人心。什麼是道？「雲在青天水在瓶」。李太守根器很利，他就領悟了。成爲藥山很重要的弟子。這裏不宜再作註解，話多了便成畫蛇添足。

我們以爲禪宗語句只是機鋒敏捷，語句巧妙，殊不知大謬不然。禪宗大德的一言一句，都是當人的眞實受用，本地風光如實透露。再引一則藥山公案，就可證實禪師的答話不是口頭禪。一次藥山隨衆入山砍柴。（古德作了方丈，並不就養尊處優了，這些勞動都是受請同去的。）山很深，正在打柴的時候，弟子看見老虎來了。弟子大喊：師父，虎。老虎來了，希望師父趕緊躲一躲。誰知藥山訶斥弟子說：「什麼虎，是你虎。」有什麼老虎，是你，是你現老虎。這生死關頭，危在瞬息之中的時候，眞實的水平，就看出來了。藥山禪師他沒有虎哇，是你虎哇。所以修持人要有眞實的受用。藥山禪師無虎，所以虎也就無法傷害禪師。

禪宗的語言很不好懂，因爲它一句中有三句。一句是截斷衆流，斬斷你的妄

想。一句是涵蓋乾坤，蓋天蓋地無所不包。還有一句是隨波逐流，就是隨著你所說，大衆所說而答話。你是波，你是流，就隨這個波逐這個流。例如人問趙州，什麼是道？答：牆外的。又問，不是這個道，我問的是大道。趙州答：「大道透（直通過）長安」。答話中一句有三句。首先是截斷衆流，聽的人目瞠口呆，不能擬議。第二是隨波逐流，你問道我就答道。第三涵蓋乾坤，含攝無邊妙義，一切都是大道。「觸目菩提」，眼所見的都是菩提，「牆外邊的」當然是道。一句中包涵三句，所以一言之下，聽法的人狂心當下停息。這是禪宗的殊勝之處。但是從宋朝以後，這種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一言之下就能開悟的妙法，人們的根器不夠了。參禪的人就強調參話頭。參「父母未生之前什麼是你的本來面目？」「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誰叫你拖這個死屍來？」「念佛的是誰？」等等。參來參去，眞眞起了疑情，心中孤零零只是這一句話頭，高峰禪師稱這種境界爲無心三昧，這就要打破本參話頭，悟見本來面目了。近代虛老，是我的皈依師，五十七歲閉禪七送水，一次手拿著杯子接開水，沒想到水澆到手上了，杯子掉在地上啪的一聲響。虛老開悟了。當時寫了兩個偈子：

(一)

杯子撲落地，響聲明瀝瀝
虛空粉碎也，狂心當下息。（楞嚴：狂心不歇，歇即菩提）

(二)

燙著手，打碎杯，家破人亡語難開　（指人我皆空，思慮全消）
春來花香處處香，山河大地是如來。

這是近代眞實證悟的大德，苦參到五十七歲，正是禪門所貴的久參遲悟，自然善於保任，究竟心源。參禪極殊勝，但必須上根利智才易契入。常說開悟之人須有七朝天子福，九代狀元才，不是凡庸的人都能問津的。並且開悟的人，往往還未斷除後有，例如禪宗五祖戒禪師轉世爲蘇東坡，蘇東坡仍未解決問題，直到明朝轉世爲袁中郎，也是喜禪的文學家。袁以作《西方合論》的功德，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方才眞了生死。所以永明大師說：「有禪無淨土，十人九蹉跎」。就是指這類情況。只是初步明禪，而無求生西方淨土之願，十人之中就有九個人反而是多廢時間的。

㈡密宗，從果起修，即身成佛的大法。它稱爲密，不是保密的意思。而是由於這是佛自己親證的境界，沒有法子，讓衆生明白，以此名之爲密。佛說《華嚴經》的時候，諸大阿羅漢都如聾如盲，雖在道場中看見佛在說法，但和瞎子和聾子一樣，沒有領會。從這個意義說「秘密」。日本判教，分成十個等次，從衆生的一住心到最高的十住心。十住心稱爲秘密莊嚴心。從這個秘密莊嚴心顯現：眞言、種子字、手印、髮陀羅等。稱爲如來的身口意三密。一一具足如來親證的秘密莊嚴心的無量殊勝功德。至於我們衆生的身口意，身造身業，口造口業，意造意業。善業、惡業，總之都是業。所以凡夫的身口意叫做三業。密宗的方法，是讓凡夫的身口意三業頓時契同於如來的三密，佛的三密是佛果位所證的德，叫做果德。以佛的果德作爲衆生用功下手之處，這就是從果上起修，所以稱爲果教派。譬如蘋果已經結好了，你從這個蘋果上，開始吃就是了。如果你要從開荒、撒種、育苗、施肥、除害，一直一直等樹長大，種種的維護，結了蘋果你再吃，那你就遲緩了。若是從果上起修呢，就是這個蘋果，佛已經替你把應做的事情都做完了，果子擺在這兒，你只要吃。所以稱爲果教派。凡夫三業頓同佛的三密。所

以修行的時候常要結手印，（合掌就是印哪，大家打坐，兩手掌平放相疊，這就是彌陀的定印。）手屬於身，身結印，身業就同於佛的身密。口裏誦的是咒，就使得口業同於佛的語密。衆生的思想，一切起心動念都是意業，如來的意密，極淺的說，就是觀想，深的說，那就是般若。自心契於般若是意密。這才是眞正嚴格的意密。所以密宗的修持方法，是使自身三業頓同於如來果覺的三密。從果上開始，所以開始就得果。眞實不可思議。相應之後如《毗盧遮那經》所說：「如實知自心」。（如實際知道自己的本心。）這五個字就跟禪宗完全是一樣的。首先著眼的是這個「知」字，這個「知」不作知解講，如仍是知解，那就不是悟了。這是一個關鍵，許多人在這裏跌跤。古云：「知解門開則悟門塞。」焉能以尋知覓解來達到眞參實悟。這裏的知是如到實際，如同實相的知，契於眞如的知。眞如法一，沒有分別。所以離分別相的眞知，這樣的知才能契自心，知自心，明自心。所以同於禪宗的悟自本心。悟了本心就得衣缽，就是天人師，就是佛。

《毗盧遮那經》還說：「大悲爲根，菩提爲因，方便爲究竟。」要有最方便的方法能普遍救度衆生，都能得到最究竟的果實，以這個作爲如來的究竟成就。

這就是密宗特色。所以密教行人的發心就是要救度衆生。要救度衆生就要有一個最好最方便的方法，讓衆生能夠下手，能夠實踐，能夠成功。這樣才能落實自己的心願，圓滿自己的大悲心與菩提心。究竟於自己無上大覺。反之，如果我是有一個方法，但是不可能，比方說，美國有醫師專治某病，你有個窮朋友在中國大陸得了這種病，你告訴他到美國就可以治得好，對他有什麼用。他沒有錢來，他也沒法辦簽證手續。你告訴他跟不告訴他一樣。如果你給他介紹一位退休的老醫師對此病極有經驗，可以就近請他看。如果行動不便，老醫師也可主動到病人家來，門診出診都不收費，這樣病人得救痊癒。所以大悲大願之心必須能創出方便之法，悲心願力才能落實，無上菩提才究竟圓滿。大慈大悲廣度衆生的大誓願具體實現，落實在你度衆生的方法的究竟便利上。密宗的宗旨就是這樣。

末法衆生根器不高，三密齊修的人也很難得呀，諸佛大慈再垂方便，不必三密齊修，只要一個密相應就可以了。在相應的時候，雖是只修一密，可是三密同時相應。所以從一個密下手和三密齊修，相應的果實是一樣的。但從一個密開始就容易多了。那要從語密開始呢？現在大家要念咒哇，念咒得到往生的人很多。

一個密相應就成佛。這就和我們的淨土宗完全一致了。所以我的老師夏蓮居老居士，他就說：淨土宗就是密教的顯說。顯密是不二的。

《華嚴經》是顯密共尊的法典之王，密宗的眞諦完全是《華嚴》的境界。所謂當相即道，即事而眞。一眞法界。《華嚴》講一眞法界，一眞一切眞，在一眞法界之中全是眞哪，它就沒有妄。《首楞嚴經》，首楞嚴的含意是「一切事究竟堅固。」一切事相都是究竟的堅固，也即是說不增不減、不生不滅，也就是一切皆眞。（皆是眞如。）這是一眞法界的境界。一眞一切眞，也即是大圓滿的境界。所以在這大圓滿境界中「聲字皆實相」。所以咒音和字種都是實相。所以你念咒就是念實相，觀種子字就是觀實相。這樣大智慧的見解，正是佛的知見，也是佛的果德。以這樣的見解修行，也是從果起修。因爲「聲字皆實相」是佛知見，是佛果，從這種見解起修，是從佛果開始，是從果起修，只吃蘋果就是了。所以可以即身成佛。這是密宗的特點。

但是正是由於這個法門殊勝，天魔就嫉妒。佛要成佛的時候，八萬四千魔軍都來擾亂，可見天魔無時不來破壞。所以當前，就顯出一種群魔亂舞的狀態。種

種冒牌的上師，種種的惡知識，種種的邪說，種種騙人的假藥，這種情況各處都有。台灣、香港、大陸，在美國也不例外，都有類似情況。因此學密就很難了。本來是個殊勝的法門，反變成一個很險的陷阱。因爲密宗的師徒關係很深。《楞嚴》也是這麼說：你若是跟著邪師，師父著了魔，師與弟子俱陷王難，死後墮無間地獄。投了這樣的師父，就跟著師父一起吃官司。這還是小事，更嚴重是死後跟著師父入地獄，這就非常險了。一個初修的人，怎麼能夠分辨，這個是眞上師，那個是假上師。如果有這樣水平，這個人也是了不起啦。所以目前很難，非常之險。在西藏是按規矩來的。按規矩來的這問題就小一點。先要十二年脫產專學顯教經論。全部時間學十二年。對於佛說的道理有基本的了解，知道許多佛說的話，人們稱爲聖言量。依據聖言量，才能衡量。鑑別其他人的言論行動是否如法，才能分別一個人是邪是正。在西藏，師徒之間要互相看三年。師父要觀察弟子三年，才能決定可以不可以傳。徒弟看師父同樣也是這樣，能不能夠皈依呀？這是指依止的師父。你普通結個緣，磕個頭，那就是結緣，不在此列。其實誰都有點密，淨土宗的人不念往生咒的，可以說是沒有。還要念念大悲咒什麼的。和尚

若嚴格依法持戒、拿鉢、吃飯、搭衣都要念專用的咒。光念念咒不算學密。供供密宗相也不算學密。眞正像我說的這麼拜師受灌頂受密戒，這就是學密了。這要很慎重，需要有一定的基礎，而且要互相觀察三年。這個事情將來還要從嚴，才能夠杜絕現在這些流弊。目前的流弊就是由於不按規矩。先師虛雲老法師說得最正確了。這是親自告訴我的：密法確實是釋迦牟尼佛的法，但是西藏戒律廢弛了，不行了。現在各地就更不行了。所以有的形成賣法，你只要拿足夠的錢來，就教給你個什麼什麼法。自己封爲上師，隨口胡說，存心騙人。如何如何。使得本來是一個殊勝的大法，現在成爲很危機四伏的險路。所以我自己雖然也學密，但我不勸人輕率去學密。如果自己眞正很有根器，又遇見了明師，又依法修持，成就確實很快。在中國大陸解放以後四十多年，即身成就大虹光身（這是密法修大圓滿的最高成就，人的肉身化成光明。）的有六個人。在五十年代，我的金剛上師貢嘎呼圖克圖親自對我說：他當時在民族學院擔任藏古典文學教授，他說：「前不久有一個居士，他活著的時候誰也不知道這是一個有修持的人。等他化了光了大家很後悔。爲什麼當初不親近親近。大家回憶追想，這個人從來也沒有表現

過什麼奇特，就是說話很怪，不好懂。」眞正悟心的人說話就是不好懂，他已不是衆生的情見了。他說話我們覺得奇怪，就好像他是瘋了。另外西藏紅教一位四十多歲的活佛，名叫索朗頓珠，八十年代初曾到我家中，他寫了一篇西藏當代化虹光身的人的調查報告，其中一共是六人。他身上護身佛的龕子裏還有一根化光走了的人的頭髮。肉體化光留下頭髮爪甲是一種類型。再進一步爪髮也都化光了。即生化光大成就是眞實的，不是誇大。但是我們要知道，中國十億多人口，這麼多年，只有六個人。十億分之六。但是念佛往生的人則年年都有所聞，遠遠大於這個數目。當前密宗的情況，如有眞實好的因緣，成就確實很殊勝。但是這個因緣很不容易。

㈢淨土宗。普賢菩薩「十大願王導歸極樂」。我常說：修行人應以「般若爲導，淨土爲歸。」般若如目，有眼才能導行。《華嚴》八十一卷，最後就是普賢十大願王導歸極樂。所以往生極樂是一切行人歸宿。善導大師說：「釋尊所以興出世，唯說彌陀本願海。」這話義理極深，如一時未能體會，但當仰信即有不可思議法益。一切皆從此大願海出生，一切無不歸還此大願海。所以本文也是以「

淨土爲歸」。彌陀因發四十八願，稱爲大願王，四十八願中第十八願是心髓。這個願叫做十念必生願。凡能聽到淨土法門，就「至心信樂」願生西方，「乃至十念」就可往生。十念就是念十聲那謨阿彌陀佛。《觀經》中五逆罪人，臨終時地獄現前，眞誠悔改，專心念佛，念了十聲就往生了。可見淨宗的殊勝，不可思議。至於持名的功德，東密興教大師有個說明，他說從阿字流出一切陀羅尼，從一切陀羅尼流出一切諸佛。他底下說，爲什麼念佛有這麼大的功德，就是這個佛號裏頭有個阿字。所以這個字讀準功德很大。我們應讀阿（A）彌陀佛。這個字很重要。阿字是華嚴字母音的第一個字，這個字有無量的功德。目前許多人所念不合梵音了。

一句佛號是阿彌陀佛多生多劫，萬德薰修的果實。你念名號，名號中的萬德莊嚴的妙果，就在你心中。而且名號的功德不可思議，所以持名的功德也不可思議。淨土宗的祖師道綽，他舉實事爲例，說明念名字的好處。一個例子：治狗咬的藥方，把老虎的骨頭烤熱了，在傷口揉擦，可以好。但是在窮鄉僻壤被狗咬了

，老虎骨頭找不到，怎麼辦？就把自己的手弄得很熱，在那個傷處揉，嘴裏頭念：老虎來了，老虎來了。就可以好，另一例是他自己的親身經歷。踒了腳要用木瓜烤熱了來擦，木瓜也不是平常可以得到的。也是用自己的熱手在傷處按摩，嘴裏念木瓜、木瓜：：。他自己就這麼治好的。可見名字跟實際是相聯的。你叫張先生，張先生來了。請李先生，李先生到了。念萬德洪名就可以召來萬德，阿彌陀佛的一切功德，就都召請來了。

總之，我感覺淨土宗和別宗比較，它有四個優點。㈠是穩，它不像禪宗和密宗，密宗師父很重要，禪宗同樣的要選擇師父，相信師父，依靠師父。如你遇見一位無面目的長老，被他拿一個冬瓜印子，給你一印。就是說，你本來沒有開悟，偏偏又遇見一個不長眼睛的長老拿一個用冬瓜刻成的印，給你蓋印。冬瓜刻的印，印文必定模糊不清（這是譬喻）。這位長老有名無實，他自己並沒有開悟，偏要強作會家，給你一個糊里糊塗的證明，印證說你開悟了。你自己也相信是如此，那就永沒有出頭之日了。所以禪宗的師父也很重要。但是淨土宗不需要這些。爲什麼修行難，難就難於生信。但是淨土法門「十方諸佛同讚，千經萬論共指

。」十方諸佛，無量經論，都在給我們作證，啓發人們的信心。所以對淨土法門的信心容易建立。你只要能信這個法門，由信生願，由願起行，都可以成就。很平安，沒有任何危險。只要老實念佛，不須東參西訪，自然遠離惡師惡友，不易上當。最穩當啊。㈡是易。小孩叫他念阿彌陀佛，一教就會。很多一字不識的老太婆就念阿彌陀佛，得到很好的結果。人人都會，可見容易。㈢是普。而且它普被三根。上至文殊普賢都求生淨土，下到五逆十惡，地獄現前，念佛十聲，也都往生。這種根器他都可以普被呀！㈣是妙。法門非常妙。妙就是你不可想像。它是「暗合道妙，巧入無生。」不是要求你完全明白這些道理，才能合道。而是在你不知不覺之中，就是一句那謨阿彌陀佛，一句接一句。念的時候很誠懇，很清淨。這些世間的事都不想了。於是在你這有念心中，只剩了一句阿彌陀佛，你就離開妄念了。若是一上來就叫你離念，這很難哪。「欲除妄想，去一添兩。」妄想不好，我要去掉妄想，這一想就是妄想。去了一個添了兩個，所以你對於它沒有辦法。然而你老實念佛，不知不覺就離開了妄想，從有念達到無念，不知不覺合了道妙。往生見佛聞法而證無生法忍，正是「巧入無生」。所以它極妙。

學法須知綱要，小本的宗要是「信願持名」。有深的信心，懇切的願力，持佛名號。非常簡單，非常殊勝。大本《無量壽經》就是「發菩提心一向專念」。這兩個是一樣的。發菩提心就相當於信願，這個信就是大智慧。不是大智慧不能信哪。這個信很重要，信是道之元功德之母。信爲道元功德母。深入佛教，信才是能入，才能進門。你要能拿到寶，信是手。才能在佛法寶藏中拿到寶。能信就是很大的智慧。《阿彌陀經》說：這是一切世間難信之法，唐玄奘大師所譯則爲「極難信法」。可見得能信這個法門在一切世間，天人之中也都是很難的。所以常說念佛不難，難於生信。那麼現在我補充一句：生信不難，難生正信。有很多人他雖然是信，不能稱爲正信。爲什麼呢？舉些例子：有些人說，我生前念一句佛，死了之後到陰間就多一個元寶。這當然不是正信了。還有人就覺得，死是很痛苦，看到修行人死得好一些，於是他念佛，只求死的時候舒服一點兒。這是第二種。第三種，他就求佛保祐一切吉祥，求現生一切如意，只求世福。第四種就希望我死後也要得到安樂。我活著時候很安樂，很舒適，死後也求這樣。第五，爲了超薦亡靈。自己有個親屬他已經死了，很思念他，那什麼辦法呢？於是念佛

求對亡者有好處。如上種種千門別類的念佛都不是正信。這樣念不能往生。最後一種，他就是認爲自己根器不好，學別的自己都不夠，既然學別的都不夠，那麼只好念佛吧，那麼就念佛了。這個也很消極。對於這個佛號功德就信得不夠。這種最多也只能夠生到邊地。這都不是正信。正信是什麼呢？淨土宗的祖師有個截流大師，他有一個勸生正信文，勸大家生正信。他說這個正信跟不是正信區別就太大了。他的正信是什麼呢？就是相信自己的本心跟佛的心，本來就沒有分別。就是釋迦牟尼佛所證的嘛，都具如來智慧德相嘛。所以自己的本心和佛的妙明眞心本來不是兩樣。但是呢，現在自己還是凡夫，還不是佛。這是頭一條。第二條，就相信雖然自己不是佛，但是我們跟佛沒有一點兒隔斷的地方。一個盃子裏頭我們倒了水，倒了牛奶。這個盃子裏頭有水的地方就有牛奶，有牛奶的地方就有水。牛奶全部在水裏頭，水也全部在牛奶裏頭。我們跟佛，雖然現在我們是衆生，我們算是水，佛算是奶。但是我們跟佛，就像水跟牛奶一樣，互融互攝。這個道理是對的，因爲起碼我們可以相信佛的心是遍一切處，當然我們在佛心裏頭。再進一步，要信我們的心跟佛的心是一樣的，所以我們的心也遍一切處。都遍在

一切處，那不就佛在我心裏頭，我在佛心裏頭，一切處彼此都有。一盃之中，注入牛奶和水，盃中自然到處是牛奶到處是水。這是第二條。第三，因此我們這念佛嘛，如來悉知悉見，感應道交。所以念佛必定可以得往生之果。如是的信心叫做正信。他底下再說一句話就很深刻了，正信跟不正信將來這個區別就有天淵之別。你不具正信，不能往生。蕅益大師說：「往生與否全憑信願之有無。」有信有願當然會持名。具足資糧當然就可以往生了。反之，你就是念佛念得很好，但是你信願不具足，那就是不行。所以全憑信願之有無。所以信願重要，這是往生的關鍵。不具正信的話，你雖然念佛，不能往生，來生就會生到富貴人家，生到富貴家裏，就會造惡。造惡以後，再下一生就要入地獄。這個話很讓我們震動。所以你修行不徹底，跟那個十惡不赦的惡人的結果，只是差一步。作惡的人的結果，這一生完了之後馬上入地獄，我們沒有作惡，我們也念佛，但是沒有解決問題，我們來生就要富貴，富貴之後就要作惡，作惡之後，死了入地獄。作惡的人比我們先到一步。念佛不徹底的人後到一步，晚到一步，入地獄是同樣的。結果很懸殊了，所以這個正信非常重要。

先師夏老開示「理明信深」。爲了能信這一切世間難信之法，就須發起無上之心，參究淨宗的理體。《觀經》「是心作佛，是心是佛。」這是兩句最重要的話。「是心是佛」，本心是佛，這是自性的德，是性德。就像截流大師的話，你本來是佛。但是現在你肯定不是。所以就需要「是心作佛」。也就是這個心在念佛。這是修德。我們就是從我們本來是佛的這個心，生起了念佛。這個本來是佛的心是我們的性德，我們現在在念佛，不是從性德產生出修德來了嗎？這個在佛教的語言，叫從性起修。從你的性德上生起了修德。你起心念佛，念的是佛嘛，佛是什麼呢？佛不就是你的本心嗎？「是心是佛」，是佛是心嘛。念的什麼？念的還是本心嘛。你修的是什麼？修的還是在你的本性嘛。所以從性產生了修，修什麼？修的還是性。就如同珠子放光，光照的還是珠子。這就很明顯嘛。珠子放光嘛，就把你珠子照亮了。這個就是一個殊勝的修行。從性起修，所修就在本性。我們也可以說：拿我們的心在念心。因爲我們念的是佛，佛就是我們的本心，就是以本心念本心。我們起心在念，這是我們的能念。當前一句是所念。能念是心，所念的還是心，以心念心。要是說以佛來念佛哪，能念的本來是佛，所念的

也還是佛。那麼，能念跟所念就是一回事了。以心念心，或以佛念佛，能念所念就一回事了。能與所就沒有分別了。這就是一個極殊勝的修行嘛。我們衆生總是有能有所，甚至不管你修什麼也不離能所。現在所說：你能念所念不是兩個，這就是天台所說最殊勝的中道的道理。天台的空假中三諦，泯一切法是空諦，立一切法是假諦，統一切法是中諦。色是假有。實際就本來無一物，就是空。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空不是兩個了，這就是中。「境爲妙假觀爲空，能所兩忘即是中。」修持中能所都忘掉了，就是中。剛才我們說念佛時，能念所念是一個，本來沒有分別，就是從容中道。這是佛法圓教中最高深的道理。只要老這麼念的話，自然而然合乎這個道理。我們念佛法門具《法華經》因果同時的殊勝。蓮花獨有之妙，花正開時，其實蓮蓬宛然顯現於中。花果表示修因時即結果時，稱爲因果同時。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念佛時即成佛時，同時出現。花正開時，小蓮蓬已現，花瓣落後，蓮蓬漸長，漸漸蓮子充實，可以種植，這是蓮蓬完全成熟了。但此蓮蓬即是初開時所見之蓮蓬，決非他物。所以說花果同時。這是非常直截，非常殊勝，非常圓頓的妙法。《彌陀要解》中現成的兩句，正好作一個對聯：「從

事持達理持」，「即凡心成佛心」。這兩句可以概括淨土宗的殊勝奧妙。事持就是不論是誰老老實實地念那謨阿彌陀佛，那謨阿彌陀佛。就是事持。事上你是這麼持了。理持呢，須要契於實相，住於般若。念而無念，無念而念。從容中道，這叫理持。所以四種念佛，持名念佛，觀像念佛，觀想念佛，實相念佛。實相的功德最高，凡夫就覺得無從下手。但是不知道，這個奧妙在你持名念佛中，如果老老實實、綿綿密密、清清靜靜、不知不覺，不知不覺你也就達到了實相念佛。最不可思議就在這個地方。所以稱爲究竟的方便。所以說念佛時就是成佛時。因爲你就是清清靜靜的，別的都放下了，若能淨念相繼，能所兩忘就是理持。理念就是念實相，也即是實相念佛。實相的功德不可思議。以懺罪來說吧，「衆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若欲懺罪者，端坐念實相。」說明實相能消衆罪。《觀經》說：念一句阿彌陀佛，能消八十億劫生死重罪。大家想想看，八十億劫是多長的時間，生死之罪是何等的重罪。《觀經》指示，一句阿彌陀佛可以消除。這是由於念佛暗合道妙，暗合實相。所以功德不可思議。

《金剛經》的關鍵，「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但是凡夫就不可能了。不但凡

夫不可能，二乘和小菩薩也都不可能了。因爲凡夫只是念念不停地生凡心。沒有一個時間能無住。成了阿羅漢就無住了，但是他不再生起度無量衆生的心。所以阿羅漢能無住不能生心。有些事度的菩薩，從事上修習六度，我這一輩子修忍辱，那一輩子修布施等等。他們是生心，他度哇，但是不能無住。再往上到了台宗別教三賢位的菩薩。（三賢位就是十住、十行、十迴向。所以我們成佛共四十二個位次。十信還不算賢人，要到十住。初住到十住，十個住的位次，十個行的位次，十個迴向的位次，這是三十個位次了。這稱爲三賢。再登初地，初地到十地，又有十個位次。四十個位次，上頭還有等覺妙覺。四十二個位次。）到了地前的三賢位，他們有時生心，有時無住，生心的時候不能無住，無住的時候不能生心。只有在別教【天台宗判分佛教爲四教，一藏（小乘）二通（通於大小兩乘）三別（純大乘）四圓（一乘）】登地的菩薩，才能在生心的時候就無住，無住的時候就生心。所以這是大菩薩的境界。可是我們用念佛法門，正當念時你一切都放下了，什麼世間的人我是非，出世的法執這些東西都放下了，你就無所住哇，可是這一句佛號綿綿密密，自然相繼，這個是生心。就暗合無住生心的甚深般若

。再前進一步，蒔益大師說：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即本師釋尊在五濁惡世所得之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所以這一句佛號即是佛的果覺。念佛是從佛果起修，以佛果覺作我因心，自然因果同時。所以淨土宗也是果教派。夏師曾說：淨土即是密教的顯說。又說：稱名即是持咒。所以前段讚咒也即是讚歎佛號。

淨土法門普被三根，圓攝萬類。最上的如文殊菩薩，普賢菩薩。普賢菩薩在《行願品》說：「願我臨欲命終時，盡除一切諸障礙，面見彼佛阿彌陀，即得往生安樂剎。」（安樂剎就是極樂國）這是普賢菩薩所發求生西方淨土的願。文殊菩薩，大智文殊把這七言偈改成五言，「願我命終時，盡除諸障礙，面見阿彌陀，往生安樂剎。」大智的文殊，大行的普賢都以往生極樂爲志願。所以對至高無上的上根也不屈才。再下呀，不但五逆十惡都能往生，連動物，連地獄中的衆生都能往生。動物往生，我要舉夏老師的例子，他在閉關的時候，成天繞佛念佛。繞了佛之後坐下來念，念了之後穿上鞋下去繞。後發現有一個老鼠，在老居士繞佛時就跟著繞，等老居士坐到座位上，盤腿一坐，兩只鞋就放下去了，是兩只很大的鞋。那老鼠就坐在兩個鞋當中，它也端坐。等到起立繞佛，這個老鼠又跟著

他繞。成爲常規，天天如是，可是有一天先師起來了，一看那個老鼠沒有動，碰一碰老鼠還不動，再一看，老鼠端坐死去。這個老鼠，它能跟著人繞佛，跟著人坐下來，人起來它又跟，最後就安然在兩只鞋中間坐化了。至於它是否會念佛，無從證明，但它能在關房中，緊跟先師同坐同繞，最後安然坐化，決定是深入淨土法門。還有經上說的，地獄的衆生，只要他肯念阿彌陀佛，在他業障消除的時候，在剛出地獄的一剎那，就成就清涼花菩薩。所以統收萬類。這個法門十分殊勝。

有人喜歡以上根自居，認爲念佛是愚夫愚婦，齋公齋婆都能用的法，他就有點不甘心。我就舉一個比方，這個傻子照相機，這個照相機傻子都會用，那麼這個傻子照相機傻不傻呀？傻子都會用正證明這個照相機十分高級。所以才這樣簡便，只要按一下就成功嘛。不能因爲傻子也會用，就說設計製造這個機器的，都是傻瓜呀。正因爲傻子也會用，說明設計製造的人十分聰明。下根、五逆十惡、動物、地獄中的衆生都可以得度哇，正證明這個法門十分殊勝。

末後舉兩個近代往生的殊勝事例：㈠律航法師，他本名黃臚初，是一個陸軍

中將。因爲他的女兒在台灣結婚，他就從北京到台灣去主婚。一九四九年大陸解放了，他沒有回北京，就在台灣作和尚，他在北京時，每週末都到我家聽夏老師講《大乘無量壽經》。他多次參加夏老師主持的念佛七。在他初來我家參加道場時，對佛法還沒有深入，並且還有身爲中將的習氣，甚至引起同修的反感。可是他進步很快，一次在閉關念佛關中，放聲大哭哀切懺悔。從這以後煥若兩人。發心誠懇，用功很勤。又一次打念佛七，這次大概一連五個「七」。在圓滿的那天，突然有重要電話要接。當回到關房時，他突見房屋陳設供品等等全部都是白色舍利。同修也同見拜墊上都是白色透明的舍利。大家收集起來供在一盤子裏。下午我聽到消息，立刻乘汽車趕到，親眼看見一盤舍利。這樣潔白、透明、有規則的舍利，我只看見過這一次。大家說這比上午已經少了許多。後來在台出家，不久就作了方丈。一天他和侍者在廟裏大殿看工程，忽然間他就一回頭，就回方丈去。侍者很奇怪，就問，師父，怎麼就回去呀？法師答：「我要往生。」侍者十分納悶，好端端一個人還在跑路，他要往生，眞奇怪。他也就只好跟著走。忽然對面來個師兄弟，侍者說：師父說他要往生，好好的他要往生，不知是怎麼回事

，我只好跟著他去。你作準備，如果師父眞要往生嘛，你要敲鐘集衆，上殿助他念佛。那位說好。侍者就跟著師父走的，在這中間碰見一個師兄弟，兩人說了幾句話，時間就這麼點兒時間，可是等他趕到方丈的時候，這位方丈已經端坐往生了。這是一九四九年的事情。㈡福建謝秀萱居士。她是福建福安縣人，十七歲嫁到鄭家，生活很苦，靠她做手工補助家用。生三男二女。她雖不識文字，可是天性純和，很懂道理，不幸長子在廿九歲病故，緊接丈夫也死了。次子月明又得重病。月明在病中夢見觀音菩薩領他看地獄。醒了之後他就發心學佛，因爲眞見到地獄，自然就好好的念佛了。病也就好了。後來這位母親覺得我的孩子比我年歲輕，他還能這麼用功，我這個作母親的人不能落後，她也就用功了。讓孩子帶她去皈依，於是擺脫家務，做起在家人穿的法衣，長齋念佛。一直很用功。七十八歲，她一天念八萬佛號。達到不念而念。一九八三年，她已八十八歲，臨終前八日對她的孫媳說，我已經見佛了，我就要往生了，我不吃飯了，你不要給我送飯了。她孫媳就不做飯了。這以後就八天都不吃飯，晝夜跏趺坐，搭著衣，念佛不斷。念到第八天，她就說西方三聖來接引。並說：佛的白毫光那個殊勝沒法形容

了。她就合掌念佛坐化。遺體拍了照片，端坐，搭著衣一點兒不亂，面貌非常慈祥，就是活人裏頭也少見。火化時，在場的人都聞到異香，並撿到堅固子卅多粒。遠近讚歎。謝老居士是一個窮苦的文盲，正是一般人所輕視的愚夫愚婦，齋公齋婆，可是她完成了那些自命爲上根利智，佛學權威們，所做不到的事。至於不信的人對於她見佛見光，死後燒出堅固子，放香等可以否定，可以懷疑。但有一件事情否定不了，她八天不吃飯，八天不斷地念佛，死後仍然端坐，你能否定嗎？不信，你要否定，你自己試一試，你拿兩天不吃飯，你念兩天，你看行不行，這你否定不了嘛。

淨土法門「十方如來同讚，千經萬論共指。」可見信願持名這個妙法，乃是如來大光明藏所流現。所以能給一切衆生以最堅固，最長久，最徹底，最究竟，最圓滿，最眞實的大安樂。末後祝願：

「普願見聞者　皆得大安樂
具足信願行　同生極樂國」

送信佛青年赴日進修博士學位

一九八七年於　北京蓮舍

首先應該是慶祝：第一，是求學，大學畢業以後，求深造，在學術上要鑽研，要取得更多的知識，在青年的時候這樣利用青春，很正確。這是令人歡欣的事。第二，還有更重要的，就是有眞實信仰，這就更難得了。人生難得，佛法難聞，這已經兩個難了，聞而能信就更難了。現在有很多人，他眞燒香、眞磕頭、眞祈禱。但要說他是信佛嘛！他只是迷信，或者邪信，十分可惜。現在你不但能信，而且是正信，並沿著這個道路，繼續前進，這就十分可貴了。這很希有，不要看得無足輕重，而應該對於自己學科學、學佛學、學佛，種種的前途，將來的種種成就，十分珍重，護持。這就是臨別贈言的總精神。

今後，最基本的是什麼呢？就是要堅持自己的信念和志願，在任何情況下，

不能放棄，所謂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不要因爲享受，因爲窮苦，因爲危險，因爲困難，因爲糖衣炮彈，種種的，而放棄自己的信念和志願。應該有一個使自己不斷向前的志願。例如，我現在信了佛，想以此而自覺覺他，這樣的信念和志願，要堅持。

㈠基本的信念。這裏就包括：

第一、無常、苦、空。世間的所有一切都是無常，都是苦，都是空，沒有一樣事情是常住，是眞實，是完全純樂無苦的。所以一切把它看成是如夢，如泡啊，這兩個比喻我們容易體會。因爲人人都有夢，在夢境中，你不是很眞切嗎？高興的時候很高興。有一個人在夢中喝酒，對老婆說：「你給我燙燙」，拿去燙，一下子醒了，他醒後說：「可惜，可惜，早知道不燙就好了。」這雖是笑話，但有深意，夢中喝了酒，是眞的嗎？根本是夢。在夢中一切境界，從哪兒來的，不都是自己所造嗎！你夢裏的山河大地，你夢中喝的酒，你夢見的老虎、獅子，都要咬你，哪兒來的？不是上帝造的，也不是客觀存在，也不是在你床旁邊的人，給你製造的，是你自己造的。所以一切都是從你自己心裏出來的。所以，這個比方非

常親切。還有，大家做過夢中夢沒有，夢醒了，跟人說我夢見什麼什麼，結果還在夢裏；再醒了，以爲眞是醒了，「眞奇怪，做了個夢中夢。」誰知還在夢中。這樣的夢中夢，我曾做過四層的。小說裏有五六層的，這回是眞醒了，其實還沒醒，還是夢。現在我們還是在夢中夢。我們管剛才睡覺的叫做夢，應知我們現在睜著大眼說話的還是在夢中啊。這一切夢中的境界，就是大家自心所幻出來的。你們就是我心中所幻出來的，從你來說，你周圍的人，包括我，又是你心中所幻出來的，所以一切都是夢。「泡」就是肥皂泡，五顏六色，十分好看，正當出現時，就沒有實質，當下破滅，全體皆空。我記得你念中學時候的情景，現在一轉眼，就出國，就成大人了。所以就是一轉眼的功夫。我的外孫，念大學了，他的媽媽快要退休了。我這個做外公的人就更老了。就是這樣。一切就一轉眼都變了。我有幾個相片本，沒給你們看過，以後遇緣給你們看看，當年的我就沒有了，年青時的我就不存在了。當年不是這個樣子，哪兒去了，還不都是肥皂泡，都不眞實。所以要堅信這一切啊，因此要有這樣一個信念，對於世間這一切，不是我們要追求的對象，只是隨緣而已。無常，苦空這是很基本的一個信念。有個日本

故事很深刻，一休小和尚九歲的時候，師父出去了，吩咐大家好好在廟裏看廟，用功。他是小孩嘛，大殿裏呆不住了，找他師兄去，在方丈室找到師兄，師兄比他大兩歲，在方丈室哭呢。「你哭什麼？」「不得了了，我惹大禍了。」一休說：「我們是學禪的人，不能哭啊！」「你不知道，這櫃子裏有師父最喜歡的東西，他平時背著我拿出來看，自己欣賞，就是不讓我看，今天師父走了，我實在忍不住了，看看到底是什麼？我就打開了，看見是個瓷器，我也拿在手裏玩一玩，一看，一下子給摔了，這回不得了了，師父回來我沒法過日子了，我眞的要死了。」「唉，你別哭了，你把這個東西交給我，算是我摔的。」師兄說：「算是你摔的，我怎麼報答你呢？這樣吧，師父本來讓我看方丈，給我帶饅頭，我給你吃。」好，饅頭歸一休吃，瓶子算一休摔的，就把它包在一塊兒擱在口袋裏了。師父回來就問：「一休呀！你在用功嗎？」「啊，我一整天都在大殿參禪，參一個問題，我參的非常專心。」師父說：「你參什麼問題呀？」他說：「我就是要參，到底有沒有一個人是不死的？有沒有？」「唉呀，我的傻徒弟啊，哪有一個人是不死的，一切都無常啊，焉有一個人能不死哪！」「啊，這樣啊，師父，人都

是要死的，通通是無常的，沒有人不死。那麼東西呢？有沒有一樣東西能夠常存啊？」「一樣啊，無情之物也是無常啊，總是要壞的，因緣聚了就有，因緣散了就壞。」「噢，是這樣，這樣的話，如果我們心愛的東西要是壞了的話，我們也不應該傷悲啊！」「對呀！緣散就壞了，自己心愛的東西緣散了，就沒有了。」「師父，這兒有一個緣散就壞了的東西。」一休把口袋裏一包碎瓷交給師父，師父接到就沒有發脾氣。這就是一個很深刻的故事。若不是在這樣問答的情況下師父定要大發脾氣。所以遇到煩惱，你正念當頭，思想明確，就可不動無明，沒有脾氣可發。一個人不是非發脾氣不可，就看你有沒有正念。這使我們體會好多東西。爲什麼說大變活人，說佛法是安樂法門，通過這個故事，可以體會很多。你馬上就到日本去學習，這些國家好壞什麼都有，所以人們都說：世界上最好的東西在紐約，最壞的東西也在紐約。東京、紐約都差不多。我們就是要有個正念，看這些都是肥皂泡。破了也沒有什麼傷心，得了也沒什麼可喜。更不值得我們去追求。一切，一切都是如此，這是我們第一個信念。

第二、就是要相信因果，一切事情都是什麼因，就得什麼果。這次去美國，

我一個師兄，修持得很好，他就創建了一個台灣的蓮華精舍。現在又分出了一個美國的蓮華精舍，培養了許多眞心的弟子。有些人就是修得翻車，神經病啊，發瘋發死了，種種的。所以我常說：所見種種修行的人，有的大成就，有的小成就，有的無成就，有的得法益，有的翻車，有的翻車直翻到地獄。個個有其因果。他是什麼信念，如何修持，如何對待師父，如何對待法，種種，就決定他修持的下場，都是因果不虛，我們要信這個因果，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一切不虛啊，我們辛勤去學習，將來可成爲學者，辛勤去用功，可以出生死。這就是因果，決定不虛，這是我們第二個要信的。

第三、就是要信生死輪迴，因爲因果不虛，這個輪迴生死就無窮無盡了。人死爲羊，羊死爲人，輪迴就不斷，但要賬的沒有不要過頭的。你欠我五塊錢，我非逼你要十塊錢不可，那麼壞了，前賬是清了，可我又倒欠你五塊，你將來還得跟我要賬，這沒有完，而且還有新的，種種的互相關係，所以輪迴是不會斷絕的，所以墮入輪迴之中，就難有出期。現在有許多事實來證明輪迴之說。最近，外國有一件事情，姐妹兩個人，姐姐十一歲，妹妹六七歲，這兩個孩子被高速公路

的汽車撞死了，她媽媽非常難過，在原住的房子裏睹物思人，就住不下去了，於是搬家了。過了幾年之後，她生了對雙胞胎，這兩個女孩子身上有記，最特別的是，一個在胸上，一個在頭上，恰恰就是前生受傷的位置。等她們大了，會說話之後，媽媽領她們到原來的房子去看看，把這對姐妹前生的許多娃娃給她們，她們一見就親熱抱住。而且每個孩子都能叫出這些洋娃娃的名字，這使得媽媽不能不大吃一驚，她們在前生中給自己的玩物（洋娃娃）起的名字，這世一見仍能叫得出。這對雙胞胎就是前世遭遇車禍喪生的姐妹。還有這兩人常常半夜裏抱著大哭，大叫：「不好了，車衝我們開來了。」心理學家們，醫學家們對於上述種種跡象進行研究，都認爲現前這對雙胞胎就是前生被車撞死的姐妹的轉世。除此之外，不能作任何別的解釋。所以佛教輪迴之說，確是事實。六道輪迴，天、修羅、人是三善道，畜生、鬼、地獄是三惡道，墮入惡道，多劫難出，苦不堪言。所以我們要從這樣無邊無際苦惱的環境裏出去，還希望所有的人都出去。所以只有靠佛法。耶穌教、回教都是要生欲界天，升了天，可以享樂，但還在六道裏頭，沒有出輪迴。道教可升到最高非想非非想天。壽命八萬劫，最後五百小劫出了定

，還要生妄想，入輪迴，所以只有佛法才能出去。只有釋迦牟尼佛給我們證明了這個法。臘八那天，釋迦牟尼佛看見明星悟道就說：「奇哉，奇哉！一切衆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唯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眞奇怪，眞奇怪，一切衆生有如來智慧，有如來功德之相，一切衆生都有啊。所以這種輪迴是冤枉啊，就是做夢嘛，科學大師愛因斯坦說：物質是由於人類的錯覺，錯覺和妄想基本是同意思，不同形式的語言。所以天堂地獄山河大地，千品萬類，一切生靈，生生死死，輪迴六道，都因妄想執著而有，因爲你有妄想，有執著，你貪求這些東西，本來是虛妄的，本來是夢。你自己做的夢，夢見金元寶，你不知是夢，種種的圖謀、爭奪，想多撿幾個金元寶，醒來一看，一個元寶也沒有。所以，要堅信，釋迦牟尼佛的教導，一切衆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唯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本來是佛，有佛的智慧、光明、神通、妙用、一切、一切，但是你有妄想，而且你執著了，你就不能證得，枉受輪迴了。所以我們要堅信佛法，勤修佛法，使自己和一切衆生都覺悟。

㈡應具的志願。志願就是要以利他爲本，就是要拔除一切衆生和自己的生死

根本。衆生本來都是佛，而自己和衆生都在迷惑，輪迴六道，枉受種種苦惱。大家看到殺豬沒有，豬是最笨的，可是豬要逃命，跑起來誰也追不上。古語：狼奔豕突。豬它要突圍，它要逃命，厲害極了。有時，一刀殺下去，豬不死，豬就狂跑。忍痛掙扎，慘不可言。所以說衆生苦啊。要拔除一切衆生的苦，是我們的志願。因爲輪迴六道的衆生都是我們過去生中的眷屬，衆生在沒有窮盡的長劫中轉來轉去，彼此相互之間當過父子，當過夫婦，當過親戚，當過朋友，都是有親的人。而目前在六趣裏受罪。自己很親的人，在油鍋裏，在刀山上，盼他的親人能夠救濟。我們焉能坐視不管，因此我們要有這樣大的志願，本來是佛的衆生，可是在顚倒，在冤枉，受苦。所以要把大家喚醒，從夢中醒過來，不要受這些苦，這就是我們的志願。往生極樂世界不是爲了自己去享福，往生不是這個目的。往生是爲了最有效最快地實現你度衆生的願望。因爲一個心願，要能實際做到才算。不然就是空話、大話、一個高調，一個空話，一個狂想。要度一切衆生，我們要有現實的行動，那麼最快最有效的就是往生極樂世界，生到極樂世界就不再退步，只有進步，而且不會死，很快花開見佛，明心見性。懂得佛法的眞實道理。

於是你可以分身到無量世界，廣度一切衆生。我們就要有這樣的信心，這樣的志願。

㈢在家與出家。教中說：在末法時期，在家人比出家人容易成就。當前正是末法。出家並不見得比在家人好修，甚至於更困難，所以在家也可修行。既是在家，就有在家人的問題。所謂人生三大問題：學業問題、職業問題、婚姻問題。我們有這些問題，行動就分了些神，尤其是現在，你出國的時期，專心地去求學問，種種。所以我們一方面在家修行，一方面人生三大問題，都要陸續得到解決。在修持裏頭，對於人生所需要的事情，都可以在修法之中祈禱，祈求佛加被。同時，我們還要在寶貴的時間裏，擠出一定時間去修持，我們要取得世間一些問題的解決，是爲了便於我們現在和以後的修持，而我們現在的修持也就能夠保證我們世間這些問題解決得順利。但是大家祈禱之中，也要記住，《可許則許》這個小册子。這是一個居士寫的，他自己愚痴，所祈求的事，可能對自己不利，很可能是個害我的事，因此，在所求的事後加了四個字，「可許則許」。也就是說：請佛替我考慮，能允許我再允許我。爲什麼要加這四個字？有一個故事能回答

這個問題。一個人，他最喜歡的兒子，十幾歲生病，花了無數的醫藥費，還是死了，兒子死後父親非常思念。後來聽說，有一個人能通陰間，能把死的人找來談話，他就說，無論多少錢，都要把它辦到，我要同兒子當面談話。後來朋友就告訴：看來情況很複雜，你恐怕不能露面，你這個兒子對你懷恨很深。會過陰的人已經知道這個情況，你先藏起來，情形好你再出來。情形不對，你就別出來。老頭聽這麼說，朋友都攔著他，他也就先沒露面。過陰的來了，不久，就把他的兒子鬼魂找來了，兒子騎著一頭驢，怒氣沖沖的問大家：「那個老畜牲來了沒有？」「沒來，沒來，他今天沒來。」「他要來了，我非好好揍他一頓不可。」怒氣沖天，講他父親前生怎麼坑害他，怎麼騙他的錢，使他受了多少多少苦，恨氣未消。所以今生討還了一些債，可是餘恨未消，恨不得好好地教訓他一頓，最後氣得牙癢癢的走了。兒子走後，老頭出來哆哆嗦嗦遍體發抖，出了一身冷汗，從此不再想這孩子了。所以，我們對世間的這些事情，平淡一些，肯定有好處。

人生三大問題裏，有個婚姻問題。外國人往往頌揚愛情，把愛情看得很神聖。其實說穿了之後，愛情屬於情慾，並不神聖。愛是愛慾，情是情慾。總之和慾

緊密相連，慾是人與動物都有的，主要兩種：食慾、色慾。吃東西，什麼叫好吃？是在食慾的支配之下。所以，「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心不在這個上頭的時候，吃東西也不知道什麼味兒。這個味兒哪去了，因爲沒有食慾呀。不覺得有味兒了。「子在齊聞韶」，孔子在齊國聽到了演奏韶樂，「三月不知肉味」。在三個月裏頭，吃肉不知道肉什麼味兒。亡室蕭穠華在重慶的時候，我的朋友齊居士告訴她，吃肉時觀想的法子，觀想肉變成一朵蓮花，然後咽下去，她按這法子，試了一陣之後說：「我吃的肉一點味也沒有了。」可見味兒是由於你的食慾所產生的。所以，爲什麼你的心不在上頭，就沒有味兒了。外國人很明白這個道理，請客宴會，總要自誇，今天，菜如何珍貴講究，廚師多麼高明難得，誇耀一番，引起大家的食慾。主人要自己介紹，宣揚，引起大家食慾，讓賓客覺得好吃。愛情不離色慾。色慾也是如此，都是從慾上出發，並不神聖。《楞嚴經》就說：「汝愛我心」，你愛我思慕之心，「我憐汝色」，我就喜歡你漂亮的容色，「以是因緣」，就是因爲這個因緣，經百千劫，彼此就互相纏縛。你喜歡我的心，我喜歡你的顏色，互相愛戀，常在纏縛。這種情，是以慾

爲本，互相捆綁起來。當然在家就有夫婦之道，這也是人生的一個因緣，大家也應該隨緣。有在家人提出要絕慾的問題。我反問說：「您夫人同意嗎？」所以應該注意家庭的和諧。因此，在選擇對象的時候，一定要有很正確的標準，以人品爲第一。其餘的條件都在其次。第一，希望對方是個明白人，俗說：「願意跟明白人打架，不願意跟糊塗人說話。」第二要良善，有很良善的心，不願意害人，不願意損人利己，有很良善的心。第三是誠實。不是油滑，不是有很多很多的招術。第四、是正派，作風正派，男女關係上也很正派。這樣的人就很好，是上選。其他的條件都可以降低，一個十全十美的人是沒有的，十全十美是聖人了。現在找個賢人都不容易。我們婚姻、家庭問題解決得好，對於修持有極大便利。建設一個佛化的家庭，對於自己入世、出世、佛法、世法都是很有利的。人生最大的幸福莫過於兒女能信佛，人生最大的不幸，莫過於兒女都不信佛。現在你們還想不到，眞正到了老了，尤其到了臨終，你兒女信佛和你兒女不信佛，這個差別就太大了。他幫你一把，你就能往生，他拖你後腿，你就往生不了。現在一般說起來，這個時候還是需要有人幫助一下，完全能夠生死自由，不需要幫助，這種

人不是很多，就是你有這個力量，有人幫一下還是好嘛！可以增上呀！這件事情靠子女最好。靠別人往往靠不上。所以在交朋友，結婚，建立家庭方面，也是人生重要的事。我們應當慎重，也應祈禱，靠佛力。所以，一個人最重要的是眼睛。所以要不斷地擦亮自己的眼睛。對於一個人，自己先要有分析，然後判斷，這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關鍵是寧缺毋濫，有的人很善於討人喜歡，獻殷勤，很伶俐，很聰明。而實際上，往往跟我們所要求的主要問題：明白，良善，誠實，正派是不相容的。

我們在家，但可以心出家。許多和尚身出家而心不出家，咱們身在家，心可以出家。打個譬喻，好比蓮花在污泥裏一樣，蓮花就長在泥裏頭，所以在家人不能離開社會與家庭，就是這堆泥，藕就在泥裏生長，要離開這些泥，就把花掐下來了，也就不會結蓮蓬了。所以就離不開家庭，離不開社會，也就是世間。可是，若總在泥裏，還能開花結果嗎？有什麼出頭之日，所以花與葉都要發出來，發出來不但離開了泥，而且離開了水。所以我們應該這樣體會，這個家庭是一堆泥，你離不開這堆泥。你到和尚廟裏，和尚廟裏還是一堆泥。但我們的目的不但要

出泥，而且要出水。長到虛空中，才能開花結果，這就是我們最好的比喻。這就是心出家。

㈣實修的要徑。①「出離心」。雖然在世間，我們不很貪戀。既有這些緣，我們就隨緣。有許多責任，夫婦之間，有夫婦的責任，父母對孩子，有父母的責任。都要盡我們的責任。現在和過去不一樣。釋迦牟尼佛說：到了末法，在家人比出家人容易成功，女的比男的容易成功，都是倒過來了。所以現在女居士，要把握住這個機會。確實，女的比男的好修，男的不大容易信，事情也繁忙。你看看，一個家庭，女的信的多，男的信的比較少。女的總之可以抓住點時間，多修一點，多生一點信心。我們現在是在家人，但是對於佛法，同樣要擔重擔。現在，因爲你們年紀輕，還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應把它看淡，一切惹人心醉的男歡女愛，家庭幸福，輕歌妙舞，酒綠燈紅，權勢富貴種種的花花綠綠，都是肥皂泡，都只隨緣而已，不留戀不執著。所以有個出離心。把它看淡，才能自由，不受纏縛。

②「慈悲心」。慈悲心是我們的根本。釋迦牟尼佛看見鳥吃蟲子，他就捨棄

自己一切去修道。是爲利他，不是爲自己。慈悲心是我們的根本。我們修行，一個是慈悲，一個是智慧。如鳥的兩個翅膀。所以我們要有慈悲心。就像《谷響集》裏說的，我們要利他，不是老爲個人打算，處處爲自己。我們是利他，最大的利益是讓他覺悟。所以我們要覺他。要使別人覺悟，首先自己要覺悟，就須自覺。剛才已經說過了，覺悟是最大的利益，自己覺悟，自己就得到了最大的利益。所以爲利他，就覺他。爲覺他而自覺，也就是自利。這都是從慈悲心出發的。所以我們老要護持自己的慈悲心。從慈悲心出發。諾那祖師說：「每一年的年底都要自己結結賬，自己看看，我這一年的修持結果，是不是更慈悲了一點，更明白了一點。」這話再好沒有了。又簡單又明白。我們學佛爲的什麼？就是爲大家都慈悲一點，明白一點。剛才講的智慧跟慈悲，就像鳥的兩個翅膀，鳥剩了一個翅膀就飛不起來了。人生又不慈悲，又不明白，只是個活死屍。我們就是要慈悲一點對人有利益，明白一點才能給大家謀利益。有個笑話：媽媽腦袋上有個蒼蠅，愚癡的兒子拿著斧子劈蒼蠅，把媽媽劈死了，糊塗蟲啊！這個孝順有什麼用！給媽媽趕蒼蠅是好事，但拿斧子劈蒼蠅，就劈死母親。只有好心，不能解決問題，

所以要有智慧，才能眞實爲他人拔苦，得樂，但慈悲心是根本，所以必須有慈悲心。

③正信。正信非常重要，我們信佛，要生的是正信。截流大師講得最深刻。你若不是正信，念佛、修福，則來生富貴，富貴就生活享受，作惡，造孽。富貴人造種種孽，魚都吃完了，魚的眼睛還在動，吃蝦煪，蝦米在人嘴裏還會動，殘酷啊！殺生，淫亂。禍害別人，造惡多端。剝削窮人，以強凌弱，種種造孽。命終之後，墮入地獄。問題在於不是正信，正信就是截流大師所說的：要相信我們和阿彌陀佛本體完全一樣，沒有分別。就是我們的法身和阿彌陀佛的法身，我們的本心和阿彌陀佛的本心，是沒有分別的，這是第一。第二我們要相信，雖然沒有分別，可是阿彌陀佛是已經覺悟的佛，我們是還沒有覺悟的衆生。彼此有天淵之別。無分別之中就有了分別了，這是第二點。第三，雖然是天淵之別，可是在咱們念佛的時候，阿彌陀佛就在我心裏頭，我就在阿彌陀佛心裏頭。就像兩盞燈，大的燈光在小燈的光裏頭，（阿彌陀佛就在我心裏頭）小的燈光就在大燈的光裏頭，（我在阿彌陀心中）就是如此。因此，我們的起心動念，我們的念佛，跟

佛一點隔離都沒有。這個燈的光和那個燈的光有什麼間隔，就是如此。眞是如此。因此，我們念佛，就必定如來悉知悉見，必定最後蒙佛接引，必定往生極樂世界，這是由於正信。我們要堅持這個正信。正信和不是正信的差別如同天淵。正信是往生，不正信的人，今生念佛，來生享福，第三生入地獄。同時就有一個人五逆十惡，殺父殺母，他死後就入地獄。不正信的人和那個五逆十惡只差一步。五逆十惡是死後立即入地獄，不正信的人來生享了一輩子福，再入地獄，前後只差一步，所以我們信佛，應該是正信。

④求生淨土。我們修佛，本應無所求，但是在無所求中不妨像圓瑛法師，他有三求，求福、求慧、求生淨土。我們現在是衆生，沒有一點福報，就處處是苦惱，處處有人打擊你，多少人找你麻煩，沒法修行，所以要有福。有慧。一點福報沒有，有道場不能來，一點智慧沒有，在道場聽不懂。已經有福有慧，仍要讓他繼續增長。福德、智慧都徹底圓滿了，就是成佛。爲了能眞正自覺覺他，文殊，普賢都求生淨土。所以我們在家修行要有出離心，慈悲心，要堅持正信，求生淨土。

⑤定課與散念。在留學期間也要有定課，不要把它壓没有了，要堅持，要雷打不動。定課不妨少，但是不許中斷。你現在法本中，是蓮師觀音三個本尊。可以專選一尊，作爲自己的本尊，比較簡要。拿這一個做爲重點，你才能夠有一個隨時隨地能念的咒。定課可以少一點，比方十分鐘，但是還有其它很多的時間可以利用。例如排隊，坐車，採購，聽無聊的發言，等等這些事，佔去你多少時間，這些時間本來很煩人，可是利用來念佛念咒多好。這是廢時利用。我最提倡廢時利用。廢時利用的天地非常廣闊，而且減少煩惱，你不著急了，什麼事你也就安穩了。別人佔去我的時間，很著急，很不耐煩，現在反正我念著佛呢，我這兒有正用。所以在什麼時候，什麼地點，常常都能提起這一句。這是根本的修持。你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是本尊，你就念佛號，願意念咒就念咒，這是散念，同樣是根本修持。有的時候碰到爲難的事，碰到緊張的事，這個時候你越要念。緊張的事情來了，一著急，腦子會有些亂，在這種情形之下，先搶它幾句咒，你再考慮，它就不一樣。考試，答問題，都可以這麼去做，往往有特殊的效果。這句一定要熟。所以在留學期間，要有一個根本的定課，可以再少一點，五分鐘也可

以，五分鐘總是有的。另外，隨時隨地散念這一句本尊咒。諾那祖師說：心印與本尊咒，至少有一個，你能不忘。若每天只有十來分鐘在用功，這是達不到的。所以就要隨時隨地在散念。你炒菜，照樣念咒，利用廢時，很好。在爐邊炒菜，又熱又有煙，本來很苦惱，轉爲用功，變廢爲寶就安樂了。

對於你這次留學可以打一個比方：附近有個中上的家庭，家中僱用了一個保姆很得力，保姆有個兒子，兒子要結婚，但錢差得很多。媽媽就幫兒子備款。媽媽就向主人家請了一到兩年的假，並借用主人廚房的用具，媽媽和兒子臨時做包子賣。葷包子、素包子都賣。兩個人就買麵、發麵、買肉、洗肉、蒸包子。經常賣。一心一意做包子賣包子，包得很不錯，買的人很多。果然，經過一年多的時間，就把結婚的費用，從賣包子裏賺出來。賺出來之後，於是媽媽回到主人家當保姆，兒子去結婚。這就是現在的事情。我舉這個例很耐人尋味。他們母子忙著買麵買肉，蒸成包子，推出去賣。他們的目的是什麼，不是想當包子大王，也不是想把做包子作爲終身事業。只是要辦喜事。要解決兒子的終身大事。所以，使盡全部的力量。把包子做好，賣好、賺錢。可是這一切爲了什麼，爲解決人生大

事。你現在去進修博士學位，就是賣包子。「了脫生死」才是你眞正的大事。就像這個比喻，我要求你們把心擱在佛上，你們不要以爲自己在弄包子，包子就是我終身職業了，實際一年多你就不幹這個了，賣包子是臨時措施，通過它來解決問題。在弄包子時期，整個精力擱在包子上，全部時間也在包子上，爲了什麼呢，是爲了解決自己生死大事。這就是要把心擱在佛上。這個比喻，大家可以從全心做包子，全心全意爲結婚的生動事例，體會到全心念博士，全心不離佛法的意境。舉一反三，可以了解很多。

念佛、念咒是衆生唯一的出路，不然就在六道中轉。開始時就這樣一句一句，念完一句接一句，這叫事持。《彌陀要解》裏有兩句話：

從事持達理持

即凡心成佛心

你先事上念，然後就自自然然變成理念了，那就是實相念佛了。所以即凡心成佛心。從事持開始，誰都會。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一句接一句，這有什麼難，這個念要使它成爲習慣。

事持不能小看，就這麼阿彌陀佛：：不知不覺，只有地上菩薩才能達到的深妙境界，你也就自然達到了。這是諸佛大智慧，大慈悲的結果，才能給我們找出這樣的妙法，這個方法人人能做。一句接一句，不知不覺就從事持達到理持。於是你這個凡心成了佛心，可見最圓最頓的法，就在事持之中。

㈤具足資糧直登覺岸。綜上所論，修行的要務有三：㈠信念，㈡志願，㈢實修，這相當於三資糧，信，願，行。《要解》以信願持念爲三資糧，由於開合不同，本文與《要解》並非一一對應，但兩者的總精神是一致的。在你留學期間，應注重這三者，將來的時間，也還是這樣，只是不斷地發展而已，道理就是這個道理，從事持達理持，即凡心成佛心。多直接了當，沒有其他法門能和這相比。前在實修中已提到持念名號與求生淨土，所以備足資糧前進不已，必然到達西方極樂世界，這即是涅槃彼岸，也就是當人的本心。一切衆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我們因具足資糧精進修持，就離開了妄想執著，開顯了我們本心的智慧德相。總之，這是一個大事因緣，這是佛的知見。我們應恢復本有的佛性，恢復自己的如來的智慧德相，免得被妄想執著，纏縛在輪迴之中，枉受衆苦。願一切衆生和

自己識心達本，永離虛妄苦輪，恢復本有的清淨光明，究竟菩提。這是我們眞實的目的。

（九一初夏整理成文）

附錄二

示女偈

丁卯春次小女請求一偈，以當藥石，作此付之。

正信堅固　走上正路　求生淨土　自他普度
不慕虛榮　莫貪世福　幻夢空花　任其出沒
欲起正行　須正知見　爲寶所傷（註）只因無眼　只見驢容
輕心慢心　劃地自封　如驢窺井　福慧雙圓
當發大願　洗心革面　行解相資　直透玄關
死盡偷心　老實持念　綿密相繼　但當實證
一生成辦　位齊諸聖　不務虛言

（註）教云：大富盲兒，日坐寶中，爲寶所傷。

附錄三

七十九齡自述偈

浮世滄桑幻夢中　皤然鬚髮一耄翁
虛名譁眾慚實德　弱燈無罩懼微風
掩扉鬧市堪藏拙　捨智如愚始大通
報恩無術仍思報　試演心聲應遠鐘

時維一九九一春正寫《心聲錄》

浄土資糧

淨土資糧　目錄

阿彌陀經宗要——信願持名

一、引言……一
二、明宗……三
三、生信……六
四、發願……三三
五、持名……四二
六、妙果……五八
七、後語……六一

《阿彌陀經》宗要——信願持名

三昧耶戒優婆塞黃念祖敬述

(一)引　言

《阿彌陀經》說「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我們現在也可以說，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來參加今天廣化寺念佛七道場。在北京的佛教徒，何止在座的百位左右。但是，有人或因欠缺因緣不能來，或缺少善根而不肯來。又有人雖有因緣善根，但缺少福德，想來而臨時發生障礙而來不成。可見在座諸位都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緣。我特來讚賀，隨喜道場。並敬向諸位滙報本人學佛的體會，作爲供養。同時，敬向諸位大德請教。

現在是「念佛七」道場，念佛七日。這樣以七天爲一期，就是根據《阿彌陀經》中，若人「聞說阿彌陀佛，執持名號，若一日，若二日……，若七日，一心不亂……，即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的教導。我們現在道場中，每天都念

《阿彌陀經》，因爲此經簡要，可以稱爲淨宗的心中心。所以它的注解甚多。其中以蓮池大師之《彌陀疏鈔》，幽溪大師之《圓中鈔》及蕅益大師之《彌陀要解》最爲殊勝精要。印光法師說：「彌陀一經，得此三疏，法無不備，機無不收。」又於此三疏之中，尤推讚《要解》，說它超出此經一切注疏之上。並推崇至極地說：縱世尊出世，親自注解，亦不能過。所以我現在敬選《要解》中的宗要，來向大家滙報。

天臺宗注經，先明五重玄義。在看經文前理解了這五重玄義，便抓住了全經的綱領與心要。這五重是：㈠釋名，㈡辨體，㈢明宗，㈣力用，㈤教相。㈠就是解釋經的題名。㈡是辨明本經的體性，本經以實相爲體。㈢是宣明本經以什麼爲宗要。㈣是講明本經的妙用。本經以往生不退爲力用。末法多障衆生，依此法門，即可出離生死，往生極樂世界，徑登不退，這是方便至極的力用。㈤明教相：此經是大乘菩薩藏所攝。由於本經以實相爲體，實相之理非語言文字之所能知。所以目前不多談實相之理，單提五重玄義中之明宗。本經之理體攝於六信中的信自與信理。於明宗中融攝經體，並兼明本經之妙用。

(二)明　宗

宗是什麼呢？宗是崇奉與宗要之義。《要解》說：「宗是修行要徑、會體樞機，乃萬行之綱領也。」可見明宗是萬分重要的。信佛的人必須修行，而宗正是修行的重要途徑。修行的目的就是要契會本體，可是宗是契會本體的樞機，（樞機，例如電視機的開關與旋鈕。）而且宗是六度萬行的綱領，（綱指網的總繩，綱舉則目張；領，指衣的衣領，提領則衣順。）可見明宗實爲切要。

《阿彌陀經》以何爲宗呢？注經大德們提法雖不一，其實質亦無大異。但其中最爲直截精要的，則是蕅益大師所說的「此經以信願持名，爲修行之宗要」。由信生願，由願起行，行就是持名的妙行。信願行稱爲三資糧。出門旅遊必須帶錢，這就是資；還必須帶飲水或食物，這就是糧。《要解》說：「非信不足啟願，非願不足導行。」其中「信」字是關鍵。人若老懷疑西方淨土是否眞有，自己念佛能否往生，他就不可能發起眞願。如有信願自然就能引起持名的妙行。妙者神妙不可測度之意。持名不是普通的修行，而是極微妙，深不可測，功德難思的妙

行。只有持名這樣的妙行，才能實現廣度衆生的大願。如無此妙行，衆生自身想出生死都很難，更何況能度他？是故《要解》說：「非持名妙行，不足滿所願，而證所信。」只有依持名的妙行，才能滿足自己所發的大願，並且證實自己的所信，證實信願持名即得往生的勝行，證實「是心是佛，是心作佛」的妙理。

先陳依正以生信。《阿彌陀經》中，首先深說極樂的依正莊嚴，來勸發大衆的信心。經中所說極樂世界，清淨莊嚴，黃金爲地，七寶行樹，樓閣羅網等等都是依報莊嚴。至於阿彌陀佛，無量光壽，無量清淨，諸大菩薩，以及聲聞天人，皆是阿鞞跋致，其中多有一生補處，具足種種功德，皆是正報莊嚴。釋尊於此世界，曾多次宣說淨土妙法，並令會中大衆，親眼得見極樂世界。淨土三經中，有兩部就都有這樣的記載。《無量壽經》中，阿難願見極樂，在正向西方頂禮念佛之時，頓見西方極樂世界現前，阿彌陀佛如黃金山高出海面，威德巍巍，相好光明，並見彼國諸大菩薩等衆。娑婆極樂兩土相見如在對面。當時在會大比丘一萬二千人，比丘尼五百人，男居士七千人，女居士五百人，共兩萬人，一時俱見極樂世界。在說《觀經》時，韋提希夫人與五百侍女，也都同時得見阿彌陀佛與極樂

世界。兩經中有如此殊勝的示現，都是爲了堅固衆生的信心。人們既生實信，自然出生求生淨土之願。

次勸發願以導行。經云「衆生聞者，應當發願，願生彼國」。也就是說衆生聽到經中所說極樂的依正莊嚴，就應當發起求生極樂淨土的大願。這個大願極爲殊勝，能發此願，便與阿彌陀佛接引衆生之願相合。人若不發求生的願，便不能往生了。因爲佛恆順衆生，是決不强迫衆生的。人若發願求生，佛的全部願力，就顯現在這發願人的身上。所以我們應當發願，願生彼國。故《要解》說「次勸發願以導行」。

次示持名以徑登不退。所導之行，就是持名念佛。就是念南無（讀那摸）阿彌陀佛。阿字正確讀法是漢語拼音字母中的A字。阿字是華嚴字母音裏面的第一個字。一個阿字有無量功德，無量涵義。其中第一個涵義，就是無生。密教大德日本興教大師說，從一個阿字出生一切陀羅尼，從一切陀羅尼出生一切諸佛。所以這個字的讀音很重要，盼望大家能够讀準。人若能深信切願持佛名號，就必定能往生極樂。往生後就不再退轉，極樂的殊勝就在於不退。在娑婆世界修行的難

處，是進一退九。處處都有退緣，有種種障礙。壽命很短，干擾太多。勤苦修行使自己進了一步，誰知突遇干擾，反而退了九步。所以說進一退九。另外一個意思，是指修行人中，有一個人在進步，便會另有九人在退步。可見在此土成就很難。若往生極樂後，便沒有退緣了。國無女人，衣食隨意，萬物清淨，六時聞法，願聞便聞，不想聽時，便無所聞。一切隨意自在，而且得往生者，善根殊勝，於所聞法都能相應。所以往生之人都位登不退，直到成佛。我們求生淨土的目的也在這裏。求生極樂，不是爲貪圖安樂，而是爲了普度衆生。只有達到不退，才能實現自覺覺他的本願。所以《要解》以信願持名爲本經之宗。

(三)生　信

信字非常重要。經云：「信爲道元功德母。」開示我們，信乃是道之本元，一切功德之母。因爲從信才出生一切功德。又說：「佛法大海，信爲能入，智爲能度。」這就是說，必須先具信心，才能深入佛法之海。若無信心，縱然廣讀佛書，對於佛法也是難於入門的。又說：佛法如寶山，信爲手。所以必須有信心，

才能在寶山中取得寶物。我國淨宗祖師善導大師曾把信與疑做個對比。大師指出，不信則疑，疑如汚穢之物，不但自身汚穢，並使所沾之物亦同汚穢。例如糞便，本身很髒，清潔的食物如沾着糞便，則食物亦髒。故不信則疑，疑心十分有害。

信有六信：信自，信他，信因，信果，信事，信理。

(1)信自。《要解》說：「信我現前一念之心，本非肉團，亦非緣影。豎無初後，橫絕邊涯。終日隨緣，終日不變。十方虛空微塵國土，元我一念心中所現物。我雖昏迷倒惑，苟一念回心，決定得生自心本具極樂，更無疑慮，是名信自。」或疑佛法主張無我，怎麼說要信自呢？當知這個「自」字，不是那個有我相的自我，而是指離一切相的自性，也即是指本有的妙明眞心。所以《要解》開口便道此心本非肉團心，此心不是我們所說的心臟。現在科學已經證實，一個人心臟壞了，可移植另一人心臟來代替。如果我黃念祖的心臟已經切除了，換來一個張先生的肉心，那麼是我自己仍然活着，還是張先生復活了？當然是我黃念祖仍然活着。（正在目前整理稿件之際，科學界又有所進展，可改裝用塑料纖維同鋁

合金製成的心臟，人依舊還活着。）可見肉團心不是自己的心。

《要解》又說，我的自心，也不是緣影也。緣影心即第六識能攀緣的心。此心只是緣色、聲、香、味、觸五塵所生之影像，故名緣影心。爲說明自心不是緣影心，特引證《首楞嚴經》。此經乃經中之王。《首楞嚴經》明示此義。當年阿難多聞第一，能憶持十二部大經，但遇摩登伽之難，幾將破戒。幸蒙佛遣文殊大士率領大衆誦眞言前去救度，才能免難。此時阿難十分震動，哀切請佛開示。佛問阿難：「以何爲心？」阿難回答，佛方才問此心在內，在外，還是在中間等等，我用心來推尋。所以「即能推者，我將爲心。」阿難認爲自己這個能推想尋思的心，即是自心。佛當時訶斥阿難說：「咄！阿難，此非汝心。」「此是前塵虛妄相想，惑汝眞性。由汝無始至於今生，認賊爲子，失汝元常，故枉受輪轉。」佛直示阿難，你所謂的自心。那不是你的心，那只是外界五塵所引起的妄想。它迷惑你的眞性，這是妄心。它不但不是你自己，而且是你自己的敵人，它迷惑了你的眞性。那個是賊，可是你把害自己的賊人，認作自己的愛子，於是使你失掉本有的常住眞心，而冤枉地經受輪迴之苦。《楞嚴》這段開示十分切要。《楞嚴貫珠》

說此經講「見道」「修道」與「證道」。由「見道」才能「修道」，由「修道」才能「證道」，可知「見道」是關鍵性的第一步。「見道」的方便是顯眞心，而它的最初方便是破妄心。今《要解》亦復如是，向我們大喝一聲，說：緣影心不是自心。我們應深切體會信受。這樣的信心，是我們的根本。要認識當前這個能推能想、自以爲是的心，是賊，是它害了自己。於是不再信任它，叫它靠邊站，這才有希望恢復自己的眞心。下云「豎無初後」，豎字指時間，眞心在時間上既沒有開始，也沒有末後。沒有初後，即是沒有過去未來與現在，眞心常住，三際一如，本無生滅，何處有前後？在生滅心中則有念，有念就有生滅，一念生於前滅於後，便有前後。又現在科學界已經承認，過去是不可窮盡的。既不可窮盡，便找不到開頭，所以說是無始。並且未來也是不可窮盡的，便找不到終點，所以說是無終。再用一個圓圈來作比方，從某一點開始前進，最後又終止在這個起點之上。起點便是終點，沒有始終，也就沒有先後。世間的圓形只是一個極粗的比方，佛教所說的圓，更加不可思議，所以說「豎無初後」。橫指空間，我們的眞心遍滿一切處。「橫絕邊涯」，即是常說的橫遍十方。經云：「十方虛空生我心

中，如片雲點太清裏。」正顯眞心的廣大無邊。下邊說「終日隨緣，終日不變」。不變者，本人的眞如本性，亦即自性、眞心、佛性等等。雖然終日隨緣，輪迴在六道之中，可是自己常住眞心在聖不增、在凡不減。不增不減，所以說不變，不變二字，十分重要。

以上所說的眞心，凡夫在沒有開悟之前，是無法眞實理解的。在當前的情況下，只應仰信。想到這是大覺世尊金口所說，所以我們只應尊仰敬信，不可懷疑。諸佛出興於世，就是爲了這樣一件大事因緣，開示悟入佛之知見。人人本具妙明眞心，是佛的知見。以下再從引證一些經論來增加大家的信心。例如釋尊臘八日看見明星大徹大悟時，開口第一句便是「奇哉奇哉！一切衆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這就是說我們的本心，都具足佛的智慧功德。又如：《觀經》說：「是心作佛，是心是佛。」這就是說，當前這念一句阿彌陀佛之心，這心即是佛。這也是直指衆生之心本來是佛。念佛之心，當下即佛。又如楞嚴會上文殊大士讚歎觀音的耳根圓通，指出聞性的圓通常。我們透過文殊大士的寶貴開示，可以信知自性的圓通和眞常。首先說通：例如我們現在坐在佛殿裏，殿外的人物被牆隔斷，

我們看不見，但是外面現在鋸木的聲音，我們都聽得見，這就表示耳根能聞的性能，不被牆隔斷。能聞的本性，叫做聞性。聞性不被隔斷，說明聞性是通。其次說圓：聞性是圓。我們說自心圓含十方，就可先從聞性的圓來理解。經中，文殊大士說：「十方俱擊鼓，十處一時聞。」例如我們在嘈雜的劇場中，臺上臺下，前後左右，男女老少，種種音聲，我們能同時聽到，都能辨別，一一分明。不用回頭轉腦，不用撥動開關，調正方向，一時都聞、一切都聞。可見聞性圓含一切，於是可知自性亦然。再說常，我拍手一下，大家聽到聲音，再拍一下，又聽到聲音，拍時便有聲，不拍便無聲，聲音有生有滅，可是人的聞性沒有生滅。聲音滅時，聞性不滅，所以隨時拍手，隨時能聞。從聞性是常，可知自性眞常，不生不滅。從文殊大士指出的圓通常，我們可以進一步理解《要解》所說，我們本心圓通常，不是肉團心，也非緣影心，那都是生滅心，即是妄心。眞心常住，所以沒有初後；眞心圓含十方，所以沒有邊際。聞性，隨聲音之生，而聽到聲，即是隨緣；聲音滅而聞性不滅，即是不變。由於自性圓含十方，所以十方國土皆是自心中所現之物。我們目前雖因妄想執著，妄心作主，眞心未能顯現，故「昏迷倒

惑」。但我們若能「一念回心」，依佛教誨，背塵合覺，發菩提心，求生淨土，「決定得生自心本具極樂」。人們往生並不須跑向遠方，只是生在本人心中，所以決定能生。淨業行人於此應生決定信心，不可疑惑。這就是信自。信自，也即是信自佛。

(2)信他。信他即是信他佛。我們應當「信釋迦如來決無誑語；彌陀世尊決無虛願；六方諸佛廣長舌，決無二言。」首先要信我們的本師釋迦牟尼佛。釋尊是我們的導師，教導我們受五戒不能妄語，所以釋尊絕對不會說妄語。《金剛經》說：「如來是眞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佛所說的，都是眞實，都是如，沒有虛妄。我常說釋迦牟尼佛不要人一文錢，也不要人去投他一張選票。釋尊捨棄王位眷屬，雪山苦修，成佛後也只是沿門托缽，討飯爲生，這都爲的是什麼？還不只是爲了要救度我們！所以我們應該深信佛的教導。《阿彌陀經》是佛金口所說，佛說：「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名曰極樂。其土有佛，號阿彌陀，今現在說法。」這都是眞語實語。決定不會騙我們，而且淨土三經中的《無量壽經》與《觀經》，都有會中大衆，親見阿彌陀佛與極樂世界的記

載。這都是歷史事實，決不是神話故事。所以我們應當相信，既然相信，就應當依教奉行，「應當發願，願生彼國」。

二者，我們要信彌陀世尊決無虛願。阿彌陀佛是大願王，所發四十八大願，都已實現。大願的中心是第十八願，願文是「十方衆生，聞我名號，至心信樂，所有善根，心心回向，願生我國，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覺……。」這條大願也正是本經的綱宗，確指信願持名。若能聞名生信，而且是至心信受，至心指登峯造極的誠心。這表「信」。下面說「樂」，表歡喜。歡喜極樂國土，才會發願求佛。從「樂」字直到「願生我國」表「願」。以下「乃至十念」表「持名」。念佛當然念愈多愈好，但未能多念，乃至平時只修十念法以及臨命終時能念佛十聲，都可蒙佛接引，往生極樂。以下又說，如果有人能行如上的十念，而不能往生，就不成佛。現在經中說「阿彌陀佛成佛以來，於今十劫。」可見阿彌陀是已成之佛。其因中所發一切大願，決已全部圓滿成就，故決無虛願。我們信願持名，就必與彌陀大願相應，往生極樂。

三者，要信六方諸佛亦即十方一切諸佛。經中說「如是等恆河沙數諸佛，各

於其國，出廣長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說誠實言。汝等衆生當信是稱讚不可思議功德，一切諸佛所護念經。」經中說諸佛現廣長舌相，《要解》說世間常人若能三世不妄語，舌相薄而廣長，吐出時可以自覆其面。可是此經中諸佛爲讚淨土法門，所現廣長舌相，可以遍覆三千大千世界。所以現此希有妙相者，正是爲衆生生起決定信心。復用此不妄希有舌相「說誠實言」，令諸衆生，皆信諸佛所讚，純一眞實。諸佛毫無異語，所以說沒有二言。所讚者，「稱讚不可思議功德一切諸佛所護念經」正是本經原有的經題。可見此經是不可思議功德，爲一切諸佛之所護念。我們能遇這樣殊勝希有的不二妙法，實應當至心信受，不當疑惑。所以《要解》說我們應當「隨順諸佛眞實教誨，決心求生，更無疑惑，是名信他。」

六信中自和他是一對。兩者都能信，這是正信。一般說來，文化不高，閱讀經典不多的人，容易信他，而難於信自。若說自心是佛，便不敢承當，且認爲那是貢高我慢，又有人一聽唯心淨土，自性彌陀，便不敢信，認爲虛無縹緲，怕落空。這都是信心不深的表現。但若能眞實信他，老實念佛，仍能往生，只是往生

後的品位不高。另外一種，便是專談信自，不能信他。這多屬於文化較高，讀經較多，甚至是頗有研究的人，喜說自心是佛，但不信他佛。認爲念佛求往生，是心外覓法，是著相。於是輕視淨宗，不願求生淨土。當然也就錯過這個殊勝的方便法門，而難於在現在生中證不退轉。更有甚者，有人偏重自心是佛，本來是佛，本來成佛，於是就反對一切修德。殊不知修德有功，性德方顯。若論性德則一切蠢動念靈都本來是佛；倘無修德，又與那些蠢動之類有什麼分別？所以《要解》說：「偏重自佛，即是我見未忘；諱言他佛，卻成他見顛倒。」進言之，自他不二，才是圓融無礙之旨，佛法是無盡藏，切莫得少爲足。

(3)信因。因和果也是一對。因果問題很重要，一個人若眞深信了因果，就不同於普通人了。若眞信善因得善果，惡因得惡果，便知一切皆有前因，用不着貪求、計較、分別和營謀，便減少無窮的煩惱與過失。欲深知因果，必須明三世因果。三世即過去世、現在世、未來世。佛經說：「欲知過去因，現在受者是。欲知將來果，現在作者是。」現在我們都得人身，這是由於過去生中，曾種持五戒之類的善因。至於在座諸位，能來參加當前殊勝的「念佛七」道場，其中許多位

還是久修居士、出家大德、寺院長老，這都是過去多生的善因，不於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已於無量佛所種諸善根。這說明欲知過去所種的因，只看當前所受的果，就清楚了。至於將來的果呢？那只看現在所種的因。現在大家從發菩提心，打七念佛爲因，所得之果就是往生極樂，蓮池化生，證不退轉，都是阿鞞跋致，並且等同在兜率內院的彌勒大士。可見三世因果極爲重要。但世人對此很難生信。所幸當前國內外有識之士，重視了這個問題，做了大量的調查研究，發現許多能記憶前生的實例，並且已有用英文寫出的專題報導。至於我自己最近也聽到青海省會附近所出現的一件實例。該地村中有一個幼童在初能說話後，即向父母說，我不是你們的孩子，我父是××，我母是××，我名××，我村是××××。於是這一奇聞立即傳播出去。所巧者這幼童所說其前生父母，離開他的家只十幾個村。聽到後即去訪問，相見之下，證實無誤。孩子認識來者正是前世父母，父母證明童子即是已故愛子。於是這一幼童就有了兩套父母。這一事實很能說明問題。更有趣的是：上海某居士（電機工程師）最近親自在各地調查，在我國西南發現了另一實例，與上述者如出一轍。

至於人死如燈滅之說，看來要站不住脚了。大科學家們，已有了新的體會，例如大科學家薛定鄂，是量子力學的權威，近來研究生命科學，薛氏說：「我在母胎時，並不是我生命的開始，我是依照了過去的藍圖，而出現我的生命。我的死亡，也並非我生命的結束。」薛氏之說生前已有藍圖，死後生命並不結束，恰恰否定了人死燈滅之俗論。至於「藍圖」等，則相似於我教所說阿賴耶識，即第八識。此識含藏一切種子，我們的現在世與將來世都決定於此識中的種子。所以我常說佛教是極科學的。我是學自然科學的，我了解科學，我敢這樣說。

因果不虛，欲免惡果，必須不造惡因。欲求善果，務要先種善因。故云「菩薩畏因」，先從因上努力。衆生顚倒，不明因果之理，例如惡徒行凶，當宣布立即槍決時，嚇得雙腿都軟了，這就叫衆生畏果。遇到惡果，便害怕了。他如知道畏因，便不至於行凶作惡，肆無忌憚，當然也就避免死刑的惡果。

在信因之中，最殊勝之因，莫過於《要解》所說：「深信散亂持名猶爲成佛種子，況一心不亂，安得不生淨土？」散亂心中念佛，都會成了成佛的種子。例如經典中說，佛在世時有一老人來求出家，舍利弗用慧眼觀察，看出老人八萬劫以

來，未種善因，不准出家。老人大哭，佛聽到後，叫舍利弗准他出家。因此老人在八萬劫前是一樵夫，一次在山中打柴遇虎，逃避上樹。虎過後，放心了，念了一聲「南無佛」。此一老人在八萬劫前，在驚亂中念了一聲佛，八萬劫後，憑此善因，遇佛出家，後證阿羅漢果。又如《法華經》說：「若人散亂心，入於塔廟中，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由上可見，散亂之心，稱佛名號，尚有這樣殊勝功德，何況一心念佛，能念到一心不亂的境界，焉有不能往生之理？信願持名是往生的親因，從此妙因必得往生的妙果。正果老法師在起香日開示大衆「尅期取證」，可見這個道場不是通常地隨喜結緣，而是要在這七天之內達到一心不亂。念佛達到一心不亂就決定往生。曾有人問蕅益大師說：「人若在念佛七日念得一心不亂之後，又造惡業，仍能往生否？」大師答得好，大師說：「果得一心不亂之人，更無起惑造業之事。」我現在做個比喻，例如燒開水，水燒開後，便已消毒，可以放心飲用。縱然放涼了，也是涼開水，依然可以食用。反之，這一壺水，今天放在爐上，燒五分鐘，拿下來放涼，明天又放在爐上燒五分鐘。這樣燒一百年，始終不能當開水用。大家蒸飯，也是同樣道理，要一口氣成功，免成

夾生飯。我們用功，也正是這個道理。現在的道場就是希望在這幾天之內把水燒開，這就是尅期取證。經中所說的一日，是指廿四小時。所以在道場內要一心念佛，出道場回到家中仍應一心念佛。不要回家就看電視等，心就亂了。家務盡量安排好，可以在七日之內，下至只是一日，專心持念。我們現在所念這本《阿彌陀經》是姚秦時代羅什大師所譯，要求念到一心不亂，唐玄奘大師所譯此經中則把這一心不亂譯爲「繫念不亂」，兩譯合參，便知羅什大師的「一心」相當於玄奘大師的「繫念」，就是說一心是指專心持念，心不散亂。不是指事一心與理一心。因事一心則消除了見思二惑，理一心則可破無明，都是甚深境界。現在合參兩譯，知道一心同於繫念，所以我們眞實發心，老實念佛，綿綿密密，精進不已，以此爲因，必得往生極樂的妙果。至於現在達到一心不亂也是可能的，往生時品位就更高了。

(4)信果。《要解》說：「深信淨土諸善聚會，皆從念佛三昧得生。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亦如影必隨形，響必應聲，決無虛棄。是名信果。」可見，信果就是要信從念佛之因，得往生之果。深信極樂淨土中「諸上善人，俱會一處。」

都是由於念佛念到一心不亂，入念佛三昧而往生極樂世界的。諸大菩薩亦復如是。例如此界最尊的普賢文殊兩大菩薩，乃釋尊的脇侍。在《普賢行願品》中，普賢發願偈爲：

願我臨欲命終時，盡除一切諸障礙，
面見彼佛阿彌陀，即得往生安樂刹。

再看《文殊發願經》，文殊發願偈爲：

願我命終時，盡除諸障礙。
面見阿彌陀，往生安樂刹。

以上兩偈實質全同，五言偈即從七言偈精練而成。又《文殊說般若經》說：「繫心一佛，專稱名字，隨佛方所，端身正向，能於一佛念念相續，即是念中能見過去現在諸佛。」可見念佛功德難思。上至文殊普賢諸大菩薩，悉皆念佛求生極樂國土，諸上善人下至一切人民，皆因念佛而得往生。皆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又如自身之影，必隨自身；空谷回音，必應於響。從因得果，果不離因。念佛之功，功不唐捐。往生之願，決不虛發。能這樣信，名爲信果。

(5)信事。事與理是一對。事是事相，理是本體。事相就是事物與有形無形種種諸相。眼前所見，幡幢香燈，男女老少，以及大地山河，日月星辰，飛禽走獸，鱗介爬行，六道輪轉，生生死死，萬事萬物，都是事相。對於所有這些事相，若問它們究竟以什麼爲本體呢？從科學上說，宇宙萬物推其本源，不過是由一百多種原子所組成。這一百多種原子，它的本質呢？只是電子、質子和中子。世間萬物只是由這三種「子」，若多若少配搭而成。若更問這三種子是什麼呢？當然小中還有更小，這是不可窮盡的。但我們可以這樣說，這些「子」都有二重性，即顆粒性與波動性。所謂「顆粒」者，只是能量在其場中某處的集中。因此可以說一切都是能量與波動。例如空中的電磁波，俗稱無線電波。波即是波動。可見從事相上看到萬象森羅，若論本質，只是能量與動相。若從佛法來說，那就深入了。例如當前我這個人，是個白髮的老頭，再過些年送到八寶山一燒便沒有了，這是事相。若論本體，我的本性與佛相等，本來沒有生滅。這裏所說的本體，即是理。理不是指道理，道理是知解，是人腦的產物，是有生滅的。可見用凡夫妄想的心，是不能眞實明白經中事事無礙的妙理。本經是小本《華嚴》，所顯

示的，正是事事無礙的不可思議的境界。想要明白，那只有眞實發起大乘心，亦即菩提心，此心正是大悲大願大智的結合，才有希望。目前若未能深懂也很自然。當年佛說《華嚴》時，大神通如目犍連，大智慧像舍利弗，都如聾如盲，不能明白。現在我們聽了，有些不懂也就不用着急。好在這些妙理「一歷耳根，永爲道種」。我們的阿賴耶識，像錄音機，都已記錄無失，成爲種子。

《要解》說：「信事者，深信只今現前一念不可盡故，依心所現十方世界亦不可盡。實有極樂國，在十萬億土外，最極清淨莊嚴。」事與理相對，境與心相對。心即是理，境即是事。前已闡明此心含容十分，此心不可窮盡。所以從此心所現的境，也不可窮盡。現代科學家已承認宇宙之大不可窮盡，地球是太陽系的一員，太陽系是銀河系的一員，銀河系也還是圍繞一個中心而在旋轉，所以必有更大與更大更大不可窮盡之天體。可見宇宙之大不可窮盡。科學家這一新認識，在佛經中早已說到。並且依佛教說，這不可窮盡的世界，都不在自心之外。因之，十萬億佛國之外的極樂世界當然不在心外。極樂世界是實有，經中說「有世界名曰極樂，其土有佛，號阿彌陀」。這兩個「有」字，至關切要。極樂是有，

並是眞實的有。不同於眼前這個世界，目前雖有，而將來必然會壞和空。天文學家現已證實，有的星球已經衰老，有的正在變壞，有的正在崩潰。又有新的星球很年輕或剛剛出生。隕石的降臨正表明某個星球崩潰了。此世界在賢劫千佛都出世以後，也將從壞而空。將來又從空而成，由成而住。成、住、壞、空循環不已。但極樂世界「建立常然，無衰無變」。最極清淨莊嚴，超逾十方一切世界。

《要解》還說，經中所說都是眞語、實語，所以不同於莊生寓言。莊生即我國周代的莊周，他好爲寓言，虛構一些內容，來寄托自己的本意。例如他說有個人名叫混沌，生下來沒有七竅。有人憐憫他，便給他鑿開這些竅，等七竅鑿出後，混沌死了。這就是寓言。實在沒有混沌這個人，借他表示天地未分以前的不識不知。等知識多了，便是七竅有而混沌死。現在經中說極樂世界，這是眞實有，不是寓言。我常說你如認爲這個世界有，那極樂世界當然是有，並且是更堅固的有。以上說明信事。

(6)信理。理即是眞心、實相，亦即全法界。法界即是一切衆生身心的本體。《要解》說：「信理者，深信十萬億土，實不出我今現前介爾一念心外。以吾現前

一念心性，實無外故。」介爾乃微小之意。我們當前這一念心性，雖然微小，但它本體等同法界。所以極樂世界不在我這一念心性之外，這方面前已說明，不再重複。

下說：「又深信西方依正主伴，皆吾現前一念心中所現影。」「依」是依報，黃金爲地、七寶樓臺、八功德水是極樂的依報。依報屬於器世間。「正」指正報，表有情世間。阿彌陀佛、觀世音、大勢至、文殊、普賢、諸上善人等，是極樂的正報。「主」指教主阿彌陀佛；彼土一切聖賢天人即是「伴」。極樂世界的依報正報、教主以及侶伴種種事相，皆是理體（即我微小的一念心性）所現之影。心性如明鏡，極樂依正主伴如鏡中所現之影。且能現影者，是我理體。故所現之影，不離鏡體。能現所現，純是眞心，影雖多種，同爲實相。

以下四句說「全事即理，全妄即眞，全修即性，全他即自。」這四句表理事無礙法界。《要解》這一小段，具有《華嚴》所說的四種法界。一念心性是理體，所以文中的「一念」，表理法界。西方的依正是事，表事法界。現在這四句中，第一句就是「全事即理」，事就是理，彼此不相妨礙，故表理事無礙法界。凡夫看

來，事理是對立的。若論理，則平等不二，同一體性；若論事，則萬象森羅，千差萬別。於是誤以理爲空，事爲有，空有對立，事理隔絕，於是便有礙了。殊不知理事相即，本來無礙。這四句下面「我心遍故，佛心亦遍，一切衆生心性亦遍。」等三句表事事無礙法界，奧妙精深，乃《華嚴》所獨有。理法界，事法界，理事無礙法界，事事無礙法界，稱爲四法界。

爲什麼可以說「全事即理」呢？道理很深，不是凡夫的情見所能推測。所以需要通過譬喻，來做一點粗淺的說明。先可用金子的器皿來做譬喻，例如在故宮珍寶館中，我們可以看到金塔、金佛、金盆、金碗等等，金代表本體，代表理，塔等就是事相。這樣說也只是打個極粗淺的比方，若論實際，金子也是事相。世間沒有一樣東西，可以用來譬喻理體。正如南岳讓禪師的話「說似一物即不中」。現在只是勉强利用金來表示理體，便於理解。可見佛法微妙，不是世間一切事物，所能比類。我們現在因爲塔佛盆碗等物的本體都是金，所以說金是理，塔等是事。例如金面盆，這個面盆全體都是金子，也就是說整個面盆是金，金是理，面盆是事，所以說「全事即理」。再進一步看，事有生滅，金盆放在熔爐裏

便熔化了。面盆沒有了，即是滅了。金子如舊，並不是新生。這就表明事相有生滅，本體無生滅。面盆全體是金，表「全事即理」。金子熔成面盆，表理體成事。理事交徹，彼此無礙。又事相是有差別的，塔佛盆碗，種種不同是差別。理體則是無差別的。塔佛盆碗的本體全是金，金無差別表示理無差別。有差別與無差別是一對矛盾，凡夫認爲是對立的，也即是有礙的。可是利用金與器的譬喻，我們從現象說塔佛盆碗都不同，從本質說，塔佛盆碗都一樣。於是有差別與無差別同時成立，這就是無礙。

再可以打個譬喻，如水與波。潭澄無風，則水中能現月影，風吹水動，水面生波，水中便不現月影。水代表本體，波即是事相。波有大小，小如皺紋，大如山岳，波小時可以載舟，波大時可以翻船。波有千差，水只一體。若問波是什麼？波全部是水，所以說全事即理。再者自心是理，萬象是物，事即是理，物即是心。所以佛教中，心物是不二的。（當前亞原子時代的歐美科學家們對於心與物，也正在螺旋上升爲一元論。）

至於「全妄即眞」呢？妄者虛妄，指妄心、妄想，從妄想而出現種種妄境。

眞者眞實，指眞心和眞如。爲什麼說妄即是眞？這又有一個譬喻。例如水與冰。水表眞如，冰表虛妄。冰是從水凍結而成的，表示妄也是依眞而起。水可任意倒入種種形狀的器皿，都相適應，毫無妨礙。一旦成冰就不行了，就處處有礙。冰與水有什麼分別？冰只是多了一點寒氣，凝凍成冰了。消除了寒氣，冰仍舊是水，可見妄即是眞，本來不二。

「全修即性」者，修指修行，性指自性；又修指修德，性指性德。本來是佛，這是性德，乃自性本具之德，亦即《觀經》的「是心是佛」。但修德有功，性德方顯，所以《觀經》又說「是心作佛」。《觀經》這八個字，應一氣讀，不宜分割。既然「作佛」，便是修。但「作佛」之心，本來是佛，即是性，所以說性修不二。再者修德屬於始覺智。凡夫是不覺，修行人發菩提心自覺覺他，這是始覺。始覺若合本覺，便趨向究竟覺，性德是本覺理，修德是始覺智。這裏又有一個譬喻。理如鏡，智如鏡上所生之光。鏡光生於鏡體，智光正是生於理體。但以本心之鏡，久被無明垢染遮掩，故應修持，使鏡重光。但鏡光即是鏡，並非他物。故始覺智即本覺理，所以說「全修即性」。

第四句是「全他即自」。自指自性，他指佛與衆生，包括一切器世間與有情世間。一切世界的正報與依報都是他，前已說明也都是我自心所現。所以說全他即自。《華嚴》說：「心佛衆生，三無差別。」所以自他不二。

以上這四句表理事無礙法界。大乘經典均有同樣開示。例如《金剛經》說：「所有一切衆生之類……，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衆生，實無衆生得滅度者。」終日度生是事，終日無度是理。度而無度，無度而度，故理事無礙。暑期中五臺山通願法師開示佛學院一學僧說：「無衆生」，也正是這個道理。從事相看，衆生如波，有生滅。若透過現象看本質，只是水，並沒有波，所以說沒有衆生。

此外「我心遍故，佛心亦遍，一切衆生心性亦遍。」顯事事無礙法界，其理更深。當年華嚴會上大阿羅漢亦不能明白。事事無礙，指事相與事相，稱性融通，亦皆彼此無礙。一事與多事也彼此無礙。一多相即，大小互容，重重無盡。多中含一，一中含多，這就叫一多無礙。這都十分難懂。例如說全體包括局部，這毫無疑問，但如說局部包含全體，大家便不能理解了。因爲這是凡夫的情見所

不能接受的，所以還要作個譬喻，再以波同水爲例：波是事，水代表理。多波攝每一個波，這是常情，現在加上一句，每一個波攝多波，這就費解。其道理就在一個波的本體是水。此水包攝一切波，於是這一波就含有多波了。這就是一多無礙的淺說。《要解》又以燈光爲喻說：「譬如一室千燈，光光互遍，重重交攝，不相妨礙。」就像現在我們這佛殿之內，懸掛了許多盞電燈，佛前還供着明燭，所有這些發光之物，所發的光都遍照全室，這也就像佛的心、衆生的心、諸位的心、我的心都遍滿全法界。彼此沒有妨礙，所以說心佛衆生，三無差別。並且室內千燈之光，每一燈光遍入於一切燈光，每一燈光含攝一切燈光。一遍於多，多遍於一。多中攝一，一中攝多，互相遍滿，重重攝入。相融無礙，不可思議。這就是《華嚴》十玄門中一多無礙法門的淺說。至於一中有多，也即是局部包括全體，還可以最新的科學成就來證明。用激光技術拍成的立體照像也稱全息照像，拍照出的影像是立體的。如給我黃念祖拍照，所顯出的便不是平面的影片，而是如塑像一樣的立體像，我們將看到就如同眞人的黃念祖在這裏。這個底片，如被打碎，只須取出其中一個小小的碎片，底片是全體，碎片是局部。可是碎片仍然

可以放出完整的黃念祖，只是形象稍小一點。可見局部中仍然包括了全體中的一切信息，這就是一中有多的科學證明。

以上所說的內容這樣難信，我們信它有什麼好處嗎？這就因爲具足六信，才是眞信。眞信的功德是不可思議的，蓮宗十祖截流大師《勸發眞信文》說：「苟無眞信，雖念佛持齋放生修福，只是世間善人，報生善處受樂。」這就是說沒有眞信，縱然念佛修善，但不能往生極樂，下世可生善處享樂。大師接着說：「當受樂，即造業，既造業已必墮苦。正眼觀之，較他闡提旃陀羅輩，僅差一步耳！」旃陀羅指以屠殺爲業之惡人，闡提乃斷善根無信之人。大師此說發人深省。苟無正信，縱然修善，則來世享福，在享福時必定造業，既造惡業，必受惡報。所以說，用正眼看來，沒有眞信而念佛修善之人，比闡提與旃陀羅的受報，只是在時間上稍緩一步而已。可見眞信萬分重要。

那什麼是眞信呢？大師說：①信我與彌陀，覺性無二，我雖昏迷，覺性未失，一念回光，便同本得。②信性雖無二，位乃天淵，佛是究竟佛，我則隨業流轉。③信我是彌陀心內衆生，佛是我心內之佛。憶佛念佛，必定見佛，這就是說

我與彌陀水乳交融。例如在牛奶中加一些水，於水中有乳，乳中有水，互融互攝，無毫釐許間隔。所以我們念佛，自然感應道交，如磁石吸鐵。

截流大師的眞信，與《要解》的六信是一致的。其中都有事有理，並且是理事圓融。現有許多人，有的肯信事而不肯信理。又有人重理，而不肯信事，看不起念佛法門，認爲是愚夫愚婦所修的法。以上這兩類人中，後者的病更重。蓮池大師說：「迷理執事，不虛入品之功。」這就是說，有人雖不信理，但能信極樂是實有，相信念佛可以往生，於是懇切發願，老實念佛，也可以往生，所以說「不虛入品之功」。只是品位不會高而已。反之，如果只是執理而不信事，自身於理雖生淺信，但自心並未開悟。於是就廢除了修持，不肯念佛，不願求生淨土。蓮池大師批評這類的人說：「執理廢事，反受落空之禍。」此處爲什麼用一個「禍」字？這正如永嘉大師《證道歌》所說：「豁達空，撥因果，莽莽蕩蕩招災禍。」執理不信事的人，談玄說妙，自認高明，埋頭研究，不去修持，一無所得，甚至撥無因果，故反而不如僅能信事的人。

對於《要解》所說六信，能生實信，必生殊勝功德。能信因果，便自然止惡修

善，勤修戒定慧，息滅貪瞋癡。再能信他，信本師釋尊的教誨，阿彌陀佛的大願，六方佛的證明，於是自然就能信事。信經中的兩個「有」字，西方有極樂世界，有阿彌陀佛。於是發願求生，老實念佛。這樣於六信中生起了四信，就必能往生了。進一步如能六信具足，其功德更是殊勝，決定往生並品位甚高。信願持名，不但是臨終往生，若人根器猛利，修持精進，於現生就有不可思議感應。晉代有一窮苦的人，生活困難，起厭離心，乃專誠念佛七日，感阿彌陀佛現身說法，當下悟無生法忍，號覺明菩薩。《觀經》中，韋提希夫人，只是在家婦女，聞經見佛，也獲無生法忍。可見這個方便法門，普被三根，上至文殊、普賢也不屈材，下到五逆十惡，亦可念佛往生。上智下愚，悉蒙法益，這是希有之事。又例如有醫生能醫不治之症，當然是良醫。五逆十惡就相當病入膏肓的病人，而持名法門仍可救度，可見阿彌陀是大醫王；可見淨土法門能度下根，甚至惡逆，正是它的殊勝希有之處，焉能因它能度下愚而輕視之？

或有人說，在科學昌明的今天，你們還在念佛是不是搞迷信呢？不是的，信佛不是迷信。科學愈昌明，佛教也愈昌明，前幾天《北京科技報》刊登一段報導，

題目是「西方科學家的東方哲學熱」，介紹西方科學家們正在熱烈研究東方的《老子》、婆羅門教與佛教。前幾年科學畫報發表一篇短文，題目是「科學思想的無價之寶」，內中介紹研究高能物理以及生命科學等等科學界的第一流人物中，許多人把佛教思想看爲寶物。又如《現代物理學與東方神秘主義》一書，（根據F卡普拉的《物理學之道》編譯，原著是英文。）其中說到：「現代物理學的概念，與東方宗教哲學所表現出來的思想，具有驚人的平行之處。」「平行之處」指兩者極爲相似。可見我們不是迷信，一點也不落後。我們應當堅定信念，積極貢獻力量，發出佛教的光輝，來促進中國的現代化和世界文化的飛躍，並爲衆生謀求徹底究竟的眞實之利。

(四)發　願

信願持名爲宗，底下談願。願就是「厭離娑婆，欣求極樂。」對於娑婆世界我們毫無貪戀，願意出離，一心所嚮往的只是極樂世界，這就叫作願。願很重要，所以說金剛非堅，願力爲堅。金剛石的硬度最高，可以磨毀寶石玻璃、瓷器

等，但金剛仍不算最堅，唯有願力是最堅的。《普賢行願品》說：人們臨終時，一切諸根都敗壞了，一切辦法都沒有了，只是這個願王不相捨離。可見願的重要。願是鎧甲，當我們要出生死、要同生死敵人作一決戰的時候，什麼是我們護身的鎧甲？就是願。蕅益大師指出，往生關鍵，就是信願。大師說能不能往生，就看你有沒有信願；至於品位高低，那在於念佛的深淺。可見往生關鍵是正信切願。有了正信，有了切願，乃至十念都可以往生。所以《要解》說：「得生與否，全由信願之有無。」《要解》復說：「若信願堅固，則臨終十念、一念，亦決得生。」信願要是堅固了，你臨終能十念，那怕只是一念也能往生。《寶王三昧論》說，臨終一念也可以往生。反過來說，若無信願怎麼樣呢？《要解》說：「若無信願，縱將名號持至風吹不入，雨打不濕，如銅牆鐵壁相似，亦無得生之理；修淨業者，不可不知也。」由上可知我們若不先去解決「信願」這個往生的關鍵，不在這關鍵問題下功夫，只是肯念，於是在缺一不可的信願行三資糧中，你缺了二個。如同三條腿的香爐，只剩下一條腿，能有一條腿的香爐嗎？所以說念得「風吹不入，雨打不濕」，如銅牆鐵壁一樣，也沒有得生的理。可見花時間來研究信願是

十分必要的，因爲這是往生的關鍵。

願的內容很直截，即厭離娑婆，欣求極樂。蕅益大師說：「娑婆即自心所感之穢，而自心穢，理應厭離。」娑婆的髒穢，正是我們自心所感召的。既然是自心所感的那麼就好辦了！都是我自己生出來的，現在我不要它了，豈不是很容易！《要解》又說：「極樂即自心所感之淨，而自心淨，理應欣求。」極樂也即我心本來所感的，心淨則土淨。我自心本淨，所以我理當欣求淨土。如經典中說，釋迦牟尼佛在世的時候，有人問佛，其他佛國那麼清淨，釋迦牟尼佛你這個國土爲什麼不清淨啊？釋迦牟尼佛就以足趾按地一下，這個世界頓時清淨，與極樂世界等等國土同樣清淨莊嚴，沒有分別。可見此土何嘗不淨，只是因爲我們的自心不淨而已。再有一個問題，就是說十方都有淨土，此土也是淨土，爲什麼釋尊獨勸我們往生極樂世界呢？這就顯示出阿彌陀佛大願王超勝獨異的特點。十方與此界都有淨土，但是不容易生。例如考大學，各校的錄取標準不同。這個暑假有人考首都醫科大學考了四百五十分沒考上，可是四百五十分考其它大學就都可以考取了。那首都醫大要求四百九十分，它的錄取分數高。又如《藥師經》中說，若人

念藥師佛名號或《藥師經》，藥師如來在這些人臨終時，派八大菩薩護送往生極樂世界。這也是要求的分數高，往生藥師佛國土是不容易的。諸方淨土若不是斷了見惑思惑生不了，甚至需要在破無明後方能往生。但是阿彌陀佛那裏，投考者能有一百五十分就都要，當然交白卷是不行的。一個學生考一百五十分，一般都能達得到。但是一旦考進這個學校，便沒有降班，沒有開除，保證個個是博士，是大科學家。都大成功，保險你成功。這就是說個個成佛啊！所以阿彌陀佛是大願王，他招收極廣，教育極精，凡有來者，必定成功。所以這個學校我們要去。

再者，厭離娑婆的厭字很重要。有些修行人，未能出苦，就是由於還沒生眞的厭離心，對於這個世界的苦、空、無常、無我認識不深。首先談苦。人生有種種苦。常說八苦交煎。這八苦即是生、老、病、死、怨憎會、愛別離、求不得、五陰熾盛苦。現在先談生苦。人在做胎兒時，在母腹之中，受寒、受熱、受壓、受擠，暗無天日，不能自在。分娩時如山夾體，倒立而下，十分痛苦。這是粗提一下生苦。至於年老，耳聾眼花、背曲腿僵、牙齒脫落、行步艱難、腰酸背痛，渾身是病，也是很苦。例如我岳父在他九十多歲時，他住在醫院裏，渾身是說不

出的難過。醫院的院長說你身體的難過，只有你這樣高壽的人，才能享受，因爲別人活不到這個歲數。這說明老苦很重，並且是愈老愈苦。至於病苦，一般都有體會，現在不提。再有死苦，死苦如活牛剝皮，生龜脫殼，像風刀解體，這個苦很是可怕，更可怕的這個死不是只死一回，而是生生死死沒有盡期的。其餘那就是怨憎會苦。自己碰到的人，總是常常給自己找麻煩，越是可怨可憎的人偏偏會合在一塊了，這就叫怨憎會。愛別離苦，那就是跟談得來的，有感情的，彼此相愛的人。偏偏要分離，生離死別，也是苦不可言。再則求不得苦，人人有個求不得苦。你要求的，就是沒有；自己最希求的，偏偏求不到。末後是五陰熾盛苦。色受想行識，這是五陰。這五樣東西，把你纏縛了，使你不能出離。此土是八苦交煎，還有什麼可留戀的，故應厭離。

其次談空。一切有爲法都是如夢、如幻、如泡、如影，都是虛妄，轉眼成空，一切都不眞實。例如肥皂泡，五顏六色，光彩奪目，但一轉眼就破滅了。第三，是無常。佛在世時曾問弟子：人命有多長？一個人說人命在旦夕之間，佛搖頭說：你不懂得。第二個人說在飯食間，吃一頓飯的時候就能沒有命了。佛還搖

頭說：你也不知「道」。又一個回答說：人命在呼吸間。這口氣出了，下口氣進不進不知道。佛說：你知「道」了。可見人生眞是無常。今天雖好，明天怎麼樣很難說呀！第四，是無我。哪裏有眞實的「我」？只是一個肥皂泡。可是世人處處愛這個「我」。貪著錢財，有了財，自己就可以受用。貪色，就爲了快樂。貪名可以榮耀，貪吃就可以享口福養身體，貪睡爲了安逸。可是他不知道，自身只是個肥皂泡。任你怎麼去愛護它，也是保不住的。以下我再補充一點厭離的理由，就是這個世界退緣太多，生命太短了。佛法是如此之深，如同大海。可是學習的時機，即我們的壽命，又是這麼的短，難過百年。所以很難啊！並且處處是退緣。逆境叫你退，還容易克服。最麻煩是順境來了，這個順境纏縛人啊！因此叫進一退九。

《要解》續說：「厭穢須捨至究竟，方無可捨。欣淨須取至究竟，方無可取。故《妙宗鈔》云：取捨若極，與不取捨。亦非異轍。」也即是說厭捨這個穢土，需要捨到究竟徹底，捨到沒有再可捨之時爲止。你欣慕淨土，也要取得徹底，到沒有再可取之時爲止。宋朝四明尊者，爲《觀經》作了一個注解叫做《妙宗鈔》。在鈔

中提出這麼一個問題，有人問：至理是不垢不淨，無取無捨，你還要捨幹什麼？《妙宗鈔》回答得非常好，他說：「取捨若極，與不取捨，亦非異轍。」（轍指車轍。古代都是大車，車在土路壓出兩條轍。）也就是說：你取捨得登峯造極了，就同「不取不捨」不是兩樣。這話很難懂。圓瑛老法師有個解釋，他說你若橫超三界，永離諸苦，再也不用捨了，方叫捨至究竟。什麼叫取至究竟呢？若求生極樂，到了直上蓮臺，永受諸樂，才叫做「方無可取」。由於經論中的言句，往往有無量義，所以我從另一方面補充一點拙見。我認爲一個取捨到極點的人念佛，與那個不取不捨的人念佛是平等的。一個人若捨到極點，對於娑婆世界一點也不留戀，一心所嚮往的只是極樂世界。在念的時候，就只是一句阿彌陀佛，自然不會再打閑岔。只剩下一條心，只是在念佛，這就同那「不取不捨」的人在念佛是一樣了。再看蓮池大師的《疏鈔》說：「至心念阿彌陀佛一聲，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良由正指理一心故。」《疏鈔》解釋《觀經》中五逆十惡之人臨終念佛，每念一聲，可以除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五逆是殺父、殺母、殺阿羅漢、出佛身血、破和合僧的罪人。這種人臨終念十句，每念一句能消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而且能

往生淨土，其原因就在於這時念佛達到了理一心。入了理一心，就是入了實相。所以出生上述的不可思議功德。惡逆的人不信地獄天堂，認爲是騙人的。可是他臨終的時候，《觀經》中說「地獄衆火一時俱至」，他看見了地獄了，那裏煎炸活人同炸餅一樣。他一看自己就要進油鍋，他不敢當這油餅呀！他是眞的看見了，他就怕了。這個油鍋可眞不能去呀！我得出離呀！這時他的厭離之心達到極點。可是怎麼能救我呢？當聽到念佛可生極樂世界，就永可免除生死之苦了，這個惡人若是聞而能信，必然一心求救。取也取到了極點。他這樣念阿彌陀佛就與理一心的念佛相同了。以上都是說明取捨到了極點同不取不捨平等平等，不是兩轍。所以許多老年人，不多求學問，一心求生，老實念佛，倒能成功。因爲他們暗合道妙。所謂暗合，就是說不用懂多少玄妙的道理，只是信願持名就這麼念。不知不覺就同不取不捨，同理一心平等了。不知不覺自然契合了眞如實相。所以這是暗合道妙，巧入無生。行者雖不懂玄妙的道理，但能信願持名，不知不覺就暗合實相了。阿彌陀佛的大慈大悲就在這裏。

以上說明了，取捨達到極點，便與不取不捨相等。現在從反面來看。《要解》

說：「設不從事取捨，但尚不取不捨，即執理廢事。既廢於事，理亦不圓。」這就是說如果放棄了一切取捨，放棄了一切修證，只要不取不捨。於是這就是執著了理，廢棄了事。這就等於在「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中，只要「是心是佛」，而不要「是心作佛」。佛的話，你只承認了一半「是心是佛」。這是理，這是性德。你死守住這個理，但對於「是心作佛」呢？這是修德，則不要了。這就是執理廢事，佛說的話被你砍掉了一半。你既然廢了事，把佛的話砍掉了一半，你所執的這個「理」，就不可能是圓滿圓融的理。同時你認爲已明白的這個「理」，也沒有眞明白。實際上，理事不二，本來不是對立的。所以《要解》說：「若達全事即理，則取亦即理，捨亦即理，一取一捨無非法界。」如果能夠通達信受前面說過的「全事即理」的道理，那麼你取，取也是合於理體，合於眞如，合於實相，合於第一義諦的；你捨，捨也是合於理，合於第一義諦，合於眞如實相。一取一捨都是般若的大用，於是就縱橫自在，取捨自如了。所以捨穢土你只管捨，求生淨土，你只管求，都即是眞如實相，即是第一義諦。所以說「一取一捨無非法界」。蓮宗祖師道綽大師曾說：「若始學者，未能破相，但能依相專至，無不

往生，不須疑也。」這即是說你還未能破相，那你就先別管着相不着相。只是專心去念佛，決定往生。所以第一步你先不要求離相，你就是深信切願老實念佛。你就這麼念，你就往生。這是大祖師的話，所以就是這麼直截了當。

發願往生淨土，就不能脚踩兩隻船。若是又留戀世間，又想去極樂世界，這個願就不眞實了。所以要往生，就必須具有正信和眞實的願。六信裏面，我們開始可先信一兩樣。首先應信因果。如能信事信他，就會發願。發願之後就會持名念佛。我們通過實踐就更能增加信心，從信事信他可慢慢發展爲信理信自。信心一深你的願就切了，願切了你就念的更專誠了。信願如果眞有了，乃至十念，決定得生。得生與否全由信願之有無，所以我們要在信願上多用心。

(五)持　名

願能導行，既有信願必然引起持名妙行。《要解》讚歎持名功德說：「言執持名號一心不亂者，名以召德，德不可思議故，名號亦不可思議。名號不可思議故，使散稱爲佛種，執持登不退也。」持名是橫出三界的妙行。別的修行是難行

道，持名是易行道。這是什麼道理呢？因爲「名以召德」。這個名字，就給你招來了萬德。阿彌陀佛名號，稱爲萬德洪名，由於這是萬德莊嚴所成就的佛名。萬德不圓滿，怎麼能成佛？既成了佛，名叫阿彌陀佛。這個阿彌陀佛名號乃是萬德所成的。如蜜蜂採集了多種鮮花，釀成了蜜，我們吃的是蜜，不要直截吃花粉。我們念佛，同於吃蜜。這是佛採百花之精而成的蜜，我們食蜜即是吃了百花之精。佛的名號就是蜜，這是萬德莊嚴圓滿的果實。佛成了佛了，成就了名號，所以這個名號就具有萬德。你念這個名字，就招來名號中的萬德。如果還不容易體會，請再聽幾個譬喻。例如人們修房子，房上有了師傅，你作他的助手，師傅說我要灰，你就把灰給他拿上去了，要瓦刀，就把瓦刀拿上去，要鄒頭把鄒頭拿上去。師傅說的都是名字，但依靠名字他就招來所要的物品。說灰就招來灰，說瓦刀就招來瓦刀。所以你念阿彌陀佛就招來阿彌陀佛的無量光壽無量功德，這個名字就這麼重要。再有道綽大師《安樂集》中舉兩個例子。他說人要是被狗咬傷了，有個治法。把虎骨弄熱，然後按在被咬的地方按摩，就能治好。但是在得不到虎骨時，就可把自己的手弄熱，按在被狗咬的地方，嘴裏念老虎來了，老虎來

了，也能治好。這不就是名字的作用嗎？底下還有道綽大師親自實踐過的例子。扭傷了脚可用木瓜弄熱之後揉脚。如無木瓜，就口念木瓜，道綽大師本人脚傷就是這樣治好的。把手弄的很熱，按在傷處揉，嘴裏念「木瓜」「木瓜」，眞的好了。這就說明了名字能起實際作用，即是「名以召德」。由於佛的功德不可思議，所以名號的功德也就不可思議。佛的功德是凡夫所不能想得到的。大家都知道，在佛成道之前，魔來擾亂，可是魔所變美女到佛面前就變得醜陋不堪。又用種種武器向佛進攻，但一切武器到了佛的跟前都停在空中，它的尖端都是蓮花。魔就驚奇了，問佛有甚麼功德，能有這樣威力。佛說你要問我的功德，地神知道，你問地神。於是地神就出來證明說，這個娑婆世界，沒有一寸土地不是佛當年爲了救度衆生，捨棄生命而流血的地方。可見佛的功德難思。這個德咱們還能够理解，至於佛在菩提樹下睹明星悟道的那個德，就更不可思議了。徹底打破無明，這個德怎麼能思議得到？所以《要解》說：「德不可思議故，名號亦不可思議。」又「名號不可思議」，所以你散心念佛，仍能作爲成佛的種子，何況執持名號達到一心不亂，焉有不往生極樂世界之理！一旦往生淨土，從此不再退轉。

不退轉是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到了念不退，念念契理，從容中道，心心流入薩婆若海，即一切種智海，亦即如來的果海。那還不成佛呀！念不退是別教初地菩薩和圓教初住菩薩才能證到的境界。往生的人不再墮凡夫地，叫作位不退。常住大乘，不墮二乘地，叫行不退。凡是往生的人都證位不退，同時圓證三不退。可見持名功德，眞實不可思議。

又淨土法門是易行道、是徑路，而持名念佛是徑中之徑。《要解》說：「諸經示淨土行，萬別千差，如觀像、觀想、禮拜、供養、五悔、六念等，一一行成，皆生淨土。唯持名一法，收機最廣，下手最易。」觀像如《般舟三昧經》裏所說，專看佛像，這叫觀像念佛。觀想就是《觀經》裏所說，觀日、觀水、觀佛相好等等十六觀。這叫觀想念佛，都是淨土的行。還有五悔，是①懺悔，②勸請，③隨喜，④回向，⑤發願。六念是念佛、念法、念僧、念天、念戒、念施。所有這一切修行如果成就了，都能往生淨土。但其中有正有助，信願持名這是正行，至於禮拜、供養等等就是助行。正助齊修如同衆寶俱備，但持名念佛乃寶中之王。

《要解》說：「唯持名一法，收機最廣，下手最易。」在佛說八萬四千法門

中，唯有持名念佛這一個方法，能廣泛攝受種種根機的衆生，上至文殊普賢，下及五逆十惡，都能契合，引導往生。所以說「收機最廣」。至於「下手最易呢？」人要開始修行，總得開步走，從原地邁出頭一步，這就是「下手」。持名是最容易下手。剛會說話的小孩會念阿彌陀佛的很多，可見「下手最易」。由於持名法門這樣殊勝，所以「釋迦慈尊無問自說」。《阿彌陀經》沒有人提問，是佛主動對衆開示，這是特點。例如《金剛經》是須菩提問「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觀經》是韋提希夫人問，都是有人提問。唯獨《阿彌陀經》沒有人問，是佛自說。可見法門太殊勝了，沒有人會問到這裏。於是佛就興大悲、憫有情，主動告訴大家，乃「特向大智舍利弗拈出」。舍利弗在阿羅漢弟子中智慧第一。正因這個法門，須是有智慧的人，才能信受奉行。要知道能信就是大智慧，要能具足剛研究過的六信，那就是了不起的智慧，不可思議的智慧。爲甚麼能這麼說呢？《阿彌陀經》講了，這個法門是一切世間難信之法。不光是說這個地球上的人類難信，乃是說一切世間，包括各各刹土、各各種類的有情，不但包括凡，也包括聖，一齊都難信。既然如此，你能信難信之法，就說明你善根很厚，智慧很深

啊！這是大智慧，不是普通的世間小聰明，所以這個法門特向大智的舍利弗拈出。《要解》用「拈出」這兩個字，很有深意。禪宗常說世尊拈花那樁公案。《要解》用了這個拈字，表明世尊說法，同拈花公案的拈出並無二致。於是《要解》就傾吐肝膽，稱性讚嘆這個持名法門是「方便中第一方便，了義中無上了義，圓頓中最極圓頓。」這三句話都是佛之知見。所以印光大師極讚《要解》說，縱世尊親作也不能過之。

第一句是「方便中第一方便」。什麼叫方便呢？通俗說來，方是方法，便是便利。《法華玄贊》說：「施爲可則曰方，善逗機宜曰便。」就是說，可以作爲標準的行動叫做方，善於啓發衆生的根器的，叫做便。又《大集經》說：「能調衆生悉令趣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名方便。」這就是說，能調理衆生，導引他們歸趣到無上正覺，叫做方便。現在《要解》說持名是方便中的第一，就眞實顯出持名的殊勝。爲什麼說是第一呢？由於其他大乘的法門多是先悟後修，見道，修道，而後證道。粗淺說來就是看清了路，才能走路。走路就是修道，走到家才是證道。沒有看清路就要走，這就叫盲修瞎練與「煮砂作飯」。所以圓教須先悟才

能修，至少應有個解悟。於是這下手就難了。下手都不容易，不要說證悟了。可是圓教中唯有持名法門下手最易，你只要信願持名就決定往生。再退一步說，你縱然信願還稍欠缺，但你不是會念佛嗎？你念一句佛都有無量功德，散稱都成爲佛種，所以這個下手最容易，你念一句都有不可思議功德。由於下手最容易，得果又極殊勝，所以說這是方便中第一方便。密部《大毗盧遮那成佛經》說：「大悲爲根，菩提爲因，方便爲究竟。」悲心很重要。《普賢行願品》說：「一切衆生而爲樹根，諸佛菩薩而爲華果。以大悲水饒益衆生，則能成就諸佛菩薩智慧華果。」可見衆生是根本，用大悲水來灌溉這個樹根，才能成就佛的智果。「菩提爲因」，菩提是覺悟。前已說過，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所以種菩提得菩提。以菩提爲因，就是以覺悟爲因，自然感得覺悟之果。衆生都在迷中，所以覺悟才是正因。至於「究竟」是什麼呢？「方便爲究竟」。這個究竟的果，就在於究竟利他的方便上。但能信願持名，便生淨土證三不退。這是方便。倘若沒有這樣的方便，衆生就找不到一個能做得到的方法，而得度脫，那麼度生之願都變成空說。所以「究竟」之果就是在這個「方便」之法上。蕅益大師讚嘆持名這個法門是方

便中的第一方便，這話很有份量啊！持名法門是第一方便，還可從《首楞嚴經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得到證明。大勢至菩薩說，過去有佛叫作超日月光佛，教我念佛三昧。以下他就打了一個比方說：「十方如來，憐念衆生，如母憶子，若子逃逝，雖憶何爲？」就是說佛想念我們，同慈母想她的獨子一樣，可是我們忤逆不孝，我們逃跑了。我們不想母親，不願意回來，那母親想念有什麼用。如果「子若憶母，如母憶時」，於是「母子歷生，不相違遠」，母子便不會再分離了。這個譬喻就說持名的方便。這可從凡夫的生滅心下手。衆生的心是生滅心，念念生滅，能從這個心下手，那就容易了。至於其它圓教法門，例如《圓覺經》說：「以生滅心，而辨圓覺，彼圓覺性，即隨流轉。」可見拿生滅心想去分辨圓覺，那圓覺之性就隨着人的生滅心而流轉了，也就有生有滅了，所以說不容易下手。唯有超勝獨妙不可思議的念佛法門，可從衆生的心下手。《念佛圓通章》說：「若衆生心，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去佛不遠。」經中說明了就是從衆生心下手。就是從我們現在念佛的這個心，就這樣一聲接一聲的念佛，就必定見佛。專誠勇猛的當下就見佛，就與佛相去不遠。這裏所說「必定見佛」已極殊

勝，下面還說「不假方便，自得心開」，就更微妙。就是說不須再用其它的方便之法，自然而然自己本心得到開明、開悟。悟得徹底那就是徹悟。如果能破一品無明，就證一分法身。破盡四十二品無明，那就是究竟佛。至於這個心怎樣開呢？就是念佛嘛！你就是像想念母親那樣，念念都是南無阿彌陀佛，就必定見佛，並且還會「不假方便，自得心開」。只是念佛，自然而然自心開明。十方諸佛和一切佛世界都是我這自心所現，這個心要開明了，即是禪宗的大悟。可見禪淨本來不二。這以下又打個譬喻說：「如染香人，身有香氣。」在香廠裏工作的人，身上就自然帶有香氣。從前用香薰衣裳，把麝香放在箱裏，衣服拿出來穿時，就是香的。這是自然而然的，你念佛就自然同佛一味。如同染香的人自自然然身有香氣，所以說念佛是方便中第一方便，還有比這更方便的嗎？念佛是小孩都會的，而所得的妙果，是無比殊勝。

大勢至菩薩又說，我就是「以念佛心，入無生忍」，沒有靠別的方法。就從這個念佛的心入無生法忍了。「今於此界，攝念佛人，歸於淨土。」大勢至菩薩就在這個娑婆世界，攝受一切念佛的人，都回歸到淨土。所以我們念佛，就得到

大勢至菩薩加持攝受。今天大家能夠參加道場，正是由於大勢至菩薩的攝受。末後大勢至菩薩說：「佛問圓通，我無選擇。」這表示法法平等，無有高下。但平等不礙差別，若論應機，那念佛就是第一。所以說「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得三摩地，斯爲第一。」念一句佛號，就把眼耳鼻舌身意這六根一齊攝在佛號中了，一齊都清淨了。一心專誠念佛，一聲接一聲。於是念佛的淨念自然相繼。就是入三摩地的第一圓通之法。這裏所說的「三摩地」不是通常的正定、正受，而是楞嚴大定。它在果性叫做「大佛頂」，在因性叫做「首楞嚴」。「首楞嚴」可譯爲一切事究竟堅固。修「首楞嚴」者叫做菩薩。證大佛頂者即是如來。大勢至菩薩說，欲入首楞嚴大定，在一切圓通法門中，念佛法門最爲第一。由上可見，用衆生的凡心，信願持名，即可得無生法忍與首楞嚴大定的無上妙果。所以《要解》說持名念佛是方便中第一方便。

「了義中無上了義」。「了義」是什麼呢？簡單說來，就是分明顯了眞實究竟的義理。注解中的「分明顯了」，就是常說的了了分明。其中的了字，也即是了因佛性中的了字。臺教說三因佛性。一正因，即「是心是佛」。二緣因，即

「是心作佛」。三了因，即「究竟成佛」。這三因佛性也有個比方。木中有火，喻正因佛性。上古燧人氏發明了鑽木取火。鑽了木頭才能取出火來，所以鑽木就是緣因佛性。那麼什麼叫了因佛性呢？火出來了，木頭也燒盡了，一切都了了，就是了因佛性。以下再引證幾段經文，《寶積經》說：「若諸經中，有所宣說，厭背生死，欣樂涅槃，名不了義。若有宣說生死涅槃二無分別，是名了義。」又《涅槃經》說：「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維摩經》《寶積經》也都有同樣的指示。所以佛教中「四依」非常重要。「四依」就是依智不依識，依義不依語，依法不依人，依了義不依不了義。

「依智不依識」。我們不能依靠意識。在八識中，眼耳鼻舌身和阿賴耶識都沒有問題，出生毛病的在於第六識和第七識。第六識就是要分別，第七識就要執我。如果依第六識第七識當家作主，那就是認賊作子。所以要依靠智慧。《大智度論》說：「智乃本心照明之德，可與法性契合。學人宜定止妄識，策發眞智。」這就是「依智不依識」的道理。

「依義不依語」。語是語言，義指實義，即是中道第一義諦。這本來不是文

字語言所能表達，所以對於經裏的文句，應當深入思維其中的實義，而不是死抓住這一句的語言文字。如果這一句被你執死了，你自己也就被這一句執死了。所以禪宗說死於句下，就是說你在這一句下死了。所以不應該依語言，而是依止其中的眞實之義。

「依法不依人」。學法，求法，修法，所求所行的都是法。依靠法可以入道。關鍵是法。凡夫所說，若能契於正法，也應信受奉行。假令有人雖能顯現如佛之相好，但所說不契正法，於其所說，也應捨離，萬不可依靠。我們尋求善知識，不是看他是什麼地位。這位是佛學權威，那位是佛教團體的首長。專去聽這些頭銜，這就是依人。應該不論這些。我們只是看他的法如何，是不是契理契機。《圓覺經》告訴我們，凡夫想要得成聖道，首須尋求正知正見的人。經云：「末世衆生將發大心，求善知識，欲修行者，當求一切正知見人。」怎麼認清善知識呢？應從他的正知正見，而不是從別的條件來選擇的。

「依了義不依不了義」。都是佛經，經就有「了義」與「不了義」的分別。明白開示中道實相之義的是了義經。《涅槃經》說：「聲聞乘名不了義經，無上大

乘乃名了義。」了義經說明究竟眞實之理，如煩惱即菩提，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等。但在小乘法裏頭只是講苦集滅道、十二因緣，不說人人可成佛，只說證阿羅漢，這就是不了義的。所以說《法華》時就改變了，佛說阿羅漢，那是化城啊！又例如大乘始教，說修行三大阿僧祇劫才可以成佛，但闡提不能成佛。這是因爲當時衆生根器不夠，只有這樣說才容易接受。但到後來開權顯實，就說人人都有佛性，闡提也成佛。這不就是矛盾了嗎？那麼依哪個呀？到底能不能人人成佛呀？我們應依了義教所說，人人有佛性，闡提也能成佛。這是實說。當我們發現經典中有矛盾，我們只能依了義的經典。凡是宣說中道實相妙理的經典，即是了義經。我們現在正念的《阿彌陀經》，就是以實相作爲體性，統統說的是實相，所以是了義教。《要解》說：「離一切相，即一切法。離故無相，即故無不相，不得已强名實相。」極樂世界水鳥樹林等等莊嚴，都是事相。但全事即理，故水鳥樹林即是實相。全理成事，故一念心性，顯現極樂依正主伴，種種清淨莊嚴，故亦無不相。所以說離一切相，即一切法。要光是離一切相，那就成聲聞乘的偏空。本經是以實相爲體，全妄即眞，沒有一樣不是實相。以至於一毛一塵，一一都是全

體法界。所以《要解》說：「實相無二，亦無不二。是故學體作依作正，作法作報，作自作他。」這就是說極樂的正報依報、法身佛、報身佛、自佛、他佛、教主人民等等都是實相的全部理體。又說：「乃至……能信所信，能願所願，能持所持，能生所生……無非實相正印之所印。」本經不但深明理事無礙法界，並極顯事事無礙法界，所以說持名念佛法門是了義中無上了義。

「圓頓中至極圓頓」。釋尊一代教化，華嚴宗把它分爲五類，叫做五教。即小、始、終、頓、圓。(1)小乘教說灰身滅智的涅槃法。(2)大乘始教。是大乘教的初步，不說一切衆生都有佛性。(3)終教。說眞如緣起之理。開權顯實，說一切衆生皆可成佛，但須經歷三大阿僧祇劫。(4)頓教。是不立文字，不依言句，不設位次，不論階梯，但以頓徹理性爲教。《華嚴玄談》說：「頓詮此理，故名頓教。」又說：「頓顯絕言爲一類，離念機故，即順禪宗。」即是說此教無言離念，合於禪宗。世尊拈花，迦葉微笑，拈花這一脈，因達摩東來，盛傳於我國。至於顯示頓教之理，不獨在不立文字的禪宗，在經典中也常透露。例如《圓覺經》「知是空花，即無輪轉。」「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首楞嚴經》

中的「狂性自歇，歇即菩提。」都顯示不必安排，不須造作，直下便了，不歷階梯，不立文字，以心傳心的頓法。(5)圓教。是大乘中演說實法登峯造極之教，專接最上利根之人。圓是圓融自在，一切無礙之義。又是圓滿具足，福足、慧足、明足、行足、圓全俱足之義。《華嚴》與《法華》都屬圓教，宣說圓融具德的一乘法。至於天臺判教，分爲藏、通、別、圓四教。對於圓教亦稱圓頓教。所云頓者，頓極與頓足之義。由於諸法圓融，所以於一法中，可以圓滿一切法。一念開悟，就可頓時圓滿佛果，所以稱爲圓頓。可見圓頓的法極端殊勝。在《要解》中說，持名一法，是圓頓中最極圓頓。也即是說，持名是圓中之圓、頓中之頓。蕅益大師爲我們開示了佛的知見。如果圓字還很難懂，再打個極粗淺的比方，例如桌子凳子都可推倒，但是圓球推不倒，圓球無論怎樣轉動，它都是直立不倒。從這粗俗之例，可使我們初步體會，圓體是圓轉自如，立處皆眞。旋轉是隨緣，不倒是不變。衆生輪轉是隨緣，佛性不增不減是不變，故隨緣而不變，不變又隨緣。從這個比方，我們或可粗明圓融自在之義。可見我們的知見，若能契合圓宗，我們的見地也就圓融無礙，隨處皆眞。更應注意的是，大師開示了佛的知

見，直指持名之法最極圓頓。我們如能眞實信受，即是接受了佛的知見。也即是說如來果覺的知見，化入我們因地的初心。既然佛的果覺入我因心，故我因心頓含果覺。

以下《要解》爲申明前義，引證了元中峯國師與蓮池大師所說「明珠投於濁水，濁水不得不清。佛號投於亂心，亂心不得不佛。」之語。明珠指傳說中的一種寶珠，叫做清水珠。把清水珠投入到一盆污濁的水裏，這盆污水就澄清了。這是一個譬喻，濁水喻我們的亂心，我們在亂心中念一句佛號，佛號就如清水珠。這句佛號投入我們亂心裏面，亂心就不得不立即清淨了，所以說「亂心不得不佛」。也即是說，我們的亂心，不得不是佛心。直截了當，不可思議。所以說「念佛即是自心現」，又說「一聲佛號一聲心」。聲聲是心，念念即佛。所以《宗鏡錄》說「一念相應一念佛，念念相應念念佛」。正如密宗修本尊法，自身即是本尊。修觀音法，自己就是觀音。所以密宗與淨宗都屬於果教，都是從果起修的。凡夫念佛，即是從佛的果覺上起始修行。譬如從開荒、除草、選種、播種、選苗、除病蟲害、收割、脫粒、磨粉，然後蒸成了饅頭，這就譬喻佛在無量

劫中，勤修六度萬行，處處爲衆生捨身流血等等，無量功德圓滿，成就了萬德洪名，這是四十八願的結晶，也都是佛的果實。我們持名念佛就譬如吃饅頭。饅頭已蒸好，留給我們去做的只是吃，佛號已成實，我們享受現成，我們只須念，直接享受佛的果實。所以只要我們至心信樂，願生其國，乃至十念，皆得往生。可見信願持名之法，眞實是第一方便、無上了義，和最極圓頓了。

(六)妙　果

信願持名爲宗；橫生四土，一生圓滿是果。《要解》說：「信願持名，以爲一乘眞因；四種淨土，以爲一乘妙果。舉因則果必隨之，故以信願持名爲經正宗。」一乘即一佛乘，是唯一成佛的教法，不同於說有聲聞乘、緣覺乘、菩薩乘的三乘法。《法華方便品》說：「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佛乘。」《法華經》以譬喻說法，其中有一個譬喻說，有一個破房子着火了，父親爲了急救孩子，就說外面有羊車、鹿車和牛車，於是孩子們跑出而脫險了。但是外面並無三車，父親實際是給每人一輛大白牛車。「方廣平正，其疾如風。」三車喻三乘。大白牛車喻一

乘，表人人皆可成佛。《要解》說，信願持名是一乘成佛的眞實之因，有因必有果，這個眞因必然得到四種淨土、一乘成佛的眞實妙果。四種淨土，即是㈠凡聖同居土，㈡方便有餘土，㈢實報莊嚴土，㈣常寂光土。信願持名而未能斷見思二惑的人，往生凡聖同居土。因爲仍有二惑，故雖往生仍是凡夫。若能念到事一心，斷了二惑，就生方便有餘土。若念到理一心並破無明，往生實報莊嚴土。破一品無明就分證一分法身，所以也分證到常寂光土。能生實報土那就是別教中的地上菩薩。一般念佛往生的人多半是生到凡聖同居土，但凡聖同居土也不離常寂光土。《要解》說：「是生同居，即已橫生上三土，一生補佛。」由於往生之人，都不退轉，智慧深廣，壽命無量，六時聞法，決定於此生中能補佛位。所以《要解》又說：「如斯力用，乃千經萬論所未曾有。」

往生極樂，必登補處，見於《阿彌陀經》及《無量壽經》。《阿彌陀經》說：「極樂國土，衆生生者，皆是阿鞞跋致，其中多有一生補處。其數甚多，非是算數所能知之，但可以無量無邊阿僧祇說。」《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夏師會集無量壽經漢、魏、吳、唐、宋五種譯本而成之善本）中阿彌陀佛第三十五

願名爲一生補處願。願文曰：「我作佛時，所有衆生，生我國者，究竟必至一生補處。」往昔傳誦之《無量壽經》魏譯本，文曰：「來生我國，究竟必至一生補處。」兩本相同，可證凡往生者，必定於一生中定補佛位，同於現在兜率內院之彌勒大士，同名一生補處。這是阿彌陀佛的本願。佛既成佛，願已落實。所以帶惑凡夫，一旦往生，便是阿鞞跋致，究竟都是位齊補處，也即是一生成佛。如上勝因妙果舉體是不可思議。所以《要解》讚嘆說「極樂人民，普皆一生成佛，人人必實證補處。」「釋迦一代時教，唯《華嚴》明一生圓滿，而一生圓滿之因，則末後《普賢行願品》中，十大願王，導歸極樂。」由上可見，從凡夫心，以信願持名爲因，決定能得往生淨土，位登補處，一生圓滿，一生成佛，不可思議的妙果。所以說這是方便中第一方便，了義中無上了義，圓頓中最極圓頓。蕅益大師悲心無窮，感慨萬分。痛心疾首，大聲疾呼。接着說：「嗟乎！凡夫例登補處，奇倡極談，不可測度。《華嚴》所稟，卻在此經，而天下古今，信鮮疑多，辭繁義蝕，余唯有剖心瀝血而已！」大師說，凡夫往生，一例都成爲補處菩薩，這是最奇之說，登峯造極之談。經中以《華嚴》最尊，但《華嚴》所獨明的一生圓滿之教，卻落

實在阿彌陀經的大小二本。可是普天下之下，從古至今，對此信受者極少，懷疑的人很多很多，雖有言教，但義理卻已隱晦。可哀可傷，所以大師悲痛至極地說「唯有剖心瀝血而已！」大師願剖出心肝，流灑熱血與我們相見，而如是說，希望世人於此生信。我今普願一切見聞此說之人，三復斯言，切莫再輕淨宗爲低淺之法。章末復於《要解》外，更引蕅益大師一段開示，作爲印證。蕅益大師云：「念佛法門，別無奇特，只是深信、切願、力行爲要耳！只貴信得及、守得穩，直下念去。或晝夜十萬，或三萬五萬，以決定不缺爲準。畢此一生，誓無改變，而不得往生者，三世諸佛，便成誑語。一得往生，則永無退轉，種種法門，悉得現前。切忌今日張三，明日李四。……豈知念得阿彌陀佛熟，三藏十二部，極則教理，都在裏許；千七百公案，向上機關，亦在裏許；三千威儀，八萬細行，三聚淨戒，亦在裏許。」

(七)後　語

念祖

這次向諸位滙報和請教，開始於七月初十日蓮花生大士聖誕，今日結

束，又喜逢大勢至菩薩聖誕，因緣很好。現道場已進行至第五日，會中或有人會想到，打七已念到第五天了，盼能有見佛見光之類的感應，這對於修持很有妨礙。印光大師有一段開示，針對這個通病，一針見血，作了開示。印光大師云：「關中用功，當以專精不二爲主，心果得一，自有不可思議感通。於未一心前，切切不可以躁妄心，先求感通。一心之後，定有感通，感通則心更精一。所謂明鏡當臺，遇形斯映，紜紜自彼，與我何涉？心未一而切求感通，即此求感通之心，便是修行第一大障。況以躁妄格外企望，或致起諸魔事，破壞淨心。」我們對於印老這段開示，應銘記在心。

末後，恭錄先師夏蓮老昔年在極樂庵念佛七道場所作四偈，這都是持名妙行的眞實經驗。偈云：

其一

念佛最忌　精神渙散　字句模糊　先快後慢　既無音節　又不聯貫　心不應口
聲不攝念　輕忽養識　古德所嘆　如此念法　永難成片

其二

聲和韻穩　字正音圓　懇切綿密　沉着安閑　聲合乎心　心應乎聲　心聲相依
妄念自清

其三

佛號如珠　念頭如線　分則各離　合則成串　心不離佛　口不離念　如線貫珠
相續不斷

其四

未能一心　先求專念　未能不亂　先學成片　眞勤眞專　功效自見　無須問人
還請自驗

以上四偈是夏師關中眞實受用，也正是念佛法門的要領。古云欲知山前路，須問過來人。以上四偈，正是過來人所說的話。希望聞者與《要解》一併參究，深信切願，老實念佛。若能具足信、願、行三種資糧，必定圓證位、行、念三種不退。贅語已盡，末後普向十方三世三寶、在座大德信侶恭敬頂禮。

乙丑夏，爲本書三版，對拙著再作校訂。末後敬集《要解》文句，爲一聯語，文曰：

從事持達理持，
即凡心是佛心。
此眞道破淨宗奧妙，畫龍點睛之妙句，念祖借花獻佛，謹此普作供養。

一九八五年夏曆六月十九觀音大士紀念日黃念祖識於北京妙雲軒

谷響集

谷響集　目錄

〔壹〕小　引……一
〔貳〕答信摘抄
〔一〕答小友……三
一、爲了更好地繼承既往與迎接未來都必須了解佛法
〔二〕答小女……六
一、勸眞實發心，善處逆境
〔三〕答A居士……九
一、勸繼續懺悔念佛求生
二、勸看破世緣，一心念佛
〔四〕答B居士……十六
一、答三世因果並勸努力懺罪念佛

〔五〕答C老居士……二十
一、勸不可減少念佛時間以習定
二、勸放下萬緣單提一念
〔六〕答D居士……二三
一、論密淨兼修
二、論求生極樂淨土
三、論臨終接引與發菩提心
四、論密淨均爲易行道
五、勸讀誦大乘
六、勸深入《彌陀要解》
七、勸重視戒律尊師重道
八、勸深信因果端正知見
九、勸如法修持
十、勸安心虔修並誦大乘
十一、勸勿執著事相

十二、勸先做到萬法歸一
十三、勸行解相資密淨不二
十四、論密宗重見地
十五、勸「愼勿信汝意」
十六、論心皈依
十七、答其修法收益不多之因
十八、勸以見爲宗，抓緊當下
十九、誡信念不堅，言行不一
二十、㈠談止觀　㈡答咒語不應翻譯
廿一、勸於今生，討個決斷
廿二、答「上戒無戒」之正確理解
廿三、誡堅持己見
廿四、勸老實修法，老實學般若
廿五、勸眞實用功
廿六、誡求知解

廿七、勸因標見月不可認標爲月

〔七〕答E老居士……五十

一、答㈠大經經文來歷　㈡修持內容　㈢臨終情況

二、答大經會本中最後所增四句之深旨

三、粗答「發菩提心」與「稱性極談」

〔八〕答F居士……五五

一、答臨終一念可以生

〔九〕答G居士……五七

一、㈠論臨終往生唯憑佛力　㈡不聞不睹何懼魔軍

〔十〕答H老居士……六十

一、答㈠願貴切實　㈡臨終觀行

二、㈠論開悟　㈡勸躡解起修

〔十一〕答I居士……六五

一、答悟、修、事、理、願、行諸問題

二、答開頂後之修持

三、勸深信
四、論「依法不依人」並再談發願
〔十二〕答J老居士……七四
一、㈠略談慧業文人學佛通病　㈡勸老實修持，讀誦大乘
〔十三〕答K老居士……七八
一、㈠答「茶椀」的空假中三觀　㈡略談物質文明皆「有爲法」
〔十四〕答L老居士……七九
一、略談大圓滿法
〔十五〕答LM兩居士……八〇
答學密須兼修西方淨土並讀誦大乘
〔叁〕贊　語……八一
〔一〕肩衆生慧命　作人天眼目……八三
〔二〕淨語序……九〇
〔三〕阿彌陀經三種合印序……九四

〔四〕阿彌陀經三種合印附註……九八
〔五〕善導大師新傳……九九
〔六〕會集善導大師傳後贅語……一〇三
〔七〕寶王三昧懺跋……一〇五
〔八〕無量壽經夏會本與曇鸞大師讚佛偈中的十二光佛……一〇七
〔九〕請入彌陀願海……一一九

谷響集

三昧耶戒佛弟子黃念祖敬答客問

〔壹〕小引

夫一切法從因緣生。因緣牽引成種種事，往往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此集之印行亦是隨緣演變，非始料所及。戊午歲（一九七八）起開始醞釀注解《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乃謝絕酬應，於故交今雨之間唯通魚雁。數年之間論佛之書札頗多，不意江南有熱心居士，抄出所得書信，蔚然成册。認爲有益，堅主刊印。復蒙上海悲誓宏深爲法忘身之鄭老居士贊助。愚雖再三婉謝，亦未獲允。於是乃仰體諸君子之大心，不揣愚陋，撿得討論佛法函件六十餘通，於中遴選，校定刪節，乃成斯集。敬作供養，並請教正。

集名谷響，蓋取自永明大師之《宗鏡錄》。其百卷之末有偈云：「化人間幻

士，谷響答泉聲。欲達吾宗旨，泥牛水上行。」數年來諸方賢達不恥下問，乃引起幻士之酬對。下愚之掬誠獻曝，正如谷響之應和。空谷回響，隨聲而應，故名《谷響集》。

《宗鏡錄》之宗旨爲「泥牛水上行」。此語直似金剛王寶劍，斬斷一切情計。至於本集宗旨，愚則效顰仍用此五字，而變其次序爲「水牛泥上行」。水牛者，天地間一蠢物耳！呆頭呆腦，千醜百拙。若問其行處，亦只是水塘裏打滾，糞土中操作。毫無文彩，更不奇特。夫牛之耕田，唯知牽犁拽耙。愚之答問，唯知隨機而應，率眞而言，「寧可身受地獄苦，不把佛法作人情」。於是拖泥帶水，而作落草之談。以言遣之，未曾道著一字。五十封信，總是落二落三。直是扯葛藤而已。今以世法爲喻，水牛焉比拖拉機，上機利智自當機械化、電力化、自動化，而永棄水牛。但在山區無法使用拖拉機之處，水牛尙不失其助耕之用。古德云：「若要會，也須從這裏過。」故本集或可爲初修作他山之助而已。

本集所答之問者：有初信、有未信，有初修、有久修，有禪、有淨、有密，有專修、有兼修，種種不一。故所答亦隨機而異。但萬變不離其宗，唯以般若爲

導、淨土爲歸。若無般若，則成迷信，只是附法外道，煮砂終難作飯。若不以淨土爲歸，則於現世，決定難出輪迴，再出頭來，不知何年何劫。故愚嘔心瀝血以此爲勸也。

念祖

乃具縛凡夫，謬誤難免。禪宗有「陳解問」之說，指陳明本人見地，以參請大德指教或印證。當前拙見已備顯集中，謹以此集作個問端，敬向諸方請求指示。故此集非答話也，實爲陳解之問而已。敬請諸方大德不吝慈悲，垂賜棒正，不勝企禱之至！

〔貳〕答信摘抄

〔一〕答小友

一、爲了更好地繼承既往與迎接未來，都必須了解佛法

接到來信，我很高興。

您純正樸實，心地光明，沈默寡言，不與人爭，所以不同於凡俗。有許多人善言說，廣交遊，辦法多，門路廣，實際只是小聰明，佛法稱之爲「世智辯聰」。這種人學佛至爲困難，稱爲「八難」之一，與盲、聾、啞、精神病患者，處於同一的行列。

信佛與否，尚爲第二步的事，但對於佛教的理解則刻不容緩。日人有一部《禪學講義》，其中說只要是一個人就必須理解禪。我覺得這個要求未免太高。只要每一個中國的知識分子能理解禪，那就很不錯了。實際上，在一百年前，中國的舊社會基本上就是這種情況。過去的文人如果對於禪宗一無所知，他便「面目可憎，語言無味」，像個市儈。因爲自從漢代佛教流入中國後，便在哲學、科學、文學、藝術、音樂、政治、經濟各領域都起了昇華作用，各個方面都因爲攝取了佛教的新血液而面目一新了。不研究佛教便會在中國古代學術各個方面，出現空白區，而得不到全面的了解，當然也就談不到如何來繼承。

這些空白區不但局限了人所理解的「量」，更嚴重的，它影響所理解的「質」。不理解佛教便很難理解中國學術中，離文字，超形相，精深微妙，思慮

所不能及的妙諦。我們便將辜負固有文化的寶貴遺產。

另一方面，不理解佛教哲理，則將落後於時代。近百年中由於相對論、量子論、亞原子物理學、太空中的宇宙研究等等，所取得的成果，給佛教哲理增添了許多實際論證和實例。許多大科學家都在研究佛教，希望給實驗結果找到解釋，給研究工作找出方向。這是一個嶄新的形勢，整個科學正在醞釀一場大革命。

當前確是一個偉大的時代，我們生逢其時，便應肩荷起這個偉大的任務，發起「自利利他、自覺覺他」的大志。我們要爲一切有情感、有靈性的生物，謀求最廣大、最長久、最眞實、最徹底的利益，這就是「利他」。最眞實最徹底的利益，那便是覺悟。所以要「覺他」，要把這些醉生夢死的人，從醉夢中喚醒，點破他們的愚癡迷亂，恢復他們本有的覺性，讓他們得到眞實的利益。既要覺人，先須自覺；既能自覺，即是自利。故此八個字的次第爲：爲利他，乃覺他；欲覺他，先自覺；因自覺，即自利。這樣的人才是眞正的人，這樣的生活才有意義。目前芸芸衆生中，多少人終身忙亂，只是在混吃等死：混口飯吃，等待死亡！

〔二〕答小女

一、勸眞實發心，善處逆境

㈠任可一個人，如果不願意醉生夢死，一直糊塗到進火葬場，那就首先必須明白這一件事：爲什麼要活着？活着是爲了解決什麼問題？

人身難得，哪方面難得？天比人聰明，有福有壽；天比人好，爲什麼不說天身難得？因爲在解決根本問題來說，天身不如人身。天人享樂放逸，不像人能精進；人身難得而易失，一失人身，萬劫難復。這就是說，解決問題的最好機會是人身，但這個機會如電光石火，稍縱即逝。三途一報五千劫，如何得了！因此第一個問題很明顯，活着就是爲解決生死，也就是抓住這一生機會永超生死。

㈡「眼前都是生死事」，既然活着便必然有這些事。表面看來，這些事與出生死有矛盾。怎麼辦？道理很明白。人不能都出家，出家也不能離開衣食住行與社會聯繫。所以要抓綱，一綱舉萬目張，一領提全衣順。所以在頭腦中要有出生死這條綱。萬變不離其宗，萬目皆隨於綱，世法和佛法就打成一片。例如，要做

好工作，爲了什麼？如果其目的、動機落在佛法上，那麼你所做的工作，也就是佛的工作。反言之，如果你在佛教道場中，忙得腳跟不點地，可是，內心深處，是個人打算，是利用佛教求名、求利，那就是在欺騙佛，表面是佛教徒，實質上何異於魔子魔孫！同樣，整天拜佛燒香，所希望的只是消災延壽、富貴榮華，妻兒子女，人間福報，這就叫做愚中倍人。不明佛法是愚癡，知道佛法還是這樣，故曰倍人。既是在家人，當然有無窮無盡的世間事，只要從出世法出發，並落實到出世法上，世法又何嘗有妨礙呢？但是當有不同的機會時，選擇什麼，這是檢驗自己最好的儀器，是自己有沒有眞實發心的眞實表現。老是爲了世間而犧牲出世間，那還談得到什麼發心呢？

㈢有的時候是不容你自己選擇的。例如我的上幹校和你的下農村，是不由分說。這類的事，大的小的，酸、鹹、苦、辣、甜樣樣俱全，過去有，現在有，將來還會有。怎麼辦？既然無容選擇，當然也就無法逃避。那就要逆來順受，化火宅爲清涼，轉毒藥成甘露，善於利用，善於轉變。

一切事物皆有兩面：有利的一面，不利的一面；光明的一面，黑暗的一面。

一切事物對於我們的根本大事，同樣有以上兩方面，就看我們會不會用，會用就能轉。但能轉物即同如來。「轉物」二字多少人錯會，以爲是把眼前的一座大樓搬走了，才是轉物。不對，那是聖末邊事。應知，轉煩惱爲菩提才眞是轉物。例如：文革時我在河南幹校，身份是牛鬼蛇神，人皆厭惡。對於自己的家庭與自己的前途一籌莫展，無能爲力。整天勞動，身同牛馬。這是好事是壞事？可是我當時覺得，人不願和我說話，我正好一句話不說。既然許多事我盤算也無用，乾脆就不想。於是我在修持上得到一個飛躍，壞事變爲好事。

對於你來說，現在（一九七九年）是好事還是壞事？應該說有好有壞。工作單位要垮臺，經濟上沒有收入，從世法看，這都是壞事。但必須重視這當中有一件大好事：現在可以有全部的時間和最好的因緣，來學佛和修行。這不但是在家人所難有的，出家人同樣也難於求到；可是你自己有了！怎樣使好的方面落實，是現在的首要問題。關鍵是這三段話要理解清楚：第一是發心；第二是分清主次，知所選擇；第三，在無選擇之中，則從兩方面下手。避免其壞的方面，落實其好的方面，當然無往而不利。

這一段話雖不圓滿，但萬分重要，應好好去思考。如能信受，絕不辜負這一生。好好努力！

〔三〕答A居士

一、勸繼續懺悔念佛求生

三月十二日來信收到，此信實是您能否往生的關鍵，因此抽暇先回您的信。從信中可以看出：（一）您的發心很眞誠，用功也很勤。（二）對於自己要求很嚴格，並敢於直率的說出自己的缺點。（三）爲懺悔自己過失，曾哭過數十次。這些都是很可貴的優點。但目前成爲障礙者，則由於（一）瞋毒較深，（二）更重要的則是，對於教理的了解，還不深入。

修行人常犯輕敵之病，常以爲自己一用功便能克制煩惱，一切太平，這實是不符合實際的主觀願望。應知貪瞋癡三毒，多劫以來，染入我們的心田，如油入麪。在和麪時摻入一些油是極其容易的；但摻入之後，想再從麪中取出這些油，那就難如上青天了。所以經典中說世尊的常隨弟子中，許多已證阿羅漢，但三毒

所殘留的習氣，仍保留不斷，只有如來才能斷殘習。蓋「久反之地，非一戰所能成功」，故首先勸您，不可喪失信心。犯錯誤，怎麼辦？那很自然，那就是懺悔。再犯怎麼辦？那就再懺悔。一切罪從懺悔滅，故普賢大士十大願王中云：「我此懺悔，無有窮盡。」普賢菩薩尚且盡未來際，懺悔不休，我們凡夫焉能因爲懺悔數百次，哭過幾十次，但脾氣不改，愧見如來，便半途而廢呢？

您說發一次脾氣，就把多日修持的功德，一把火燒光，這是根據於「一點瞋心火，能燒功德林」而來的。但我們想要正確理解經論中的一句話，那就需要聯繫其它經論中文句，融會貫通來理會。例如，經論中說我們看經和念佛的功德，「如食金剛，決定不消」。這就是說念佛和誦經的功德，如同人吞食了金剛鑽（鑽石），這是決不會消失的。於是這句金言，便同您的體會，燒光了一切功德，完全矛盾了。那麼，這相矛盾的兩句話應如何融會來正確了解呢？現在我做個譬喻。例如有人被法院凍結了他在銀行中存款，這筆錢他當時完全不能動用，就和沒有這筆錢一模一樣；這就是「火燒功德林」之原意。但是這筆錢並沒有被沒收，沒收了，那才眞是燒光了。現在只是凍結，仍承認這筆錢是他的，這就是

「決定不消」之義。我這個譬喻，可引證佛經。佛在世時有一人因八萬劫前遇虎，失聲念了一句南無佛，八萬劫後得遇釋迦牟尼佛，因此一句功德，收容爲僧，而證阿羅漢。試想，此人在八萬劫中應該生過多少氣，發過多少瞋心火，但這句南無佛的功德「決定不消」，終於憑其功德而證阿羅漢。同時根據這段經中開示，證明瞋毒等的可怕，所以把念佛功德的果報推遲了八萬劫。

修禪定的人，一發脾氣，於是禪定的境界保不住，定中所發的神通，也不出現了，必須再用一段功才能恢復。至於修淨的人，臨終一念，如果是瞋恨，那就決定不能往生。以前修持的功德，以及求生極樂的願望，此時都失效了。這即燒盡功德林之意。所以我們必須忍辱護瞋心，如能忍辱則瞋心漸漸的自然不起了。

您來信問我有什麼辦法？現在「辦法」已躍然於紙上矣！辦法是：（一）恆修懺悔。（二）修習忍辱，善護己念。在這兩方面的無上武器——便是一句佛號。

㈠懺悔，有理懺與事懺。理懺者，如「罪從心起將心懺，心若亡時罪亦空」。是謂心空則罪消也。是以「若欲懺罪者，端坐念實相」，若能心契實相則

諸罪自然消除。但此法不是凡夫之人所易做到。事懺者（又名作法懺），乃修懺法（例如大悲懺）以懺除罪業。目前有先師所編之《寶王三昧懺》，又名《長壽懺》，正在印製。印好後，會寄送您一本，您可照懺軌禮拜懺罪。但更重要者，《觀經》說「念佛一聲，能消八十億劫生死重罪」，勸您一心持名，是即無上殊勝之懺悔。

㈡忍辱護念：《金剛經》中忍辱仙人，實是我們之良師，仙人是說法度衆，反被誣蔑爲調戲婦女，並用刀來節節支解，可是仙人當時無人我等相，不生瞋恨。故知瞋毒之根在於我相，若無我相，還有誰會生氣？所以生氣者，只是爲了它違反了我，汚辱了我，冤屈了我，欺負了我，侵害了我，處處都是因爲多了個我。若能無我，則一切煩惱，都除了根，便必然隨之消滅了。正因爲多了個我，於是處處有障礙。例如有人罵我是「蠢豬」，當他罵完了，這句罵人的話也當時消滅完了，何處還有這兩個字的音聲？「蠢豬」這句話本身就是肥皂泡（經云：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他已罵完，於是這個肥皂泡已經消滅。可是自己不依不饒，還死抱着這個已滅的肥皂泡不放。大發脾氣，眞是加倍的愚癡。所以我們應

在日常生活中，盡量秉着經中無我無人的開示，來待人接物，應付一切。例如有人罵我，請問罵人的人是誰，挨罵的人是誰，那句罵人的話是什麼，實際上一切皆不可得。故云：「萬法本閒，唯人自鬧。」何苦來，自己要鬧個不休，把心歇一歇不好嗎？《首楞嚴經》云：「狂心不歇，歇即菩提。」我們何嘗不想歇心，但是歇不下來。所以要一心念佛，這是最好的歇心之法。古云：「念佛功純，妄想自然不起。」那還有什麼脾氣可發？

奉勸您進一步把功課集中在持佛名號。隨時隨地，心中常提這句佛號。您念佛看經的功德，與懺悔而哭泣的功德，都是決定不消，盼您繼續努力。根據您的信願行，都已有基礎，但能堅持下去，決定可以往生。淨土宗稱爲他力門，乃是仗佛力而能往生。只要我們深信切願持佛名號，那麼在我們臨終，阿彌陀佛自然實踐其本願，前來迎接，加持行人，「慈悲加祐，令心不亂」（見唐玄奘大師譯的阿彌陀經，名爲稱讚淨土佛攝受經）。我們凡夫往生，都是帶業往生，您這些瞋恨之業，便都托彌陀慈航之力，而不成障礙了。

二、勸看破世緣，一心念佛

讀來信，對於您的不幸遭遇很同情。丈夫離婚，兒子不很聽話，自己又有病，許多折磨集中一身，確甚苦惱。但您在煩惱堆裏，仍然信心不退，並堅持念佛，很是難得，實應讚嘆！

您的苦惱，證實了在娑婆世界修行之難。它是「進一退九」，進一步便要退九步。就像您想用功，這是進步，可是偏偏有事引您發火吵架，這便是退了九步。同時也說明如果有一種因緣使您進步，例如您看了《淨土資糧》很想發心。可是偏有種種煩惱來使您退步，這又是退九。這就叫娑婆世界。這是修行人個個都共同的，只是表現到每人身上而有不同而已。正因爲如此，所以我們要下定決心。誓於今生出離生死，往生極樂。

實際上，夫妻兒女只是一臺戲。在臺上您是母親，下了臺您是誰？所謂母子，其實都是戲，都是假的。您是過於認眞了。《金剛經》說「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我們現在所遇到的一切，好的壞的，通通都是肥皂泡，馬上就要幻滅的。老實說來您的兒子在當前年輕人中還是不錯的，您是「愛之深，責之切」。演變至今，幾乎形同水火了。您現在應當認清目前是

演戲，您在演「三娘教子」，其實您本非「三娘」，您只是您自己。這次您演「三娘」，下次您演什麼還不知道。希望您看破這臺戲，往生極樂，蓮花化生。

俗云「不受魔，不成佛」，先師夏老有詩曰：「病久方知身是苦，魔多反使道心堅。」這兩句對於您很合適。在病痛中，在煩惱中，能念這一句佛號，功德更大。因爲「難能」，所以「可貴」。煩惱乃多生習氣，如油入麪，不能期望懺悔幾次，便能永斷。只有不斷地懺悔，不斷地改正。發了脾氣，馬上知道不對，便到佛前懺悔，這就是進步。脾氣發得小了一點，短了一點，都是很大的進步。煩惱很多，一樣往生，故云「帶業往生」或「帶惑往生」。這便是阿彌陀佛極大的慈悲，也是淨土法門無比的殊勝。您能聞能信，能修此法，實是最大的幸福。《無量壽經》說這就是佛的第一弟子。世間一切，只是些肥皂泡，千萬不要被這些假像耽誤了您的根本大事。

蕅益大師說：「往生與否，全憑信願之有無。」也就是說，一個人能否往生極樂，全看他有沒有信和願，如都有，那就能去，不管他念佛的水平和脾氣的大小（當然，臨終時正發脾氣，則不能往生）。反之脾氣很好，念佛也好，但信願

不足則去不成。所以您當前應多讀《淨土資糧》來增進自己的信願。至於您的脾氣，只要您是在克制，而不是放縱，發了就好好懺悔，一心念佛，仍是可以往生的。

您問臨終時是否有魔怪變成佛形來誘騙？蕅益大師說，臨終時不是魔擾時。也即是說，臨終時沒有魔擾，見佛即是見佛。總之您只要在臨終時把這一句佛號念到底，只要能念就接着念，這便一定往生。

〔四〕答B居士

一、答三世因果並勸努力懺罪念佛

大札奉悉，欣聞知難而進，甚以爲慰。

唯所提諸問，仍是您二十年來屢問之老問題。茲願再賈餘勇，一試棉薄，看看能否突破。

（一）爲解決問題，宜先從問題之根下手。您之病根有二，一曰「唯看現實」，二曰「但重功利」。

您所著眼的只是自身當前一生中的情況，於是不能放眼宇宙。應知過去的時間是無量的，未來的時間也是無量的。若想在人的一身中，實現全部無窮盡的因果關係，這當然是不可能的。只有白癡才希望在電影拷貝中的半寸膠片，明了電影的全部故事。只看手中的一小塊膠片，不問過去與將來，故名之曰「唯看現實」。所謂「但重功利」，您認爲做好事必須現世得福，這就是求利，何況您還是急功近利。您主張一切善惡之事，都應現世報應。殊不知，爲了求得福而行善，其善心已不純，其所得之福則如仰箭射虛空，福盡還墮，福力甚微。以此微弱之福業，所感善報往往須遠待多生之後，焉能盡望皆於當時而現報？惡業亦然。故須知三世因果，過去生中所作之因，當前所受者是；將來生中所得之果，現在生中所作者是。多劫以來，無量生中，種種業因，種種果報複雜錯綜，實不可能皆於現世顯報。但應深信業因果報三世相續，絲毫不爽。

（二）伸手與助手

這又是說了多年的問題。求福求壽求平安等等，總之都是向佛伸手，求之又求，始終是個伸手派。觀音大士曰：「先以欲鉤牽，後令入正道。」有求必應，

是以欲鈎牽也；而其眞實目的，是希望行者發心，從求佛變爲學佛，從伸手變爲助手。如報載高田二君入水救生，捨己利人，這才是學菩薩之所行，成爲菩薩之助手。

（三）求仁得仁，種菩提得菩提

高田二君之志願是救人，有願必滿，他們救起了人。並且他們的任務，完成得十分出色，犧牲了自己。救了一個與自己不相干的人，他們成功了，同時也成仁了。如同寫詩人寫了一篇登峯造極的詩，詩人犧牲了眠食健康，寫出了極悠美的詩，難道是得不償失嗎？士各有志，詩人以詩爲生命，庸人只是以吃飯睡覺爲生命。伯夷叔齊求仁得仁餓死首陽，難道說既應保全氣節又要吃飽肚子才正確嗎？世尊因地投身飼虎，諸天人也只收拾遺骨造塔供養禮拜。天人既能於菩薩身後，做這些工作，那爲什麼不於半空中托住菩薩，或於菩薩落地後，趕走餓虎呢？這一點請深思之！如果天人那樣做，那就是干擾這位捨身菩薩的大行。

如果世界上沒有犧牲享受的詩人，沒有求仁得仁的伯夷叔齊，沒有投身飼虎的菩薩，也就不會有今天捨身救人的高田二君，那樣的人世將墮落爲一個大動物

佛教徒萬不能只是追求人天福報。蓮池大師發願文中，明白寫出「不求人天福報」。修行的眞實目的，是求覺悟。佛者，覺也。我們學佛所爲何事？也只是普爲衆生求覺悟而已。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種菩提得菩提。菩提者，覺也。

（四）謹防業力發動

由上可見，每人無始以來功功過過，層出不窮，無量無邊，是爲別業。但個人所造之過，絕不孤立，決與其它之人有關，於是互相牽聯，功果複雜，又復無量無邊，是爲共業。共業決定世運，別業決定本人之命運。前因後果，有因必有果。故云：「欲知過去因，現在受者是，欲知將來果，現在作者是。」此上經文道出一切因果關係。今君意見與此相違，實即與佛相違。多少年來，堅持不改，此實應速行懺悔者也。現生所受，乃多生以來之別業與共業所決定，若無回天動地之功過，焉能輕改定業？更有進者，明年之事，但您今年不知；明天之事，但您現在不知。最怕是明天翻到的一頁，恰是受惡報的一頁，於是便有飛來之禍。您之傷腿，即類此也。故云「今日不知明日事」。又云「只怕業力發動」，故須

日日防盜，夜夜防賊。誰能知下一頁是什麼？（此信寄去一年左右，此居士竟在散步中慘被火車撞死。）

（五）念佛求生，超脫生死

生死苦海，實可畏怖，當勤精進，如救頭燃。了脫之道端在「眞爲生死，發菩提心，深信切願，持佛名號」。切莫磋砣，錯過今生。「此回若錯眞成錯，再出頭來是幾時」？願共勉之。

〔五〕答C老居士

一、勸不可減少念佛時間以習定

承詢修定問題，甚爲驚愕。老學長早歲皈依印老，虔修淨宗四五十年，今日仍欲捨念而習定，足證念佛之法，眞實難信也，靈峯大師常云：一句佛號念熟，則「三藏十二部極則道理都在裏許，千七百公案向上機關都在裏許，三千威儀、八萬細行、三聚淨戒亦在裏許。」又云：「眞能念佛，不妄想馳逐，即大禪定。」可見持名是大總持，圓攝一切功德。只要老實念去，不管它定不定。若去

管它，早是二心。欲定反亂，只是自擾。夏師詩云：「散亂固成病，分別引魔軍。」散亂當然不好，故名之爲病。若起心分別欲遣除之，則此分別之心，即是魔心，故曰「引魔軍」。引得八萬四千魔軍亂舞，何苦來？古云：「欲除妄想，去一添兩。」

靜坐念佛甚好，但八旬老人亦不一定勉强要坐。勉强則身不寧，身不寧心即不安矣！要之，行住坐臥，均是威儀，只貴「念念相續」，不管你是坐是臥。

函云：「欲修禪定，終不能定。」此正合規律。因有此希求心，故終不能定。又云：「但口裏念佛，即不是放下一切，實難入定。」仁者之見，本末倒置。今欲放下念佛以入定，如是之定，最多只是個「無所住」，何嘗有些許般若氣息？無住生心，才是金剛般若。五十年前，弟第一次讀佛典，看《金剛經》。深體無住生心之妙，當時便領會得，以凡夫心，欲臻此境，唯有念佛或持咒也。蓋放下一切，即是「無所住」；一句佛號聲聲相續，即是「生其心」。倘欲抽減念佛時間以習定，則更是大錯。念佛是易行道，餘者皆難行道，乃龍樹菩薩之開示，若去此易行之道，反趨坎坷之途，何其顛倒之甚也！

此事切要，故直言之。靈峯《要解》曰：「往生與否，全憑信願之有無；品位高低，則在念佛之深淺。」當前首要是決定往生，先不管品位高低。但當深信切願，靠定這一句佛號。靠定這一法，同靠一座山相似，無論如何也動他不得，這才決定生。看來品位也不會低。若於念佛信不及，今天要誦經，明天要打坐，後天想持咒，大後天又欲參禪，這樣修法，對於「信、願、行」的第一個「信」字，早已七折八扣。信願不堅，欲生極樂，是眞背道而馳也。以上乃剖心瀝血之言，望三思之。

二、勸放下萬緣單提一念

您當前的第一件大事，同時也是唯一的一件大事，那就是一句彌陀念到底。「萬緣放下，一念單提」。了生脫死，唯此一法。所謂萬緣，不僅柴米油鹽、妻兒子女、富貴榮華、地位聲名、功勳事業、學術文章等等世俗之緣，應捨應放；實則您今日信中，所問之咒名，與所求之聖像等等，總之，亦在萬緣之中。以上對於初修，當然是正事。但對於您八十一高齡，終身習淨之老修行，則應一刀斬斷，一齊放下。萬緣放不下，則此一念決定提不起。往生之關鍵，在於一念。不

管你是在家中念，還是在寺中念，所貴者是你的念是否一。您當前迫切之務，就是把一切善緣、善行、善法等等，完全打叠在這一句佛號之中。一切不管，一切不問，心中孤零零地單提這一聲名號。一句念完，又是一句。老老實實，綿綿密密，一直念到佛來接引，一氣念到花開見佛。這樣念，決定往生；這樣修，也即是萬修具備。切不宜頭緒過多，百端並舉，東張西望，顧此失彼。

誦經修法都是好事，但均宜精要，而不應繁多。總以隨時隨地持名爲主，其它一切均是助行，不宜喧賓奪主。一切善行，一切工夫，一切境界，總不如老實念佛，念念相繼。

〔六〕答D居士

一、論密淨兼修

拜讀大札，欣悉您已持誦蓮師咒廿餘年。今又發勇猛心，奉持齋戒，摒棄煙酒，志心精進，欲出生死。不勝讚嘆之至！您所提出，密淨兩門如何選修問題，既承下問，敢不掬誠奉告：

君現難明者蓋以令師，XY二老一密一淨，各主專修，莫衷一是。就我所見，兩者咸爲無上殊勝究竟方便之妙法。行者只要發菩提心，隨修一門，皆有所成。現君已選定密法爲主，並欲即生了脫生死，則不可不兼修淨土也。先師夏蓮老曾開示曰：「淨宗乃是密教顯說。」故知密淨本來不二。且諾那祖師開示曰：「故修佛者，任修何佛爲本尊，均須兼修西方淨土。」可見您修蓮師爲本尊，亦必須兼修淨土也。惜諾祖寶貴之開示，多爲後人所忽，甚可嘆也。

X老主「一門深入」甚是。腳踏兩隻船，一山望見一山高者，則世間小事亦不能成就，況了脫生死之大事因緣乎！故《無量壽經》三輩往生者，皆以「發菩提心，一向專念」爲必備條件，「一向專念」正X老所謂「一門深入」之眞義也。但「一向專念」不宜理解爲除此一句蓮師咒外，一切修行皆不能要。此經於往生正因品，首明「聞此經典，受持讀誦」，乃正因中首要之因。此經即指《無量壽經》。且《觀經》亦以「讀誦大乘」爲往生極樂國土之淨業正因。可見讀誦《無量壽經》及一切大乘經典，皆爲往生極樂之正因。且知識分子欲習佛乘，最好是行解相資。尤其是仁者於無上道尚屬初機，故首須廣讀大乘，端正知見。如人行路，

先須方向正確也。仁者之機，正宜行解並重，密淨兼修。近代大德圓瑛法師曾對我曰：「密淨兼修好，萬修萬人去。」我今默察居士之因緣，亦正宜於此「萬修萬人去」之無上妙法。您說「已習慣於持咒，不必另換他法，但隨時隨地一句蓮師心咒，自念自聽，一心做愚夫愚婦。」果能如是，則決不是愚夫愚婦也。君不見，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只是憶佛念佛，淨念相繼，自得心開，入三摩地。此眞大菩薩之殊勝行徑也。但此話說來容易，做到甚難。只念一句咒，這點做到很容易。但「隨時隨地，自念自聽」實在是很少有人能做到，千萬人中也難有一個半個。爲逐漸落實您自己之言語，同時爲滿足您出離生死之勝願，我建議如下：

（一）您已發心持戒持齋，很好，盼堅持。

（二）應發菩提心，首先發起「四弘誓願」（衆生無量誓願度，煩惱無邊誓願斷……等等）。

（三）繼續持誦蓮師心咒，最好能持念珠記數，多多益善，退休後每日至少不應少於一萬，（我現註經繁忙，仍每日持咒四—五萬。）每日記數念之外，並應隨時散念。

（四）誓心求生阿彌陀佛淨土，每日課程圓滿，均須虔誠祈願。

（五）持誦《無量壽經》（我已寄上），並志心研究。此即往生正因。

（六）持念阿彌陀佛名號，每日至少十念，多則更好。彌陀第十八願，十念必生。今又密淨兼修，故萬修萬去。

（七）每月初十日讀蓮花生大士應化因緣經（已寄上）。如有同修需要此經，您可抄送。平日加念更好。

拙見認爲，根據您之學法因緣與當前環境，以上實爲契機應緣之最佳方案。拙見如是，謹供參考。

二、論求生極樂淨土

「必兼修淨土」者，實爲諾祖所傳之心要，故蓮花精舍之共願爲「同生極樂」。可見蓮舍成員，人人均必以此爲願，如有異說，決非我先師之徒也。當今末世，欲出生死，唯有求生淨土之一法。修禪、習密、學教，無一不可，但不求往生則不可。蓋「菩薩有隔陰之昏，聲聞有入胎之懼」，今生修證縱不無進益，但來世一墮母胎，往往昧失前因。試看今生所行之事，往往忘得乾乾淨淨，焉能

保證來世不忘本願？生死不斷，則惡趣緣多；再失人身，何堪設想！故云「誓盡此生出娑婆」。切盼仁者亦以此爲誓願。至於方法，則應以一切功德回向極樂，或兼修十念法、頗瓦法等等皆可。

仁者所云：「以蓮師心咒爲資糧，一心求生蓮師國土。」當然甚好。但請諦思：諾祖爲何云修任何本尊（當然包括以蓮師爲本尊）必兼修西方淨土？王師爲何以「同生極樂」爲共願，而不云「同生貝嘛洛渣」？諾祖王師均蓮師應化，所見如是，故知此是正印，其他總是落二落三。

三、論臨終接引與發菩提心

垂問數則，謹覆於下：

（一）修持以蓮師爲主，求生則專志西方。因蓮花精舍共願之文，直指「同生極樂」也。蓮師與彌陀無二無別，臨命終時，佛來，蓮師來，兩尊同來，無量聖衆同來，只要是接引往生，便是功德圓滿。不問來迎者誰，關鍵是自己一心願往。

（二）菩提心淺言之，是悲智並運之心，亦即大智慧、大慈悲、大願力相結

合之心。終日度生是悲，終日無度是智，終日度生、終日無度之心是菩提心。淨業行人一心爲利樂有情故，求生淨土。願見佛聞法後，盡未來際度一切衆生。如是之心，即是發菩提心之初步。蓋普度之心是悲，求生之心是智，若無大智慧決不能信淨土法門也。往往有些人自求極樂，卻無心普利，便不是菩提心。

（三）蒙古人住在蒙古包中，佛堂臥室只好擠在一處。只要不是有意褻瀆，護法必當垂慈原諒。目前最好在佛像前垂設布簾。用功時，盡量先將室中打掃清淨。然後拉開布簾，供養修法。下座禮拜後，復掩上簾幕。

四、論密淨均爲易行道

（一）淨宗及密教均爲果教（又稱他力法門），從果起修，故稱易行道。若臨終之際，全憑本身定力，則仍爲難行道矣！蕅益大師曰：「往生與否，全憑信願之有無；品位高低，乃依念佛之深淺。」由是可見，能否往生，全看本人之信願，信深願切，平素盡力修持，則與彌陀大願相應，臨終憑佛接引，決定往生。故稱易行道。難行道如蟻子上山，易行道如順水揚帆。難易之別，何啻霄壤！

（二）愼老勸君閉關之話是好話，惜非契機之談。君尚未退休，未能掩關專

念，乃自然之理。目前但應抓緊一切可念之時間，不使虛過。如聽任時光虛度，則過在自身。可念而不念，表所願不切。信願有虧，縱念得甚好，定力過人，亦不能往生。

（三）承索拙照，我等神交，不以形容相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蓮師三身法之法本附寄，供養　大居士。盼精進修持，並參究軌中文句。此實即身成佛之大法，於生起次第中圓攝大圓滿。殊勝究竟，不可思議。盼勤修習，以報蓮師、諾祖、王上師之之慈恩。

五、勸讀誦大乘

密宗義理極深。漢地行者，多喜躐等冒進。知見不明，妄談法要者，比比皆是。仁者今欲求人，實則不如求法。大乘經典，正顯如來密意。一面修法，一面讀經。行解相資，功不唐捐。

六、勸深入《彌陀要解》

（一）仁者喜讀《彌陀要解》而難於領會金剛經。殊不知《要解》全體正是金剛般若，但能熟讀深思，領會一二，窮劫受用不盡。仁者機緣既在《要解》，盼一門

深入。

（二）讀書亦不必太多，目前但以《要解》爲綱，再參讀夏師會集之《無量壽經》，此書即是一大藏教。

七、勸重視戒律尊師重道

十月五日大示敬悉，只以註經事繁，復以問題難答，是以遲遲。

議論人師，於禮有違，事關密法，焉能不辯。茲爲兩全，故捨人而專論事。

（一）密教極重戒律，在大法灌頂壇中，於灌頂前，行人須先飲海螺中之誓語水。並誓曰：如違密戒，此水即於腹中燃燒，命終墮入地獄。此地獄名爲金剛地獄，乃專因修密行人而成者。此獄極苦難出，甚於無間獄。佛不能救，唯本人之根本上師，究竟成佛後始能拔度。當前漢地密教行人，竟將根本拋置腦後。甚至全無心肝，自己破戒，復勸他人破戒。其應受之惡報，吾不忍言！

（二）諾那祖師等大德常慨嘆曰：「汝等漢人與我們康藏人不同，你們一學密法，便想當金剛上師。」此語實深痛於此間學密者之狂妄。一蒙授「金剛阿闍黎」灌頂，便以金剛上師自居。一受慧灌，便任意雙修。未經根本上師允諾，擅

自非爲。於是一盲引衆盲，流毒廣播，其害無窮。昆明蓮花精舍首座大師兄，修持極好，此位大德曾多度受金剛阿闍黎灌頂，但至今不肯傳法。請求者雖多，伊只是回答曰：「未得上師許可，我不敢傳。」又雙身法亦然，有老學長某君，曾受多種大法灌頂，追隨王師極久，伊夫人亦受灌頂。伊曾叩詢上師，余夫婦間可否雙修，上師曰不可，因其夫人之根器不够。當前許多人亂修此法，以身謗道，不重法，不尊師。蓋密戒以尊師爲第一條，尊師是尊師之教，不是只憑口裏讚誦上師，心裏實是違背上師。如此決無好下場。

（三）謗法之罪，重於五逆。今之學密者，輕口妄談，蔑視餘宗。甚至反對吃素念佛，習教參禪，一概譏之爲小乘。這等言語，正是違犯密宗根本戒。密教戒條不多，但極難持。修密法而破戒，則根本腐壞，根葉亦必隨之。菩提心與戒實爲根本。

前事未忘，後事之師，勸仁者此後千萬莫輕易拜師，尤其是密教。因當前密教中惡知識易逢，善知識難遇也。

八、勸深信因果端正知見

連奉二札，驚聞令師某某發狂逝世，足見業因果報絲毫不爽。是故菩薩畏因。

前以諱言人師之非，故論事不論人。實則所學之事（見第七函），正某某之病。前則略舉數端，其實尚不止此。某某修密無功，正合規律。因某某不是修法宏法，實是謗法敗法也。某某是反面教員，應以爲誡。

仁者云：「修密已成夾生飯。」但佛法無邊，「夾生飯」未嘗不可變爲醍醐上味。某某傳您之法，確是蓮花精舍之密法，確是殊勝。但某某對於密法之認識與言論，如糖衣中，全含毒藥。是故仁者，法可續修，但對於某某所散布之一切，應徹底消毒。

仁者願修蓮師大法，願依止一句蓮師咒，均很難得。但應追究一下，爲什麼喜歡密法？爲什麼嚮往蓮師？這個問題應窮根到底的追問下去。現世佛教徒雖多喜學密，若究其眞實動機，往往只是：（一）好奇，（二）求速效，（三）好神通，（四）占便宜，找竅門，舒舒服服成佛，（五）貪求名聞利養，（六）想當上師，（七）以淫慾心愛慕雙修。總之種類繁多，未能盡學，但只要有與上述一

端相類者，則學密難成，甚至反招無間之業。故我建議，若願消毒，請從此始。毒消即淨，仍是潔器，可盛醍醐。

九、勸如法修時

大札奉悉，因專心註經，遲覆爲歉。彌陀、觀音、蓮師「三身法」，請照法本修持。近感密法行人，或升或降，因果分明，絲毫不爽。從未見如法修行，而無功效者；亦未見破法毀戒，而不遭惡報者。故我等務須依法而行，切莫重蹈覆轍。密法重實修，不可躐等。按康藏學密慣例，須先學顯教十二年，然後修四加行，一般約三年，然後才能修本尊儀軌。近世通病，喜作上師，收徒傳法，接受供養。甚至不按法則，不問根基，隨意亂傳，害人害己。仁者發心甚誠，願出生死。既然如此，便須依法修行。首應補四加行。但年壽已高，亦可從權，邊修邊補。百字明正是四加行之一，此咒共一百字，故稱《百字明》。乃金剛薩埵懺罪法中之根本咒。應於座上念滿十萬遍。仁者如眞發心，請先念滿此數，其餘之咒法才可再告。既要修法，便應如法，否則徒勞。

十、勸安心處修並誦大乘

大札奉悉，您求法眞摯之情，流露行間。具此眞心，必能滿足求法之願。您在得法因緣上雖有遺憾，而其主要之過不在閣下，故不必多慮。閣下既與蓮師有緣，又曾發大願終身持誦，故萬無中退之理。唯當精勤到底，再接再厲，誓於今生了此一段大事。

密法重師承。上師與弟子之關係很深，相互影響極大。但其究竟，仍是各賬各算。至於楞嚴經云：「師及弟子，俱陷王難」，死墮無間地獄。蓋以此等弟子，以其邪師之身口意，爲自己之身口意，於是乃因其本身之邪惡三業而招惡果。決不是因有師徒之社會關係，而悉皆牽連入獄也。現仁者所得之三身法，乃蓮師無上心要瑜伽廣軌中之核心。此法乃康藏紅教諸寺必修之大法，殊勝之至，仁者正好終身修習。對於軌中偈語，切須用心。此乃今日漢地學密者之通病，只重咒語與手印，對於軌中偈語漫不經心，眞是一大顚倒。殊不知必先於有言說者窮盡精微，才能契入離言說之最後一著。密宗之即身成佛，正是這一著。日東密興教大師云：「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故即身成佛。」請看，此中首二句即《觀經》之經文，而此二句即是密教即身成佛之妙諦。密乘行人，焉可輕捨漢地之大

乘經論而不深究耶？

仁者今後修行之道路很明確。

（一）是安心虔修三身法。

（二）精讀大乘經論，盼先從《阿彌陀經要解》、《普賢行願品》、《勸發菩提心文》（省庵師與裴相兩種）、《顯密圓通》等書下手。盡此一期報身，行解相資，發起大菩提心。未發令發，已發增長，直至究竟。

十一、勸勿執著事相

大示敬悉，所訂每日功課甚好。每座法後，皆應回向極樂淨土。蓮師即彌陀，故鄔金即極樂。回向極樂，正與蓮師法相應。

函云仁者欲據團體照片中拙影，倩人畫像供養，實萬萬不可，此舉全違我之本願。我學密之初即發願，終身不受頂禮供養，不收弟子。去春昆明來三人，一定要頂禮，伊等每人在拜墊上禮三拜，我則在平地回禮共九拜。倘仁者堅決要畫像供養，則是以我最不喜之事，強加於我。故不但無益，深恐有害也。總之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大家同心同德，即是最殊勝之事，實不應以色相求也。密宗不

廢事相，旨在當相即道，即事而眞。見一切相，即是見第一義空；行一切事，即是行履於實相海中。若當相著相，即事迷事，則皆謬矣！唐譯《金剛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應得見我。彼如來妙體，即法身眞性。法性不可見，法體不可知。」諾那祖師曾盛讚此偈，並謂爲「最堪玩索」。故我等應深留意。

諾祖本無定像。王上師常說：「觀傳法上師之像，可如蓮花生大士；觀蓮花生大士像，可如傳法上師。」故仁者今後可觀諾祖如蓮師，此正是上師金口所宣也。總之學密者可從事相入手，但萬不可著於事相。從事相而入實相，終於了達一切相無非實相。

十二、勸先做到萬法歸一

承詢如何再進一步，此問極好。拙見以爲當前之要，是重點突出，萬法歸一。閣下重點是一句根本咒，故表讚嘆。當前所應進步者，即使此重點突出再突出，方能使熟處變生，生處變熟。當前諸行只是一個目標——求生淨土，這即是萬法歸一；放下一切，單提一句根本咒，亦是萬法歸一；攝一切法入一法，亦是

萬法歸一。只有先達到「萬法歸一」方能問「一歸何處」。又云：「若得一，萬事畢。」故知歸一甚爲切要。當前應將一切功德回向淨土，所願求者，只此一事：接引往生。至於靜坐有無八觸功德，均可不管也。

淨宗綱要在於信願持名，衡量自己之進步，首在信願二字。夏師曰：「理明、信深、願切、行專、功純、業淨、妄消、眞顯」。故吾人當前所應關心者，端在信之深與願之切。信願二字看來似淺，實則甚深，無有止境。閣下信願較前增長，此即最大之進步。至於靜坐中有何善相，與此不能相比。

十三、勸行解相資密淨不二

（一）三身法觀想已備顯於儀軌中。目前修法，依文作觀即是，手印未學不妨暫缺。三密相應，當然最好，但三密齊修之人則甚難得。但一密相應亦可成就。手印屬身密，暫缺無礙，當前仍以語密爲主。持咒持名均屬語密。

（二）讀誦大乘應以大小《阿彌陀經》爲中心。《無量壽經》稱爲大本《阿彌陀經》。目前先從小本入手，以《彌陀要解》爲核心，結合《疏鈔》與《圓中鈔》一同參究。復融會《觀經》、《大勢至念佛圓通章》、《普賢行願品》，深入《無量壽經》，以

此爲本。復以《大乘起信論》、《金剛經》、《圓覺經》、《法華經》、《首楞嚴經》爲輔佐。以上乃學淨、學密者之必讀經論，未可再少。

仁者修持以密爲主，應專修蓮師三身大法。

仁者研究，以淨爲主，應深究大小《阿彌陀經》。

如此則解行相資，密淨不二。前途光明，未可限量。

十四、論密宗重見地

佛法是心地法門，用功宜在念頭上用功。密宗最重見地。盼多讀《淨土資糧》中之拙著，懂得了淨宗才能懂密宗，能懂才能正信。頗有淨密都不懂而學密者，這只是迷信。既是迷信，舉體都在迷中，故決無覺悟之期矣！

當知成就全在當人。知見若正，則修什麼皆可成就；知見不正，則修什麼都必墮魔軍。

眞實用功，不必住廟，也用不着擺脫工作與家庭。只是隨時隨地能提起一句蓮師眞言，就是無上修持。

十五、勸「愼勿信汝意」

《四十二章經》云：「愼勿信汝意，汝意不可信。」盼您好好體會這兩句經文。因爲「汝意」全體從妄想所生，如何能信，如何能堅持。目前您之眞心爲妄想所蔽，故汝意不可信，而應虔誠依止善知識，依教奉行，自己少作主張。

十六、論心皈依

您目前應做之事甚多，一方面努力修持，一方面提高知見。密宗之殊勝，就在於傳承的加持。如何才能得傳承的加持？就須以上師之身口意爲自己的身口意。這就不僅是禮拜供養，而是要言上師之所言，想上師之所想。必須如此，師徒之心才能相通，傳承的加持才能達到弟子的身心。X老學密甚晚，所聞寥寥；某某則是背離了先師的遺教。因此您對於蓮華精舍這一偉大殊勝的傳承之眞實精神，很不了解。皈依密乘，不僅是身皈依，更要緊是心皈依。組織上參加了，但思想上沒有參加，在世間法也是行不通的，在密法上更是如此。至於所皈依的傳承，同樣的，也不僅是形式上的皈依，而更根本的是心皈依。所以眞要學密，便須心皈依。心皈依不在形式，而在於心心相通。這就是您目前所應做的大事之

一，首須了解蓮華精舍的殊勝精神。

十七、答其修法收益不多之因

大示奉悉，深感仁者求法之心甚切。仁者修密多年，自恨收益非多。若究其根源，實因閣下求法所經之過程，萬分艱險，能有今日之轉危爲安，實已萬幸。修法倘欲即生有所成就，必須遇人始得。閣下數十年來一直未遇明師。於無上密乘，未聞圓音。多是一些隔靴搔癢之談，甚至摻雜一些異端邪說，障正法眼，是以蹉跎也。

閣下欲求「深祕軌中最精華」。您所欲求者，正是您所修蓮師三身法中最末一段之首句，直指此蓮師三身法即是「深祕軌中最精華」者也。王上師稱此爲「蓮師瑜伽心中心，最爲殊勝故」。但閣下未具正眼，於此無上心要未能深信，反欲更得大法，另覓精華，實應懺悔改正。

閣下久修而未得相應者，原因甚多。首則是傳法之人不如法。某某並不具傳法資格，又不如法傳授，濫傳大法，妄修雙身，背叛上師，由如是之人傳法，當然得不到傳承加持力。

次是，閣下修此法，基礎不够，信心未充。至於密法中大法尚多，但其精要亦不能超逾於此。且愚默察您之善根因緣，亦以此法最爲應機。目前邊修法，邊懺悔，邊補基礎。盼您下最大決心，堅決修下去，務於今生掘井得水，方是修行人的樣子。

再其次，則是您對於《金剛經》等般若經典重視不够。諾祖開示：「大密宗的境界，即是金剛經的境界。」此眞是無上醍醐。過去我勸您多讀此經，正是這個道理。目前應以圓瑛法師之註解爲主；將來如有機緣，應深研蕅益大師《金剛經破空論》，並以《金剛經宗通》爲參考。

最末則爲求師之道。此是學密者第一件大事。閣下過去過於輕率，應永以爲戒。密宗行者應尊師如佛。對於師之教導，決不能稍有違越，違抗上師者，墮金剛地獄。又上師如入地獄，則弟子隨之亦入地獄，故萬不可不愼也。目前漢人學密，有一大錯，都是把上師當作賣藥的。老爺我來買藥，想要什麼你就應該賣什麼。師徒之間形成買賣關係。如此學密，萬劫亦無成就之理。正確態度應是：看上師爲大醫生，自己是癌症患者。此病只有此醫生能醫，此命只有我上師能救。

於是殷重懇切，一切唯醫之命是聽。叫開刀便開刀，須切除便切除，決不能自作主張。更不可今日求王三，明日求李四，或者諸醫之藥混合服之。此喻雖淺，寓意甚深。閣下今後應不斷增加對良醫之信心，則病可治，而慧命可救矣！

十八、勸以見爲宗，抓緊當下

手書收到多日。對於三身法中偈語，如有不明之處，應先通過自身之努力，苦思一番。如仍不懂，則可寫信來問。學法與學拳不同。學拳是身法，故須當面指點；學佛是心法，故只求心心相契。心若不契，朝夕相處，亦無所益。密宗乃決定見宗，以見爲宗。能開大圓滿見，方能契入大圓滿。若無此見，縱天天修大圓滿，亦只能種種善根，甚至僅是結結善緣而已。

盼您今後看準這個「見」字，此即本也，本立而道生。

不要等待退休，以爲退休後，住廟專修，一定較好。這都是主觀的想法，實際上許多僧人的俗務並不少於俗人。身住廟而心不在焉，又有何益？故云：「智者除心不除境，愚人除境不除心。」又云：「但自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常圍繞。」所以關鍵只在當下：「即今休去便休去，欲待了時無了時。」「休」者休

其心也，非退休也，非住廟也。夏師詩曰：「力道須從境上練。」即是說從煩惱中鍛鍊自心。

十九、誠信念不堅，言行不一

兩信均收到，君求法之心甚切，是優點。唯見解仍有偏差，故不能不予糾正。

正確者：一心靠定蓮師心咒，堅決修下去。把念咒等同念佛，自念自聽。這極好。好就好在，這是從衆生生滅心入諸法實相的最易之法。餘法雖八萬四千，但皆無此容易。

缺點者：仍然有些信不及。信中屢提：「唯依尊無他」，可是實際上又去修「因是子靜坐法」，實在言行不一。又想學大手印，而不知大手印已涵攝在三身法的儀軌之中。

勸君把心踏下來，說到做到。「唯依」就是「唯依」，不要好高騖遠，東張西望。一山看着一山高，則永無成功之日。

應知一句佛號一句咒，都具有一切法門無量無邊之功德。禪定之法當然攝在

咒中。只此一句，念念相續，這即是無上之定。

習定也可，但離開了三身法去學習「因是子」則不是好事。君現在可於法本中圓滿第六之末，吽吽吽後練習入定。定不住時，則呸呸呸出定。另外，可按「因是子」中靜坐之姿勢，靜坐念佛號，（蓮師咒、長壽佛咒、觀音咒均可。）要在一切時處，永不忘這一句。

一部法可以有無量的講法，決定於受法者的水平，總之要以應機爲最好。例如治病，以對症爲最好。

勸君利用當前之機會全力提高水平，打基礎，作準備。熟讀「淨土資糧」，並弄清楚三身法。病人應聽醫生的話，服藥打針，不可自作主張。希望您在晚年，依止正法，往生淨土。

二十、（一）談止觀，（二）答咒語不應翻譯

來信收到，問題解答不日另寄。

《童蒙止觀》等乃基本功。靜坐是上座修法之第一步。端身正坐，調氣調心，清淨安定之後，才開始修法，修法即是觀也。若能於觀中即寓「止」，始是止觀

並運之大法。

咒語具無量義，翻譯爲某一義，便是掛一漏萬。並正因咒語之不可解，而是離知解之妙寶也。

二十一、勸於今生，討個決斷

您發堅固心，誓「依尊無他」，很好。我等都應在此生中討個決斷，不再拖泥帶水，輾轉六道。您欲退休，亦可。退休後，要攝心專修。關鍵是攝心，不是挑環境。既是娑婆，焉有清靜之處。所謂修者，只是休歇此妄心。隨時隨地都應歇，都能歇。古云：「即今休去便休去，欲待了時無了時。」您若退休，便是初步休去，應即歇去，莫再等待。所謂休歇者，「萬緣齊放，一念單提」也。

我之《大乘無量壽經解》最近可印出兩卷，盼細讀。如能深入《大經》，信受奉行，決出娑婆。若念至一心，自得心開，則是帶角虎也。有《淨土資糧》與《大經解》時常展讀，勝於晤面。有問題則寫信來問。人在一起沒有用。要心在一起才行。若能契心，則大事了畢。

二十二、答「上戒無戒」之正確理解

「上戒無戒」之語，應了達其中「無」字之眞義。若誤認無戒是上戒，則五逆十惡皆是持上戒之大善知識矣！蓋上戒無戒者，乃善持戒者，嚴持淨戒而不着持戒之相也。如孔子「從心所欲不逾矩」，不逾矩即「上戒」也，從心所欲則是「無戒」也。此乃聖者境界。若破戒凡夫，持此以爲盾牌，掩護其過，則其愚甚矣。

至於淨宗是否幼兒園，請一閱拙著《大乘無量壽經解》。

二十三、誠堅持己見

十二月十三日函收到。所提問題，暴露了您的眞實水平。看來您之根器，對於無上密，目前尚格格不入。您不知愈高之法愈簡單，諾祖有許多無上大法，都極簡單，根本沒有迎請、加持、灌頂等等這一套。有時一部大法，根本不觀咒輪，甚至不念咒，只觀一個種子字。如果您遇着如是之法將怎麼辦？故老子曰：「下士聞道大笑之。」又如葉公好龍，但所好者只是假龍，若眞龍現出則嚇死矣。盼望您之學密不要像下士與葉公。蓮師三身法儀軌中，「自明智現」，本尊與壇城皆是自心顯現，何等直接了當！還有什麼迎請、四印與灌頂之必要。爲了

下士，才需要這些。您以下士自居，何苦來。上次已經指出，不要給法本上添東西。可是這封信，仍認爲三身法「尚有需補充者」。可證您之成見十分堅固，如是學密則很難相應矣！

學密必須尊重上師，修法必須尊重法本，不能妄自增改。您認爲法本不圓滿，須補充，根本是輕法。輕慢大法，豈但不能相應，還深有罪。愼之愼之！最近這幾封信，都是關鍵問題，不能滑過，應好好想想。

（您所急需的，正是此類逆耳之言，只有這些才能救活您的慧命。）

二十四、勸老實修法，老實學般若

數函均悉，目前您課表可增加一項，即爲多讀《金剛經》與拙著《大乘無量壽經解》。

閣下之病在於執著，婆婆媽媽氣太重。簡單說來，則是一個「狷」字。狂、狷都不好，但狷者學大法則更難矣！且您年歲已長，歲月無多，學藏文來不及矣！目前只有老實學般若，使生起次第與大手印大圓滿相結合；堅決求生淨土，使習密與生西相結合。除此都是夢話，毫無出路，只是自欺欺人而已。目前可把

一句咒當作佛號念，亦可把佛號當作一句咒念。觀想便於攝心，是其殊勝處。但當前許多習觀想之人，一到病重，便一點也觀不成。勸君三復斯言。

如果眞想於今生出生死之海。恐怕您還必須在您思想深處，痛鬧一番革命！

二十五、勸眞實用功

仁者年過花甲，不宜追求繁法。應節約時間，集中心力，直叩無上心要之法。

修法只宜一天比一天增進，應有定課，但不宜定得過多。其份量應可保證完成，同時則爭取超額。仁者目前應持名與蓮師法齊修，《金剛經》與《無量壽經》合參。行解相資，一心求生淨土。

讀《金剛經》不是要成爲《金剛經》的專家，也不是像語文老師備課，把一字一句都能向學生交待明白。而是要依止此經，斷除自己的妄執，開顯自己的本心，也即是通達無上密的無上部份——阿的（心地法門）。

學無上密，執著則學不成，狂放同樣學不成。但應知孔子在狂與狷二者之中，寧可先選狂者；無上密亦復如是。狂者較近於道，是其長處。但狂者又每每

易入地獄，是其致命之傷也。

我勸仁者還是以淨宗爲主，兼修密法。每日定課以持咒及持名爲主。兩者之和，每日至少應爲二萬。（蕅益大師開口便是三萬五萬，甚至每日念十萬。）兩經之中，您應以《無量壽經》爲主，力求今生往生極樂。

二十六、誠求知解

仁者近來研究《金剛經》，頗爲勤苦，前進一步，甚以爲慰。但應注意切不可流於一般治學方法。一般以求解多知爲目的，此實背道而馳。知解門開，則悟門塞。六祖不識字，只聽了約半卷經，即「自家日生智慧」，壓倒神秀國師，這才是善讀經者。六祖之悟，即大密宗之且卻（義爲立斷），故禪密一味也。

二十七、勸因標見月不可認標爲月

唐譯《金剛經》及《普賢行願品》（均有註解）即付郵，兩書皆奉贈，不必寄回。一切經論無非因標指月，貴在見月，不必在「標」上苦苦大作文章。學者最忌認標爲月，如是則成爲迷中倍人，不但終身不能見月，而且以標爲月，正所謂錯認驢鞍橋爲阿爺下巴頦者矣。故須行解相資，一方面參究，一方面單提一句佛

號或眞言。念茲在茲，才可望稍解如來眞實之義。淨土法門乃圓中之圓，頓中之頓。經云：「多有菩薩，欲聞此經而不能得。」菩薩尚難得聞，況餘人乎！又小本曰此爲「一切世間難信之法」。所難信者，端在「不可思議」四字，故非語言文字思維分別之所能知矣。《大經》甚深，愼勿等閒視之。

〔七〕答E老居士

一、答（一）大經經文來歷，（二）修時內容，（三）臨終情況

承詢夏師所會《無量壽經》經文來歷，此問甚爲重要，敬答於次：

（一）夏師會本中經文之來歷問題：弟在註經前，曾把會本中每句經文，都從五種原譯中，找到來歷。絕大多數都是某一譯的經文，也有不少是綜合數譯的原文而成。先舅南梅序文中說：「無一義不在原譯之中，無一句溢出本經之外。」先舅氏之說，是眞實報導，絕非虛文。

夏師會經的原因，就是因爲宋代王龍舒與清代魏默深所會之本，有少數經文，乃會集者所自撰，故不如法。夏老力救此病，方成今本。現此會本已爲海外

佛教界公認爲《無量壽經》九種中之善本，並採入新印之續藏。弟爲此經作註解，非出於師生之私情，而實爲關係衆生慧命之大事因緣也。

您謂會本對魏譯有刪節。誠然，確是刪節不少。此經第八種乃清代大居士彭二林所作，乃專就魏譯刪節而成。至於鳩摩羅什大師（乃七佛之譯師），於譯經時即有刪節。阿彌陀經本是十方佛讚，大師刪爲六方佛；金剛經中「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梵文原經爲八句偈，但大師所譯則刪爲四句矣。蓋爲契合華人根器，刪繁取要，正是弘經之方便也。

（二）至於每人之修持內容，實無定法，佛法只是應病予藥。因衆生有種種病，故如來有種種法。因衆生之病不同，故醫師之處方不同。決不可只用一個藥方治一切人之病。對於某一個人而言，亦應針對病情而用藥，今天上火應吃瀉藥，後病腹瀉便不能再吃瀉藥。修持之道亦復如是。例如磕十萬大頭。本爲四加行之一，乃人人所必修者，但對您而言，高齡多病，且已修密數十年，則不必再專修此法矣。

具體修行因人而異。（至於每一人，亦可因其修持過程中之情況而異。）或

重懺悔，或重讀誦，或重參究，或重禪定，或重持名，或重持咒，或專修，或兼修，種種排列組合，不妨千變萬化，但總原則，只是以對症爲宜，總不應離開以下兩句名言：

持戒念佛看經教　　察過去習毋自欺

「毋自欺」三字，至關重要。眞實修行，應以深信切願，老實持名（或咒）爲主。

（三）(1)念佛人（指信願持名之人）臨終有瑞相，上品往生者也。

(2)念佛人臨終有惡相，決定不能往生者也。

(3)念佛人臨終念佛，既無瑞相，亦無惡相，亦皆往生（此乃古德所說）。

二、答大經會本中最後所增四句之深旨

您問夏師所會《無量壽經》定本中最後增入「爲教菩薩，作阿闍黎；常習相應，無邊諸行」之因緣問題。此問有關當前及未來之法運，經您提出，功德極大。

所問之四句，乃夏師於本經印成之後，而決定補入者（補於勘誤表中）。於是此本乃眞成爲定本，而不再改變。蓋此四句十分重要，既表明淨密不二，淨宗即是密教顯說，又顯示宏修密乘乃德遵普賢之諸大菩薩等，共同之行持。此四句在八相成道之轉法輪相中。德遵普賢之諸大菩薩，能於十方示現八相成道之佛（此乃權小之佛，非究竟圓滿之果覺），故可「以諸法藥，救療三苦」。而其中之首，即爲「昇灌頂階，授菩提記」。使諸根成熟衆生，能上升至灌頂之位（可見灌頂之重要，千萬不可輕視），並授給菩提之記，此即俗說之授記成佛也。此下即爲最末增入之四句，首曰：「爲教菩薩，作阿闍黎」。如上德遵普賢之諸大菩薩，爲教導其餘諸菩薩，皆能成爲密教之金剛阿闍黎。因密法乃究竟之方便，令衆生之三業，頓同如來之三密，但能相應，便得究竟成就。佛果之究竟處，正在此度生方便之究竟，故須教導諸大菩薩皆能成爲阿闍黎，輾轉傳授此究竟方便之密法，普令速證究竟之果覺。下續接「常習相應，無邊諸行」。此中「相應」即「瑜伽」。前者爲義，後者爲音。故此四句之義，即爲：爲教菩薩作阿闍黎，以及受教之菩薩，爲能充當阿闍黎，彼此皆須實修種種瑜伽（相應）之密行（即

修種種密法）。如是則能「成熟菩薩無邊善根，無量諸佛咸共護念。」經文極表密法之重要。

又《淨修捷要》云普賢菩薩「化身金剛薩埵，永爲密教初祖」，故知密教初祖正是普賢，每代祖師皆是金剛薩埵，（如信不及，則可看爲金剛薩埵之代表）是故經中，德遵普賢諸菩薩，普教餘諸菩薩咸能充當阿闍黎。蓋以普賢與金剛薩埵本來不二，宏揚密乘正是普賢之本願也。

又普賢大士之極果，即普賢王如來，亦即阿達爾嘛佛。密教中稱金剛薩埵乃因位，普賢王如來乃果覺。故弟常對人說，修金剛薩埵法，初步即是到家，即此意也。

三、粗答「發菩提心」與「稱性極談」

（一）大菩提心者，淺言之，乃大智大悲大願三結合之心，亦即行願菩提心與勝義圓融不二之心。《金剛經》云：「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無相即離相，此大智也。修一切善，大悲大願也。三者結合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但離相，則易墮於豁達空；

若但修一切善，則成爲有爲法。皆不能直趨菩提。但終日度生，終日無度；終日念佛，終日無念；終日求生淨土，終日無願無求，方名大菩提心也。能發此心，必證正覺。結合淨宗則爲廣度衆生，而求生淨土，能信是心是佛，仍舊老實念佛，如是行者亦必決定往生也。

（二）「稱性」中之「稱」字，即是「稱心如意」中之「稱」字。此乃如來稱心性登峯造極之談。開權顯實，大暢本懷，稱心而談，和盤托出。故云：「稱性極談」。性者自性，乃此心之本體，恆常不變者也。又稱者相稱之義，故稱性指與本性相稱。此性遍虛空，恆不變，體具萬德。今此談亦遍虛空，恆不變，具萬德。此談與自性相稱，故名稱性之談。

甲子冬小雪節（一九八四）

〔八〕答F居士

一、答臨終一念可以往生

承詢「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何以臨終一念亦得往生？此問切

要。蓋信願持名之功德，超情離見，不可思議。正如蕅益大師所示：「唯以信願執持名號，則一一聲悉具多善根福德。散心稱名，福善亦不可量，況一心不亂哉！」蓋直指稱名即是多善根多福德。蕅師所示，正與古經相符。六朝襄陽石經於「一心不亂」下，尚有廿一字，文爲「專持名號。以稱名故，諸罪消滅，即是多善根福德因緣」。古靈芝、大佑諸師皆尊石經。幽谿大師更謂今經訛脫，讀經者應補入此廿一字。若補入此廿一字則《阿彌陀經》與《大經》之十念必生，《觀經》之五逆十惡臨終十念往生，《寶王論》之臨終一念得生，均一味無殊矣。

稱名妙法，以佛果德作我因心，故我因心頓顯果德。蕅益大師謂持名「全攝佛功德成自功德」，故一念亦得往生。夏師云：「念佛即是自心現。」古云：「一聲佛號一聲心。」蓋信願稱名時，即是當人妙明眞心顯現之時，故其功德微妙難思。蓮池大師謂《觀經》臨終十念得生，因念者頓契理一心故，故必得往生也。至於近世念佛者多，而往生者罕睹，皆以信願有缺故。蕅益大師曰：「若信願堅固，臨終十念一念，亦得往生。若無信願，縱將名號持至風吹不入、雨打不濕，如銅牆鐵壁相似，亦無得生之理。」修淨業者，不可不知也。

〔九〕答G居士

一、（一）論臨終往生，唯憑佛力。（二）不聞不睹，何懼魔軍。

您所問（甲、乙、丙）三問題，試答如下：甲乙兩問都是臨終之事：甲、無人引導，甚至干擾。乙、心臟病發，臨終苦迫。因之畏懼，恐難往生。

此二問實際是一個問題。其實皆因對淨宗是他力法門，體會未深。蓋臨終時能正念分明，安祥往生，決非專靠自力。一般凡夫何能有此水平？淨土法門所以能普被三根者，端在彌陀願力加持。行人如能信願持名符佛本願，則彌陀於行人臨終之際，必來接引。如玄奘法師所譯之阿彌陀經云「慈悲加祐，令心不亂」。蓋因彌陀慈悲，以佛威神功德，加持庇祐行人，故此行人臨終之時，才能不亂，正念往生也。平日信願持名，主要靠自力；臨終正念往生，主要靠他力。他力無邊，故不必有所疑懼。如眞欲往生，正好現在努力，提高正信，切願求生。蒲益大師（蓮宗九祖）曰：往生與否，全在信願之有無。蓋謂如有信願，即得往生，反之，則不能往生，可見目前首應弄清楚淨宗的道理，深信切願，必得往生，其

餘一切，均不必多慮。

丙、疑懼有外道作祟，來擾身心。此問題今日正好回答。因有實際事例可作證明。今秋我在廣化寺念佛七講阿彌陀經宗要，末後引用印光老法師開示，謂念佛未得到一心者，不可急求見佛。若有此燥妄求見之心，則爲自家的冤對提供機會。他們必借機干擾報復，破壞行人。講完後，有一年老之女居士，前來問話。該人心情激動，神闇氣急，顏色憔悴，形容枯槁。連聲問曰：「您所講的，正是我的病。我的病已兩年多。因念觀音，就想見觀音。誰知見到觀音後，從此見種種相，擾亂不息。於是白天黑天，開眼合眼都見。或見善相，或見惡形，心驚意怖，苦惱無窮。夜不能睡，晝不能休。精神疲頓，神經緊張，無法可醫。縱滿室坐滿了人，仍見滿室都是惡相，遂致精神恍惚，身心俱疲，苦惱萬分，命在旦夕。」末後並問是否應念大悲咒來除魔？

我對答曰：「您不必修法去壓制，若去壓制，即是在作對。則這個結子，拉得更緊，更不易解開了。」於是我告以一法：「古有大德，在深山中，結一茅蓬，率衆共修。但該處山精野鬼，時來干擾，或現佛菩薩相，或現虎豹惡形。大

衆驚擾，不能清修，力勸大德遷移，但大德不爲所動。三年後，野鬼俱寂，諸相皆無。大德曰：『野鬼伎倆千般有盡，老僧之不聞不睹無窮。』可見不聞不睹，不去管它，則魔惱自息，古云『見怪不怪，其怪自敗』，正此意也。」她當時要求小女寫下來交給她。本月初一日，我在居士林講《淨修捷要》。講畢，該女居士煥若兩人，體態安祥，容光煥發，精神奕奕，特來道謝。蓋小女所寫之字條送到後，諸相俱隱，干擾全消，大患頓除矣。可見「不聞不睹」，眞是去魔之良方，盼您一試。再者《十往生經》云：「佛言：若有衆生，念阿彌陀佛，願往生者，彼佛即遣二十五菩薩，擁護行者。若行若坐，若住若卧，若晝若夜，一切時，一切處，不令惡鬼惡神得其便也。」可見您若切願求生，一心持名，即得廿五位菩薩於一切時，一切處，來加護持。那還怕什麼外道的干擾呢？末後，請聽一頌：

不聞不睹　平等大智　無愛無憎　不捨不取
般若妙用　不可思議　智光照處　魔障頓息
毋用排遣　不須對治　一心平等　諸魔絕跡
外道邪法　無能爲力　自在安然　何必疑懼

捨諸分別　一念單提　深信切願　持佛名字
一聲佛號　萬德圓俱　如海一滴　具百川味
念佛求生　契佛本誓　佛遣菩薩　隨時護衛
現世安泰　臨終佛至　慈悲加護　蓮臺迎去
勸君生信　莫更疑慮　信願持名　綿綿密密
乘佛願力　必定生西　蓮花化生　徑登不退

一九八二年十月十三日

〔十〕答H老居士

一、答（一）願貴切實，（二）臨終觀行

拜讀大願，至表讚嘆。妙解如環，情辭眞摯，定邀四寶加被圓滿成就。竊以願貴切，貴落實。今學長勝願即貴在「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十六字之落實。果能逐步落實，決定有願必滿，往生極樂，位登不退。甚至即此肉身，圓滿菩提。

承詢嫂夫人臨終觀何本尊爲宜問題。頗瓦法本尊爲觀音，嫂夫人平素自修爲綠度母，臨時更改困難，故可直接觀自爲度母。諦信度母即觀音（實際亦眞是觀音）無二無別，決得相應。總之，諾祖開示：「汝能往生與不能往生，只看汝是眞願意去與不願意去爲斷。」故古云：「但辦肯心，決不相賺。」

更有進者，既承下問，敢不掬誠！行人於臨終緊張關頭，仍能自在修習頗瓦者，恐百中無一，甚至千萬中亦難有多少也。例如宋代蘇東坡居士才智過人，兼擅禪辯，晚歲以淨土爲業，臨終又有善友在側。但最後一着，仍只是以手指心，自云「這裏著力不得」而已。持名尚不能著力，況於臨終時自運明點開頂往生乎！可見臨終一關，非同小可，萬勿掉以輕心。唯當勇猛精進，如救頭燃。養之於平日，方能用之於臨時也。我輩行人，結其求生淨土之勝願，臨終之際，萬緣放下，一心求佛接引，此時但能續念聖號或本尊眞言，直到最後剎那，決蒙接引生西。只此最爲簡易可靠。由此可見，嫂夫人於臨終之際，只要能提起平素熟念之度母咒，（或聖號）即大事了畢矣！

二、（一）論開悟，（二）勸躡解起修

大函敬悉。承詢樹上之猴，必以一手攀枝，若雙手齊放，即是悟境之說。此爲老學長數十年來久參之老問題，既承下問，焉敢緘默。只好再扯一堆葛藤。禪云：「撒手空行。」又云：「如萬丈懸崖，縱身直下。」此兩語與老學長所聆之法喻相似。教云：「眞心以實相爲相，妄心以攀緣思慮爲相。」有所攀緣執著，即是妄心用事。雙手齊放，頓無所攀，即是離妄。離妄即眞。故云：「不用求眞，唯須息見。」又云：「但盡凡情，別無聖解。」此時若有毫釐求眞作聖之念，便是頭上安頭，於是猴子又攀住一枝新條矣！正當悟時，赤裸裸，淨灑灑，取捨情盡，凡聖體空，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非思量分別所能及。喻曰：「如萬里尋親，突於十字街頭，一眼看見親爹。」此喻初見本面時之驚喜也。又喻曰「賊入空室」，此語更好，蓋喻，「死盡偷心」也。可憐生這個小偷，冒危險，費心機，撬開門鎖，誰知室中空無所有，於是這一顆熾盛的「偷心」頓然止息。這也即是雙手齊放之喻也。數喻合參，或能稍窺悟時情景。至於函中所引《宗鏡》法語，均是妙諦。正宜「躡解起行，行起解絕」；「此是行時，非是解時」。近

頗有以「解」爲「悟」者，此皆錯認驢鞍橋爲阿爺下巴頦者也。猿猴之病在於捨一取一，厭喧求靜，棄穢取淨，除迷求悟，捨凡求聖，去妄想入禪定，出生死求涅槃，總之手中必牢執一物，可換而不可無，故永無了期。此尚屬上者。近更多有雙手齊執之行人，縱變爲三頭六臂，每臂也必須執着，愛鎖情枷，名繮利鎖，邪見疑根，一一視同拱璧，愛玩不捨。如是修行，徒自欺耳！

老學長久侍　上師，聞法獨多，修法又勤，此皆多數師兄所未能及者，敬祈百尺竿頭，日新又新。敬獻葑言，以備採擇。

（一）進一步加深對上師之敬信。

（二）繼續發起大菩提心。

（三）嚴守密戒。

（四）老實修法。

（五）下座後憶念不斷，如未能，則應不忘佛法。

（六）未悟前，決不妄談經論，更不可談禪說密。

古云「大事未明，如喪考妣」，焉有心腸與人喋喋！且大事未明，即是大法

未明；既未明法，又要談法，只是一盲引衆盲而已。不但無益於人，更是有害於己。因無知妄談，難免輕師慢法之語，犯罪於趾高氣揚之中，破戒在雄談闊論之際，眞是可憐憫者。倘更深墮謗師謗法之坑，則其下場吾不忍言矣！

老學長用功勤而過失少，故成功希望甚大。近閱《大圓勝慧》，中云修「且卻」見性者，方可修「妥噶」。其課程表爲：

1——2點：上師法，2——3點：且卻，3——5點：拙火定，5——7點：禮供念誦燒（火供），7——11點：妥噶，11——13點：禮供念誦，13——17點：妥噶，17——19點：護法與氣功，19——20點：觀無常，20——22點：本尊法，22——24點：卧入光明定。可見24小時全部在修持。卧床只兩小時，仍在入定。於是乃知密法之所以能即身成就者，在於菩提心大，從悟起修，晝夜精進不已也。近多有既未悟心，又不勤修，侈言即身成佛，直是笑談而已。唯願老學長以《宗鏡》爲導，密法爲行，淨土爲歸。唯精唯一，再接再勵。誓盡此身出娑婆，無生而生證佛智。願共勉之！

〔十一〕答I居士

一、答悟、修、事、理、願、行諸問題

來信及照片均收到，甚慰。從照片可見，頂開得很好。所提問題，依次解答：

（一）〔問：「悟不由參、不由修」是否等於與參修無關？〕

悟不由修，但亦不離修。至於「悟不由參」，更不能籠侗。常云，參須眞參，悟須實悟。且禪門自宋大慧禪師倡導，乃以參話頭爲法門。又佛徒常行之修持方法有「學教」、「作觀」、「念佛」、「修密」與「參禪」，可見參與禪實有密切關係。但進而言之，古德有云：「諸方的禪是參得的，老僧的禪是悟得的。」從後半句看，則參與禪又無關矣。總之「悟」是「行不到處」，非一切修行之法所能及，故云「一法不立」。但此決不可誤解爲離一切修行才是，應知捨離修行更不能及。

（二）〔問：有人認爲理無礙則事必無礙〕

未必，未必！《首楞嚴經》云：「理須頓悟，乘悟併消。事須漸除，因次第盡。」又宗下常云：「頓悟雖同佛，多生習氣深，風停波尚湧，理契念猶侵。」其它同類語句甚多，難於俱引。

（三）〔問：「八風是動還是不動？」〕

此問實質是當人應否不隨八風而動之問題。此回答是決定而簡單的——當然是不隨。教下之忍辱戒定，都是不隨之意也。至於宗下，一風也無，何有八風？更談什麼隨動不隨動？從風源起處，一眼照破。不於心外求法，還有什麼叫稱譏苦樂等。你於此處誤解頗深，所以再次提出。千萬不要以爲自己懂得了許多！應知苦樂等境皆是自心，何必以自心分別自心，更何況從自心生起一心去隨自心，或不隨自心，豈非庸人自擾，頭上安頭？當前下手處一般以教下之忍辱戒定爲宜。例如孔門教人「非禮勿視」等等是下手處。等到孔子晚年則是「從心所欲不逾矩」，但這決不是普通人的境界，實無法下手也。另外也決不可誤認爲悟心之人如一灘死水，這又誤入歧途。昔白雲端祖師因弟子五祖演的開悟，而樂得手舞足蹈，可五祖演自若也。等到五祖演的侍者佛果開悟時，五祖演興奮到處告訴人

「我侍者參得禪也」。

（從五祖所說，可見你提的「悟不由參」也是片面的。）這以上不都是歡喜嗎？祖師痛哭流涕者比比也，這豈不是悲嗎？打人罵人者更多，這豈不是發怒嗎？但其悲喜憤怒之境與常人無共同之處。祖師之罵人，正是極度的慈悲，正是演說妙法。

（四）〔問：世法中認爲，變化和運動是「絕對」的，出世法認爲不動是「絕對的」。〕

這後半句話是完全錯誤的，佛法中沒有什麼「絕對」。佛教不說一，「一」就是絕對；佛教只說不二。不動更不是絕對的。宗門說「死水不藏龍」，又說「澄潭不許蒼龍蟠」，焉能是死硬的不動，那豈不是僵化？《金剛經》所說「如如不動」，多少人錯會！經中之意是指說法之人應如如而說（第一個如字是動辭，第二個如字是名辭），無有變動，也即是說不可背離「如如」而說也。《楞嚴》觀音耳根法門。初是「所入既寂」，這是不動，也即是靜也。緊接着便說「動靜二相，了然不生」，這便「不動」也無了。這還只是觀音大士初下手工夫。下面還

有幾重「能所」須超脫，也即是說還有幾層箏皮須剝脫才是箏心。

（五）〔問：以宗言事，以教言性，如何避免邏輯上的衝突？〕

此問文義不顯，似爲：教下講性，但性離言說故矛盾。宗下，本無一物。如談事，又是矛盾。如果即是此義則好答。此亦不是語言問題，（你信中問如何掌握語言？）而是實質問題。《楞嚴》說一切經教，都不過是「因標指月」而已。也即是說，不過是指示一下月亮所在的方向而已。到底什麼是月亮？那只有你自己眼見才知道。這不是語言所能解決和替代的。教之談性，正是如此，有什麼矛盾？世人的毛病有二：一是棄標求月，茫茫太空何易尋找？另一是認標爲月。這一病最普遍，最難醫。一般往往以對經論、禪宗公案的理解當作悟。把「標」當作「月」。這不但永絕見月之望，並且連標也弄錯了。當前學禪之人，無論老、中、青，犯此病者十個幾乎有五雙，切須仔細。至於「以宗言事」，此四字本身有很大語病。現在姑不咬文嚼字，只談大意。禪宗不但不是强調無事，恰恰相反，而是以無事爲病。這個問題又是十個幾乎有五雙都搞錯了。宗門所指責的，「墮在無事甲裏」，正批的是這班人。所謂「墮」者，墮落也。貶義辭也。禪德

所示「但於事上通無事，見色聞聲不用聾」，又「無心於事，無事於心」，總之都不是一味無事一概斷滅去也。如是談事又何矛盾之有？

（六）〔如何判斷所發之願是否恰當？〕

此問最好。此問甚切，此問抓住了根本，此是聯繫當前實際行動的迫切之問，故表揚之。說來也難信，許多人修行一輩子，不懂得什麼叫發願，更不懂什麼叫切願。切者，懇切也，迫切也，切實也。切實兩字含義甚廣，亦包括俗言「切合實際」之義，亦即切己、切時、切機。所以首先應有自知之明，了解自己具備那些有利和不利條件。其次是掌握世界、國家、社會的形勢，包括今天和明天。再則是默察法運之機緣，何者將興，何者暫隱。本人今生具體之願決不能脫離客觀形勢與法運因緣，但憑己意而盲動。發願不是細事，更不是只憑主觀臆想的事，而是一步一步從小到大，從淺到深，從抽象到具體，從浮泛到切實，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例如阿彌陀佛在因地中，以五劫的時間精勤求索，方才結得四十八願。您目前先發起原則性的願，於是一面修法，一面加深對於主客觀的了解，逐步形成具體的願。懇懇切切契合時機，這就是切願。既是切願，行動必然

跟上來，這樣的願才可能「有願必滿」。目前就要求全部具體和恰當很難，但其中度生與往生之願肯定是恰當的、殊勝的。但度生二字目前仍是原則性的。具體內容，當然您自己也有設想，可是恰當與否，不宜主觀武斷。應多觀察，總結，並請教師友。

二、答開頂後之修持

5月22日信收到。目前繼修金剛薩埵法甚好，理由如下：（一）此法雖名爲懺罪法，實爲無上密宗無上大法之第一部份。（二）懺罪亦極端需要，爲自爲他普作懺悔，於劫火欲燃之際，有此甘露，利樂無窮。（三）此法已熟，可續修，多念百字明。另根據您之健康與願力，目前應速念滿長壽佛咒十萬遍（至少數）。當時蓮花精舍王上師對每一開頂者均如是要求。此十萬遍無論座上座下所念皆算數。座上則於念完本尊咒後接念長壽佛咒。長壽佛即無量壽佛，即阿彌陀佛。持咒不但長生，且有臨終往生與現世成就之大益。目前就這樣修。

三、勸深信

六字大明治病之法，目前不必修，將來亦不必修。但對此法應珍重，留待有

緣人。能知之法不妨多，所修之法必須專。目前修行人忙忙亂亂，勞而無成，都是缺少信心，對自己現修之法信不及。於是東求西問，無有了期。這樣下去，請待驢年。其實，一句佛號、一句咒、一個種字、一個手印，莫不皆是圓圓果海。信得及，當下便用；信不及，徒然忙亂，到頭來仍是入牛胎馬腹。所貴是信心堅固，知見圓融。一切法含治病法，治病法含一切法。信得及，專修可，兼修亦可，輪修亦可。信不及，一切都成戲論！

四、論「依法不依人」，並再談發願

來信收到。內容豐富，思想眞實，頗能反映勤修後之心境。欣悉竿頭日進，甚以爲慰。現仍事冗，乃擇要先覆如下。

（一）來信謂「依法不依人」，「依法也依人」？

第一句乃古人四依之一，四依者：「依法不依人，依義不依語，依智不依識，依了義不依不了義。」此四依實爲萬古顚撲不破之至言也。所謂「依法不依人」之實旨，正如《菩薩戒》云：「其法師者，或小姓年少，卑門貧窮而實有德，是故不得觀法師種姓。」意云，當觀法師之見正與不正，莫觀其種族之貴與賤。

此即「依法不依人」之正義，亦即求善知識之正眼。當重正知正見之實德，而不看其人之名望與地位也。近世依人之病更深，只慕名頭與牌號，唯重表面，故學法者如牛毛，而得道者如麟角也。《圓覺經》云：「末世衆生，將發大心，求善知識，欲修行者。當求一切正知見人，心不住相，不著聲聞緣覺境界。雖現塵勞，心恒清淨，示有諸過，讚嘆梵行。不令衆生，入不律儀。求如是人，即得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末世衆生，見如是人，應當供養，不惜身命。」經意甚明。世間能遇之善知識當然是人，但應是什麼樣的人？經云「正知見人」。「正知見」即是法也。故云「依法不依人」。應因法而依，不是因人而依。此段經文極重要，盼終身信受奉行。此經名爲《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經題直截名爲了義經，可見此實爲了義中之了義也。此經亦正四依中所指應依之了義教也。經意甚深，切盼深入參究。

從以上所引經戒，估計君之意見可以消除。只要正確理解「依法不依人」之話，便可免君所謂之流弊。殊不必另提「依法也依人」，另提一句，反易混淆。我看但說「依止善知識，依法不依人」較妥。《華嚴經》中文殊告善財云：「親近

供養諸善知識，是具一切智最初因緣。」《大乘四法經》云：「諸比丘盡壽乃至逢遇喪命因緣，必定不得捨善知識。」《圓覺》又云：「心當生希有，還如佛出世。」此皆明，應依善知識，並尊之如佛也。但如何辨別善知識與惡知識，則應「依法不依人」。

（二）關於發願問題，函中有「選擇所集中的目標中，就有對自身的取捨標準，要準備犧牲什麼以集中力量得到什麼。」數語甚好。表示確在認眞考慮發願問題，應珍重。但另一方面也不宜操之過急。大經中法藏比丘以五劫時間方才結成四十八願。當前，君之求索，不外「默察機緣」與「創造條件」兩途。因須利他，「他」即客觀方面。一切法從因緣生，當然要看機緣。至於「自覺」，雖是主觀方面，但也不能脫離因緣，自身之求法修法，也都要看機緣。故首須對於機緣有切實與深刻之了解。但又不可侷限於現有因緣之中，而須發揮主觀能動性，以創造條件。當前首應創造的是「眼」。《觀世音大悲心陀羅尼經》中，觀世音菩薩云：「欲誦持（大悲咒）者，於諸衆生起慈悲心，先當從我發如是願……南無大悲觀世音，願我早得智慧眼……」正如函中所云：「怎麼去辨別人，怎麼知道

這是了義教。」這都首須具眼。所以你當前首須創造的便是「眼」。這也即是你當前首先應發的願。這正是觀音大士的教導。要持咒先須發這樣的願。你說按着經本把願文念一遍，這只叫「誦願」，不等於「發願」。眞實發願，必然有行動跟上來。那就是止惡行善，懺悔祈願，誦咒修法，讀誦大乘。祈請上師三寶加被，早開正眼。你已有初步眼力，經過一些考驗。但還有更大考驗在後面。必須通過這些考驗，才有可能「得智慧眼」。通過考驗，不等於具眼，只是過程而已。

〔十二〕答丁老居士

一、（一）略談慧業文人學佛通病，（二）勸老實修持，讀誦大乘

學長深具慧根，才華甚茂。先師夏老謂您根器過於z某某，確是如實之言。z公確甚聰明，參禪亦甚深入，所惜者聰明反被聰明誤。恃才傲物，自認爲必可開悟，不料終身未能打破漆桶。其癥結所在，正是《首楞嚴經》世尊訶斥阿難者。阿難多聞第一，但不能免摩登伽之難。佛教導曰：「諸修行人，不能得成無上菩

提，乃至別成聲聞緣覺，及成外道、諸天魔王及魔眷屬，皆由不知二種根本。錯亂修習，猶如煮沙，欲成嘉饌，縱經塵劫，終不能得。云何二種？阿難！一者無始生死根本，則汝今者與諸衆生用攀緣心爲自性者。二者無始菩提涅槃元清淨體，則汝今者識精元明，能生諸緣，緣所遺者。由諸衆生遺此本明，雖終日行，而不自覺，枉入諸趣。」阿難聞此並未了悟，仍以現前能推尋者爲心。世尊斥曰：「咄，阿難，此非汝心！」「此是前塵虛妄相想，惑汝眞性。由汝無始至於今世，認賊爲子，失汝元常，故受輪轉。」可見從古至今，從阿難到z公以及以彼二人爲代表者，無量無數之修行人，都是通患此病。認賊作子，煮沙作飯。不知當前能作決斷及種種思維計較者，只是第六識。八識中前五識及第八識均無過咎，只此第六第七兩識使人背覺合塵，枉受輪迴。第六識是分別，第七識則執我。由於執我與分別，故全眞成妄，全盤都錯。而聰明人則受病更深。聰明人自恃比別人更能分別，更善計較，殊不知其自作纏縛，百倍於常人也。例如名學者×××自作聰明，謬指《大乘起信論》爲僞書，而其文中之論點及論據均極可笑。又如尊函中所提到之z某名人，竟將心經中之密咒譯爲華文，眞是荒唐蓋世。試

問這四句爲何玄奘大師不譯，難道大師不懂這四句梵文？但大師不譯。蓋不譯才眞譯也。咒中每一字均有無量義，請問如何譯？勉强譯出匪但掛一漏萬，實則掛一而漏無量矣。更有進者，密咒之妙處，正在於其無理路，離言思。心經之妙亦正在於前部有理路，可思議。末後直是四句咒，毫無理路，不可思議。從顯而密，即思議而入不可思議。故此經稱爲般若之心。（書至此，適收到韓清淨居士所著之《心經頌釋》亦曰「此咒經意義，强解非所應。」可見譯咒眞是畫蛇添足。）但大函中荒謬絕倫者，則莫過於某外國學者認爲《阿彌陀經》是僞經之說。難道此外國學者，竟能超過羅什大師與玄奘大師？此兩位超絕古今之大譯師，均親譯此經，正顯伊等重視此經。又淨土法門乃千經萬論所共指，難道千經萬論都是僞！眞是不值識者一笑。蓋慧業文人學習佛乘，總是易生知解。宗門常曰：「知解門開，則悟門塞。」又《圓覺經》曰：「以生滅心，而辨圓覺，彼圓覺性，即隨流轉。」蓋衆生意識分別，皆生滅心。以此妄心，欲解圓覺，則圓覺妙性，亦隨衆生心而流轉爲有生有滅之妄相。故勸學長發一猛省，深認生平所自負一切聰明過人之處，即去道愈遠之處。從此甘作鈍漢，老實修行，方能跳出以上諸人

之窠臼。至於實修，盼能密淨雙修。「密」則常修貢師親傳之度母（或亥母），（度母似更相宜，諾祖幽囚井下，因持綠度母，屢次中毒皆不死。）「淨」則常持阿彌陀佛聖號。必須「是心作佛」，方能證本來是佛之自心也。故此爲首要。

其次則是「讀誦大乘」。蘇州有一老居士，自謂已開悟，實則尚未。夏師曾問伊，平日如何修持，伊曰：「我只是渾渾沌沌。」夏師曰：「你還有什麼渾，你早已是日鑿一竅而渾沌死。」夏老之當頭一棒，打得正好。惜伊不識，當面錯過。事後弟曾請問夏師：「似此渾沌已死者，當如何辦？」夏師曰：「繼續鑿，直到通身鑿通爲止。」妙哉！妙哉！此眞起死回生之妙藥。知識分子不能如愚夫愚婦之老實修行，正因渾沌已死。故唯有廣讀大乘，深參實究，鑿之不已，直到通體透脫，方到休歇之地。敬盼　老學長一方面老實用功，一方面刻苦參研，行解相資，專精勤久，必將柳暗花明，別有一番天地。老學長誠意甚殷，下問於我，故不得不掬誠以報。謹以此密淨雙修，行解相資，二語作爲供養。至於密淨之中，孰賓孰主，請您自決。

〔十三〕答K老居士

一、（一）答「茶椀」的空假中三觀，（二）略談物質文明皆「有爲法」

上次光臨途中備受辛苦，足證爲法心切，甚爲難得。所問敬答於次：

您問「茶椀」如何結合《金剛經》？

（一）「茶椀」，是假有，若根本無此物，何有此形？何有其名？今既因「形」得「名」，蓋由於假有也。「即非茶椀」。透過現象看本質，則何嘗有茶椀，只是一些電子，質子與中子，再究其實，則只是波動與能量而已，如是則茶椀成「空」，是即空觀。一個茶椀即假即空（既是假有，復是空無），空假不二，是名中觀，故曰「是名茶椀」。

（二）物質文明能爲人類帶來福利，但所能造福的範圍，只限於一個小小地球，乃滄海之一粟。若只照顧一個小地球，而拋棄無量無邊的世界，正所謂棄海認浮漚者也。

至於所謂福利，實際皆是短暫、虛妄。人間福利以及科學本身，都是有爲

法。《金剛經》曰：「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世間科學總透不出三維空間，對於多維空間的眞實境界，永無所知。

末後，佛教徒中像您這樣因年老多病而退休之科學家應當如何呢？那就是：學如夢之科學，做如夢之研究，得如夢之發明，造如夢之產品，利如夢之人類。這些都不妨盡力而爲，但必須牢記——如何出夢！

〔十四〕答L老居士

一、略談大圓滿法

L翁老學長道鑒。大示及法照同時寄達，歡喜無似。既聞道場開光，復瞻寶像莊嚴。蓮師法幢，蔚然建立，此實爲大事因緣。學長偕伉儷與令媛令坦贊助之功，不可思議。爲衆生賀，爲蓮舍賀，亦深爲學長闔府賀也。至於大圓滿法包括「且卻」（立斷）與「脫噶」（頓超）。「且卻」完全同於中國之禪宗，無修無證，一法不立。不歷次第，見性成佛。行人若與「且卻」相應，則同於禪宗之頓悟。至於「脫噶」則必須在與「且卻」相應後，方可開始修習。目前大陸，學密

者多喜躐等，未契「且卻」，而大修「脫噶」。修法者興高采烈，自認爲得無上法。而不知如是修持正是煮沙作飯。蓮舍之法極妙，大圓滿即攝於生起次第之儀軌中。例如四臂觀音法及蓮師馬王金翅鳥法均有最極殊勝之大圓滿部份。此即無上之妙法。

對於精舍拙見以爲：（一）對於同學，貴精不貴多。（二）對於道場，重實質而不重形式。香火興旺、壇城莊嚴者皆形式也，而實質者，法也。發無上菩提心，如法修持，如是之人，所在之處，即是道場。（三）對於法，重悟心，而不重境界、靈感、禪定、神通。盼同修能於修生起次第中，直趨大圓滿。

〔十五〕答LM兩居士

一、答學密須兼修西方淨土並讀誦大乘

蓮師法乃蓮華精舍必修之法。王上師指定精舍所有同學均以蓮師爲上師，嘛哈嘎拉爲護法。至於本尊則可因人而異。再者，精舍初十之會供，王上師亦指定爲蓮師會供。故知蓮師乃同學人人必修之法。蓮師與阿彌陀佛、觀世音本爲同

體，即一而三，即三而一。故紅教尊彌陀崇淨土。諾那祖師曰：「修任何本尊皆必須兼修西方淨土。」因西方淨土有彌陀大願攝受，最易往生也。

您夫婦發心眞實，對於密乘信仰甚堅，學法因緣又極殊勝，實爲多劫善根所感。切盼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對於大乘經論，用心讀誦。王上師曾指定精舍同學必讀與參考之經論各十餘部。《金剛經》《圓覺經》《法華經》《普賢行願品》《無量壽經》《阿彌陀經》《觀經》《維摩詰經》《地藏經》《藥師經》《六祖壇經》《大乘起信論》皆必讀者。昔有人問諾祖，什麼是密宗境界？祖師答曰：「密宗境界不可說，不可說。金剛般若波羅密經是密宗境界。」諾祖開示是無上醍醐，愚即是從此經入。

〔叁〕贅語

校稿初竣，於午餐之際，俄頃得一偈，附錄於後，以代結語。

校稿偶興

清淨一句萬德嚴　　禪密淨土一而三

掩耳不聞末後句（注一）「無心猶隔一重關」（注二）
六根齊攝當下是　三密相應剎那圓
持名即禪即持咒（注三）且卻即是祖師禪（注四）

丙寅（一九八六）初秋龍樹大士聖誕黃念祖誌於北京蓮舍

注一：宋黃龍忠禪師觀水磨發明心要。佛眼曰：「吾有末後句待吩咐汝。」黃龍掩耳而去。
注二：古德云：「莫謂無心便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
注三：《大集經》：「若人但念阿彌陀，是爲無上深妙禪。」
注四：且卻義爲立斷，乃紅教大圓滿法中之要法。

肩衆生慧命　作人天眼目

在中國佛學院首次教師節慶祝會上講話——黃念祖

我在一九四九年北京解放以後，一直從事高等教育工作。欣逢我國首次教師節，已是十分歡悅；何況又是在佛學院參加慶祝會，彌感意味深長。

我很慚愧，在佛學院的工作做得很不夠。我只是：上課便來，下課便走。管「教」不管「學」，所以我的教學工作最多只能得五十分。但我在過去幾個學期的工作中，很受鼓舞，增强了信力和動力。我看到佛教復興的曙光。許多學員，發心眞實，信念堅定，遵守律儀，專精求道。在課堂中，大家清靜安和，莊嚴肅穆，致使教室儼如道場，從答卷中，由於大多數同學刻苦學習，認眞答卷，因此，考卷渾同總結，並且八二班的整齊超過八〇班，並聞八四班又勝過八二班。班上整齊，說明班中可能成就的人數衆多。佛法復興的關鍵在於人。法輪常住，而轉法輪則賴於人。必須有足夠的能轉法輪之人，我們才能繼往開來，把佛陀聖

教光闡於世界。

現在佛學院與祖國各地均湧現許多發心純正，眞實出家的佛徒。在佛學院中更是一班勝似一班。這種蒸蒸日上的好現象，着實令人鼓舞。這正是佛教復興的內因。

佛法不離因緣，緣即是外因。目前的外因，同樣也是十分殊勝的。首先是國內情況，自打倒四人幫，撥亂反正之後，全國各條戰線均呈現了欣欣向榮的佳象。宗教政策正在認眞落實。名山寶刹，紛紛重興，僧尼學院，相繼建立。可以看出當前的時節因緣，正是大好。

其次，則是佛教已流傳到世界上許多國家。尤其是國外科學家對於佛教的景仰，正在方興未艾。現代科學的進展，對於微觀世界與宏觀世界的認識，均有新的突破，使得許多大科學家瞠目結舌，驚惑不解。他們料想不到，現代最新最尖的科學成就，竟已早在二千多年前釋迦世尊的洞鑒之中。所以許多科學家想從佛學中得到啟發。

現代科學的突飛猛進，推翻了許多陳說。例如：牛頓認爲物質是由一些可以

分割出來而獨立存在，並且有實體的基本粒子所組成的。現代科學證明，那只是一種錯覺。愛因斯坦說：「物質是由場强很大的空間組成的。……在這種新的物理學中，並非既有場又有物質，因爲場才是唯一的存在」。可見愛氏認爲客觀存在只有場而無物質，場是徧滿空間，無所不在，它是具有作用力的空間，例如磁場，其中並無任何實物可尋，也沒有任何形相可得。另一位大科學家赫爾曼·外爾說：「按照場論，一個物質粒子，例如電子，只是電場的一個小區域，其中場强的值很高，這表明在這很小的空間集中了相當大的場能。……事實上任何時候也不存在構成電子的物質實體」。由上可見，構成物質的粒子既無物質實體，那麼其所構成的森羅萬象又焉有實質可得。所以當前亞原子時代的物理學家認爲物質是既存在又不存在。存在是「有」（即天台宗所謂的「假」），不存在是「空」。既存在又不存在，即假即空，故即是「中」。足證一色一香無非中道。現代物理學給天台宗的空、假、中三觀，提供了科學論據。

現代物理學更證明：眞空並不空，它包含無數的粒子。它是有生命的空，是無休止地以產生和湮滅（相當於佛教的生住異滅，或成住壞空）爲節奏的空。這

是現代物理學的重大發現，恰好印證《心經》中「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從空可以變有，從有復歸於空，空有相即，本來不二。所以現代西方科學家的世界觀，正螺旋上昇，而重返到一元論。

又一九五零年蘇聯的科學家發現了微中子。經過繼續的實驗證明：微中子既無實質，也無形相，它的體積（在空間所佔的區域），只等於電子的一百億分之一，但它能穿透十億公里的鋁板或鋼板，只象穿過一層薄霧。它可以被原子吸收，也可獨立存在。它們瀰漫於太空之中。在當前尖端科學所能觀察到的宇宙，其中包括無數星雲，其最外層存在着無數的微中子，使整個宇宙像是一個大圓泡泡，其直徑爲六千萬光年。這個宇宙的形成，「微中子起了重要作用。它們無體無形」，可是有這樣巨大的作用。它顯現了相似於無色界的氣氛。我們人類現處的世界（三界中最低的慾界），乃三度空間（長、寬、厚），而科學家已證實了四度空間到十一度空間。第四度空間是色界與無色界的過度空間。各種空間互相交織。就在我們的物質世界中，存在着無色無形的第四度空間的通道，經過它來傳遞，其速度遠遠超過光速（每秒三十萬公里）；如果由第十一度空間，其速度

將比光速大到不知多少千萬倍。所以三度空間中的生物（例如世界上的凡夫）所認爲神怪而不可能的奇蹟，在高度空間都只是家常便飯。《華嚴》的不思議境界，也成爲自然之事。

《現代物理學與東方神秘主義》（根據F．卡普拉的《物理學之道》編譯）在結尾中指出：「我們（西方）的整個文明能否生存下去，也許就取決於我們能否進行這種變革。它最終取決於我們採納東方神秘主義某些陰（指《易經》坤卦之德）的態度和能力……。」其中「東方神秘主義某些陰」實義是東方哲學的精髓，而佛教教義正是這座寶塔的頂尖。

現在西方文化界中卓識之士，正要向東方（尤其是佛教）來尋求起死回生之藥，因此我們佛徒，若能契會如來眞實義，並能善巧方便，使西方科學家以尖端科學爲基礎，而能領悟一些。那麼，我們對於人類的文明和幸福的貢獻，將是史無前例的。

但佛學不同於專門的一切學問，它不可能以一般治學方法進行研究，而了達其中實義。因爲佛法是「佛之知見」，「非語言分別之所能知」。人們用來思

維，推尋和研究的，只是第六識，即分別識，屬於生滅心。《圓覺經》曰：「以生滅心，而辨圓覺，彼圓覺性，即隨流轉」，可見用第六識是無法契會如來眞實義的，必須離染離相，無思無爲，才能與佛法相應。因此必須從正信眞修入手，參須眞參，念須實念，即修離修，潛通佛智，除障生慧，始有相應分。當前佛學院「學修並重」，這是非常正確的。這也即是古說的「行解相資」。古云：「解而不行，增長邪見」。故必須行持與理解互相促進，才能直趨覺路。反之，「行而不解，增長無明」。蓋八聖道中，正見爲首。正見者，由於智慧明了，而能了達第一義諦之理體也。由於正見，方有正思，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與正定。正定者，揀別於不定、邪定與有漏禪定。若墮邪定，則欲昇反降，種種勤苦，總是盲修。若得有漏禪定，則福盡還墮，茫茫苦海，終難出離。《觀經》云「欲生彼國者，當修三福……三者，發菩提心，深信因果，讀誦大乘，勸進行者。……。此三種業乃是過去未來現在三世諸佛淨業正因」。三世諸佛皆以發菩提心，讀誦大乘等爲正因，可見行解相資，實爲主要。從茲而定慧等持，悲智並運，再進則爲，福慧雙圓，明行俱足也。

敬盼諸位學員，學修並重，行解相資，發無上菩提心，以肩荷衆生慧命爲己任。昔日寺中齊堂常書一偈警衆，文曰：「衆生慧命，繫汝一人，汝若不護，罪歸汝身」。爲了承擔此一神聖責任，則須圓解圓修，宗通說通，方能續佛慧命，爲人天作正眼。又唐代睹桃花而悟道的靈雲禪師，在遺書中推薦其首座雲門大師曰，「堂中首座，人天眼目」。茲謹以

肩衆生慧命　作人天眼目

二語，奉獻於本院學生會全體成員，爲頌爲禱，以回報諸君的盛情。

淨語序

已亥歲，在重慶，侍先舅父南昌梅公講席，每談及當代佛教學者，必首推夏蓮居先生。念祖素諗舅父不輕許可，因乘間請道其詳。梅公曰此未易言，可少語汝。吾與蓮公師兄，同受戒於安慶地藏庵慧明老法師。蓮公所會集之漢、吳、魏、唐、宋、五種原譯《無量壽經》，慧老認爲古今第一善本，曾共同持經在佛前攝影，留爲印證紀念。四明觀宗寺諦閑老法師，於蓮公佛學亦爲重視，燕京拈花寺省元禪師，爲臨濟正宗嫡傳，與蓮公尤爲至契。省老最後遺偈，有單提一念人難信，直至離念始不疑。欲知離念眞境界，唯尚一念乃發機。即親筆書與蓮公者，蓮公答以四詩，其中有拋向虛空誰印可，拈花笑倒老禪師之句。此詩到後，省老當即示寂。遠近競傳，嘆爲希有，曾載淨語集中。慧老諦老省老三大德，對於蓮公相重若此，則其學行見地概可知矣。又數年抗戰告捷，調職返都，晤岳父龍友蕭老先生，始知於蓮公爲辛亥袍侶。草函爲介，因聞蓮公門風甚峻，欲謁而止者凡數月。及得叩見，倍荷獎誨，乃益感先舅梅公相知相信之深，而數十年來

南梅北夏並稱者，非偶然也。念祖幼承母訓，及舅氏講論，知向佛乘，幸受諾那貢噶兩上師傳承之密法，然於儒佛顯密禪淨各宗，稍窺要旨者，實由我師蓮公多方策發啟誨，有以育成之。此念祖所永永服膺銘勒，莫敢少渝者也。淨語者爲我師淨課之餘，隨機偶成，上卷係令嗣東庵運生兩兄錄存者，已於廿五年前印行海內外，其下卷則由長白黃一如居士輯錄而成，既共合爲一編，問序於念祖。自愧弗文未足，仰贊高深，謹就夙所聞於舅氏梅公，及顯密禪教諸大德，推重事實，略述如上。古來淨土之詩，當以永明、中峯、楚石、諸大師之作爲絕唱。蓮池、藕益、省庵、徹悟、諸師繼之。自此而下，漸成通套，幾乎千篇一律。吾師蓮公所作，皆其自道甘苦，直書所見，無一語相襲，無一篇雷同，雖名爲修淨之作，實則與禪教，顯密均能融會貫通，深入顯出，能令讀者當下心領神會。近代作者未見其匹，此皆有目共睹，非念祖一人阿好之私言，可以質諸十方而無疑也。吾師生平，無時不在學中，故其著作宏富，純從親身體驗而來，立言精當，語無泛施。在文藝方面，除因避亂散失者外，尚存有渠圓外篇十數種，關於佛學最重要者，則有會集之《無量壽經》及秦唐兩譯《阿彌陀經》，《淨修捷要》，《會譯引證

記》，《寶王三昧》，《長壽懺法》及《觀音寶典》三種合參。至其會集大經之緣起，均詳載於先舅父梅公所作之序文中。我師自海外歸來，嚴戒收錄弟子，念祖幸由梅蕭兩公因緣，忝列門牆，備聞緒論，嘗語念祖曰：眞佛徒必能勤儉愛國，眞佛徒必能嚴守戒律，眞佛徒必能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凡與以上數則相反者，皆係邪見謬種，波旬眷屬，非本師迦文教下人也。於此可見吾師於世法佛法理解行證爲何如矣。師之志行已見於黃一如居士節錄，王一葉所撰渠園詩序殘稿中，不再贅述。尚有須待補充者吾師每云：佛法中惟淨土宗可以三根普被，因其於一切時一切處，皆能不離佛法而行世法，不廢世法而證佛法。此與康藏大呼圖克圖即身成就之諾那祖師所云：密宗紅教，乃頓中之頓，亦如中國淨土宗，所謂一句彌陀攝萬法之意相同。白教大德貢嘎呼圖克圖，一見蓮師即曾親告念祖曰：堪任無上密宗之金剛阿闍黎，僅見此一人耳。又云：禪宗達摩祖師口訣，精要了當，直指人心，即大密宗之口訣，可見禪密淨土相即不二，皆圓滿究竟總持陀羅尼微妙章句。念祖以爲讀淨語者，倘用此等眼光觀之，方不負吾師之深心，與諸大德開示之要路耳。

弟子江陵黃念祖謹序

阿彌陀經三種合印序

夫聖教之血脈在於法・大法之宏傳繫於人。人因法悟・法賴人宏。於茲法乳恒流・慧燈踵繼・今我林諸居士・感恩思報・踴躍宏經。去夏以來・除共修課儀・常誦密咒外・印有《普賢行願品》・《觀音普門品》・《金剛經》・《心經》各二種。茲又有鍾履堅居士發無上心・繼印《阿彌陀經》三種。蓋印經諸賢之用心・乃欲大衆咸以觀音之大悲爲心・普賢之大行爲願・以般若爲導・以淨土爲歸・此誠知恩者善於報恩之勝行也。

更有進者・此次印般若則兩譯齊刊・印彌陀則三本並行。前者已屬罕睹・後者更是未聞・匪但生面獨開・抑亦隻眼別具。此非眩奇・實寓苦心。般若部份已有該經王序闡明・茲僅就現印三種・略抒管見。

蓋《阿彌陀經》乃世尊不問自說之心要・十方佛讚之深經・究竟方便之妙法・最極圓頓之指歸。早經姚秦羅什大師譯爲華文・即今流通最廣之小本彌陀是也。羅師乃七佛譯師・應秦人尚簡之機・所譯文約義豐・精妙暢達・至理圓彰・本無

賸義。維以末法衆生根機漸減・頗有行人・既未廣探教海・又不深究己躬。以生滅心・希求佛慧。逞己情見・附會聖言。斷取經中心不亂之文・便謂往生極樂匪此不可。遂使淨業學人・或勉强堅持而疑慮叢生・或望岩生退而臨歧嘆泣。於是方便法門・頓生荊棘・易行之道・翻成險徑。是以先舅氏梅公光羲老居士・於《無量壽經》會集本序文中曰『吾常慨夫今之習淨宗者僅持小本・於小本僅持《秦譯》・……而欲使之一門深入・不惶他歧・難矣。』先師夏公蓮居於會集《無量壽經》後・又取秦唐兩譯小本彌陀而會集之用意亦在是也。

《唐譯》乃玄奘大師所譯・名爲《稱讚淨土佛攝受經》・與《秦譯》本同經而異名。玄奘大師之譯經・準確完備・力保原面。雖篇幅稍增・而原語具存・辭義詳明・可免誤解杜撰之弊。例如・《秦譯》曰『一心不亂……是人終時心不顛倒・即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唐譯》則爲『……繫念不亂・……臨命終時・無量壽佛與其無量聲聞弟子・菩薩衆俱・前後圍繞・來住其前。慈悲加祐・令心不亂。既捨命已・隨佛衆會・生無量壽極樂世界清淨佛土。』兩譯合參・聖意明顯・淨宗妙旨・和盤托出。蓋平時以信願持名爲因・臨終即得加祐往生之果。

《無量壽經》以發菩提心・一向專念爲往生正因。正與此相表裏。

夫淨宗之殊妙・首因普被三根。蓮邦之超異・獨在方便同居。凡夫念佛・逕登不退・超情離見・不可思議。十方如來同讚者在此・本師釋尊諄諄教導亦在此。蓮宗九祖蒲益大師云：若持至事一心不亂・則生實報莊嚴土・亦分證常寂光土。可見一心不亂乃求生上土之所需。欲生同居・橫出三界・但發大心・深信切願・老實念佛・足矣。

先師夏蓮老・悲心無盡・大智宏深。憫淨宗之就衰・驚法幢之欲傾。於是先後會集《無量壽經》與今小本・廣採衆譯之長・深顯聖意之實・問世以來・備受歡迎。老修耆宿・或講或誦・流播中外・聞者信樂。今我林首創以會集之小本彌陀・與原譯合印・實多饒益。於是持原譯者・可兼採並行之本・深入參究・理明信深。持會本者・則有原譯可以徵信。乃知一字一句・悉本原譯・所會所集・咸符聖心・此誠大有功於聖教之學也。

夫法不孤起・仗緣乃興。今此印經・亦由善導大師示寂一千三百年紀念之勝緣。大師佩法王之正印・暢諸佛之本懷・以《無量壽經》爲綱宗・以十念必生之聖

願爲依止。開佛秘藏・讚唱持名・慧眼獨具・流澤無窮。我林善友・敬效大師施此經十萬部之勝行・恭印是經・以繼大師力宏一向專念之聖志。並考證中日典籍・會成大師新傳・附印於後。惟願大師・法炬長明・照耀無極。謹獻此一片心香・以爲紀念・以爲供養。

心示障深慧淺・素甘緘默。茲以印經勝緣・踴躍歡喜・乃忘鄙陋・敬爲之序。

黃心示序於北京居士林

一九八〇年庚申歲首

阿彌陀經三種合印附註

會集本中「一心不亂」經文下之「專持名號。以稱名故，諸罪消滅，即是多善根福德因緣」廿一字，本自襄陽石經。此乃六朝人手書而刻石者。宋律師靈芝（諱元照，晚主靈芝寺卅年）據石經載入《靈芝疏》。明永樂蘧庵師（諱大佑，精於教理，深得淨宗之妙）於所著《彌陀略解》中，亦復推讚石刻古本。明天啟淨宗龍象，幽溪大師（諱傳燈）於《彌陀圓中鈔》中，逕截指出「今傳訛脫，凡讀習者，應依古本，而增正之。」清沈善登居士於《報恩論》中亦力讚石本，並曰：「六朝寫本，原以一心不亂專持名號爲一句。猶言一心專持名號而不亂也。」先師會集按石本補入，乃依以上諸德之見。經此改訂，則秦譯應爲「一心不亂專持名號，」即與唐譯之「繫念不亂，」並無二致矣。

心示謹註

善導大師新傳

會集：一、唐道宣大師《續高僧傳》中《會通傳》。（史料一）

二、清貫通師《蓮宗諸祖略傳》中《善導傳》。（史料二）

三、日大野法道教授《善導大師與日本》。（史料三）

善導大師俗姓朱．誕於隋大業九年（公元六一三年）．生於安徽泗洲（或山東青州）。少出家．後見西方變相與《觀無量壽經》．便喜誦習十六觀行。恒諦思維．忱節西方．以爲冥契。未逾數載．觀想忘疲．已成深妙。便於定中．備觀寶閣．瑤池．金座．宛在目前。涕泗交流．舉身投地。貞觀十五年．大師廿九歲．至西河石壁谷玄中寺．見道綽禪師．蒙授《無量壽經》。（以上根據史料三．下接史料二）見淨土九品道場．喜曰：『此眞入佛之津要。修餘行業．迂僻難成。惟此法門．速超生死。於是勤篤精苦．晝夜禮誦。旋至京師．激發四衆．每入室長跪唱佛．非力竭不休．出則演說淨土法門。三十餘年．未嘗睡眠。護持戒品．纖毫不犯。好食供衆．粗惡自奉。所有賙施．用寫《阿彌陀經》十萬餘卷．畫淨土變

相三百壁。修營塔寺。然燈續明。道俗從其化者甚衆。有誦彌陀經十萬至五十萬遍者。有日課佛名自一萬至十萬者。其間得三昧生淨土者。不可紀述。或問念佛生淨土耶。導曰。如汝所念。遂汝所願。乃自念一聲。有一光明從其口出。十至於百。光亦如之。其勸世偈曰。漸漸鷄皮鶴髮。看看行步龍鍾。假饒金玉滿堂。豈免衰殘病苦。任汝千般快樂。無常終是到來。唯有徑路修行。但念阿彌陀佛。又著《觀經四帖疏》。或問何故不令人作觀。直遣專稱名號耶。答曰。衆生障重。境細心粗。識颺神飛。觀難成就。是以大聖悲憐。直勸專稱名字。正由稱名易故。相續即生。若能念念相續。畢命爲期者。十即十生。百即百生。何以故。無外雜緣。得正念故。與佛本願相應故。不違教故。順佛語故。若捨專念修雜業者。百中希得一二。千中希得三四。何以故。雜念亂動。失正念故。與佛本願不相應故。與教相違故。不順佛語故。繫念不相續故。心不續念報佛恩故。雖作業行。常與名利相應故。樂近雜緣。自障障他往生正行故。比見諸方道俗。解行不同。專雜有異。但使專意作者。十即十生。修雜不至心者。千中無一。願一切人等。善自思惟。行住坐臥。必須厲心克己。晝夜莫廢。畢命爲期。前念命終。後

念即生。長時永劫，受無爲法樂，乃至成佛，豈不快哉。又作臨終正念文曰：凡人臨終欲生淨土者，須是不得怕死。常念此身多苦，不淨惡緣，種種交纏。若是捨此穢身，超生淨土，受無量快樂，解脫生死苦趣，乃是稱意之事。如脫弊衣，得換珍服，放下身心，莫生戀著。纔遇有病，便念無常，一心待死，須囑家人，及問候人，來我前者，爲我念佛。不得說眼前閒雜之話，家中長短之事，亦不須軟語安慰，祝願安樂，此皆虛華無益。若病重將終，親屬不得垂淚哭泣。及發嗟嘆懊恨聲，惑亂心神，失其正念。但教記取阿彌陀佛，守令氣盡。若得明解淨土之人，頻來策勵，極爲大幸。用此法者，決定往生，無疑慮也。死門甚大，須自家著力始得。一念差錯，歷劫受苦，誰人相代。思之思之。導一日（下接史料一）在光明寺說法，有人告導曰：今念佛名，定生淨土否。導曰：定生，定生。其人禮拜訖，口誦南無阿彌陀佛，聲聲相次。出光明寺門，上柳樹表，合掌西望，倒投身下，至地遂死。事聞台省。（上史料一原文，以下據史料三。）

師於唐高宗永隆三年（公元六八一年）三月十四日，怡然長逝。世壽六十九歲。弟子懷惲爲師造塔，並建伽藍（即今香積寺）。大師遺著存世者共五部九

卷・計爲《觀經疏》四卷・《往生禮讚》一卷・《觀念法門》一卷。《法事讚》二卷・《般舟讚》一卷。

黃心示會集

會集善導大師傳後贅語

本傳以清貫通師之《善導大師傳》爲主體・兼採唐道宣大師之《續高僧傳》與日《善導大師與日本》中之原文與史料會集而成。清傳據《樂邦文類》與《佛祖統計》兩書・已較完備・惜仍有欠詳實。故取道宣大師之原文・以正其失實。採日人之史料・以補其未詳。乃成今作。

清傳之首曰：『善導不詳其所出』。而日籍則備載大師姓氏・籍貫・生期・與少年出家求道經過。故採以補之。至於其篇末・則記爲大師登樹・自投而逝。雖與宋戒珠師之《往生傳》・宋王古之《新修往生傳》・南宋宗曉師之《樂邦文類》所載盡同・但考以唐道宣大師所著・與夫大師塔銘碑記・則可證大師自投之說・實爲傳聞之誤。此已有日大野法道教授論證於前。按道宣大師《續高僧傳》第三十七卷會通傳中所記・乃大師一時說法・有人問話・問者念佛登樹自投。竊計道宣大師乃律宗初祖・法門龍象・又是同代大德・所記當是信史。更據日人考證・大師之龕記・碑銘・塔銘等四種・均無投身自殺之說・由是信知・投身者乃問話之來

客，而非說法之大師也。且大師一生戒行謹嚴・軌範人天・焉能於臨終關頭・一反素操・而顯詭異。於是乃刪除清傳舊語・而代以道宣大師之原文・以復眞面。篇末又據日著・略誌大師示寂歲月・身後塔寺與存世遺著・以竟全文。

心示今值勝緣・研讀諸傳・於大師之聖德高風・彌深景仰。信夫・日法然上人讚曰：『彌陀願王之垂跡。』親鸞上人讚曰：『善導獨明佛正意。』我國蓮池大師曰：『善導和尚・世傳彌陀化身・見其自行精嚴・利生廣博・萬代之下・猶能感發人之信心。若非彌陀・亦必觀音普賢之儔。嗚呼大哉。』惜余癡鈍不文・又以史料未充・註經無暇（開始註疏先師夏蓮老會集之《無量壽經》）・匆匆會集・雖較清傳稍詳・但仍未能彰顯大師之聖德於什一。它日遇緣・當另作之・或能稍勝耶。

心示敬跋

寶王三昧懺跋

寶王三昧懺，乃先師夏蓮老晚歲最後之巨著。懺者，梵語懺摩之略。正譯爲乞容恕。舊譯爲悔。音義結合，名爲懺悔。《心地觀經》曰「若覆罪者，罪即增長。發露懺悔，罪即消除。」《業報差別經》曰「若人造重罪，作已深自責，懺悔更不造，能拔根本罪。」是故古云「滅苦之要，莫過懺悔。」

普賢大士曰「我於過去劫中，由貪嗔癡，發身口意，作諸惡業，無量無邊。若此惡業有體相者，盡虛空界，不能容受。」本儀中廣列當世衆生種種罪惡，其邪妄險毒，倍蓰於前。若不速懺，果報堪悲。

夫懺法有事理二類。儀中，嚴淨道場，禮佛誦經，隨文懺罪，是爲事懺。亦名作法懺。至於儀中：「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無量勝方便，從思實相得。」「若欲懺悔者，端坐念實相。」等，乃觀照無生從容中道之妙行。是爲理懺。亦名無生懺。唐清涼國師曰「事懺滅末。理懺拔根。」本儀寓理懺於事懺，人人皆可入手。從作法契無生念念滅除罪根。方便究竟，微妙難思。

又此懺名爲寶王三昧者。蓋寶王三昧即念佛三昧。本懺以法藏因行，爲自典範。彌陀果證，作我依歸。儀中之禮拜，讚嘆，作願，觀察，廻向，即《往生論》之五念門。論謂修五念門成就。「畢竟得生安樂國土，見彼阿彌陀佛。」故此懺儀，名爲寶王三昧懺也。本册乃李西原老居士所書。每下一筆，必念佛一聲。誠敬之氣，溢於行間。老居士數十年潛心淨業，嚴持齋戒。垂老仍過午不食。壽九十四。臨終面西端坐念佛。其事略見《近代往生見聞錄》。茲不贅。

先師曾謂此懺中部尚擬增補。但據念祖參加禮懺之體驗。正如李老所云，同修之人莫不歡喜讚嘆。故深信此懺儀恰似十四夜月。雖未全圓，但其清光，已普照寰宇。歲逢乙丑，乃　先師往生廿年紀念。同門等敬以此孤本，複印公世。並祈願曰。

願此寶王懺　光明照十方
見聞信受者　決定生安養

承恩弟子黃念祖敬跋於北京蓮舍

無量壽經夏會本與曇鸞大師讚佛偈中的十二光佛

黃念祖居士著

一、夏會本之十二光佛

先師夏蓮居老居士，集《無量壽經》傳世之漢吳魏唐宋五種原譯，成一會本，名爲《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經中有十二光佛之內容。按阿彌陀三字有無量涵義，但主體是無量壽無量光，無量壽則度生之道久恒，無量光則度生之益普周。佛以光明施作佛事，所以光明之中妙用無窮。《無量壽經》魏譯本於無量光後更列十一光名（亦皆阿彌陀名號）即世間常稱之十二光佛。《宋譯》爲十三光，《唐譯》爲十五光（亦有合爲十三光者，例如日本望西師）。現先師夏蓮老，

對於光數，採用《魏譯》本之十二，至於佛名，亦以《魏譯》爲主，兼採《唐宋兩譯》較勝之名號，綜合而成。深契時機。蓋十二光流傳已久，人所習見，且《首楞嚴經念佛圓通章》『往昔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名無量光，十二如來相繼一劫。』又密部經典例如《九品往生阿彌陀三摩地集陀羅尼經》：『是內坐十二鬘陀羅大圓鏡智寶像，其名爲一切三達無量光……佛智力三明超日月光佛。』正好又是十二光。

夏會本之十二光佛名爲：

是故無量壽佛．亦號無量光佛。亦號無邊光佛。無礙光佛。無等光佛。亦號智慧光．常照光．清淨光．歡喜光．解脫光．安隱光．超日月光．不思議光。

二、曇鸞大師讚阿彌陀佛偈中之十二光

唐曇鸞大師《讚阿彌陀佛偈》，首段讚阿彌陀，二段讚無量壽，三段起讚無量光，然後逐段分別讚歎餘十一光佛。曇鸞大師所依是《魏譯》本，唯不用《魏譯》常見本中之炎王光，而用接近《唐譯》『光照王』與《魏譯》磧宋元本之『光炎王』之光焰王。大師之讚，泳沐薩婆若海，全顯如來正印，開顯妙光之體，廣宣利生之用，普令見聞，明事達理，增信益智。實應參引，增長法益。唯大師所讚十二光名號是依《魏譯》，夏會本只有七光是《魏譯》，餘五光來自《唐宋兩譯》，兩種十二光未易一時全部對正。故前作《大經解》時，祇想徵引讚偈，闡明佛光之實德與妙用，乃有取佛讚中兩偈，合註夏會本之一光，亦有以佛讚中一偈，分讚會本之兩佛，當時祇求闡明光德，故未曾求此兩種十二光名之對應。

茲者，再度註經，經深入思考，發現其中甚妙。會本中無量光、無邊光、無礙光、智慧光、清淨光、歡喜光、超日月光均採自《魏譯》本；又有三光表面文字

雖不完全相同，但一望可知其原本決定是一。列表於下：

會本	即	魏譯
無等光		無對光
常照光		不斷光
不思議光		難思光

最後謄下會本之解脫光、安隱光與《魏譯》之無稱光與炎王光（曇鸞大師爲光焰王）兩種名號，似無聯係。若徵引曇鸞大師佛讚，則可判明，其中兩對相當，如下圖所示：

會本	相當於	
解脫光	（魏譯）	無稱光
安隱光	（曇鸞大師）	光焰王
	（魏譯）	炎王光

茲分別說明於下：

曇鸞大師讚無稱光爲：『神光離相』與『因光成佛』，此正與解脫光之實德相應。涅槃三德：法身、般若與解脫。法身本具。因般若妙用，照破一切煩惱，究竟解脫。般若解脫兩德既圓，法身本來成就，故涅槃三德立即圓證。朗然大覺，正因解脫光成佛，是故光名解脫光。又以如是法身境界，身有億口，口有億舌，亦難宣述。宗門云，三世諸佛只得口掛壁上。此所以又名無稱光也。

曇鸞大師讚光焰王云：『佛光照耀最第一』，『三塗黑暗蒙光啓』。三塗衆生，煩惱業重，苦痛最深，最難救度，但在三塗冥暗中的衆生，能蒙受佛光救度，免於三塗之苦，更重要的是，得到佛光照耀，啓發內心光明，而消除無始黑暗，所以大師稱讚此光最爲第一。《魏唐兩譯》光號中皆具『光』『王』兩字，讚揚彌陀之光實爲光中之王。

會本採《宋譯》稱爲安隱（即安穩）光。免除三塗之苦，即爲極大之安樂。得生極樂淨土，壽命無量，永無退轉，決補佛位，所有外緣，清淨光明，皆是增上，於安養國穩坐成佛。如是妙果皆因佛光攝受，故此佛光名爲安穩。

又《宗鏡錄》：『安穩快樂，則寂靜妙常。』正是常寂妙光，此實法身妙德，所

以能令三塗衆生因此光照而離苦向道。可見光焰王相當於《宋譯》安穩光。

三、佛光體具之實德與普度之妙用

（一）『無量光』。《彌陀讚》曰：『智慧光明不可量，故佛又號無量光，有量諸相蒙光曉，是故稽首眞實明。』此處『無量』不宜只看成是無邊際，是數學上的無限大（∞），實際∞仍是量。法身也是量。禪門謂禪宗二關，常住於法身，是墮在法身量中。所以還有法身向上事。忠國師開示唐帝：『陛下須在毗盧頂上行履。』所以宗下常說，須做個沒量大人。沒者，沒有也。此處之『無量』，即上述之『沒量』。淨土法門整個是《華嚴》境界，處處是不可思議。『有量諸相蒙光曉』，正是《華嚴》十玄的『托事顯法生解門』。彌陀以光說法，衆生見光悟法。

（二）『無邊光』。讚曰：『解脫光輪無限齊，故佛又號無邊光，蒙光觸者離有無，是故稽首平等覺。』大師無邊光即是無上無比無有局限、圓滿具足解脫妙德之光。蒙受此光的照臨，遠離有無是非種種邊見，平等一味從容中道。

（三）『無礙光』。讚曰：『光雲無礙如虛空，故佛又號無礙光，一切有礙蒙光澤，是故頂禮難思議。』例如冰與水本是同體，都是氫二氧一，毫不兩樣，但水隨方就圓，到處流通，竹密不妨流水過。水是處處無礙，冰則相反，處處有礙。問題只在於冰是凝結了，壞在這個『結』。衆生亦然，本來是佛，具足如來智慧德相，一切無礙，可是添了個『結』字（結縛），就處處不自在。佛爲法王，於法自在。佛證無礙自在之實德，故所放之光，能令衆生從光獲益。

（四）『無等光』，見《唐宋兩譯》，《魏譯》爲無對光。讚曰：『清淨光明無有對，故佛又號無對光，遇斯光者業繫除，是故稽首畢竟依。』『對』是成對，即是相等。故無對與無等實爲一義，均指絕待（絕除對待）。《首楞嚴經》中，佛問文殊，是文殊否？文殊大士答：『我眞文殊，無是文殊，若是文殊，則二文殊。』大士所答深顯絕待之旨。說是說非早是落二落三。

凡夫起心動念如蝸牛露頭，二角分明。除非不出頭，出頭便是二。種種分別，主要是能所對立，能見所見，能聞所聞，能解所解，能修所修，甚至能悟所悟，能證所證，總之是二。故《圓覺經》以有悟有證，爲迷智之人我四相。《首楞

嚴耳根圓通章》觀音從『入流亡所』入手，如是漸增，破除能覺所覺，能空所空，能滅所滅，生滅滅已寂滅現前，忽然得二殊勝，心佛衆生三無差別，這才是絕待。

（五）『智慧光』。讚曰：『佛光能破無明闇，故佛又號智慧光，一切諸佛三乘衆，咸共歎譽故稽首。』地球在太陽系中，所以陽光照到一切，並令有情之物生長，但不能照入人心，長人智慧。佛光則可普入人心，照破無明。佛光攝受衆生，光益首在於此。宋代禪門龍象大慧禪師曰：『只以此光宣妙法，是法即是此光明，不離是光說是法。』『是光』即彌陀之光，一佛即諸佛，『是法』即十方三世如來心印。如來心印即此光明，故此光明號爲智慧。證入涅槃首賴般若，所以『只以此光宣妙法』，『不離是光說是法』。

（六）『常照光』，見《宋譯》，《魏譯》爲『不斷光』。偈讚曰：『光明一切時普照，故佛又號不斷光，聞光力故心不斷，皆得往生故頂禮。』隋淨影師云：『常照不絕，名不斷光。』可證《宋譯》之常照即《魏譯》之不斷。曇鸞大師偈：『光明一切時普照』，正顯佛光利生周徧無遺無有間歇之義。但大師復有一句爲『聞光力故心

不斷』，是則直指念佛衆生，得聞十二光佛與種種不可思議之深恩妙用，乃能念佛求生淨土之心光不斷，『皆得往生』。如來攝引念佛衆生往生極樂之妙光常照，於是引起衆生發菩提心念佛求生之心光不斷。光光相投，心心相印，感應道交，心佛不二，因果同時，不可思議。

（七）『清淨光』。曇鸞大師讚曰：『道光明朗色超絕，故佛又號清淨光，一蒙光照罪垢除，皆得解脫故頂禮。』本經《漢譯》本名爲《無量清淨平等覺經》，無量清淨平等覺即無量壽佛。經中阿彌陀爲無量清淨佛，可知無量光壽實源於佛心之無量清淨。《往生論》極樂世界，佛、菩薩、世界三種莊嚴，入一法句，一法句者清淨句，清淨句者，眞實智慧無爲法身。極樂依正一切與佛光明皆是清淨句，所以應號清淨光。且此光乃眞實智慧無爲法身之流現，故佛光所照衆生，罪垢消除，恢復清淨。光含清淨之實德，故有令衆生蒙光除罪之殊勝法益。

（八）『歡喜光』。讚曰：『慈光遐被施安樂，故佛又號歡喜光，光所至處得法喜，稽首頂禮大安慰。』由於佛光即眞實智慧無爲法身，光具無上之德，乃有無上之用。衆生遇光，皆得消除罪垢，斷諸纏縛，安樂自在，得無量法喜。諸佛智

光，破無明暗，垢暗消除，本頭現在，狂疾頓除。頓消一切顛倒夢想，除一切苦厄。

（九）『解脫光』，自《宋譯》，相當於《魏譯》之『無稱光』。曇鸞大師讚曰：『神光離相不可名，故佛又號無稱光，因光成佛光赫然，諸佛所歎故頂禮。』『光』本屬有相，有相本屬虛妄，但大師稱爲『神光』，並謂此光『離相』，此正即相離相之妙諦，深符密宗當相即道，即事而眞之深旨。《首楞嚴經》，首楞嚴爲一切事究竟堅固，則一切事皆眞實法，與本經之『一切皆成佛』同爲一眞法界事事無礙之大圓滿境界。衆生遇光即圓具法身、般若、解脫三德而成佛。法身本具，般若爲導，究竟解脫，則三德俱圓。故佛光明稱爲解脫。《魏譯》名爲『無稱光』正顯如是光明功德，無有能稱說者。由大師之讚得聞兩譯佛名同指之義。

（十）『安隱（即安穩）光』，見《宋譯》，曇鸞大師爲光焰王，《唐譯》爲光照王，《魏譯》爲炎王光（另磧宋元本爲光炎王）。大師讚曰：『佛光照耀最第一，故佛又號光焰王，三塗黑闇蒙光曉，是故頂禮大應供。』彌陀此光無上之德在於：能於衆生最需救濟之緊迫處、最難救濟之艱苦處，顯大神威，能令衆生滅垢

生善，離苦得樂，所以鸞師讚爲佛光之中最爲第一。且大師及魏唐譯本，或名炎王光、光炎王、光焰王、光照王，皆示彌陀之光實爲佛光之王。至於《宋譯》名爲安穩光，名字雖異，實質正同，能令惡趣及一切有情遠離五惡痛燒之因果，能施衆生最爲平安穩妥之往生徑路。衆生一生極樂便登不退，雖是凡夫，位齊補處，永離諸苦，熙怡快樂，直趨佛果。是故彌陀實光中極尊。佛之大願，佛中之王。淨土妙諦，法中之王。是故魏唐佛名不離『光』、『王』二字。又據《宗鏡》『安穩快樂，則寂靜妙常。』寂靜則常寂，妙常則常照，寂照不二乃常寂光。法身之光亦即衆生自心本具之光。自他不二，因果同時，故最安最穩。

（十一）『超日月光』。大師讚曰：『佛光照耀超日月，故佛號超日月光，釋迦佛歎尚不盡，故我稽首無等等。』世間日月之光具大威力，無能相比，但最大之不足，在於雖能生長萬物，而不能照入人心，消其垢暗或萌生菩提道芽，或頓明自心之本具。唯以佛光即是『眞實智慧無爲法身』，故能予衆生眞實之利。

（十二）『不思議光』，見《唐宋兩譯》。大師讚曰：『其光除佛莫能測，故佛又號難思光，十方諸佛歎往生，稱其功德故稽首。』佛光功德唯佛與佛乃能究竟，

正如本經所云：『非是語言分別之所能知。』讚中指出，十方諸佛皆讚歎往生法門，稱讚信願持名之功德。《彌陀要解》云：『信願持名，全攝佛功德成自功德，故亦曰阿彌陀佛不可思議功德之利。』蕅益大師妙解，直指信願持名之人立地成佛。深信切願念佛名號，則攝彌陀全部功德成自功德，即因即果，即自即他，極圓極頓，不可思議。

謹於篇末，恭錄《鼓音聲王陀羅尼經》一小段經文，獻爲供養。經云：『爾時十方恒沙諸佛，皆共讚彼安樂世界所有佛法不可思議，神通現化，種種方便不可思議。若能有信如是之事，當知是人不可思議，所得業報亦不可思議。』

請入彌陀願海

黃念祖居士著

阿彌陀佛，大願之王，四十八條勝願，正是彌陀萬德圓明的本心的流露，條條都超情離見，不是衆生妄心所能揣摩估計；這是徹底的殊勝方便，沒有一條不是爲一切衆生殊勝永恒的眞實之利。古德說：每條願都是爲饒益有情；每條都是願共衆生究竟成佛。這兩句話點出了彌陀的聖心。

彌陀大願，分別說明就成爲四十八願，若再細說，可爲四百八十……四萬八千等等願，合之就是彌陀的大誓願海，也稱爲一乘願海。一乘願海就是淨土法門的寶中之寶、王中之王、心中之心、妙中之妙。縱有億口億舌也說不盡讚歎之辭。全部大願譬如一疋光華耀目精美絕倫的錦繡，每一條願就像錦繡上面一一的圖案花紋，例如蟠桃、佛手、蓮花、牡丹、仙鶴、孔雀，都無上美妙。雖然妙態各殊，可是參差俯仰，配成整幅佳畫。全錦織成，只是經緯兩條線，一條線是：

徧十方虛空，盡未來劫數，一切國土，一切衆生，不分族類，不計善惡智愚，哪怕是惡道衆生，一律平等攝受教化加持接引，令離惡趣，但受諸樂。一條線是：願一切衆生，一塵不染，一法不立，遠離妄想執著，恢復如來本性，生滅頓消，寂滅爲樂，證大涅槃，究竟成佛。

極樂世界凡夫即是阿鞞跋致，無情說法．蓮池寶樹宣演法音，香光徧滿十方，普利一切衆生，種種超情離見，無上希有之事，整體是不可思議，囫圇是《華嚴》境界。極樂國中一塵一毛，各各都是圓明具德，圓滿具足，圓融無礙，清淨光明，徹照十方，一切妙德無不具足。正如《往生論》：極樂國佛、菩薩、國土三種莊嚴入一法句，一法句者清淨句，清淨句者，眞實智慧無爲法身。這就說明國中一切無非彌陀的智慧與法身，所以無不圓明具德，無不絕妙奇特，能惠予一切衆生眞實之利。

本經三信，正與天親菩薩的開示互爲表裏，彼此呼應。法藏大士「住眞實慧……一向專志莊嚴妙土」正與天親大士三種莊嚴入於眞實智慧的說法相合。本經所開化顯示的是「眞實之際」，正同於天親大士的「無爲法身」。所以極樂窮

微極妙，超踰十方，普給一切衆生「眞實之利」，普令住正定聚，證不退轉，契悟無生，決定成佛。

彌陀大願深顯大乘佛法的理事無礙境界。極樂的本體是無爲法身，可是國中萬物微妙奇麗，無盡的莊嚴，並且普令見者聞者悉皆增上。無爲的法身理體，顯現無量莊嚴、無邊妙用，這正是理不礙事。再者國中人民普至十方廣供諸佛，可是不失定意。大作佛事，但仍在定中，這是事不礙理。理體與事相不相妨礙的妙境，徧於全願全經。

極樂的一花一香，一塵一毛，都是圓明具德，也就都是《華嚴》的一眞法界的特徵，也即是彌陀和行者當人的自心。所以極樂的境界不可思議，具足《華嚴》的十玄，一多相即、小大相容、廣狹自在、延促同時，在願文中都很明顯。例如，以衆寶合成一物，是多入一；此物所放的香，只是一個香塵，可是徧滿十方世界，這是一入多。一可入多，多可入一，這就是一多相即。極樂一國如鏡，能照十方無量無數不可思議諸佛世界，是小中容大。「諸佛淨國莊嚴」是廣，「悉於寶樹間見」，寶樹是狹，這是廣狹自在。「於一念頃」（在動一念的刹那之

間），可是完成「超過億那由他百千佛刹，周徧巡歷供養諸佛」這須多劫長時才能圓滿的佛事。所以延（長時）促（短時）相同了，這就打破了時間。極樂境界深玄，但也可從世例來作粗淺的比方。譬如北海池水中的一個波，波的前後左右當然都有波，但是你怎麼能劃清這中間的波，與它相鄰四波的界限？這是不可能的。每波的本體只是水，水就是囫圇的一整池的水，於是一切波就都在這一波的本體之中，所以說一波含有一切波。一即一切，一切即一。

正因一即一切，所以一句佛號具足顯密禪淨無邊法門的一切功德、一切妙用。所以具縛凡夫只要信願持名，臨終自然衆佛接引，帶業往生。生彼土後，雖然仍是凡夫，卻已位證不退；雖有重罪未消，決定不墮三塗。花開見佛，頓悟無生，常寂光中，決定成佛。這都是由於六字洪名圓明具德，一乘願海圓明具德。

蕅益大師說：「實相無二，亦無不二，是故舉體作依作正，作法作報，作自作他，乃至能說所說，能度所度，能信所信，能願所願，能持所持，能生所生，能讚所讚，無非實相正印之所印也。」所以一入淨業門中，便是身在實相大海，無論你是仰是俯，是自由是蝶式，或深潛，不論向東向西，或沉或浮，總之都不

離這個實相大海，也即是彌陀大誓願功德之海，也即是大智慧的薩婆若海。只要深信切願，便入此海，即是入了彌陀智慧功德之海。超情離見，人類語言無法宣說，衆生妄心，永不能測。可是大恩大德彌陀世尊，特垂方便，普興救度，開此妙門。一切衆生聞佛名號，深心信受，老實念佛，願共衆生同生極樂，只要此心眞實，這個人雖身在娑婆，已蒙彌陀攝受，不再退轉。正如《阿彌陀經》「若有人已發願，今發願，當發願，欲生阿彌陀佛國者，是諸人等，皆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回向

願以此功德　莊嚴佛淨土　上報四重恩　下濟三塗苦　若有見聞者　悉發菩提心　盡此一報身　同生極樂國

❖贈送品・免費結緣・歡迎翻印・功德無量❖

公元二〇〇一年七月恭印壹仟套

黃念祖老居士著作彙編（下冊）

講述者：黃念祖老居士

印贈者：三重淨宗學會

地址：三重市重陽路一段一二〇巷廿八號

電話：（〇二）二九八三—〇九三六

傳眞：（〇二）八九八三—六一七九

承印者：佳芳印刷有限公司

電話：（〇二）二三三七—六六五九

傳眞：（〇二）二三三九—二五二八

諸惡莫作・衆善奉行

自淨其意・是諸佛教

真誠清淨平等正覺慈悲



看破放下自在隨緣念佛

本會一切法寶，免費結緣，絕無託人義賣募款，敬請明察

Printed in Taiwan(This book is not to be sold.)
FOR FREE DISTRIBUTION